

宋史

元脫  
脫等撰

# 宋史

第 三 一 冊

卷三三二至卷三四七(傳)

中  
華  
書  
局

# 宋史卷三百三十二

## 列傳第九十一

滕元發

李師中

陸詵

子師閔

趙鼎

孫路

游師雄

穆衍

滕元發初名甫，字元發。以避高魯王諱，改字爲名，而字達道，東陽人。將生之夕，母夢虎行月中，墮其室。性豪雋慷慨，不拘小節。九歲能賦詩，范仲淹見而奇之。舉進士，廷試第三，用聲韻不中程，罷，再舉，復第三。授大理評事、通判湖州。孫沔守杭，見而異之，曰：「奇才也，後當爲賢將。」授以治劇守邊之略。

召試，爲集賢校理、開封府推官、鹽鐵戶部判官、同修起居注。英宗書其姓名藏禁中，未及用。神宗卽位，召問治亂之道，對曰：「治亂之道如黑白、東西，所以變色易位者，朋黨汨之也。」神宗曰：「卿知君子小人之黨乎？」曰：「君子無黨，辟之草木，綢繆相附者必蔓草，非松柏也。朝廷無朋黨，雖中主可以濟；不然，雖上聖亦殆。」神宗以爲名言，太息久之。

進知制誥、知諫院。御史中丞王陶論宰相不押班爲跋扈，神宗以問元發，元發曰：「宰相固有罪，然以爲跋扈，則臣以爲欺天陷人矣。」拜御史中丞。种諤擅築綏州，且與薛向發諸路兵，環、慶、保安皆出剽掠，夏人誘殺將官楊定。元發上疏極言諒祚已納款，不當失信，邊隙一開，兵連民疲，必爲內憂。又中書、樞密制邊事多不合，中書賞戰功而樞密降約束，樞密詰修堡而中書降褒詔。元發言：「戰守，大事也，而異同如是，願敕二府必同而後下。」宰相以其子判鼓院，諫官謂不可。神宗曰：「鼓院傳達而已，何與於事。」元發曰：「人有訴宰相，使其子達之，可乎？」神宗悟，爲罷之。

京師郡國地震，元發上疏指陳致災之由，大臣不悅，出知秦州。神宗曰：「秦州，非朕意也。」留不遣。館伴契丹使楊興公，開懷與之語，興公感動，將去，泣之而別。河北地大震，元發爲安撫使。時城舍多圯，吏民懼壓，皆幄寢茆舍，元發獨處屋下，曰：「屋摧民死，吾當以身同之。」瘞死食饑，除田租，修隄障，察貪殘，督盜賊，北道遂安。除翰林學士、知開封府。民王穎有金爲隣婦所隱，閱數尹不獲直。穎憤而致偃，扶杖訴于庭。元發一問得實，反其金，穎投杖仰謝，失偃所在。

夏國主秉常被篡，元發言：「繼遷死時，李氏幾不立矣。當時大臣不能分建諸豪，乃以全地王之，至今爲患。今秉常失位，諸將爭權，天以此遺陛下，若再失此時，悔將無及。請



擇立一賢將，假以重權，使經營分裂之，可不勞而定，百年之計也。」神宗奇其策，然不果用。

元發在神宗前論事，如家人父子，言無文飾，洞見肝鬲。神宗知其誠盡，事無巨細，人無親疏，輒皆問之。元發隨事解答，不少嫌隱。王安石方立新法，天下詢詢，恐元發有言「二」，神宗信之也，因事，以翰林侍讀學士出知鄆州。徙定州。初入郡，言新法之害，且曰：「臣始以意度其不可耳，既爲郡，乃親見之。」歲旱求言，又疏奏：「新法害民者，陛下既知之矣，但下一手詔，應熙寧三年以來所行有不便者，悉罷之，則民心悅而天意解矣。」皆不聽。

歷青州、應天府、齊鄧二州。會婦黨李逢爲逆，或因以擠之，黜爲池州，未行，改安州。流落且十歲，猶以前過貶居筠州。或以爲復有後命，元發談笑自若，曰：「天知吾直，上知吾忠，吾何憂哉。」遂上章自訟，有曰：「樂羊無功，謗書滿篋；卽墨何罪，毀言日聞。」神宗覽之惻然，卽以爲湖州。

哲宗登位，徙蘇、揚二州，除龍圖閣直學士，復知鄆州。學生食不給，民有爭公田二十年不決者，元發曰：「學無食而以良田飽頑民乎？」乃請以爲學田，遂絕其訟。時淮南、京東饑，元發慮流民且至，將蒸爲癘疫。先度城外廢營地，召諭富室，使出力爲席屋，一夕成二

千五百間，井竈器用皆具。民至如歸，所全活五萬。徙眞定，又徙太原。

元發治邊凜然，威行西北，號稱名帥。河東十二將，其八以備西邊，分半番休。元發至之八月，邊遽來告，請八將皆防秋。元發曰：「夏若併兵犯我，雖八將不敵；若其不來，四將足矣。」卒遣更休。防秋將懼，扣閤爭之。元發指其頸曰：「吾已舍此矣，頭可斬，兵不可出。」是歲，塞上無風塵警。詔以四砦賜夏人，葭蘆在河東，元發請先畫境而後棄，且曰：「取城易，棄城難。」命部將訾虎領兵護邊，夏不敢近。夏既得砦，又欲以綏德城爲說，畫境出二十里外。元發曰：「是一舉而失百里，必不可。」九上章爭之。

以老力求淮南，乃爲龍圖閣學士，復知揚州，未至而卒，年七十一，贈左銀青光祿大夫，諡曰章敏。

李師中字誠之，楚丘人。年十五，上封事言時政。父緯爲涇原都監，夏人十餘萬犯鎮戎，緯帥兵出戰，而帥司所遣別將郭志高逗遛不進，諸將以衆寡不敵，不敢復出，緯坐責降。師中詣宰相辯父無罪，時呂夷簡爲相，詰問不屈，夷簡怒，以爲非布衣所宜言。對曰：「師中所言，父事也。」由是知名。

舉進士，鄜延 龐籍辟知洛川縣。民有罪，妨其農時者必遣歸，令農隙自詣吏。令當下者榜于民，或召父老諭之。租稅皆先期而集。民負官茶直十萬緡，追繫甚衆，師中爲脫桎梏，語之曰：「公錢無不償之理，寬與汝期，可乎？」皆感泣聽命。乃令鄉置一匱，籍其名，許日輸所負，一錢以上輒投之，書簿而去。比終歲，逋者盡足。官移諸郡粟於邊，已而反之，盛冬大雪，勞且費，至賤售予兼并家。師中令過縣願輸者聽，躬坐庾門，執契以須，數日，得萬斛。使下其法於他縣。嘗出鄉亭，見戎人雜耕，皆兵興時入中國，人藉其力，往往結爲婚姻，久而不歸。師中言若輩不可雜處，言之經略使，并索旁郡者，徙諸絕塞。

龐籍爲樞密副使，薦其才。召對，轉太子中允、知敷政縣，權主管經略司文字。夏人以歲賜緩，移邊曰：「願勿逾歲暮。」詔吏報許，師中更牒曰：「如故事。」樞密院劾爲擅改制書，師中曰：「所改者郡牒耳，非制也。」朝廷是之，薄其過。

提點廣西刑獄。桂州靈渠故通漕，歲久石窒舟滯，師中卽焚石，鑿而通之。邕管有馬軍五百，馬不能夏，多死。師中謂地皆險阻，無所事騎，奏罷之。士人補攝官，銓授無法，權在吏。悉記其名，使待除于家。

初，邕州蕭注、宜州張師正謀啓邊釁，注欲以所管蠻峒酋豪往討交趾，云不用朝廷兵食。詔下經略使蕭固、轉運使宋咸，二人爲注所餌，合詞稱便，而師中至，詔以注奏付之。

師中邀注來，難之曰：「君以魯豪伐交趾，能保必勝乎？」曰：「不能。」師中曰：「既不能保必勝，脫有敗衄，奈何？」注知不可，遂罷議。會蠻徭申紹泰入追亡者，害巡檢宋士堯，注又張皇爲駭奏，仁宗爲之盱食。師中言無足憂，因劾注邀功生事，掊斂失衆心，卒致將率敗覆，按法當斬。於是注責泰州安置，并按固、咸，皆坐貶。師中攝帥事。交趾耀兵於邊，聲言將入寇。師中方宴客，飲酒自若，草六榜揭境上，披以其情得，不敢動，卽日貢方物。紹泰懼，委巢穴遁去。儂智高子宗旦保火峒，衆無所屬，前將規討以幸賞，遂固守。師中檄諭禍福，立率其族以地降。邊人化其德，多畫象立祠以事，稱爲桂州李大夫，不敢名。

還，知濟、亮二州。濟水堙塞久，師中訪故道，自亮城西南啓鑿之，功未半而去。遷直史館、知鳳翔府。种諤取綏州，師中言：「西夏方入貢，叛狀未明，恐彼得以藉口，徒啓其釁端也。」鄜延路規知西夏駐兵綏、銀州，檄諸路當牽制，師中疏論牽制之害。時諸將皆請行，師中曰：「不出兵，罪獨在帥，非諸將憂也。」既而此舉卒罷。

熙寧初，拜天章閣待制、河東都轉運使。西人入寇，以師中知秦州。詔賜以班超傳，師中亦以持重總大體自處。前此多屯重兵於境，寇至則戰，嬰其銳鋒，而內無以遏其入。師中簡善守者列塞上，而使善戰者中居，令諸城曰：「卽寇至，堅壁固守；須其去，出戰士尾襲之。」約束既熟，常以取勝。

王韶築渭、涇上下兩城，屯兵以脅武勝軍，撫納洮、河諸部。下師中議，遂言：「今修築必廣發兵，大張聲勢，及令蕃部納土，招弓箭手，恐西蕃及洮、河、武勝軍部族生疑。今不若先招撫青唐、武勝及洮、河諸族，則西蕃族必乞修城砦，因其所欲，量發兵築城堡，以示斷絕夏人鈔略之患，部人必歸心。唐於西域，每得地則建爲州，其後皆陷失，以清水爲界。大抵根本之計未實，腹心之患未除，而勤遠略、貪土地者，未有不如此者。」詔師中罷帥事。

韶又請置市易，募人耕緣邊曠土，師中奏阻其謀。王安石方主韶，坐以奏報反覆罪，削職知舒州。徙洪、登、齊，復待制、知瀛州。又乞召司馬光、蘇軾等置左右。師中言時政得失，又自稱薦曰：「天生微臣，蓋爲聖世，有臣如此，陛下其舍諸。」呂惠卿駁其語，以爲罔上，遂貶和州團練副使安置。還右司郎中，卒，年六十六。

師中始仕州縣，邸狀報包拯參知政事，或云朝廷自此多事矣。師中曰：「包公何能爲，今鄆縣王安石者，眼多白，甚似王敦，他日亂天下，必斯人也。」後二十年，言乃信。

其志尙甚高，每進見，多陳天人之際、君臣大節，請以進賢退不肖爲宰相考課法。在官不貴威罰，務以信服人，至明而恕。去之日，民擁道遮泣，馬不得行。杜衍、范仲淹、富弼皆薦其有王佐才。然好爲大言，以故不容于時而屢黜，氣未嘗少衰。



陸詵字介夫，餘杭人。進士起家，簽書北京判官。貝州亂，給事不乏興；賊平，又條治其獄，無濫者。加集賢校理、通判秦州。范祥城古渭，詵主餽餉，具言：「非中國所恃，而勞師屯戍，且生事。」既而諸羌果怒爭，塞下大擾，經二歲乃定。

判太常禮院、吏部南曹，提點開封縣鎮。咸平龍騎軍皆故羣盜，牢廩不時得，毆泣給官，還營不自安，大校柴元煥使亂。詔詵往視，許元以不死，命取始禍者自贖，衆皆帖然。

提點陝西刑獄。時鑄錢法壞，議者欲變大錢當一，詵言：「民間素重小銅錢而賤大鐵錢，他日以一當三猶輕之，今減令均直，大錢必廢。請以一當二，則公私所損亡幾，而商賈可以通行；兼盜鑄者計其直無贏，將必自止。」從之。

徙湖南、北轉運使，直集英院，進集賢殿修撰、知桂州。奏言：「邕去桂十八驛，異時經略使未嘗行飭武備，臣願得一往，使羣蠻知省大將號令，因以聲震南交。」詔可。自儂徭定後，交人浸驕，守帥常姑息。詵至部，其使者黎順宗來，偃蹇如故態。詵絀其禮，召問折諭，導以所當爲，懾伏而去。詵遂至邕州，集左、右江四十五峒首詣麾下，閱簡工丁五萬，補置將吏，更鑄印給之，軍聲益張。交人滋益恭，遣使入貢。召爲天章閣待制、知諫院，命張田代之，英宗戒以毋得改詵法。

道除知延州，趣入覲，帝勞之曰：「卿在嶺外，施設無不當者。鄜延最當敵要，今將何先？」對曰：「邊事難以喻度，未審陛下欲安靜邪，將威之也？」帝曰：「大抵邊陲當安靜。昨王素爲朕言，惟朝廷與帥臣意如此；至如諸將，無不貪功生事者。卿謂何如？」詵曰：「素言是也。」諒祚寇慶州，以敗還，聲言益發人騎，且出嫚辭，復攻圍大順城。詵謂由積習致然，不稍加折誚，則國威不立。乃留止請時服使者及歲賜，而移宥州問故。帝喜曰：「固知詵能辦此。」諒祚聞之大沮，盤旋不敢入，乃報言：「邊吏擅興兵，今誅之矣。」朝廷遣何次公持詔書諭告，詵以爲未可。明年，又乞留賜冬服及大行遺留二使，而自以帥牒告之故。諒祚始因詵謝罪，共貢職。

銀州監軍鬼名山與其國隙，扣青澗城主种諤求內附，諤以狀聞，遂欲因取河南地。諤曰：「數萬之衆納土容可受，若但以衆來，情僞未可知，且安所置之。」戒諤毋妄動。諤持之力，詔詵召諤問狀，與轉運使薛向議撫納。詵、向言：「名山誠能據橫山以扞敵，我以刺史世封之，使自爲守，故爲中國之利。今無益我而輕啓西釁，非計也。」乃共畫三策，令幕府張穆之人奏，而穆之陰受向指，詭言必可成。神宗意詵不協力，徙知秦、鳳。諤遂發兵取綏州，詵欲理諤不稟節制之狀，未及而徙。詵馳見帝，請棄綏州而上諤罪，帝愈不懌，罷知晉州。既諤抵罪，向、穆之皆坐貶，以詵知眞定，改龍圖閣學士、知成都。

青苗法出，詵言：「蜀峽刀耕火種，民常不足。今省稅科折已重，其民輕侈不爲儲積，脫歲儉不能償逋，適陷之死地，願罷四路使者。」詔獨置成都府一路。熙寧三年，卒，年五十九。子師閔。

師閔以父任爲官。熙寧末，李稷提舉成都路茶場，辟幹當公事；不三年，提舉本路常平，遂居稷職。在蜀茶額三十萬，稷既增而五之，師閔又衍爲百萬。稷死，師閔訟其前功，乞賜之土田。詔賜稷十頃，進師閔都大提舉成都、永興路榷茶，位視轉運使。又兼買馬、監牧，事權震灼，建請無不遂志，所行職事，他司莫預聞。

茶禍既被於秦、蜀，又欲延荆、楚、兩河，神宗不許。元祐初，用御史中丞劉摯言，遣黃廉入蜀訪察。右司諫蘇轍論其六害，謂：「李稷引師閔共事，增額置場，以金銀貨拘民間物折博，賤取而貴出之，其害過於市易。自法始行，至今四變，利益深，民益困。立法之虐，未有甚於此者。」廉奏至，如轍所陳。乃貶師閔主管東嶽廟。

久之，起知蘄州。會復置常平官，李清臣在中書，卽以師閔使河北。尋加直祕閣，復領秦、蜀茶事，於是一切如初。又使掾屬詣闕奏券馬事，安壽、韓忠彥議頗異，獨曾布以爲然，曰：「但行之一年，而以較綱馬，利害卽可見矣。」師閔遂請令蕃漢商人願持馬受券者，於

熙、秦兩路印驗價給之，而請直于太僕，若此券盛行，則買馬場可罷。既用其策，明年，太僕會綱馬之籍，死者至什二，而券馬所損纔百分一。詔獎之，賜以金帛。改陝西轉運使，加集賢殿修撰、知秦州。

諸道方進築被爵賞，師閔在秦無所事，怏怏不釋。曾布議使督本部兵赴熙河共攻，師閔承命踊躍，集兵四萬以待。而章惇陰諷熙帥鍾傳先出塞，敕師閔聽傳節制，築淺井，又築訖囉，皆不成而還。傳更檄會兵于巔耳關，未至復卻。秦鳳之師再出再返，勞且弊，言者乞加責，不聽。

旋進寶文閣待制，召爲戶部侍郎。未及拜，坐秦州詐增首虜事，落職知鄆。未幾，還之。歷河南、永興軍、延安府，卒。

趙鼎字公才，邛州依政人。第進士，爲汾州司法參軍。郭逵宣撫陝西，辟掌機宜文字。種諤擅納綏州降人數萬，朝廷以其生事，議誅諤，反故地歸降人，以解仇釋兵。鼎上疏曰：「諤無名興舉，死有餘責。若將改而還之，彼能聽順而亡絕約之心乎？不若諭以彼衆餓莩，投死中國，邊臣雖擅納，實無所利，特以往年俘我蘇立、景詢輩爾。可遣詢等來，與降人交

歸，各遵紀律，而疆場寧矣。如其蔽而不遣，則我留橫山之衆，未爲失也。」

又徙達帥鄜延，爲達移書執政，請存綏州以張兵勢，先規度大理河川，建堡砦，畫稼穡之地三十里，以處降者。若棄綏不守，則無以安新附之衆。援种世衡招蕃兵部敵屯青澗城故事。朝廷從之，活降人數萬，爲東路捍蔽。

熙寧初，夏人誘殺知保安軍楊定等，既而以李崇貴、韓道喜來獻，且請和。朝廷欲官其任事之酋，鑄歲賜以爲俸給，因使納塞門、安遠二砦而還綏州。离言：「綏實形勢之地，宜增廣邊障，乃無窮之利。若存綏以觀其變，計之得也。」神宗召問狀，對曰：「綏之存亡，皆不免用兵。降二萬人入吾肝脾，豐隙已深，不可亡備。」神宗然之。除集賢校理。

夏人犯環慶，後復來賀正。离請邊吏離其心腹，因以招橫山之衆，此不戰而屈人兵也。遷提點陝西刑獄。韓絳宣撫陝西，河東兵西討，离爲絳言：「大兵過山界，皆砂磧，乏善水草，又亡險隘可以控扼，今切危之。若乘兵威招誘山界人戶，處之生地，當先經畫山界控扼之地，然後招降；不爾，勞師遠攻，未見其利。」絳欲取橫山，納种諤之策，遂城囉兀，以离權宣撫判官。諤趣河東兵會銀川，規以後期斬將。离白絳，令諤自往中路迎東兵。諤懼違節制，乃不敢逞。加直龍圖閣、知延州。

夏人屢欲款塞，每以虛聲搖邊。詔問方略，离審計形勢，爲破敵之策以獻。遣裨將曲



珍、呂眞以兵千人分巡東西路。夏人方以四萬衆自間道欲取綏，道遇珍，皇駭亟戰，眞繼至，夏衆敗走。夏自失綏，意未能已。葛揣知其情，奏言：「夏使請和，必欲畫綏界，願聽本路經略司分畫；歲賜，則俟通和之日復焉。」明年，遂用葛策，以綏爲綏德城。

初，鄜延地皆荒瘠，占田者不出租賦，倚爲藩蔽。寶元用兵後，凋耗殆盡，其曠土爲諸酋所有。葛因招問曰：「往時汝族戶若干，今皆安在？」對：「大兵之後，死亡流散，其所存止此。」葛曰：「其地存乎？」葛無以對。葛曰：「聽汝自募丁，家使占田充兵，若何？吾所得者人爾，田則吾不問也。」諸酋皆感服歸募，悉補亡籍。又檢括境內公私閑田，得七千五百餘頃，募騎兵萬七千。葛以異時蕃兵提空簿，漫不可攷，因議涅其手。屬歲饑，葛令蕃兵願刺手者，貸常平穀一斛，於是人人願刺，因訓練以時，精銳過於正兵。神宗聞而嘉之，擢天章閣待制。

交趾叛，詔爲安南行營經略、招討使，總九將軍討之，以中官李憲爲貳。葛與議不合，請罷憲。神宗問可代者，葛以郭逵老邊事，願爲裨贊，於是以逵爲宣撫使，葛副之。逵至，輒與葛異；葛欲乘兵形未動，先撫輯兩江峒丁，擇壯勇啖以利，使招徠攜貳，隳其腹心，然後以大兵繼之，逵不聽；葛又欲使人齎敕榜入賊中招納，又不聽。遂令燕達先破廣源，復還永平。葛以爲廣源間道距交州十二驛，趣利掩擊，出其不意，川途並進，三路致討，勢必分

潰，固爭不能得。賊乘緩遂據江列戰艦數百艘，官軍不能濟。離分遣將吏伐木治攻具，機石如雨，其艦被擊，皆廢。徐以罷卒致賊，設伏擊之，斬首數千級，馘其渠酋，遂皆降。逵怍於玩寇，乃移疾先還。逵既坐貶，離亦以不卽平賊，降爲直龍圖閣、知桂州。後復天章閣待制、權三司使。

時西師大舉，五路並進，以離爲河東轉運使，領降卒赴鄜延餉种諤軍。諤抵罪，離又坐餽輓不給，黜知相州。既而鑄職知淮陽軍，居數月，盡復故職。

知慶州。羌唃名昌詭稱送幣，將入寇，離知蕃主白信可使，信適以罪係獄。破械出之，告以其故，約期日使往，果縛取以歸。明年，夏人欲襲取新壘，大治攻械。離具上撓夏計。及夏侵蘭州，離遣曲珍將兵直抵鹽韋，俘馘千，驅孳畜五千。其酋拽厥鬼名宿兵於賀蘭原，時出攻邊，離遣將李照甫、蕃官歸仁各將兵三千左右分擊，耿端彥兵四千趨賀蘭原，戒端彥曰：「賀蘭險要，過嶺，則砂磧也。使敵入平夏，無繇破之。」又選三蕃官各輕兵五百，取間道出敵砦後，邀其歸路。端彥與戰賀羅平，敵敗，果趨平夏。千兵伏發，敵駭潰，斬馘甚衆，生擒鬼名，斬首領六，獲戰馬七百，牛羊、老幼三萬餘。遷龍圖閣直學士，復帥延安。

元祐初，梁乙埋數擾邊，離知夏將入侵，檄西路將劉安、李儀曰：「夏卽犯塞門，汝徑以輕兵擣其腹心。」後果來犯，安等襲洪州，俘斬甚衆，夏遂入貢。既而以重兵壓境，諸將亟

請益戍兵爲備，葛徐諭之曰：「第謹斥堠，整戈甲，無爲寇先，戍兵不可益也。」因遣人詰夏，夏兵遂去。遷樞密直學士。

乙埋終不悛。使間以善意問乙埋：「何苦與漢爲仇。必欲寇，第數來，恐汝所得不能償所亡，洪州是也。能改之，吾善遇汝。」遣之戰袍、錦綵，自是乙埋不復窺塞。葛乃縱間，國中疑而殺之。

五年，拜端明殿學士，遷太中大夫。夏遣使以地界爲請，朝廷許還葭蘆、米脂、浮屠、安疆四砦，以葛領分畫之議。夏既得四砦，猶未有恭順意，未幾復犯涇原。會葛卒，年六十五，贈右光祿大夫。紹聖四年，以葛與元祐棄地議，係其名于黨籍。

孫路字正甫，開封人。進士及第。元豐中，爲司農丞。鄧潤甫薦爲御史，召對，其言不合新政，神宗語輔臣以爲不可用，下遷主簿。路鞅鞅不釋，求通判河州，徙蘭州。夏人入寇，論扞禦功，進五階，除陝西轉運判官。

元祐初，爲吏部、禮部員外郎，侍講徐王府。司馬光將棄河、湟，邢恕謂光曰：「此非細事，當訪之邊人，孫路在彼四年，其行止足信，可問也。」光亟召問，路挾輿地圖示光曰：「自

通遠至熙州，纔通一徑，熙之北已接夏境，今自北關辟土百八十里，瀕大河，城蘭州，然後可以扞蔽。若捐以予敵，一道危矣。」光幡然曰：「賴以訪君，不然幾誤國事。」議遂止。

遷右司郎中，以直龍圖閣知慶州。章惇柄國，復議取棄地。時諸道相視未進，路聲言修舊壘，載器甲樓鹵，頓大順城下，夜半趨安疆，遲明據之，六日而城完。加寶文閣待制，遂築興平、橫山。進龍圖閣直學士，徙知熙州。

涇原城 西安，詔出師牽制其勢。路卽將衆臨會州，遂建取青唐之策。大將王愍、王瞻、擣邈川，瞻先至，下之。愍與爭功，路右愍，顓屬以兵；瞻有請，輒弗應。瞻訴諸朝，召拜路兵部尙書，以龍圖閣學士知成都。未行，坐他事削職，知興國軍。徽宗立，歷太原、河南、永興軍、河中府，卒。

游師雄字景叔，京兆武功人。學於張載，第進士。爲儀州司戶參軍，遷德順軍判官。鄭延將、劉瑄與主帥議戰守策，欲自延安入安定、黑水，師雄以地薄賊境，懼有伏，請由他道。旣而謀者言夏伏精騎於黑水傍，瑄謝曰：「微君言，吾不返矣。」

趙 離帥延安，辟爲屬。時夏人擾邊，戍兵在別堡，龍安以北諸城兵力咸弱，離患之。師

雄請發義勇以守，多聚石城上，待其至。夏人知有備，不敢入，但襲荒堆、三泉而還。歲饑，行諸壘振貸，計口賦糧，人無殍亡。運石瑩甲，深溝繕城，邊備益固。

元祐初，爲宗正寺主簿。執政將棄四砦，訪於師雄。師雄曰：「此先帝所立，以控制夏人者也，若何棄之，不惟示中國之怯，將起敵人無厭之求。儻瀘、戎、荆、粵視以爲請，亦將與之乎？萬一燕人遣一乘之使，來求關南十縣，爲之奈何？」不聽。因著分疆錄。遷軍器監丞。

吐蕃寇邊，其酋鬼章青宜結乘間脅屬羌構夏人爲亂，謀分據熙河。朝廷擇可使者與邊臣措置，詔師雄行，聽便宜從事。既至，諜知夏人聚兵天都山，前鋒屯通遠境。吐蕃將攻河州，師雄欲先發以制之，請於帥劉舜卿。舜卿曰：「彼衆我寡，奈何？」師雄曰：「在謀不在衆。脫事不濟，甘受首戮。」議三日乃定，遂分兵爲二，姚兕將而左，种誼將而右。兕破六逋宗城，斬首千五百級，攻講朱城，斷黃河飛梁，青唐十萬衆不得度。誼破洮州，擒鬼章及大首領九人，斬首千七百級。捷書聞，百僚表賀，遣使告永裕陵。將厚賞師雄，言者猶以爲邀功生事，止遷一官，爲陝西轉運判官、提點秦鳳路刑獄。

夏人侵涇原，復入熙河，師雄言：「蘭州距賊一舍，通遠不百里，非有重山複嶺之阻。宜於定西、通渭之間建汝遮〔四〕、納迷、結珠三柵，及護耕七堡〔五〕，以固藩籬，此無窮之利也。」



詔付范育，皆如初議。

入拜祠部員外郎，加集賢校理，爲陝西轉運使。內地移粟於邊，民以輦轂爲病。師雄言：「往者邊土不耕，仰給於內，今積粟已多，軍食自足，宜令內地量轉輸致之直，以免大費。」報可。召詣闕，哲宗勞之曰：「洮州之役，可謂雋功，但恨賞太薄耳。」對曰：「皆上稟廟算，臣何力之有焉。唯當時將士勦勞未錄，此爲欠也。」因陳其本末。拜衛尉少卿。哲宗數訪邊防利病，師雄具慶曆以來邊臣施置之臧否，朝廷謀議之得失，及方今禦敵之要，凡六十事〔六〕，名曰紹聖安邊策，上之。

出知邠州，改河中府，進直龍圖閣、知秦州，未至，詔攝熙州。以夏人擾邊，詔使者與熙帥、秦帥共謀之。使者銳於討擊，師雄謂：「進築城壘以自蔽，席卷之師未應深入也。」上章爭之，不報。既而使者知攻取之難，卒用師雄策。

自復洮州之後，于闐、大食、佛林、邈黎諸國皆懼，悉遣使入貢。朝廷令熙河限其二歲一進。師雄曰：「如此，非所以來遠人也。」未幾還秦，徙知陝州。卒，年六十。師雄慷慨豪邁，有志事功，議者以用不盡其材爲恨。

穆衍字昌叔，河內人，徙河中。第進士，調華池令。民牛爲仇家斷舌而不知何人，訟于縣，衍命殺之。明日，仇以私殺告，衍曰：「斷牛舌者乃汝耶？」訊之具服。

後知淳化，耀之屬縣。衍從韓絳宣撫陝西，遇慶卒潰亂，衍念母在耀，亟謁歸，信宿走七驛。比至，慶卒嘗戍華池，知衍名，不敢近。時諸郡捕賊兵糧糒無以給，遂擅發常平倉，且懼得罪。衍曰：「饑之不恤，則吾兵將爲慶卒矣。」衍考課爲一路最。

元豐中，种諤西征，參其軍事。諤第賞，以死事爲下。衍曰：「此非所以勸忠也。」力爭之。諤還入塞，詔往靈武援渭、慶兩軍。將行，衍曰：「吾兵情，歸未及解甲，安能犯不測於千里外哉？」諤乃止。同幕畏罪，陽謝衍曰：「師不再舉，君之力也。」衍識其意，曰：「全萬衆之命，以一身塞責，衍無憾焉。」

元祐初，大臣議棄熙、蘭，衍與孫路論疆事，以爲「蘭棄則熙危，熙棄則關中震。」唐自失河、湟，西邊一有不順，則警及京都。今二百餘年，非先帝英武，孰能克復。若一旦委之，恐後患益前，悔將無及矣。」議遂止。改陝西轉運判官，金部、戶部員外郎。

熙河分畫未決，詔衍視之。還言：「質孤、勝如據兩川美田，實彼我必爭之地，自西關失利，遂廢不守。請界二壘之間，城李諾平以控要害，及他城堡皆起亭障，以通涇原。」明年，遂城李諾，名曰定遠。三遷左司郎中。

紹聖初，以直祕閣爲陝西轉運使，加直龍圖閣、知慶州，徙延安，又徙秦州，未行而卒。年六十三。敕河中官庀其葬，後追錄不棄蘭州議，官其一子。

論曰：自熙寧至於紹聖，四方之事多矣。夏人乍服乍叛，其地或予或奪，廟堂之上，論靡有定，相爲短長，元發、師中輩七人，一時謀謨，蓋可考也。元發論君子小人，言簡而盡，足動人主，而神宗惑安石之言，竟弗之悟。師中豫識安石於鄆令，以爲目肖王敦，將亂天下，蓋又先於呂誨矣。誨能鎮撫西夏，又能靖交趾之難，誠有禦邊之才；其子師閱爲時寵利，無足取者。趙鼎狃於西陲之勝，取敗南裔，後獲鬼名，庶足自贖。朝臣議棄河、湟，孫路以一言止之，使司馬光自悔幾於誤國；及取青唐，下邈川，可驗其能，然右王愍而困王瞻，非大將之器也。游師雄之禽鬼章，復洮州，以致諸國入貢，校之諸將，其功獨爲雋偉。衍爲政得民心，旣去而亂兵不忍驚其母，德之足以感人，有如是夫。

### 校勘記

〔二〕恐元發有言「恐」原作「然」，據東都事略卷九一本傳改。

〔三〕安壽 疑爲「安燾」之訛。燾，本書卷三二八有傳。

〔三〕乃移疾先還 「還」字原脫，據東都事略卷九一趙鼎傳補。

〔四〕汝遮 原作「安遮」，據本書卷四八六夏國傳、張舜民畫墁集補遺游師雄墓誌銘改。參考本書卷八七地理志。

〔五〕七堡 原作「七聖」，據同上書同卷同篇改。

〔六〕凡六十事 畫墁集補遺游師雄墓誌銘作「一十六事」。





# 宋史卷三百三十三

## 列傳第九十二

楊佐

李兌

從弟先

沈立

張掞

張燾

俞充

劉瑾

閻詢

葛宮

張田

榮諲

李載

姚渙

朱景

子光庭

李琮

朱壽隆

盧士宏

單煦

楊仲元

余良肱

潘夙

楊佐字公儀，本唐靖恭諸楊後，至佐，家于宣。及進士第，爲陵州推官。州有鹽井深五十丈，皆石也，底用柏木爲榦，上出井口，垂綆而下，方能及水。歲久榦摧敗，欲易之，而陰氣騰上，入者輒死；惟天有雨，則氣隨以下，稍能施工，晴則亟止。佐教工人以木盤貯水，穴竅灑之，如雨滴然，謂之「雨盤」。如是累月，井榦一新，利復其舊。

累遷河陰發運判官，幹當河渠司。皇祐中，汴水殺盜不常，漕舟不能屬。佐度地鑿瀆以通河流，於是置都水監，命佐以鹽鐵判官同判。京城地勢南下，涉夏秋則苦霖潦，佐開永

通河，疏溝澮出野外，自是水患息。又議治孟陽河，議者謂不便。佐言：「國初歲轉京東粟數十萬，今所致亡幾，儻不濬復舊跡，後將廢矣。」乃從其策。

出爲江、淮發運使。孟陽之役，調民七、八千，夷丘墓百數，怨聲盈塞。詔開封鞫治，官吏獨捨佐不問。糾察刑獄劉敞請加貶黜，不聽。召爲鹽鐵副使，拜天章閣待制，復判都水，知審官院，權發遣開封府。

嘗使契丹，虜饋以方物，書獨稱名。英宗升遐，奉遺留物再往使，卒于道，年六十一。詔護喪歸，賻以黃金，恤其家。

李兌字子西，許州臨潁人。登進士第，由屯田員外郎爲殿中侍御史。按齊州叛卒，獄成，有欲夜篡囚者，兌以便宜斬之，人服其略。

張堯佐判河陽，兌言堯佐素無行能，不宜以戚里故用。改同知諫院。狄青宣撫廣西，入內都知任守忠爲副，兌言以宦者觀軍容，致主將掣肘，非計。仁宗爲罷守忠。太常新樂成，王拱辰以爲十二鐘磬一以黃鐘爲律，與古異，胡瑗及阮逸亦言聲不能諧。詔近臣集議，久而不決。兌言：「樂之道廣大微妙，非知音入神，詎容輕議。願參新舊，但取諧和近雅者，

合而用之。」進侍御史知雜事，擢天章閣待制、知諫院。轉運使制祿與郡守殊，時有用彈劾奪節及老疾請郡者，一切得仍奉稍。兌言非所以勸沮，乃詔悉依所居官格。兌在言職十年，凡所論諫，不自表襮，故鮮傳世。

出知杭州，帝書「安民」二字以寵。徙越州，加龍圖閣直學士、知廣州，南人謂自劉氏納土後，獨兌著清節。還知河陽，帝又寵以詩。徙鄧州。富人榜僕死，係頸投井中而以縊爲解。兌曰：「既赴井，復自縊，有是理乎？必吏受賕教之爾。」訊之果然。

兌歷守名郡，爲政簡嚴，老益精明。自鄧歸，泊然無仕宦意。對便殿，力丐退，英宗命無拜，以爲集賢院學士、判西京御史臺。積官尚書右丞，轉工部尚書致仕。卒，年七十六，謚曰莊。從弟先。

先字淵宗，起進士，爲虔州觀察推官，攝吉州永新令。兩州俗尚訟，先爲辨枉直，皆得其平。

知信州、南安軍，撫楚州，歷利、梓、江東、淮南轉運使。壽春民陳氏施僧田，其後貧弱，往丐食僧所而僧逐之，取僧園中筍，遂執以爲盜。先詰其由，奪田之半以還之。所至治官如家，人目以俚語：在信爲「錯安頭」，謂其無貌而有材也；在楚爲「照天燭」，稱其明也。楚

有民迫於輸賦，殺牛鬻之。里胥白于官，先愍焉，但令與杖。通判孫龍舒以爲徒刑，毀其桎。明日龍舒來，先引囚曰：「汝罪應杖，以通判貸汝矣。」遣之出。

積官至祕書監致仕。兄兌尙無恙，事之彌篤。以子敘封，得太中大夫，閑居一紀卒，年八十三。子庭玉，年六十卽棄官歸養。人賢其家法云。

沈立字立之，歷陽人。舉進士，簽書益州判官，提舉商胡埽。采摭大河事迹、古今利病，爲書曰河防通議，治河者悉守爲法。遷兩浙轉運使。蘇、湖水，民艱食，縣戒強豪民發粟以振，立亟命還之，而勸使自稱貸，須歲稔，官爲責償。茶禁害民，山場、榷場多在部內，歲抵罪者輒數萬，而官僅得錢四萬。立著茶法要覽，乞行通商法，三司使張方平上其議。後罷榷法，如所請；立召爲戶部判官。

奉使契丹，適行冊禮，欲令從其國服，不則見於門。立折之曰：「往年北使講見儀，未嘗令北使易冠服，況門見邪？」契丹愧而止。

遷京西北轉運使。都水方興六塔河，召與議，立請止修五股等河及漳河，分殺水勢以省役，從之。加集賢修撰、知滄州，進右諫議大夫、判都水監，出爲江、淮發運使。居職辦

治，加賜金，數詔嘉之。知越州、杭州、審官西院、江寧府。

初，立在蜀，悉以公粟售書，積卷數萬。神宗問所藏，立上其目及所著名山水記三百卷。徙宣州，提舉崇禧觀。卒，年七十二。

張揆字文裕，齊州歷城人。父蘊，咸平初，監淄州兵。契丹入寇，游騎至淄、青間，州人將棄城，蘊拔刀遮止於門，力治守備，游騎爲之引去。郡守媿，始謀掠爲己功，反陷以罪，蘊受而不校。

揆幼篤孝，蘊病，刲股肉以療。舉進士，知益都縣。當督賦租，置里胥弗用，而民皆以時入。石介獻息民論，請以益都爲天下法。丁內艱，時隆寒，徒跣舉柩，叩首流血，與兄揆廬墓左。

明道中，京東饑，盜起，以御史中丞范諷薦，知萊州掖縣。民訴旱于州，拒之，揆自爲奏聞，詔除登、萊稅。通判永興軍，爲集賢校理，四遷爲龍圖閣直學士、知成德軍。宦者閻士良爲鈴轄，多撓帥權，用危法中軍校，揆直之，而劾士良。英宗登極，朝廷使來告，士良辭疾居家，宴客自若，奏抵其罪。入判太常、司農寺，累官戶部侍郎致仕。熙寧七年，卒，年

八十。

揆忠篤誠慤，既老益康寧。少從劉潛、李冠游，及其死，率里人葬之，置田贍其孥。事揆如父，理家必諮而行，爲鄉黨矜式。

張燾字景元，樞密直學士奎之子也。舉進士，通判單州。州卒謀亂，期有日，燾得告者，徐詣營取首惡，置諸法。知沂、濰二州。沂產布，濰產絹，而有司科賦相反，燾始革之。濰多圭田，率計畝徵絹，而蠲河役，燾不肯踵例，廢法還其役，入損於舊五之四，且命吏曰：「吾知守己而已，無妨後人，汝勿著爲式。」

提點河北刑獄，攝領澶州，七日而商胡決。燾拯溺救飢，所全活者十餘萬，猶坐免。數年，復提點河東、陝西、京西刑獄，爲鹽鐵判官、淮南轉運使、江淮發運副使。泗州水，城且壞，燾悉力營護，詔寵其勞。入爲戶部副使。京師賦麴於酒，人有常籍，毋問售不售，或蹶產以償。燾請罷歲額，嚴禁令，隨所用麴多寡以售，自是課增溢。官修睦親宅，議取民居，燾言：「芳林園有餘地，宗室足自處，無庸起民居。」從之。孝嚴殿成，請圖乾興以來文武大臣像於壁。

遷天章閣待制、陝西都轉運使。蒲津浮橋壞，鐵牛皆沒水中，燾以策列巨木於岸以爲衡，縋石其杪，挽出之，橋復其初。保安二士豪善騎射，爲邊人所憚，故縱善馬誘使取之，而彊以漢法。燾按得其狀，俱以隸軍。加龍圖閣直學士、知成都府。蜀人苦多盜，燾嚴保伍，使不得隱，而申其捕限。南蠻寇黎雅，討走之，罷磨刀崖戍卒。改知瀘州。

母喪服闋。故事，起執政以詔，近臣以堂帖；神宗特命賜詔。判太常寺，知鄧許二州，復判太常，知通進銀臺司，提舉崇福宮，由給事中易通議大夫。卒，年七十。

燾才智敏給，常從范仲淹使河東。至汾州，民遮道數百趨訴，仲淹以付。燾方與客弈，局未終，處決已竟。英宗時，三司前奏事，帝詰鑄錢本末，皆不能對，燾悉論無隱。帝是之，顧左右識其姓名，後欲以爲觀察使守邊，曰：「卿家世事也。」燾對曰：「臣叔父亢有大才，臣愚不可繼。」遂止。

俞充字公達，明州鄞人。登進士第。熙寧中爲都水丞，提舉沿汴淤泥溉田，爲上腴者八萬頃。檢正中書戶房，加集賢校理、淮南轉運副使，遷成都路轉運使。茂州羌寇邊，充上十策禦戎。神宗遣內侍王中正同經制，建三堡，復永康爲軍，因詐殺羌衆以爲中正功，與深

相結，至出妻拜之。中正還闕，舉充可任。召判都水監，進直史館。中書都檢正御史彭汝礪論其媚事中正，命遂寢。

河決曹村，充往救護，還，陳河防十餘事，概論「水衡之政不修，因循苟且，浸以成習。方曹村決時，兵之在役者僅十餘人，有司自取敗事，恐未可以罪歲也。」加集賢殿修撰、提舉市易，歲登課百四十萬。故事當賜錢，充曰：「奏課，職也，願自今罷賜。」詔聽之。

擢天章閣待制、知慶州。慶陽兵驕，小繩治輒肆悖，充嚴約束，斬妄言者五人於軍門。聞有病苦則巡撫勞餉，死不能舉者出私財以周其喪，以故莫不畏威而懷惠。環州田與夏境犬牙交錯，每穫必遭掠，多棄弗理，充檄所部復以時耕植。慕家族山夷叛，舉戶亡入西者且三百，充遣將張守約耀兵塞上，夏人亟反之。

充之帥邊，實王珪薦，欲以遏司馬光之入。充亦知帝有用兵意，屢倡請西征，後言：「夏曾秉常爲母梁所戕，或云雖存而囚，不得與國政。其母宣淫凶恣，國人怨嗟，實爲興師問罪之秋也。秉常亡，將有桀黠者起，必爲吾患。今師出有名，天亡其國，度如破竹之易。願得秉傳入覲，面陳攻討之略。」詔令掾屬入議，未及行，充暴卒，年四十九。



劉瑾字元忠，吉州人，沆之子也。第進士，爲館閣校勘。沆亡，得褒贈。知制誥張璪草詞，語涉譏貶，瑾泣涕不能食，闔門衰經，邀宰相自言。朝廷爲改書命，黜璪爲州，瑾亦坐衰服入公門罷職。沒喪不就官，丐守墳墓。王素爲請，以伸孝子之志。詔復職，遷集賢校理、通判睦州，爲淮南轉運副使。

召修起居注，加史館修撰、河北轉運使，拜天章閣待制、知瀛州。坐與世居通問，徙明州。未行，改鎮廣州。與樞密院論戍兵不合，改虔州。戰權都監楊從先奉旨募兵不至，擅遣其子懋糾諸縣巡檢兵集郡下，瑾怒責之，遽發悖謬語，懋訴瑾于朝，遂廢于家。踰年，復待制、知江州，歷福州、秦州、成德軍，卒。

瑾素有操尚，所蒞以能稱，然御下苛嚴，少縱舍，好面折人短，以故多致訾怨。

閻詢字議道，鳳翔天興人。少時以學問著聞，擢進士第，又中書判拔萃科。累遷祕書丞，爲監察御史裏行。詔治王素獄，坐有姻嫌不以聞，降監河陽酒稅，累遷爲鹽鐵判官。

使契丹。詢頗諳北方疆理，時契丹在靺鞨，迓者王惠導詢由松亭往，詢曰：「此松亭路也，胡不徑葱嶺而迂枉若是，豈非夸大國地廣以相欺邪？」惠慚不能對。加直龍圖閣、知梓

州。徙河東轉運使，言：「三路士兵疲老者，聽其族以強壯者代。」從之。進集賢殿修撰、知河中府。大河漲，壞浮橋，詢易爲長橋。拜天章閣待制、知廣州，不卽赴，罷職知商州。神宗轉右諫議大夫，改邠、同二州，提舉上清太平宮，卒，年七十九。

葛宮字公雅，江陰人。舉進士，授忠正軍（二）掌書記。善屬文，上太平雅頌十篇，眞宗嘉之，召試學士院，進兩階。又獻寶符閣頌，爲楊億所稱。知南充縣，東川饑，民艱食，部使者檄守資、昌兩州，以惠政聞。知南劍州。土豪彭孫聚黨數百，憑依山澤爲盜，出害吏民，不可捕，宮遣沙縣尉許抗諭降之。並溪山多產銅、銀，吏挾姦罔利，課歲不登，宮一變其法，歲羨餘六百萬。三司使聞於朝，論當賞。宮曰：「天地所產，吾顧盜之，又可爲功乎？」卒不言。徙知滁、秀二州，秀介江湖間，吏爲關涇瀆上，以征往來，間有昏葬，趨期者多不克，宮命悉毀之。積官祕書監、太子賓客。治平中，轉工部侍郎。熙寧五年，卒，年八十一。宮性敦厚，恤錄宗黨，撫孤嫠，賴以存者甚衆。

宮弟密，亦以進士爲光州推官。豪民李新殺人，嫁其罪於邑民葛華，且用華之子爲證。

獄具，密得其情，出之。法當賞，密白州使勿言。仕至太常博士。天性恬靖，年五十，忽上章致仕，姻黨交止之，笑曰：「俟罪疾、老死不已而休官者，安得有餘裕哉？」卽退居，號草堂逸老，年八十四乃終。平生爲詩慕李商隱，有西崑高致。

子書思，踵登第，調建德主簿。時密已老，欲迎以之官，密難之。書思曰：「曾子不肯一日去親側，豈以五斗移素志哉？」遂投劾歸養十年餘。近臣表其志行，以爲泗州教授，弗就。密不得已，許以他日偕行，始乞監新市鎮。居父喪，哀毀骨立，盛暑不釋苴麻，終禫不忍去冢舍。累年，乃出仕，歷封丘主簿、漣水令。時兄書元爲望江令，同隸淮南監司，有捨兄而薦己者，移書乞改薦兄，不許，則封檄還之。其篤行類皆若此。仕至朝奉郎，亦告老，父子歸休皆不待年。卒，年七十三，特諡曰清孝。子勝仲，孫立方，皆以學業至侍從，世爲儒家。勝仲自有傳。

論曰：佐、立擅水衡之政，爲時所稱。兌居官論諫，無所表襮，先克承之。揆之孝，燾之智，瑾之苛嚴，詢之辭令，皆著一時，自致顯官。俞充制軍禁暴，足爲能臣，而希時相之意，倡請西征，使其不死，邊陲之禍，其可既乎？葛氏自宮以下，簪纓相繼，盛哉。

張田字公載，澶淵人。登進士第，知應天府司錄。歐陽脩薦其才，通判廣信軍。夏竦、楊懷敏建策增七郡塘水，詔通判集議，田曰：「此非禦敵策也，壞良田，浸冢墓，民被其患，不爲便。」因奏疏極論，謫監郢州稅。

久之，通判冀州。內侍張宗禮使經郡，酣酒自恣，守貳無敢白者，田發其事，詔配西陵洒掃。攝度支判官。祫享太廟，又請自執政下差減資費，唐介論其虧損上恩，出知蘄州。俄提點湖南刑獄，介與司馬光又狀其傾險，改知湖州，徙廬州，治有善迹。

移桂州。異時蠻使朝貢假道，與方伯抗禮，田獨坐堂上，使引入拜於庭，而犒賄加腆。土豪劉紀、廬豹素爲邊患，訖田去，不敢肆。京師禁兵來戍，不習風土，往往病於瘴癘，田以兵法訓峒丁而奏罷戍。或告交趾李日尊兵九萬，謀襲特磨道，諸將請益兵，田曰：「交趾兵不滿三萬，必其國有故，張虛聲以嚇我耳。」諜既得實，果其兄弟內相殘，懼邊將乘之也。宜州人魏利安負罪亡命西南，龍蕃從其使入貢，凡十反。至是龍以烈來，復從之。田因其入謁，詰責之，梟其首，欲并斬以烈，叩頭流血請命。田曰：「汝罪當死，然事幸在新天子卽位赦前，汝自從朝廷乞恩。」乃密請貸其死。

熙寧初，加直龍圖閣、知廣州。廣舊無外郭，民悉野處，田始築東城，環七里，賦功五十萬，兩旬而成。初，役人相驚以白虎夜出，田迹知其僞，召戒邏者曰：「今夕有白衣人出入林間者，謹捕之。」如言而獲。城既就，東南微陷，往視之，暴卒，年五十四。

田爲人伉直自喜，好嫚罵，氣陵其下，故死無哀者。然臨政以清，女弟聘馬軍帥王凱，欲售珠犀于廣，顧曰：「南海富諸物，但身爲市舶使，不欲自汙爾。」作欽賢堂，繪古昔清刺史像，日夕師拜之。蘇軾嘗讀其書，以侔古廉吏。

榮諲字仲思，濟州任城人。父宗範，知信州鉛山縣。詔罷縣募民采銅，民散爲盜，宗範請復如故。眞宗嘉異，擢提點江、浙諸路銀銅坑冶，歷官九年。

諲舉進士，至鹽鐵判官。晉州產礬，京城大豪歲輸錢五萬緡，顯其利，諲請權于官，自是數入四倍。爲廣東轉運使。廣有板步古河路絕險，林箐瘴毒。諲開眞陽峽，至洸口古徑，作棧道七十間抵清遠，趨廣州，遂爲夷塗。

復入爲開封府判官。太康民事浮屠法，相聚祈禳，號「白衣會」，縣捕數十人送府。尹賈黯疑爲妖，請殺其爲首者而流其餘，諲持不從，各具議上之。中書是諲議，但流其首而杖

餘人。加直史館、知澶州。

改京東轉運使。萊陽產銀砂，民有私採者，事露，安撫使欲論以劫盜。諺曰：「山澤之利，人得有之，所盜者豈民財耶？」貸免甚衆。又使成都府路，召爲戶部副使，以集賢殿修撰知洪州。以疾故，徙舒州，未至而卒。累官祕書監，年六十五。

李載字伯熙，黎陽人。少苦學，隆暑讀書，置足于水，雖得疾，不舍去。登進士第，調冀州推官。知大名冠氏縣，府守呂夷簡入相，薦其材，知齊州。鈐轄趙瑜使酒歐載，乃扃戶避逸。瑜得罪，載坐不舉劾，黜爲信陽軍。安撫使錢明逸等爲之申理，改常州。知祥符縣，有巫以井泉飲人，云可愈疾，趨者旁午，載杖巫，堙其井。歷知魏州、漣水軍。

載性篤孝，侍母病不解帶，至病亟不能食，載亦不食，母知之，爲強食。六爲州，一以寬厚稱。以光祿卿提舉仙源觀，卒，年七十四。

姚渙字虛舟，世家長安。隋開皇中，有景徹者，以討平瀘夷，策功爲普州刺史，卒，子孫

遂家普州。渙第進士，監益州交子務，發姦隱萬緡，主吏皆當死，渙曰：「戮人以干澤，非吾志也，義不蔽姦而已。」請於使者，願不受賞，於是全活者衆。

知峽州。宜都民爲盜所殘，縣執囚訊服，以獄上。渙移劾於他有司，居亡何，眞盜獲。大江漲溢，渙前戒民徙儲積，遷高阜，及城沒，無溺者。因相地形築子城、埽臺，爲木岸七十丈，繚以長隄，槌以薪石，厥後江漲不爲害，民德之。徙知涪州，賓化夷多犯境，渙施恩信拊納，酋豪爭羅拜廷下，訖渙去無警。終光祿卿，年六十七。

朱景字伯晦，河南偃師人。舉進士，調滎澤簿。西方用兵，詔侍從館閣舉縣令，景預選，知隴州汧源縣。累遷知汝州。葉驛道遠，隸囚爲送者所虐，多死，俗傳爲「葉家關」，景重禁以絕其患。擢知壽州，秩祿視提點刑獄。始至，亟發廩振給，勸富者出積穀，所活數萬。城西居民三千室，建請築外郭環入之，公私稱便。再遷光祿卿。

熙寧初，病革，自占遺表，呼其子光庭操筆書之。其略云：「切聞河北水災、地震，陛下當減膳避殿，齋居加省，召二府大臣朝夕咨訪闕失，思所以弭咎。」凡數百言，無一語求恩。卒，年七十一。詔加賻贈，錄其子以官。

光庭字公揆，十歲能屬文。辭父蔭擢第，調萬年主簿。數攝邑，人以「明鏡」稱。歷四縣令。曾孝寬以才薦，神宗召見，問欲再舉安南之師。光庭對曰：「願陛下勿以人類畜之。蓋得其地不可居，得其民不可使，何益於廣土闢地也。」又問治何經，對曰：「少從孫復學春秋。」又問：「今中外有所聞乎？」對曰：「陛下更張法度，臣下奉行或非聖意，故有便有不便。誠能去其不便，則天下受福矣。」帝以其言爲疎闊，不用。簽書河陽判官，從呂大防於長安幕府。五路出師討西夏，雍爲都會，事倚以辦，調發期會甚急，光庭每執不從。使者怒，將加以乏興罪，光庭求免去，大防爲之解。

哲宗卽位，司馬光薦爲左正言，首乞罷提舉常平官、保甲青苗等法。論蔡確爲山陵使，而乃先靈駕而行，爲臣不恭。又言章惇欺罔肆辯，韓縝挾邪冒寵，言甚切。宣仁后嘉其守正，諭令盡言，毋有所畏避。遷左司諫，又論「蘇軾試館職發策云：『今欲師仁祖之忠厚，而患百官有司不舉其職，或至於媮；欲法神考之厲精，而恐監司、守令不識其意，流入於刻。』臣謂仁宗難名之盛德，神考有爲之善志，而不當以『媮』、『刻』爲議論，望正其罪，以戒人臣之不忠者。」未幾，中丞傅堯俞、侍御史王巖叟相繼論列。宣仁后曰：「詳覽文意，是指今日百官有司、監司守令言之，非所以諷祖宗也。」遂止。



河北饑，遣持節行視，卽發廩振民；而議者以耗先帝積年兵食之蓄，改左司員外郎。遷太常少卿，拜侍御史。論蔡確怨謗之罪，確貶新州。拜右諫議大夫、給事中。乞補外，除集賢殿修撰、知亳州。數月召還，復爲給事中。

坐封還劉摯免相制，復落職守亳。歲餘，徙潞州，加集賢院學士。鄰境旱饑，流民入境者踵接，光庭日爲食以食之，常至暮，自不暇食，遂感疾，猶自力視事。出禱雨，拜不能興，再宿而卒，年五十八。紹聖中，追貶柳州別駕。元符初，又停錮其諸子。

光庭始學於胡瑗，瑗告以爲學之本在於忠信，故終身行之。徽宗立，復其官。

李琮字獻甫，江寧人。登進士第，調寧國軍推官。州庾積穀腐敗，轉運使移州散於民，俾至秋償新者。守將行之，琮曰：「穀不可食，強與民責而償之，將何以堪。」持不下，守愧謝而止。

呂公著尹開封，薦知陽武縣。役法初行，琮處畫盡理，旁近民相率撾登聞鼓，願視以爲則。徽宗召對，擢利州路、江東轉運判官。行部至宣城，按民田詭稱逃絕者九千戶，他縣皆然。言於朝，命以戶部判官使江、浙，選彊明吏立賞剔決。吏幸賞，以多爲功，琮亦因是希

進，民患苦之，得緡錢百餘萬。進度支判官，頒職式於諸道。淮南賦入甲它部，以爲轉運副使，徙梓州路。

元祐初，言者論其括隱稅之害，黜知吉州。御史呂陶又言巴蜀科折已重，琮復強民輸稅，且無得以奇數併合，人尤咨怨。於是凡以括田受賞者悉奪之。歷相、洪、潞三州。潞有謀亂者，爲書期日揭道上，部使者聞之，懼，檄索姦甚亟。琮置不問，以是日置酒高會，訖無他。入爲太府卿，遷戶部侍郎，以寶文閣待制知杭州、永興軍、河南、瀛州。卒，年七十五。

琮長於吏治，而所至主於掊克，爲士論嗤鄙。子回，紹興初參知政事。

朱壽隆字仲山，密州諸城人。以蔭知九隴縣。吏告民一家七人以火死，壽隆曰：「寧有盡室就焚無一脫者，殆必有姦。」逾月獲盜，果殺其人而縱火也。知宿州，宿多劇盜，至白晝被甲剽攻，郡縣不能制。壽隆設方略耳目，捕斬千餘人。

擢提點廣西刑獄。嶺外新經儂寇，修營城障，貴州虐用其人，不能聊生。壽隆馳詣州，械守送獄，奏黜之。老稚婦女遭亂，流轉不能自還者，檄所在資送其還。舊制，溪蠻侵暴羈

縻州，雖殺人無得讎報，壽隆請聽相償，蠻始畏戢。

歷鹽鐵度支判官、夔路轉運使。巴峽地隘，民困於役，免其不應法者千五百人。復爲鹽鐵判官、京東轉運使，賜三品服。歲惡民移，壽隆諭大姓富室畜爲田僕，舉貸立息，官爲置籍索之，貧富交利。以少府監知揚州，卒，年六十八。

壽隆爲人和厚，接談怡怡，必當於理，而不屈於權貴。狄青討賊，欲殺裨將不用命者數人，壽隆極論罪不當死。孫沔在坐，曰：「儂賊害民萬計，此何足惜。」壽隆曰：「王師之來以除民害，顧可效賊爲暴邪？」青感其言而止。

盧士宏字子高，新鄭人。以父任屢更州縣，所至著清名。知信陽軍。官捕爲妖術者，餘黨懼及，羣聚山谷間，士宏請減其罪招之，卽相帥歸命。徙知漢州，校實民產，使力役不濫，人德之。又知洋州。先是，圭田多虛籍。士宏考校，令隨實以輸，自部使者而下，皆十損七八。文彥博、包拯以廉能薦，由三司開拆司擢夔州路轉運使，遂知廣州。或傳安南舟數百泊海中，將爲寇，嶺徼驚搖。士宏灼其非，是日，從賓客宴游爲樂，民賴以安。受代還，引疾丐便郡，知鄭州。未幾，以光祿卿致仕。卒，年七十三。凡衣衾棺槨之制，皆有遺命，

戒諸子勿爲銘誌。

單煦字孟陽，平原人。舉進士，知洛陽縣。民以妖幻傳相教授，煦迹捕戮三十餘人，當得上賞，不肯言。轉知昌州，時詔城蜀治，煦以蜀地負山帶江，一旦毀籬垣而興板築，其費巨萬，非民力所堪，請但築子城。轉運使卽移諸郡如其議。

徙清平軍使。有二盜殺人，捕治不承，煦縱使之食，甲食之既，乙不下咽，執而訊之，果殺人者。爲御史臺推直官，江南人誣轉運使呂昌齡以賄，中丞張昇訊而論之。鞫未就，敕煦往治，煦不肯阿其長，卒直昌齡。乞外遷，知濮、合二州。合居涪、漠間，夏秋患於淫潦，煦築東隄以禦之。赤水縣鹽井涸，奏蠲其賦。累官光祿卿，卒，年七十七。

煦友愛兄熙，兄嘗毆人至死，未有知者。煦曰：「家貧親老，仰兄以養，義當代之死。」卽趨詣門所以待捕。已而死者甦，驚問之，煦以情告。其人感歎，遂輟訟。

楊仲元字舜明，管城人。第進士，調宛丘主簿。民訴旱，守拒之，曰：「邑未嘗旱，狡吏導

民而然。」仲元白之曰：「野無青草，公日宴黃堂，宜不能知，但一出郊可見矣。狡吏非他，實仲元也。」竟免其稅。知澤州沁水縣，民持物來輸者，視其價稍增之，餘則下其估。官有所須，不強賦民，聽以所有與官爲入，度相當則止，率常先辦。河外用兵，督餉轉西界，夕宿洪谷口。仲元相其地，乃寇所由徑路，亟命去之。民以困乏爲辭，不聽，寇果夜出劫諸部，沁水獨免。後二十年，其子過縣，父老拜泣曰：「河西之役，非公無今日矣。」

初，軍期尙緩，而仲元督行良急。至則芻糧有不集者皆可賤市，後期者物數倍其價，民始知其爲利。州買羊，斂民差出錢，弊滋蔓，病民爲甚。仲元更其令，戶纔費錢百。又遣吏市羔於他所，明年以供州，不科一錢。徙知鄖鄉縣，宰相張士遜先瑩隸境內，將屬之，召不往。至則按籍均役之，雖堂帖求免，不爲減。

歷知光、虔、虢三州，官光祿卿，改中散大夫。戒諸子曰：「吾入官五十年，未嘗以私怒加人，雖杖刑之微，苟有兩比，不敢與輕法，以是爲報國耳。」卒，年七十五。

余良肱字康臣，洪州分寧人。第進士，調荆南司理參軍。屬縣捕得殺人者，既自誣服，良肱視驗屍與刃，疑之曰：「豈有刃盈尺而傷不及寸乎？」白府請自捕逮，未幾，果獲真殺

人者。民有失財物逾十萬，逮平民數十人，方暑，榜掠號呼聞于外；或有附吏耳語，良肱陰知其爲盜，亟捕詰之，賊盡得。

改大理寺丞，出知湘陰縣。縣逋米數千石，歲責里胥代輸，良肱論列之，遂蠲其籍。通判杭州，江潮善盜，漂官民廬舍，良肱累石隄二十里障之，潮不爲害。時王陶爲屬官，常以氣犯府帥，吏或訴陶，帥挾憾欲按之，良肱不可曰：「使陶以罪去，是以直不容也。」帥遂已。後陶官于朝，果以直聞。知虔州，士大夫死嶺外者，喪車自虔出，多弱子寡婦。良肱悉力振護，孤女無所依者，出奉錢嫁之。以母老，得知南康軍。丁母憂，服除，爲三司使判官。

方關、陝用兵，朝議貸在京民錢，良肱力爭之，會大臣亦以爲言，議遂格。內府出腐幣售三司，三司吏將受之，良肱獨曰：「若賦諸軍，軍且怨；不則貨諸民，民且病。請付文思，以奉帷幄。」

改知明州。朝廷方治汴渠，留提舉汴河司。汴水澱淤，流且緩，執政主狹河議。良肱謂：「善治水者不與水爭地。方多水涸，宜自京左浚治，以及畿右，三年，可使水復行地中。」弗聽。又議伐汴隄木以資狹河。良肱言：「自泗至京千餘里，江、淮漕卒接踵，暑行多病渴，藉蔭以休。又其根盤錯，與隄爲固，伐之不便。」屢爭不能得，迺請不與其事。執政雖怒，竟不爲屈。改太常少卿、知潤州，遷光祿卿、知宣州，治爲江東最。請老，提舉洪州玉隆觀，卒。

年八十一。七子，卞、爽最知名。

卞字洪範，爽字荀龍，皆以任子恩試校書郎。卞博學多大略，累爲唐州判官、湖北安撫司勾當機宜文字。討叛蠻有功，知沅州。蠻殺沿邊巡檢，卞設方略復平之，加奉議郎。先是，良肱爲鼎州推官，五溪蠻叛，良肱運糧境上，周知其利害，上書言：「此彈丸地，不足煩朝廷費，不如棄與而就撫之。」當時是其議，未果棄也。及蠻叛，斷渠陽道，扼官軍不得進，卞適使湖北，帥唐義問卽授卞節制諸將。陰選死士三千人，夜銜枚繞出賊背，伐山開道，漏未盡數刻，入渠陽。黎明整衆出，賊大駭，盡銳來戰，奮擊大破之。鼓行度險，賊七遇七敗，斬首數千級，蠻遂降。尋有詔廢渠陽軍爲砦，盡拔居人護出之。紹聖初，治棄渠陽罪，免歸。徽宗卽位，復奉議郎，管勾玉隆觀。未幾，復渠陽爲靖州，又論前事免，終於家。  
爽尙氣自信，不少貶以合世。應元豐詔，上便宜十五事，言過剴切。元祐末，爽復極言請太皇太后還政事，章惇憾爽不附己，乃擿其言爲謗訕，以瀛州防禦推官除名，竄封州。久之，起知明州，未行，以言者罷，監東嶽廟。崇寧中，與卞俱入黨籍。

潘夙字伯恭，鄭王美從孫也。天聖中，上書論時政，授仁壽主簿。久之，知韶州，擢江

西轉運判官，提點廣西、湖北刑獄。邵州蠻叛，湖南騷動，遷轉運使，專制蠻事，親督兵破其團峒九十。徙知滑州，改湖北轉運使，知桂州。坐在湖北時匿名書誣判官韓繹，謫監隨州酒稅。起知光化軍。大臣以將帥才舉之，易端州刺史，再遷徙鄜州。召對，訪交、廣事稱旨，還司封郎中、直昭文館，復知桂州。

交人敗於占城，僞表稱賀以爲大捷，神宗詔之曰：「智高之難方二十年，中人之情，燕安忽事，直謂山僻蠻獠，無可慮之理。殊不思禍生於所忽，唐六詔爲中國患，此前事之師也。卿本將家子，寄要蕃，宜體朕意，悉心經度。」夙遂上書陳交趾可取狀，且將發兵。未報，而徙河北轉運使，歷度支、鹽鐵副使，知河中府。章惇察訪荆湖，討南、北江蠻徭，陳夙憂邊狀，以知潭州。再遷光祿卿，知荆南、鄂州，卒，年七十。

論曰：士之官斯世，有一善可稱，致生民咸被其澤於無窮者，故州郡之寄爲尤重。張田免禁兵毒於瘴厲，士宏考圭田出於實輸，朱景父子、譚、載、煦、渙、士宏、壽隆輩，皆有德在民。仲元不以私怒加人，良肱明於折獄，夙以將家子而能留心邊務，用當其材，舉能其官。若琮也雖長於吏治，而所至培克，君子奚取焉。



## 校勘記

〔二〕忠正軍 原作「中正軍」，按本書卷八八地理志，忠正軍是壽州節度軍額；卷一六八職官志所列節度軍額，有「忠正」而無「中正」。「中」字當爲「忠」之訛。據改。

〔三〕歷封丘主簿漣水 據葛勝仲丹陽集卷一五葛書思行狀，「漣水」下脫「縣丞」二字。

〔三〕卞博學多大略 「卞」原作「爽」。按下文所敘都是余卞事蹟，長編卷四八〇、宋會要蕃夷五之九二都有「知沅州余卞」的紀載，和傳文相合。可見此處「爽」字實爲「卞」字之訛。據改。



# 宋史卷三百三十四

## 列傳第九十三

徐禧

李稷附

高永能

沈起

劉彝

熊本

蕭注

陶弼

林廣

徐禧字德占，洪州分寧人。少有志度，博覽周游，以求知古今事變、風俗利疚，不事科舉。熙寧初，王安石行新法，禧作治策二十四篇以獻。時呂惠卿領修撰經義局，遂以布衣充檢討。神宗見其所上策，曰：「禧言朝廷用經術變士，十已八九，然竊襲人之語，不求心通者相半，此言是也。宜試於有用之地。」即授鎮安軍節度推官、中書戶房習學公事。歲餘召對，顧問久之，曰：「朕多閱人，未見有如卿者。」擢太子中允、館閣校勘、監察御史裏行。

與中丞鄧綰、知諫院范百祿雜治趙世居獄。李士寧者，挾術出入貴人間，嘗見世居母康，以仁宗御製詩贈之。又許世居以寶刀，且曰：「非公不可當此。」世居與其黨皆神之，曰：

「士寧，二三百歲人也。」解釋其詩，以爲至寶之祥。及鞠世居得之，逮捕士寧，而宰相王安石故與士寧善，百祿劾士寧以妖妄惑世居，致不軌。禧奏：「士寧遺康詩實仁宗製，今獄官以爲反，臣不敢同。」百祿言：「士寧有可死之狀，禧故出之以媚大臣。」朝廷以御史雜知、樞密承旨參治，而百祿坐報上不實貶，進禧集賢校理、檢正禮房。

安石與惠卿交惡，鄧綰言惠卿昔居父喪，嘗貸華亭富人錢五百萬買田事，詔禧參鞫。禧陰右惠卿，綰劾之，會綰貶官，獄亦解。禧出爲荆湖北路轉運副使。元豐初，召知諫院。惠卿在鄜延，欲更蕃漢兵戰守條約，諸老將不謂然，帝頗采聽，將推其法於他路，遣禧往經畫。禧是惠卿議，渭帥蔡延慶亦以爲不然，帝召延慶還，加禧直龍圖閣，使往代，以母憂不行。服除，召試知制誥兼御史中丞。官制行，罷知制誥，專爲中丞。鄧綰守長安，禧疏其過，帝知其以惠卿故，雖改綰青州，亦左遷禧給事中。

种諤西討，得銀、夏、宥三州而不能守。延帥沈括欲盡城橫山，瞰平夏，城永樂，詔禧與內侍李舜舉往相其事，令括總兵以從，李稷主餽餉。禧言：「銀州雖據明堂川、無定河之會，而故城東南已爲河水所吞，其西北又阻天塹，實不如永樂之形勢險阨。竊惟銀、夏、宥三州，陷沒百年，一日興復，於邊將事功，實爲俊偉，軍鋒士氣，固已百倍；但建州之始，煩費不貲。若選擇要會，建置堡柵，名雖非州，實有其地，舊來疆塞，乃在腹心。已與沈括議築

砦堡各六〔二〕。砦之大者周九百步，小者五百步；堡之大者二百步，小者百步，用工二十三萬。」遂城永樂，十四日而成。禧、括、舜舉還米脂。

明日，夏兵數千騎趨新城，禧亟往視之。或說禧曰：「初被詔相城，禦寇，非職也。」禧不聽，與舜舉、稷俱行，括獨守米脂。先是，种諤還自京師，極言城永樂非計，禧怒變色，謂諤曰：「君獨不畏死乎？敢誤成事。」諤曰：「城之必敗，敗則死，拒節制亦死；死於此，猶愈於喪國師而淪異域也。」禧度不可屈，奏諤跋扈異議，詔諤守延州。

夏兵二十萬屯涇原北，聞城永樂，卽來爭邊。人馳告者十數，禧等皆不之信，曰：「彼若大來，是吾立功取富貴之秋也。」禧亟赴之，大將高永亨曰：「城小人寡，又無水，不可守。」禧以爲沮衆，欲斬之，旣而械送延獄。比至，夏兵傾國而至，永亨兄永能請及其未陳擊之。禧曰：「爾何知，王師不鼓不成列。」禧執刀自率士卒拒戰。夏人益衆分陣，迭攻抵城下。曲珍兵陳於水際，官軍不利，將士皆有懼色。珍白禧曰：「今衆心已搖，不可戰，戰必敗，請收兵入城。」禧曰：「君爲大將，奈何遇敵不戰，先自退邪？」俄夏騎卒度水犯陳。鄜延選鋒軍最爲驍銳，皆一當百，銀槍錦襖，光彩耀日，先接戰而敗，奔入城，蹂後陳。夏人乘之，師大潰，死及棄甲南奔者幾半。

珍與殘兵入城，崖峻徑窄，騎卒緣崖而上，喪馬八千匹，遂受圍。水砦爲夏人所據，掘

井不及泉，士卒渴死者太半。夏人蟻附登城，尙扶創拒鬥。珍度不可敵，又白禧，請突圍而南；永能亦勸李稷盡捐金帛，募死士力戰以出，皆不聽。戊戌夜大雨，城陷，四將走免，禧、舜舉、稷死之，永能沒于陳。

初，括奏夏兵來逼城，見官兵整，故還。帝曰：「括料敵疎矣，彼來未出戰，豈肯遽退邪？必有大兵在後。」已而果然。帝聞禧等死，涕泣悲憤，爲之不食。贈禧金紫光祿大夫、吏部尙書，謚曰忠愍。官其家二十人。稷工部侍郎，官其家十二人。

禧疎曠有膽略，好談兵，每云西北可唾手取，恨將帥怯爾。呂惠卿力引之，故不次用。自靈武之敗，秦、晉困棘，天下企望息兵，而沈括、种諤陳進取之策。禧素以邊事自任，狂謀輕敵，猝與強虜遇，至於覆沒。自是之後，帝始知邊臣不可信倚，深自悔咎，遂不復用兵，無意於西伐矣。子俯自有傳。

李稷字長卿，邛州人。父絢，龍圖閣直學士。稷用蔭歷管庫，權河北西路轉運判官，修拓深、趙、邢三州城，役無愆素，然隋刻嚴忍。察訪使者以爲言，都水丞程昉亦訴其越職。詔令件析。御史周尹又論稷父死二十年不葬，僅徙東路，俄提舉蜀部茶場。甫兩歲，羨課七十六萬緡，擢鹽鐵判官。詔推揚其功以勸在位，遂爲陝西轉運使、制置解鹽。秦民作舍

道傍者，創使納「侵街錢」，一路擾怨，與李察皆以苛暴著稱。時人語曰：「寧逢黑殺，莫逢稷、察。」

种諤起興、靈議，稷聞之亦上言：「可令邊面諸將各出兵撓之，使不得耕種，則其國必困，國困衆離，取可決也。」及出境，稷督餉，民苦摺運，多散逸，稷令騎士執之，斷其足筋，宛轉山谷間，凡數千人，累日乃得死。始，稷受旨得斬郡守以下，於是上下相臨以峻法，雖小吏護丁夫，亦顛戮不請。軍食竟不繼。諤謀斬稷，客呂大鈞引義責之，復使還取糧。既集，諤猶宣言稷乏軍興，致大功不就，坐削兩秩，貶爲判官。

永樂既城，稷悉輦金、銀、鈔、帛充物其中，欲夸示徐禧，以爲城南就而中已實。積金既多，故受圍愈急，而稷守之不敢去，以及于難。李舜舉別有傳。

高永能字君舉，世爲綏州人。初，伯祖文舉州來歸，卽拜團練使，已而棄之北遷，其祖文玉獨留居延川，至永能始家青澗。少有勇力，善騎射，由行伍補殿侍，稍遷供奉官。种諤取綏州，發永能兵六千先驅入囉兀，五戰皆捷，轉供備庫副使。治綏德城，闢地四千頃，增戶千三百，卽知城事。

元豐初，爲鄜延都監。秋，大稔，夏人屯二千騎於大會平，將取稼。永能簡精騎突過其營，騎卒驚潰，獲鈐轄二人。轉六宅使。夏人患之，令曰：「有得高六宅者，賞金等其身。」經略使呂惠卿行邊，永能伏騎谷中，以備侵軼。邊騎果至，馳出擊走之。夏兵二萬犯當川堡，永能以千騎與相遇，度不能支，依險設疑兵，且鬥且卻，而令後騎揚塵，若援兵至者，奮而前，遂解去。擢本路鈐轄。

四年，西討，永能爲前鋒，圍米脂城。邊人十萬來援，永能謂弟永亨曰：「彼恃衆集易，吾軍營當大川，宜嚴陳待其至，張左右翼擊之，可破也。」詰旦，鏖戰于無定河，斬首數千級，得馬三千、橐駝牛羊萬計。城猶未下，密遣謀說降其東壁守將，衣以文錦，導以鼓吹，耀諸城下，會令介訛遇乃出降。進東上閣門使、寧州刺史，以年請老，不許，又進四方館使、榮州團練使。

永樂之役，獻謀皆不用。城既陷，其孫昌裔欲掖之從間道出，永能歎曰：「吾結髮從事西羌，戰未嘗挫，今年已七十，受國大恩，恨無以報，此吾死所也。」顧易一卒敵衣，戰而死。其子世亮與昌裔求得尸以歸。詔贈房州觀察使，錄世亮爲忠州刺史，諸孫皆侍禁殿直。

永能家世州將，所領多故部曲，拊之有恩惠，遇敵則身先之。下有傷者，載以己副馬，故能得士死力。遠近喜言其事，稱之曰「老高」。及死，邊人無不痛惜。嘗過其遠祖唐綏州



刺史思祥淘沙川廟，得畫像及神道碑上之，詔卽所在賜田三十頃，以奉祭祀。  
永能之亡，延州將皇城使寇偉亦力戰而沒，贈均州防禦使。

沈起字興宗，明州鄞人。進士高第，調滁州判官，與監眞州轉般倉。聞父病，委官歸侍，以喪免，有司劾其擅去。終喪，薦書應格當遷用，帝謂輔臣曰：「觀過知仁。今由父疾而致罪，何以厚風教而勸天下之爲人子者。」乃特遷之，知海門縣。

縣負海地卑，間歲海潮至，冒民田舍，民徙以避，棄其業。起爲築隄百里，引江水灌溉其中，田益闢，民相率以歸，至立祠以報。御史中丞包拯舉爲監察御史。吏部格，選吏以贓私結法，無輕重終身不遷。起論其情可矜者，可限年敘用，遂著爲令。立縣令考課法，設河渠司領諸道水政，乞采漢故事，擇卿大夫子弟入宿衛，選賢良文學高第給事官省，勿專任宦官，宗室袒免親令補外官，復府兵，汰冗卒，書數十上。以論興國鐵官事不合，出通判越州，改知蘄、楚二州。

京東歲飢盜起，除提點刑獄。至，則開首贖法攜其伍，盜內自睽疑，轉相束縛唯恐後。改開封府判官，爲湖南轉運使。凡羽毛、筋革、舟楫、竹箭之材，多出所部，取於民無制，吏

挾爲姦。起會其當用，自與商人貿易，所省什六七。召爲三司鹽鐵副使，直舍人院。

熙寧三年，韓絳使陝西，加起集賢殿修撰、陝西都轉運使。慶州軍變，將寇長安，起率兵討平之。會韓絳城綏州不利，起亦罷知江寧府。入知吏部流內銓。奉使契丹，至王庭，其位著乃與夏使等，起曰：「彼陪臣爾，不當與王人齒。」辭不就列，遂升東朝使者，自是爲定制。六年，拜天章閣待制、知桂州。

自王安石用事，始求邊功，王韶以熙河進，章惇、熊本亦因此求奮。是時，議者言交趾可取，朝廷命蕭注守桂經略之。注蓋造謀者也，至是，復以爲難。起言：「南交小醜，無不可取之理。」乃以起代注，遂一意事攻討。妄言密受旨，擅令疆吏入溪洞，點集土丁爲保伍，授以陣圖，使歲時肄習。繼命指使因督餉鹽之海濱，集舟師寓教水戰。故時交人與州縣貿易，悉禁止之。於是交趾益貳，大集兵丁謀入寇。

蘇緘知邕州，以書抵起，請止保甲，罷水運，通互市。起不聽，劾緘沮議，起坐邊議罷。命劉彝代之以守廣，日遏絕其表疏，於是交人疑懼，率衆犯境，連陷廉、白、欽、邕四州，死者數十萬人。事聞，貶起團練使，安置郢州，徙越，又徙秀而卒。

起生平喜談兵，嘗以兵法謁范仲淹，仲淹器其材，注孫武書以自見，卒用此敗。

劉彝字執中，福州人。幼介特，居鄉以行義稱。從胡瑗學，瑗稱其善治水，凡所立綱紀，彝力居多。第進士，爲邵武尉，調高郵簿，移胸山令。治簿書，恤孤寡，作陂池，教種藝，平賦役，抑姦猾，凡所以惠民者無不至。邑人紀其事，目曰「治範」。

熙寧初，爲制置三司條例官屬，以言新法非便罷。神宗擇水官，以彝悉東南水利，除都水丞。久雨汴漲，議開長城口，彝請但啓楊橋斗門，水卽退。爲兩浙轉運判官。知虔州，俗尙巫鬼，不事醫藥。彝著正俗方以訓，斥淫巫三千七百家，使以醫易業，俗遂變。加直史館，知桂州。禁與交人互市，交趾陷欽、廉、邕三州，坐貶均州團練副使，安置隨州。又除名爲民，編隸涪州，徙襄州。

元祐初，復以都水丞召還，病卒于道，年七十。著七經中義百七十卷，明善集三十卷，居陽集三十卷。

論曰：兵，凶器也，雖聖人猶曰未學。輕敵寡謀，鮮有不自焚者。永樂之陷，安南之畔，死者百萬，罹禍甚慘，良由數人者不自量度，以開邊釁。禧、稷、永能之死，宜矣。起執議益

堅，妄意輕舉，雖貶官莫贖其責。彝不能行所學，而規規然蹈前車之轍，以濟其過，烏得無罪？

熊本字伯通，番陽人。兒時知學，郡守范仲淹異其文。進士上第，爲撫州軍事判官，稍遷秘書丞、知建德縣。縣令頃包魚池爲圭田，本弛以與民。

熙寧初，上書言：「陛下師用賢傑，改修法度，得稷、禹、皋、夔之佐。」由是提舉淮南常平、檢正中書禮房事。

六年，瀘州羅、晏夷〔三〕叛，詔察訪梓、夔，得以便宜治夷事。本嘗通判戎州，習其俗，謂：「彼能擾邊者，介十二村豪爲鄉導爾。」以計致百餘人，梟之瀘川，其徒股栗，願矢死自贖。本請于朝，寵以刺史、巡檢之秩，明示勸賞，皆踊躍順命，獨柯陰一酋不至。本合晏州十九姓之衆，發黔南義軍強弩，遣大將王宣、賈昌言率以進討。賊悉力旅拒，敗之黃葛下，追奔深入。柯陰窘乞降，盡籍丁口、土田及其重寶善馬，歸之公上，受貢職。於是烏蠻羅氏鬼主諸夷皆從風而靡，願世爲漢官奴。遷刑部員外郎、集賢殿修撰、同判司農寺。神宗勞之曰：「卿不傷財，不害民，一旦去百年之患，至於檄奏詳明，近時鮮儷焉。」賜三品服。西南

用兵蠻中始此。

蔡京時爲秀州推官〔三〕，本言其學行純茂，練習新法，薦爲幹當公事。河、湟初復，本爲秦鳳路都轉運使。熙河法禁闊略，蓄積不支歲月，本奏省冗官百四十員，歲減浮費數十萬。

渝州南川獠木斗叛，詔本安撫。本進營銅佛垌，抗其亢，焚積聚，以破其黨。木斗氣索，舉秦州地五百里來歸，爲四砦九堡，建銅佛垌爲南平軍。初，熟獠王仁貴以木斗親繫獄，本釋其縛置麾下，至是推鋒先登。大臣議加本天章閣待制，帝曰：「本之文，朕所自知，當典書命。」遂知制誥。帝數稱其文有體，命院吏別錄以進。

又上疏云：「天下之治，有因有革，期於趣時適治而已。議者猥用持盈守成之說，文苟簡因循之治，天下之吏因以安常習故爲俗，奮言納忠者，悠悠之徒相與蹙額盱衡而詆罵之。陛下出大號，發大政，可謂極因革之理。然改制之始，安常習故之羣圍視四起，交驩而合譟，或諍於廷，或謗於市，或投劾引去者，不可勝數。陛下燭見至理，獨立不奪，今雖少定，彼將伺隙而逞。願陛下深念之，勿使譟謹之衆有以窺其間，而終萬世難就之業，天下幸甚。」本之意，專以媚王安石也。

范子淵創浚河之役，文彥博爭之，命本行視，議如彥博。安石白出本分司西京。居三

年，起知滁州，改廣州，召爲工部侍郎。宜州蠻擾邊，道除龍圖閣待制、知桂州。至則諭溪洞酋長，戒邊吏勿生事，請選將練兵代戍，益市馬以足騎兵，宜州遂無事。民蔡寶珍扇龍蕃與峒戶相仇殺，欲引兵致討以爲功。本質之，色動，縛而投之海。蠻夷以爲神。

諜告交人明年將入寇，使者實其言，詔訪，本曰：「使者在道，安得此？藉使有謀，何自先知之？」已而果妄。是時，旣以順州賜李乾德，疆畫未正，交人緣是輒暴勿陽地而逐儂智會。智會來乞師，本檄問狀，乾德斂兵謝本，因請以宿桑八洞不毛之地賜之，南荒遂安。

轉運判官許彥先議通湖南鹽於西廣，計口授民，度可得息三十萬。本言：「桂管民貧地瘠，恐不堪命。」議遂格。入爲吏部侍郎。踰年，力請外，仍待制、知洪州。言者謂本棄八洞爲失謀，奪一官，徙杭州、江寧府，再知洪州。召還，卒于道。有文集、奏議共八十卷。

蕭注字巖夫，臨江新喻人。磊落有大志，尤喜言兵。常言：「四方有事，吾將兵數萬，鼓行其間，戰必勝，攻必取，豈不快哉！」

舉進士，攝廣州番禺令。儂智高圍州數月，方舟數百攻城南，勢危甚。注自圍中出募海濱壯士，得二千人，乘大舶集上流，因颶風起，縱火焚賊舟，破其衆。卽日發縣門納援兵，民

持牛酒、芻糧相繼入，城中人始有生意。自是每戰以勝歸。蔣偕上其功，擢禮賓副使、廣南駐泊都監。賊還據邕管，余靖患其嘯誘諸洞，以屬注。注挺身入蠻中，施結恩信。狄青師次賓州，召會諸將，疑注倚賊聲勢爲姦利，欲誅之。注覺，託爲游辭，不肯往。賊破，青始聞注前功，以知邕州。

智高走大理國，母與二弟寓特磨道。注帥師往討，獲一裨將。引致臥內，與之語，具得賊情，悉擒送闕下。拜西上閣門副使。募死士使入大理取智高，至則已爲其國所殺，函首歸獻。轉爲使。

居邕數年，陰以利啗廣源羣蠻，密繕兵甲，乃上疏曰：「交趾雖奉朝貢，實包禍心，常以蠶食王土爲事。往天聖中，鄭天益爲轉運使，嘗責其擅賦雲河洞。今雲河乃落蠻數百里，蓋年侵歲吞，馴致於是。臣已盡得其要領，周知其要害。今不取，異日必爲中國憂。願馳至京師，面陳方略。」未報，而甲洞申紹泰犯西平，五將被害。諫官論注不法致寇，罷爲荆南鈐轄、提點刑獄。李師中又劾其沮威嗜利，略智高闔民爲奴，發洞丁采黃金無帳籍可考。中使按驗頗有實，貶泰州團練副使。淮南轉運使言：「注椎牛屠狗，招集游士，部勒爲兵，教之騎射，請徙大州以縻之。」詔改鎮南軍節度副使。

近臣有訟注廣州功者，起爲右監門將軍、邠州都監。熙寧初，以禮賓使知寧州。環慶

李信之敗，列城皆堅壁，注獨啓關夜宴如平時。復閣門使，管幹麟府軍馬。辭云：「身本書生，差長拊納，不閑戰鬥，懼無以集事。」時有言「交人挫於占城，衆不滿萬，可取也」。遂以注知桂州。

入覲，神宗問攻取之策，對曰：「昔者臣有是言，是時溪洞之兵，一可當十；器甲堅利，親信之人皆可指呼而使。今兩者不如昔，交人生聚教訓十五年矣，謂之『兵不滿萬』，妄也。」既至桂，種酋皆來謁。注延訪山川曲折，老幼安否，均得其驩心，故李乾德動息必知之。然有獻征南策者，輒不聽。會沈起以平蠻自任，帝使代注而罷，注歸卒于道，年六十一。詔優錄其子，賻絹三百。

注有膽氣，嗜殺，而能相人。自陝西還，帝問注：「韓絳爲安撫使，施設何如？」對曰：「廟算深遠，臣不能窺。然知絳當位極將相。」帝喜曰：「果如卿言，絳必成功。」問王安石，曰：「安石牛目虎顧，視物如射，意行直前，敢當天下大事。然不如絳得和氣爲多，惟氣和能養萬物爾。」王韶爲建昌參軍，注曰：「君他日類孫沔，但壽不及。」後皆如其言。

陶弼字商翁，永州人。少儻，放宕吳中。行山間，有雙鯉戲溪水上，竚觀之。傍一老



父顧曰：「此龍也，行且鬥，君宜亟去。」去百步許，雷大震而雨，岸圯木拔。又出大雲，倉卒遇風暴怒，二十七艘同時溺，獨弼舟得濟，人以是異之。一見丁謂，謂妻以宗女，因從學兵法，能持論縱橫。

慶曆中，楊敗討湖南，弼上謁，敗授之兵使往襲，大破之。以功得陽朔主簿。

儂智高犯南海，敗爲安撫使，辟參軍謀。使下英江會諸將議擊，未至，智高解去。弼舍舟，從其徒數十人，間關步出赴敗。次臨賀，大將蔣偕適戰死，餘衆畏亡將被誅，多降賊。弼數與之遇，亟矯敗命揭榜道上，諭使歸，許以不死，凡得千五百人。府罷，調陽朔令。課民植木官道旁，夾數百里，自是行者無夏秋暑暍之苦，它郡縣悉効之。攝興安令。移書說桂守蕭固浚靈渠以通漕，不聽；至李師中，卒浚之。師征安南，餽餉於是乎出，大爲民利。

知賓、容、欽三州，換崇儀副使，遷爲使，知邕州。邕經儂寇，井隧蕩然，人不樂其生。

弼綏輯惠養，至忘其勤。諸峒獻土物求內附，弼降意撫答，謝其贄，皆感悅無犯邊者。邕地卑下，水易集，夏大雨彌月，弼登城以望，三邊皆漫爲陂澤，亟望垠江三門，諭兵民卽高避害。俄而水大至，弼身先版舂，召僚吏賦役，爲土囊千餘置道上，水果從竇入，隨塞之。城雖不壞，而人皆乏食，則爲發廩以振於內，方舟以饁於外，水不及女牆者三板，旬有五日乃退，公私一無所失亡。自橫、潯以東數州皆沒。弼久於邕，請便郡徙鼎州。章惇經理五溪蠻

事，薦爲辰州，遷皇城使。降北江彭師宴，授忠州刺史。

郭達南征，轉弼康州團練使，復知邕州。民再罹禍亂，散匿山谷，弼率百騎深入左江峒，民知其至，扶老攜幼以歸。達帥官軍臨富良江，使弼殿。交人納款，達欲班師，恐爲所襲。乃以計夜起，軍不整，騎步相蹈藉亂行。賊隔江陰伺覘，知弼殿，弗敢追。弼申令帳下毋動，遲明，結隊徐行，達賴以善還。建所得廣源峒爲順州，枕榔爲縣。進弼西上閣門使，留知順州。

州去邕二千里，多毒草瘴霧，戍卒死者什七八，弼亦疾甚，然蚤暮勞軍，視其良苦，意氣激揚，士莫不感泣，疆奮起爲用。交人襲取枕榔，揚聲欲圖州，獨難弼。弼素得人心，賊動息皆先知。獲間諜不殺，諭以逆順，縱之去，恩威兩施，以是終弼在不敢犯。加東上閣門使，未拜而卒。詔錄其家五人。

弼能爲詩，好士樂施，所得奉祿，悉以與人，家至貧不恤也。旣死，妻在鄉里，僦屋以居。

林廣，萊州人。以捧日軍卒爲行門，授內殿崇班，從環慶蔡挺麾下。李諒祚寇大順

城，廣射中之。李信敗於荔原，廣引兵西入，破十二盤，攻白豹、金湯，皆先登。夜過洛河，夏人來襲，廣揚聲選疆弩列岸側，實卷甲疾趨，夏人疑不敢渡。嘗護中使臨邊，將及烏雞川，遽率衆循山行。道遇熟羌以險告，廣不答，夏人果伏兵於川，計不行而去。告者乃謀也。

夏人圍柔遠城，廣止守，戒士卒卽有變毋得輕動。火夜起積薪中，衆屯守自若。明日，敵至馬平川，大持攻具來。廣被甲啓他門鼓而出，若將奪其馬，敵舍城救馬，廣復入，益修守備，夜募死士斫其營。夏人數失利，始引退。累遷禮賓使。韓絳奏爲本道將。

慶兵据北城叛，廣在南城，望其衆進退不一，曰：「是不舉軍亂也。」挺身縋城出其後，諭以逆順，皆投兵聽命。出者財三百人，廣語餘衆曰：「亂者去矣，汝曹事我久，能聽我，不唯得活，仍有功。」得百餘人。激厲要束，使反攻城下兵，禽戮皆盡，遂平北城。出追亂者，至石門山與之遇，諭之不肯降；縱兵尾擊，敵知不得免，始請命。廣曰：「不從吾言，今窘而就死，非降也。」悉斬之。遷本路都監。

詔入對，神宗獎金湯、石門之功，慰賜甚厚，將使開熙河。辭以不習洮、隴事，乃遷鈐轄使，還徙鄜延。攻踏白城，功最，遷皇城使。進討洮羌，加帶御器械、環慶副都總管。安南用師，詣闕請行。帝曰：「南方卑濕。知卿病足，西邊方開拓，宜復歸。」擢龍神衛四廂都指

揮使、英州刺史。邊臣或言：「往者劉平因救鄰道戰沒，今宜罷援兵。」廣曰：「此乃制賊長計也。使賊悉力寇一路，而他道不救，雖古名將亦無能爲已。」平之所以敗，非出援罪。」乃止。

再轉步軍都虞候。韓存寶討瀘蠻乞弟，逗撓不進，詔廣代之。廣至，閱兵合將，蒐人材勇怯，三分之，日夕肄習，間椎牛享犒，士心皆奮。遣使開曉乞弟，仍索所亡卒。乞弟歸卒七人，奏書降而身不至。乃決策深入，陳師瀘水，率將吏東鄉再拜。誓之曰：「朝廷以存寶用兵亡狀，使我代之，要以必禽渠魁。今孤軍遠略，久駐賊境，退則爲戮，冒死一戰，勝負未知。縱死，猶有賞，愈於退而死也。與汝等戮力而進，可乎？」衆皆踊躍。

廣挾所得渠帥及質子在軍，而令以次酋護餉，以是入箐道而無鈔略之患。師行有二途，從納溪抵江門近而險，從寧遠抵樂共遠而平。蠻意官軍必出江門，盛兵阻隘，而師趨樂共，蠻不能支，皆遁去。廣分兵繞帽溪，掩江門後，破其險，水陸皆通行，益前進，每戰必捷。次落婆遠，乞弟遣叔父阿汝約降求退舍，又約不解甲。廣策其有異，除阜爲壇，距中軍五十步，且設伏。明日，乞弟擁千人出降，匿弩士氈裘，猶豫不前謝恩。廣發伏擊之，蠻奔潰，斬阿汝及大酋二十八人。乞弟以所乘馬授弟阿字，大將王光祖追斬之，軍中爭其尸，乞弟得從江橋下脫走。得其種落三萬，進次歸徠州，窮探巢穴，發故酋甫望箇怨塚。天寒，

士多墮指，而乞弟竟不可得。監軍先受密詔，聽引兵還，遂班師。

拜衛州防禦使、馬軍都虞候。西兵未解，上疏求面陳方略。及入見，言：「韓存寶雖有罪，功亦多，以今日朝廷待諸將，存寶不至死。」廣還部，至闕鄉，疽發斷頸卒，年四十八。

廣爲人有風義，輕財好施，學通左氏春秋。臨事持重，長於料敵，以智損益八陣圖，又撰約束百餘條列上，邊地頗推行之。其名聞於西夏。秉常母梁氏將內侮，論中國將帥，獨畏廣，聞其南征，乃舉兵。然在瀘以敕書招蠻，既降而殺之，此其短也。適被惡疾死，或以爲殺降之報云。

論曰：宋太宗既厭兵，一意安邊息民，海內大治。眞宗、仁宗深仁厚澤，涵煦生民，然仁文有餘，義武不足，蓋是時中國之人，不見兵革之日久矣。於是契丹、西夏起爲邊患，乃不吝綰帛以成和好。神宗撫承平之運，銳焉有爲，積財練兵，志在刷恥。故一時材智之士，各得暴其所長，以興立事功，若熊本、蕭注、陶弼、林廣實然。本、注起身科第，弼能詩好士，廣學通左氏春秋。昔孫權勸呂蒙學，文武豈二致哉！本上書以媚時相，廣之征蠻，發塚殺降，君子疵之。

校勘記

〔二〕議築砦堡各六「堡」字原脫，據下文和長編卷三三八補。

〔三〕瀘州羅晏夷「瀘州」原作「瀘川」。按本書卷四九六瀘州蠻傳、長編卷二四五記載此事，都作「瀘州」。據改。

〔三〕蔡京時爲秀州推官按本書卷四七二蔡京傳，京曾任舒州推官，未任秀州推官。

# 宋史卷三百三十五

## 列傳第九十四

种世衡

子古諤 誼 孫朴 師道 師中

种世衡字仲平，放之兄子也。少尙氣節，昆弟有欲析其貲者，悉推與之，惟取圖書而已。以放蔭補將作監主簿，累遷太子中舍。

嘗知涇陽縣，里胥王知謙以姦利事敗，法當徒<sub>二</sub>，遁去。比郊赦輒出，世衡曰「送府則會赦」，杖其脊而請罪于府，知府李諮奏釋之。後通判鳳州。州將王蒙正，章獻后嫗家也，所爲不法。嘗干世衡以私，不聽，蒙正怒，乃誘知謙訟冤而陰助之，世衡坐流竇州，徙汝州。弟世材上一官以贖，爲孟州司馬。久之，龍圖閣直學士李紘爲辨其誣，宋綬、狄棐繼言之，除衛尉寺丞，歷監隨州酒，簽書同州、鄜州判官事。

西邊用兵，守備不足。世衡建言，延安東北二百里有故寬州，請因其廢壘而興之，以當

寇衝，右可固延安之勢，左可致河東之粟，北可圖銀、夏之舊。朝廷從之，命董其役。夏人屢出爭，世衡且戰且城之。然處險無泉，議不可守。鑿地百五十尺，始至于石，石工辭不可穿，世衡命屑石一番酬百錢，卒得泉。城成，賜名青澗城。

遷內殿崇班、知城事。開營田二千頃，募商賈，貸以本錢，使通貨贏其利，城遂富實。間出行部族，慰勞酋長，或解與所服帶。嘗會客飲，有得敵情來告者，卽以飲器予之，繇是屬羌皆樂爲用。再遷洛苑副使、知環州。

蕃部有牛家族奴訛者，素屈疆，未嘗出謁郡守，聞世衡至，遽郊迎。世衡與約，明日常至其帳，往勞部落。是夕大雪，深三尺。左右曰：「地險不可往。」世衡曰：「吾方結諸羌以信，不可失期。」遂緣險而進。奴訛方臥帳中，謂世衡必不能至，世衡蹙而起，奴訛大驚曰：「前此未嘗有官至吾部者，公乃不疑我耶！」率其族羅拜聽命。

羌酋慕恩部落最強，世衡嘗夜與飲，出侍姬以佐酒。既而世衡起入內，潛於壁隙中窺之。慕恩竊與侍姬戲，世衡遽出掩之，慕恩慙懼請罪。世衡笑曰：「君欲之耶？」卽以遺之，由是得其死力。諸部有貳者，使討之無不克。有兀二族，世衡招之不至，卽命慕恩出兵誅之。其後百餘帳皆自歸，莫敢貳。因令諸族置烽火，有急則舉燧，介馬以待。

葛懷敏敗，率羌兵數千人以援涇原，無敢後者。嘗課吏民射，有過失，射中則釋其



罪；有辭某事、請某事，輒因中否而與奪之。人人自厲，皆精於射，繇是數年敵不敢近環境。

遷東染院使、環慶路兵馬鈐轄。范仲淹檄令與蔣偕築細腰城，世衡時臥病，卽起，將所部甲士晝夜興築，城成而卒。

初，世衡在青澗城，元昊未臣，其貴人野利剛浪陵、遇乞兄弟有材謀，皆號大王。親信用事，邊臣欲以謀間之。慶曆二年，鄜延經略使龐籍，兩爲保安軍守劉拯書，賂蕃部破丑以達野利兄弟，而涇原路王沿、葛懷敏亦遣人持書及金寶以遺遇乞。會剛浪陵令浪埋、賞乞、媚娘等三人詣世衡請降，世衡知其詐，曰：「與其殺之，不若因以爲間。」留使監商稅，出入騎從甚寵。

有僧王光信者，趨勇善騎射，習知蕃部山川道路。世衡出兵，常使爲鄉導，數盪族帳，奏以爲三班借職，改名嵩。世衡爲蠟書，遣嵩遺剛浪陵，言浪埋等已至，朝廷知王有向漢心，命爲夏州節度使，奉錢月萬緡，旌節已至，趣其歸附，以棗綴畫龜，喻其早歸之意。剛浪陵得書大懼，自所治執嵩歸元昊。元昊疑剛浪陵貳己，不得還所治，且錮嵩牢中。使其臣李文貴以剛浪陵旨報世衡，且言不達所遺書意，或許通和，願賜一言。世衡以白籍。時朝廷已欲招拊，籍召文貴至，諭以國家寬大開納意，縱使還報。元昊得報，出嵩，禮之甚厚，

使與文貴偕來。自是繼遣使者請降，遂稱臣如舊。

世衡聞野利兄弟已誅，爲文越境祭之。籍疏嵩勞，具言元昊未通時，世衡畫策遣嵩冒艱險間其君臣，遂成猜貳，因此與中國通，請優進嵩官。遷三班奉職。後嵩因對自陳，又進侍禁、閣門祗候。

世衡死，籍爲樞密使。世衡子古上書訟父功，爲籍所抑。古復上書，遂贈世衡成州團練使，詔流內銓授古大縣簿尉，押還本貫。籍既罷，古復辯理，下御史考驗，以籍前奏王嵩疏爲定。詔以其事付史官，聽古從官便郡。

世衡在邊數年，積穀通貨，所至不煩縣官益兵增饋。善撫養士卒，病者遣一子專視其食飲湯劑，以故得人死力。及卒，羌酋朝夕臨者數日，青澗及環人皆畫象祠之。子古、諤、諤，皆有將材。關中號曰「三種」。誼，其幼子也。孫朴、師道、師中。

古字大質，少慕從祖放爲人，不事科舉。當任官，辭以與弟，時稱「小隱君」。世衡卒，錄古爲天興尉，累轉西京左藏庫副使、涇原路都監、知原州。

羌人犯塞，古禦之，斬級數百。築城鎮戎之北，以據要害。神宗召對，遷通事舍人，官其三弟。與弟諤破環州折董會，斬首二千級，遷西上閣門副使。民有損直鬻田於熟羌以避役

者，古按其狀，得良田三千頃，丁四千，悉刺爲民兵。歷環慶、永興軍路鈐轄。

坐訟范純仁不當，奪一官，知寧州，徙鎮戎軍。熙河師十萬道境上，須芻糧，僚佐以他路爲言。古曰：「均王師也。」命給之。又徙鄜、隰二州，卒，年七十。

古明達孝義。弟諤坐擅興繫獄，乞納官贖其罪。世衡遺張問田千畝，問返之，而世衡死，古終不復受。然世衡受知於范仲淹，因立青澗功，而古以私憾訟純仁，士論少之。

諤字子正，以父任累官左藏庫副使，延帥陸詵薦知青澗城。

夏酋令陵內附，詵恐生事，欲弗納，諤請納之。夏人來索，詵問所以報，諤曰：「必欲令陵，當以景詢來易。」乃止。詢者，中國亡命至彼者也。

夏將鬼名山部落在故綏州，其弟夷山先降，諤使人因夷山以誘之，賂以金盃，名山小吏李文喜受而許降，而名山未之知也。諤卽以聞，詔轉運使薛向及陸詵委諤招納。諤不待報，悉起所部兵長驅而前，圍其帳。名山驚，援槍欲鬥，夷山呼曰：「兄已約降，何爲如是？」

文喜因出所受金盃示之，名山投槍哭，遂舉衆從諤而南。得酋領三百、戶萬五千、兵萬人。

將築城，詵以無詔出師，召諤還。軍次懷遠，晨起方櫛，敵四萬衆全集，傅城而陳。諤開門以待，使名山帥新附百餘人挑戰，諤兵繼之，鼓行而出。至晉祠據險，使偏將燕達、劉

甫爲兩翼，身爲中軍，乃閉壘，悉老弱乘城鼓譟以疑賊。已而合戰，追擊二十里，俘馘甚衆，遂城綏州。

詵劾諤擅興，且不稟節制，欲捕治，未果而詵徙秦。言者交攻之，遂下吏，貶秩四等，安置隨州。會侯可以言水利入見，神宗問其事，對曰：「種諤奉密旨取綏而獲罪，後何以使人？」帝亦悔，復其官。

韓絳宣撫陝西，用爲鄜延鈐轄。絳城囉兀，規橫山，令諤將兵二萬出無定川，命諸將皆受節度，起河東兵會銀州。城成而慶卒叛，詔罷師，棄囉兀，責授汝州團練副使。再貶賀州別駕，移單州，又移華州。絳再相，訟其前功，復禮賓副使、知岷州。董氈將鬼章聚兵于洮、岷，新羌多叛，諤討襲誅之。從李憲出塞，收洮州，下逋宗、講珠、東宜諸城，掩擊至大河，斬首七千級。

遷東上閣門使、文州刺史、知涇州，徙鄜延副總管。上言：「夏主秉常爲其母所囚，可急因本路官擣其巢穴。」遂入對，大言曰：「夏國無人，秉常孺子，臣往持其臂以來耳。」帝壯之，決意西討，以爲經略安撫副使，諸將悉聽節制。諤卽次境上，帝以諤先期輕出，使聽令於王中正。敵屯兵夏州，諤率本路并畿內七將兵攻米脂，三日未下。夏兵八萬來援，諤禦之無定川，伏兵發，斷其首尾，大破之，降守將令介訛遇。捷書聞，帝大喜，羣臣稱賀，遣中使諭

獎，而罷中正。

諤留千人守米脂，進次銀、石、夏州，不見敵。始，被詔當會靈武，諤迂枉不進，士卒飢餓，欲以糧運不繼歸罪轉運使李稷。駐軍麻家平，大校劉歸仁以衆潰，詔令班師。猶遷鳳州團練使、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。

諤謀據橫山之志未已，遣子朴上其策。帝召朴問狀，擢爲閣門祇候。將進城橫山，命徐禧、李舜舉使鄜延計議。諤言：「橫山延袤千里，多馬宜稼，人物勁悍善戰，且有鹽鐵之利，夏人恃以爲生，其城壘皆控險，足以守禦。今之興功，當自銀州始。其次遷宥州，又其次修夏州，三郡鼎峙，則橫山之地已囊括其中。又其次修鹽州，則橫山彊兵戰馬、山澤之利，盡歸中國。其勢居高，俯視興、靈，可以直覆巢穴。」而禧與沈括定議移銀州，城永樂，與諤始謀異，乃奏留諤守延。既而永樂受圍，諤觀望不救，帝冀其後效，置不問，且虞賊至，就命知延州。疽發背卒，年五十七。

諤善馭士卒，臨敵出奇，戰必勝，然詐誕殘忍，左右有犯立斬，或先刳肺肝，坐者掩面，諤飲食自若。敵亦畏其敢戰，故數有功。李稷之餽軍也，旦入諤營，軍吏鳴鼓聲喏。諤呼問吏曰：「軍有幾帥？要當借汝頭以代運使。」卽叱斬之。稷惶怖遽出。嘗渡河，猝遇敵，紿門下客曰：「事急矣，可衣我衣，乘我馬，從旗鼓千騎，亟趨大軍。」客信之，敵以爲諤，追之，

幾不免。自熙寧首開綏州，後再舉西征，皆其兆謀，卒致永樂之禍。議者謂諤不死，邊事不已。

誼字壽翁。熙寧中，古入對，神宗問其家世，命誼以官。從高遵裕復洮、岷，又平山後羌，至熙河副將。

使青唐，董氈遣鬼章迎候境上，取道故爲回枉，以夸險遠。誼固習其地里，誚之曰：「爾跳梁坎井間，謂我不知遠近邪？」命趨便道。鬼章怒，脅以兵，誼聲氣不動，卒改塗。外爲路都監。自蘭州渡河討賊，斬首六百，累轉西京使。

元祐初，知岷州。鬼章誘殺景思立，後益自矜，大有窺故土之心，使其子詣宗哥請益兵入寇，且結屬羌爲內應。誼刺得其情，上疏請除之。詔遣游師雄就商利害，遂與姚兕合兵出討。羌迎戰，擊走之，追奔至洮州。誼亟進攻，晨霧蔽野，跬步不可辨。誼曰：「吾軍遠來，彼固不知厚薄，乘此可一鼓而下也。」遂親鼓之。有頃，霧霽，先登者已得城，鬼章就執。誼戲問之曰：「別後安否？」不能對，徐謂人曰：「我生惡种使，今日果爲所擒。天不使我復有故土，命也。」遂俘以歸。拜西上閣門使、康州刺史，徙知鄜州。

夏人犯延安，趙離使誼統諸將。敵聞誼至，皆潰去。延人謂：「得誼，勝精兵二十萬。」

進熙河鈴轄、知蘭州。蘭與通遠皆絕塞，中間保障不相接，腴田多棄不耕，誼請城李諾平以扼衝要。會遷東上閣門使、保州團練使，卒，年五十五。

誼倜儻有氣節，喜讀書。莅軍整嚴，令一下，死不敢避；遇敵，度不勝不出，故每戰未嘗負敗。岷羌酋包順、包誠恃功驕恣，前守務姑息，誼至，厚待之。適有小過，叱下吏，將置法，順、誠叩頭伏罪，願效命以贖，乃使輸金出之，羣羌畏惕。及洮州之役，二人功最多。

朴以父任右班殿直，積勞，遷至皇城使、昌州刺史，徙熙河蘭會鈴轄兼知河州，安撫洮西沿邊公事。

河南蕃部叛，屬羌阿章率他族拒官軍，熙帥胡宗回使朴出討。時朴至州才二日，以賊鋒方銳，且盛寒，欲姑徐之，而宗回馳檄至六七，不得已，遂出兵。羌知朴來，伏以待。朴遇伏，首尾不相應，朴殊死戰，爲賊所殺，以馬負其尸去。

羌乘勝追北。師還遇隘，壅迫不得行。偏將王舜臣者善射，以弓掛臂，獨立敗軍後。羌來可萬騎，有七人介馬而先。舜臣念此必羌酋之尤桀黠者，不先殪之，吾軍必盡。乃宣言曰：「吾令最先行者眉間插花。」引弓三發，隕三人，皆中面；餘四人反走，矢貫其背。萬騎睥眦莫敢前，舜臣因得整衆。須臾，羌復來。舜臣自申及酉，抽矢千餘發，無虛者。指裂，血

流至肘。薄暮，乃得踰隘。將士氣奪，無敢復言戰。當是時，微舜臣則師殲矣。事聞，贈朴雄州防禦使，官其後十人。

師道字彝叔。少從張載學，以蔭補三班奉職，試法，易文階，爲熙州推官、權同谷縣。縣吏有田訟，彌二年不決。師道繙閱案牘，窮日力不竟，然所訟止母及兄而已。引吏詰之曰：「母、兄，法可訟乎。汝再期擾鄉里足未？」吏叩頭服罪。

通判原州，提舉秦鳳常平。議役法忤蔡京旨，換莊宅使、知德順軍。又謂其詆毀先烈，罷入黨籍，屏廢十年。以武功大夫、忠州刺史、涇原都鈐轄知懷德軍。夏國畫境，其人焦彥堅必欲得故地，師道曰：「如言故地，當以漢、唐爲正，則君家疆土益蹙矣。」彥堅無以對。

童貫握兵柄而西，翕張威福，見者皆旅拜，師道長揖而已。召詣闕，徽宗訪以邊事，對曰：「先爲不可勝，來則應之。妄動生事，非計也。」貫議徙內郡弓箭手實邊，而指爲新邊所募。帝復訪之，對曰：「臣恐勤遠之功未立」，而近擾先及矣。帝善其言，賜襲衣、金帶，以爲提舉秦鳳弓箭手。時五路並置官，帝謂曰：「卿，吾所親擢也。」貫滋不悅，師道不敢拜，以請，得提舉崇福宮。久之，知西安州。

夏人侵定邊，築佛口城，率師往夷之。始至渴甚，師道指山之西麓曰：「是當有水。」命



工求之，果得水滿谷。累遷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、洺州防禦使、知渭州。督諸道兵城席葦平，土賦工，敵至，堅壁葫蘆河。師道陳于河澣，若將決戰者。陰遣偏將曲充徑出橫嶺，揚言援兵至，敵方駭顧，楊可世潛軍軍其後，姚平仲以精甲衷擊之，敵大潰，斬首五十級，獲橐駝、馬牛萬計，其酋僅以身免。卒城而還。

又詔帥陝西、河東七路兵征臧底城，期以旬日必克。既薄城下，敵守備甚固。官軍小怠，列校有據胡床自休者，立斬之，屍于軍門。令曰：「今日城不下，視此。」衆股栗，譟而登城，城即潰，時兵至纔八日。帝得捷書喜，進侍衛親軍馬軍副都指揮使、應道軍承宣使。

從童貫爲都統制，拜保靜軍節度使。貫謀伐燕，使師道盡護諸將。師道諫曰：「今日之舉，譬如盜入鄰家不能救，又乘之而分其室焉，無乃不可乎？」貫不聽。既次白溝，遼人譟而前，士卒多傷。師道先令人持一巨梃自防，賴以不大敗。

遼使來請曰：「女眞之叛本朝，亦南朝之所甚惡也。今射一時之利，棄百年之好，結豺狼之鄰，基他日之禍，謂爲得計可乎？救災恤鄰，古今通義，惟大國圖之。」貫不能對，師道復諫宜許之，又不聽，密劾其助賊。王黼怒，責爲右衛將軍致仕，而用劉延慶代之。延慶敗績于盧溝，帝思其言，起爲憲州刺史、知環州，俄還保靜軍節度使，復致仕。

金人南下，趣召之，加檢校少保、靜難軍節度使、京畿河北制置使，聽便宜檄兵食。師

道方居南山豹林谷，聞命卽東。過姚平仲，有步騎七千，與之俱北。至洛陽，聞幹離不己屯京城下，或止勿行曰：「賊勢方銳，願少駐汜水，以謀萬全。」師道曰：「吾兵少，若遲回不進，形見情露，祇取辱焉。今鼓行而前，彼安能測我虛實？都人知吾來，士氣自振，何憂賊哉！」揭榜沿道，言种少保領西兵百萬來。遂抵城西，趨汴水南，徑逼敵營。金人懼，徙砦稍北，斂游騎，但守牟駝岡，增壘自衛。

時師道春秋高，天下稱爲「老种」。欽宗聞其至，喜甚，開安上門，命尙書右丞李綱迎勞。時已議和，入見，帝問曰：「今日之事，卿意如何？」對曰：「女眞不知兵，豈有孤軍深入入境而能善其歸乎？」帝曰：「業已講好矣。」對曰：「臣以軍旅之事事陛下，餘非所敢知也。」拜檢校少傅、同知樞密院、京畿兩河宣撫使，諸道兵悉隸焉。以平仲爲都統制。

師道時被病，命毋拜，許肩輿入朝。金使王汭在廷頡頏，望見師道，拜跪稍如禮。帝顧笑曰：「彼爲卿故也。」京城自受圍，諸門盡閉，市無薪菜。師道請啓西、南壁，聽民出入如常。

金人有擅過偏將馬忠軍者，忠斬其六人。金人來訴，師道付以界旗，使自爲制，後無有敢越佚者。又請緩給金幣，使彼情歸，扼而殲諸河，執政不可。

种氏、姚氏皆爲山西巨室，平仲父古方以熙河兵入援。平仲慮功名獨歸种氏，乃以士不得速戰爲言達于上。李綱主其議，令城下兵緩急聽平仲節度。帝日遣使趣師道戰，師道

欲俟其弟秦鳳經略使師中至，奏言過春分乃可擊。時相距纔八日，帝以爲緩，竟用平仲斫營，以及于敗。既敗，李邦彥議割三鎮，師道爭之不得。

李綱罷，太學諸生、都人伏闕願見种、李，詔趣使彈壓。師道乘車而來，衆褰簾視之，曰：「果我公也。」相率聲喏而散。

金師退，乃罷爲中太一宮使。御史中丞許翰見帝，以爲不宜解師道兵柄。上曰：「師道老矣，難用，當使卿見之。」令相見於殿門外。師道不語，翰曰：「國家有急，詔許訪所疑，公勿以書生之故不肯談。」師道始言：「我衆彼寡，但分兵結營，控守要地，使彼糧道不通，坐以持久，可破也。」翰嘆味其言，復上奏謂師道智慮未衰，尙可用。於是加檢校少師，進太尉，換節鎮洮軍，爲河北、河東宣撫使，屯滑州，實無兵自隨。

師道請合關、河卒屯滄、衛、孟、滑，備金兵再至。朝論以大敵甫退，不宜勞師以示弱，格不用。既而師中戰死，姚古敗，朝廷震悚，召師道還。太原陷，又使巡邊。次河陽，遇王汭，揣敵必大舉，亟上疏請幸長安以避其鋒。大臣以爲怯，復召還。既至，病不能見。十月，卒，年七十六〔七〕。帝臨奠，哭之慟，贈開府儀同三司。

京師失守，帝搏膺曰：「不用种、師道言，以至于此！」金兵之始退也，師道申前議，勸帝乘半濟擊之，不從，曰：「異日必爲國患。」故追痛其語。建炎中，加贈少保，諡曰忠憲。

師中字端儒。歷知環濱、邠州、慶陽府、秦州，侍衛步軍馬軍副都指揮使、房州觀察使，奉寧軍承宣使。

金人內侵，詔提秦鳳兵入援，未至而敵退，乃以二萬人守滑。遣副姚古爲河北制置使，古援太原，師中援中山、河間。或謂師中自磁、相而北，金人若下太行，則勢不能自還，此段凝師于河上比也。時大臣立議矛盾，樞密主破敵，而三省令護出之。師中渡河，卽上言：「黏罕已至澤州，臣欲由邢、相間捷出上黨，擣其不意，當可以逞。」朝廷疑不用。

幹離不還，師中逐出境。黏罕至太原，悉破諸縣，爲鎖城法困之，內外不相通。姚古雖復隆德、威勝，扼南北關，而不能解圍。於是詔師中由井陘道出師，與古犄角，進次平定軍，乘勝復壽陽、榆次，留屯眞定。

時黏罕避暑雲中，留兵分就畜牧，覘者以爲將遁，告諸朝。知樞密院許翰信之，數遣使督師中出戰，且責以逗撓。師中歎曰：「逗撓，兵家大戮也。吾結髮從軍，今老矣，忍受此爲罪乎！」卽日辦嚴，約古及張灝俱進，輜重賞犒之物，皆不暇從行。五月，抵壽陽之石坑，爲金人所襲。五戰三勝，回趨榆次，去太原百里，而古、灝失期不至，兵飢甚。敵知之，悉衆攻，右軍潰而前軍亦奔。師中獨以麾下死戰，自卯至巳，士卒發神臂弓射退金兵，而賞賚不

及，皆憤怨散去，所留者纔百人。師中身被四創，力疾鬥死。

師中老成持重，爲時名將，諸軍自是氣奪。劉幹言：「師中聞命卽行，奮不顧身，雖古忠臣，不過也。」請加優贈，以勸死國者。詔贈少師，諡曰莊愍。

論曰：宋懲五季藩鎮之弊，稍用逢掖治邊陲、領介冑。然兵勢國之大事，非素明習，而欲應變決策於急遽危難之際，豈不仆哉。种氏自世衡立功青澗，撫循士卒，威動羌、夏，諸子俱有將材，至師道、師中已三世，號山西名將。徽宗任宦豎起邊釁，師道之言不售，卒基南北之禍。金以孤軍深入，師道請遲西師之至而擊之，長驅上黨；師中欲出其背以揜之，可謂至計矣。李綱、許翰顧以爲怯緩逗撓，動失機會，遂至大衄，而國隨以敗，惜哉！

## 校勘記

(一) 法當徙 「徙」原作「徙」。按本書卷一九九刑法志無徙刑而有徙刑，東都事略卷六一本傳正作「徙」，據改。

(二) 臣恐勤遠之功未立 「勤」原作「動」，據北盟會編卷六〇折彥質种師道行狀、東都事略卷一〇七本傳改。

〔三〕督諸道兵城席葦平。「平」字原脫，據本書卷八七地理志、北盟會編卷六〇种師道行狀補。

〔四〕斬首五十級。「五十」，北盟會編卷六〇种師道行狀、東都事略卷一〇七本傳都作「五千」。

〔五〕過姚平仲。北盟會編卷三〇、東都事略卷一〇七本傳都作「遇」。

〔六〕言种少保領西兵百萬來。「西兵」原作「兩兵」。按种師道等所領之兵，是涇原、秦鳳路兵，當時稱爲西兵。本傳論曰：「師道請遲西兵之至而擊之。」北盟會編卷三〇敘种等先遣軍到達東京時說：「遊騎知西兵至，退走。」「兩」字當爲「西」字之訛，據改。

〔七〕年七十六。原作「年六十七」，據北盟會編卷六〇种師道行狀、東都事略卷一〇七本傳改。

# 宋史卷三百三十六

## 列傳第九十五

司馬光

子康

呂公著

子希哲 希純

司馬光字君實，陝州夏縣人也。父池，天章閣待制。光生七歲，凜然如成人，聞講左氏春秋，愛之，退爲家人講，卽了其大指。自是手不釋書，至不知飢渴寒暑。羣兒戲於庭，一兒登甕，足跌沒水中，衆皆棄去，光持石擊甕破之，水迸，兒得活。其後京、洛間畫以爲圖。仁宗寶元初，中進士甲科。年甫冠，性不喜華麗，聞喜宴獨不戴花，同列語之曰：「君賜不可違。」乃簪一枝。

除奉禮郎，時池在杭，求簽蘇州判官事以便親，許之。丁內外艱，執喪累年，毀瘠如禮。服除，簽書武成軍判官事，改大理評事，補國子直講。樞密副使龐籍薦爲館閣校勘，同知禮院。

中官麥允言死，給鹵簿。光言：「繁纓以朝，孔子且猶不可。允言近習之臣，非有元勳大勞，而贈以三公官，給一品鹵簿，其視繁纓，不亦大乎。」夏竦賜諡文正，光言：「此諡之至美者，竦何人，可以當之？」改文莊。加集賢校理。

從龐籍辟，通判并州。麟州屈野河西多良田，夏人蠶食其地，爲河東患。籍命光按視，光建：「築二堡以制夏人，募民耕之，耕者衆則糴賤，亦可漸紓河東貴糴遠輸之憂。」籍從其策；而麟將郭恩勇且狂，引兵夜渡河，不設備，沒於敵，籍得罪去。光三上書自引咎，不報。籍沒，光升堂拜其妻如母，撫其子如昆弟，時人賢之。

改直祕閣，開封府推官。交趾貢異獸，謂之麟，光言：「眞僞不可知，使其眞，非自至不足爲瑞，願還其獻。」又奏賦以風。修起居注，判禮部。有司奏日當食，故事食不滿分，或京師不見，皆表賀。光言：「四方見，京師不見，此人君爲陰邪所蔽；天下皆知而朝廷獨不知，其爲災當益甚，不當賀。」從之。

同知諫院。蘇轍答制策切直，考官胡宿將黜之，光言：「轍有愛君憂國之心，不宜黜。」詔寘末級。

仁宗始不豫，國嗣未立，天下寒心而莫敢言。諫官范鎮首發其議，光在并州聞而繼之，且貽書勸鎮以死爭。至是，復面言：「臣昔通判并州，所上三章，願陛下果斷力行。」帝沉思



久之，曰：「得非欲選宗室爲繼嗣者乎？此忠臣之言，但人不敢及耳。」光曰：「臣言此，自謂必死，不意陛下開納。」帝曰：「此何害，古今皆有之。」光退未聞命，復上疏曰：「臣向者進說，意謂卽行，今寂無所聞，此必有小人言陛下春秋鼎盛，何遽爲不祥之事。小人無遠慮，特欲倉卒之際，援立其所厚善者耳。」定策國老、門生天子之禍，可勝言哉？」帝大感動曰：「送中書。」光見韓琦等曰：「諸公不及今定議，異日禁中夜半出寸紙，以某人爲嗣，則天下莫敢違。」琦等拱手曰：「敢不盡力。」未幾，詔英宗判宗正，辭不就，遂立爲皇子，又稱疾不入。光言：「皇子辭不貲之富，至于旬月，其賢於人遠矣。然父召無諾，君命召不俟駕，願以臣子大義責皇子，宜必入。」英宗遂受命。

兗國公主嫁李瑋，不相能，詔出瑋衛州，母楊歸其兄璋，主入居禁中。光言：「陛下追念章懿太后，故使瑋尙主。今乃母子離析，家事流落，獨無雨露之感乎？」瑋旣黜，主安得無罪？」帝悟，降主沂國，待李氏恩不衰。

進知制誥，固辭，改天章閣待制兼侍講、知諫院。時朝政頗姑息，胥吏喧譁則逐中執法，輦官悖慢則退宰相，衛士凶逆而獄不窮治，軍卒冒三司使而以爲非犯階級。光言皆陵遲之漸，不可以不正。

充媛董氏薨，贈淑妃，輟朝成服，百官奉慰，定謚，行冊禮，葬給鹵簿。光言：「董氏秩本

微，病革方拜充媛。古者婦人無諡，近制惟皇后有之。鹵簿本以賞軍功，未嘗施於婦人。唐平陽公主有舉兵佐高祖定天下功，乃得給。至韋庶人始令妃主葬日皆給鼓吹，非令典，不足法。」時有司定後宮封贈法，后與妃俱贈三代，光論：「妃不當與后同，袁盎引却慎夫人席，正爲此耳。」天聖親郊，太妃止贈二代，而況妃乎？」

英宗立，遇疾，慈聖光獻后同聽政。光上疏曰：「昔章獻明肅有保佑先帝之功，特以親用外戚小人，負謗海內。今攝政之際，大臣忠厚如王曾，清純如張知白，剛正如魯宗道，質直如薛奎者，當信用之；猥鄙如馬季良，讒諂如羅崇勳者，當疎遠之，則天下服。」

帝疾愈，光料必有追隆本生事，即奏言：「漢宣帝爲孝昭後，終不追尊衛太子、史皇孫；光武上繼元帝，亦不追尊鉅鹿、南頓君，此萬世法也。」後詔兩制集議濮王典禮，學士王珪等相視莫敢先，光獨奮筆書曰：「爲人後者爲之子，不得顧私親。王宜準封贈期親尊屬故事，稱爲皇伯，高官大國，極其尊榮。」議成，珪即命吏以其手稿爲按。既上與大臣意殊，御史六人爭之力，皆斥去。光乞留之，不可，遂請與俱貶。

初，西夏遣使致祭，延州指使高宜押伴，傲其使者，侮其國主，使者訴於朝。光與呂誨乞加宜罪，不從。明年，夏人犯邊，殺略吏士。趙滋爲雄州，專以猛悍治邊，光論其不可。至是，契丹之民捕魚界河，伐柳白溝之南，朝廷以知雄州李中祐爲不材，將代之。光謂：「國家

當戎夷附順時，好與之計較末節，及其桀驁，又從而姑息之。近者西禍生於高宜，北禍起於趙滋；時方賢此二人，故邊臣皆以生事爲能，漸不可長。宜敕邊吏，疆場細故輒以矢刃相加者，罪之。」

仁宗遺賜直百餘萬，光率同列三上章，謂：「國有大憂，中外窘乏，不可專用乾興故事。若遺賜不可辭，宜許侍從上進金錢佐山陵。」不許。光乃以所得珠爲諫院公使錢，金以遺舅氏，義不藏於家。后還政，有司立式，凡后有所取用，當覆奏乃供。光云：「當移所屬使立供已，乃具數白后，以防矯僞。」

曹侂無功除使相，兩府皆遷官。光言：「陛下欲以慰母心，而遷除無名，則宿衛將帥、內侍小臣，必有覬望。」已而遷都知任守忠等官，光復爭之，因論（三）：「守忠大姦，陛下爲皇子，非守忠意，沮壞大策，離間百端，賴先帝不聽；及陛下嗣位，反覆交構，國之大賊。乞斬於都市，以謝天下。」責守忠爲節度副使，蘄州安置，天下快之。

詔刺陝西義勇二十萬，民情驚撓，而紀律疎略不可用。光抗言其非，持白韓琦。琦曰：「兵貴先聲，諒祚方桀驁，使驟聞益兵二十萬，豈不震懾？」光曰：「兵之貴先聲，爲無其實也，獨可欺之於一日之間耳。今吾雖益兵，實不可用，不過十日，彼將知其詳，尙何懼？」琦曰：「君但見慶曆間鄉兵刺爲保捷，憂今復然，已降敕榜與民約，永不充軍戍邊矣。」光曰：

「朝廷嘗失信，民未敢以爲然，雖光亦不能不疑也。」琦曰：「吾在此，君無憂。」光曰：「公長在此地，可也；異日他人當位，因公見兵，用之運糧戍邊，反掌間事耳。」琦嘿然，而訖不爲止。不十年，皆如光慮。

王廣淵除直集賢院，光論其姦邪不可近：「昔漢景帝重衛綰，周世宗薄張美。廣淵當仁宗之世，私自結於陛下，豈忠臣哉？宜黜之以厲天下。」進龍圖閣直學士。

神宗卽位，擢爲翰林學士，光力辭。帝曰：「古之君子，或學而不文，或文而不學，惟董仲舒、揚雄兼之。卿有文學，何辭爲？」對曰：「臣不能爲四六。」帝曰：「如兩漢制詔可也；且卿能進士取高第，而云不能四六，何邪？」竟不獲辭。

御史中丞王陶以論宰相不押班罷，光代之，光言：「陶由論宰相罷，則中丞不可復爲。臣願俟既押班，然後就職。」許之。遂上疏論修心之要三：曰仁，曰明，曰武；治國之要三：曰官人，曰信賞，曰必罰。其說甚備。且曰：「臣獲事三朝，皆以此六言獻，平生力學所得，盡在是矣。」御藥院內臣，國朝常用供奉官以下，至內殿崇班則出；近歲暗理官資，非祖宗本意。因論高居簡姦邪，乞加遠竄。章五上，帝爲出居簡，盡罷寄資者。既而復留二人，光又力爭之。張方平參知政事，光論其不叶物望，帝不從。還光翰林兼侍讀學士。

光常患歷代史繁，人主不能遍覽，遂爲通志八卷以獻。英宗悅之，命置局祕閣，續其書。

至是，神宗名之曰資治通鑑，自製序授之，俾日進讀。

詔錄穎邸直省官四人爲閣門祇候，光曰：「國初草創，天步尙艱，故御極之初，必以左右舊人爲腹心耳目，謂之隨龍，非平日法也。閣門祇候在文臣爲館職，豈可使廝役爲之。」

西戎部將鬼名山欲以橫山之衆，取諒祚以降，詔邊臣招納其衆。光上疏極論，以爲：「名山之衆，未必能制諒祚。幸而勝之，滅一諒祚，生一諒祚，何利之有；若其不勝，必引衆歸我，不知何以待之。臣恐朝廷不獨失信諒祚，又將失信於名山矣。若名山餘衆尙多，還北不可，入南不受，窮無所歸，必將突據邊城以救其命。陛下不見侯景之事乎？」上不聽，遣將种諤發兵迎之，取綏州，費六十萬，西方用兵，蓋自此始矣。

百官上尊號，光當答詔，言：「先帝親郊，不受尊號。末年有獻議者，謂國家與契丹往來通信，彼有尊號我獨無，於是復以非時奉冊。昔匈奴冒頓自稱『天地所生日月所置匈奴大單于』，不聞漢文帝復爲大名以加之也。願追述先帝本意，不受此名。」帝大悅，手詔獎光，使善爲答辭，以示中外。

執政以河朔旱傷，國用不足，乞南郊勿賜金帛。詔學士議，光與王珪、王安石同見，光曰：「救災節用，宜自貴近始，可聽也。」安石曰：「常袞辭堂饌，時以爲袞自知不能，當辭位不當辭祿。且國用不足，非當世急務，所以不足者，以未得善理財者故也。」光曰：「善理財者，

不過頭會箕斂爾。」安石曰：「不然，善理財者，不加賦而國用足。」光曰：「天下安有此理？天地所生財貨百物，不在民，則在官，彼設法奪民，其害乃甚於加賦。此蓋桑羊欺武帝之言，太史公書之以見其不明耳。」爭議不已。帝曰：「朕意與光同，然姑以不允答之。」會安石草詔，引常衮事責兩府，兩府不敢復辭。

安石得政，行新法，光逆疏其利害。邇英進讀，至曹參代蕭何事，帝曰：「漢常守蕭何之法不變，可乎？」對曰：「寧獨漢也，使三代之君常守禹、湯、文、武之法，雖至今存可也。漢武取高帝約束紛更，盜賊半天下；元帝改孝宣之政，漢業遂衰。由此言之，祖宗之法不可變也。」

呂惠卿言：「先王之法，有一年一變者，『正月始和，布法象魏』是也；有五年一變者，巡守考制度是也；有三十年一變者，『刑罰世輕世重』是也。光言非是，其意以風朝廷耳。」帝問光，光曰：「布法象魏，布舊法也。諸侯變禮易樂者，王巡守則誅之，不自變也。刑新國用輕典，亂國用重典，是爲世輕世重，非變也。且治天下譬如居室，敝則修之，非大壞不更造也。公卿侍從皆在此，願陛下問之。三司使掌天下財，不才而黜可也，不可使執政侵其事。今爲制置三司條例司，何也？宰相以道佐人主，安用例？苟用例，則胥吏矣。今爲看詳中書條例司，何也？」惠卿不能對，則以他語詆光。帝曰：「相與論是非耳，何至是。」光

曰：「平民舉錢出息，尙能蠶食下戶，況縣官督責之威乎！」惠卿曰：「青苗法，願取則與之，不願不強也。」光曰：「愚民知取債之利，不知還債之害，非獨縣官不強，富民亦不強也。昔太宗平河東，立糴法，時米斗十錢，民樂與官爲市。其後物貴而和糴不解，遂爲河東世世患。臣恐異日之青苗，亦猶是也。」帝曰：「坐倉糴米何如？」坐者皆起，光曰：「不便。」惠卿曰：「糴米百萬斛，則省東南之漕，以其錢供京師。」光曰：「東南錢荒而粒米狼戾，今不糴米而漕錢，棄其有餘，取其所無，農末皆病矣！」侍講吳申起曰：「光言，至論也。」

它日留對，帝曰：「今天下洶洶者，孫叔敖所謂『國之有是，衆之所惡』也。」光曰：「然。陛下當論其是非。今條例司所爲，獨安石、韓絳、惠卿以爲是耳，陛下豈能獨與此三人共爲天下邪？」帝欲用光，訪之安石。安石曰：「光外託廟上之名，內懷附下之實。所言盡害政之事，所與盡害政之人，而欲寘之左右，使與國論，此消長之大機也。光才豈能害政，但在高位，則異論之人倚以爲重。韓信立漢赤幟，趙卒氣奪，今用光，是與異論者立赤幟也。」安石以韓琦上疏，臥家求退。帝乃拜光樞密副使，光辭之曰：「陛下所以用臣，蓋察其狂直，庶有補於國家。若徒以祿位榮之，而不取其言，是以天官私非其人也。臣徒以祿位自榮，而不能救生民之患，是盜竊名器以私其身也。陛下誠能罷制置條例司，追還提舉官，不行青苗、助役等法，雖不用臣，臣受賜多矣。今言青苗之害者，不過謂使者騷動州縣，爲

今日之患耳。而臣之所憂，乃在十年之外，非今日也。夫民之貧富，由勤惰不同，惰者常乏，故必資於人。今出錢貸民而斂其息，富者不願取，使者以多散爲功，一切抑配。恐其逋負，必令貧富相保，貧者無可償，則散而之四方；富者不能去，必責使代償數家之負。春算秋計，展轉日滋，貧者既盡，富者亦貧。十年之外，百姓無復存者矣。又盡散常平錢穀，專行青苗，它日若思復之，將何所取？富室既盡，常平已廢，加之以師旅，因之以饑饉，民之羸者必委死溝壑，壯者必聚而爲盜賊，此事之必至者也。」抗章至七八，帝使謂曰：「樞密，兵事也，官各有職，不當以他事爲辭。」對曰：「臣未受命，則猶侍從也，於事無不可言者。」安石起視事，光乃得請，遂去。

以端明殿學士知永興軍。宣撫使下令分義勇戍邊，選諸軍驍勇士，募市井惡少年爲奇兵；調民造乾糲，悉修城池樓櫓，關輔騷然。光極言：「公私困敝，不可舉事，而京兆一路皆內郡，繕治非急。宣撫之令，皆未敢從，若乏軍興，臣當任其責。」於是一路獨得免。徙知許州，趣入覲，不赴；請判西京御史臺歸洛，自是絕口不論事。而求言詔下，光讀之感泣，欲嘿不忍，乃復陳六事，又移書責宰相吳充，事見充傳。

蔡天申爲察訪，妄作威福，河南尹、轉運使敬事之如上官；嘗朝謁應天院神御殿，府獨爲設一班，示不敢與抗。光顧謂臺吏曰：「引蔡寺丞歸本班。」吏卽引天申立監竹木務官富



贊善之下。天申窘沮，卽日行。

元豐五年，忽得語澀疾，疑且死，豫作遺表置臥內，卽有緩急，當以畀所善者上之。官制行，帝指御史大夫曰：「非司馬光不可。」又將以爲東宮師傅。蔡確曰：「國是方定，願少遲之。」資治通鑑未就，帝尤重之，以爲賢於荀悅漢紀，數促使終篇，賜以穎邸舊書二千四百卷。及書成，加資政殿學士。凡居洛陽十五年，天下以爲眞宰相，田夫野老皆號爲司馬相公，婦人孺子亦知其爲君實也。

帝崩，赴闕臨，衛士望見，皆以手加額曰：「此司馬相公也。」所至，民遮道聚觀，馬至不得行，曰：「公無歸洛，留相天子，活百姓。」哲宗幼沖，太皇太后臨政，遣使問所當先，光謂：「開言路。」詔榜朝堂。而大臣有不悅者，設六語云：「若陰有所懷；犯非其分；或扇搖機事之重；或迎合已行之令；上以微倖希進；下以眩惑流俗。若此者，罰無赦。」后復命示光，光曰：「此非求諫，乃拒諫也。人臣惟不言，言則入六事矣。」乃具論其情，改詔行之，於是上封者以千數。

起光知陳州，過闕，留爲門下侍郎。蘇軾自登州召還，緣道人相聚號呼曰：「寄謝司馬相公，毋去朝廷，厚自愛以活我。」是時天下之民，引領拭目以觀新政，而議者猶謂「三年無改於父之道」，但毛舉細事，稍塞人言。光曰：「先帝之法，其善者雖百世不可變也。若安

石、惠卿所建，爲天下害者，改之當如救焚拯溺。況太皇太后以母改子，非子改父。」衆議甫定。遂罷保甲團教，不復置保馬；廢市易法，所儲物皆鬻之，不取息，除民所欠錢；京東鐵錢及茶鹽之法，皆復其舊。或謂光曰：「熙豐舊臣，多儉巧小人，他日有以父子義間上，則禍作矣。」光正色曰：「天若祚宗社，必無此事。」於是天下釋然，曰：「此先帝本意也。」

元祐元年復得疾，詔朝會再拜，勿舞蹈。時青苗、免役、將官之法猶在，而西戎之議未決。光嘆曰：「四患未除，吾死不瞑目矣。」折簡與呂公著云：「光以身付醫，以家事付愚子，惟國事未有所託，今以屬公。」乃論免役五害，乞直降敕罷之。諸將兵皆隸州縣，軍政委守令通決。廢提舉常平司，以其事歸之轉運、提點刑獄。邊計以和戎爲便。謂監司多新進少年，務爲刻急，令近臣於郡守中選舉，而於通判中舉轉運判官。又立十科薦士法。皆從之。拜尙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，免朝覲，許乘肩輿，三日一入省。光不敢當，曰：「不見君，不可以視事。」詔令子康扶入對，且曰：「毋拜。」遂罷青苗錢，復常平糴糴法。兩宮虛已以聽。遼、夏使至，必問光起居，敕其邊吏曰：「中國相司馬矣，毋輕生事，開邊隙。」光自見言行計從，欲以身殉社稷，躬親庶務，不舍晝夜。賓客見其體羸，舉諸葛亮食少事煩以爲戒，光曰：「死生，命也。」爲之益力。病革，不復自覺，諄諄如夢中語，然皆朝廷天下事也。

是年九月薨，年六十八。太皇太后聞之慟，與帝卽臨其喪，明堂禮成，不賀，贈太師、溫國公，襚以一品禮服，賻銀絹七千。詔戶部侍郎趙瞻、內侍省押班馮宗道護其喪，歸葬陝州。謚曰文正，賜碑曰忠清粹德。京師人罷市往弔，鬻衣以致奠，巷哭以過車。及葬，哭者如哭其私親。嶺南封州父老，亦相率具祭，都中及四方皆畫像以祀，飲食必祝。

光孝友忠信，恭儉正直，居處有法，動作有禮。在洛時，每往夏縣展墓，必過其兄旦，旦年將八十，奉之如嚴父，保之如嬰兒。自少至老，語未嘗妄，自言：「吾無過人者，但平生所爲，未嘗有不可對人言者耳。」誠心自然，天下敬信，陝、洛間皆化其德，有不善，曰：「君實得無知之乎？」

光於物澹然無所好，於學無所不通，惟不喜釋老，曰：「其微言不能出吾書，其誕吾不信也。」洛中有田三頃，喪妻，賣田以葬，惡衣菲食以終其身。

紹聖初，御史周秩首論光誣謗先帝，盡廢其法。章惇、蔡卞請發冢斲棺，帝不許，乃令奪贈諡，仆所立碑。而惇言不已，追貶清遠軍節度副使，又貶崖州司戶參軍。徽宗立，復太子太保。蔡京擅政，復降正議大夫，京撰姦黨碑，令郡國皆刻石。長安石工安民當鐫字，辭曰：「民愚人，固不知立碑之意。但如司馬相公者，海內稱其正直，今謂之姦邪，民不忍刻也。」府官怒，欲加罪，泣曰：「被役不敢辭，乞免鐫安民二字於石末，恐得罪於後世。」聞者

愧之。

靖康元年，還贈諡。建炎中，配饗哲宗廟庭。

康字公休，幼端謹，不妄言笑，事父母至孝。敏學過人，博通羣書，以明經上第。光修資治通鑑，奏檢閱文字。丁母憂，勺飲不入口三日，毀幾滅性。光居洛，士之從學者退與康語，未嘗不有得。塗之人見其容止，雖不識，皆知其爲司馬氏子也。以韓絳薦，爲祕書，由正字遷校書郎。光薨，治喪皆用禮經家法，不爲世俗事。得遺恩，悉以與族人。服除，召爲著作佐郎兼侍講。

上疏言：「比年以來，旱暵爲虐，民多艱食。若復一不稔，則公私困竭，盜賊可乘。自古聖賢之君，非無水旱，惟有以待之，則不爲甚害。願及今秋熟，令州縣廣糴，民食所餘，悉歸於官。今冬來春，令流民就食，候鄉里豐穰，乃還本土。凡爲國者，一絲一毫皆當愛惜，惟於濟民則不宜吝。誠能捐數十萬金帛，以爲天下大本，則天下幸甚。」拜右正言，以親嫌未就職。

爲哲宗言前世治少亂多，祖宗創業之艱難，積累之勤勞，勸帝及時嚮學，守天下大器，且勸太皇太后每於禁中訓迪，其言切至。邇英進講，又言：「孟子於書最醇正，陳王道尤明

白，所宜觀覽。」帝曰：「方讀其書。」尋詔講官節以進。

康自居父喪，居廬疏食，寢於地，遂得腹疾，至是不能朝謁。賜優告。疾且殆，猶具疏所當言者以待，曰：「得一見天子極言而死無恨。」使召醫李積于亮。積老矣，鄉民聞之，往告曰：「百姓受司馬公恩深，今其子病，願速往也。」來者日夜不絕，積遂行；至，則不可爲矣。年四十一而卒。公卿嗟痛於朝，士大夫相弔於家，市井之人，無不哀之。詔贈右諫議大夫。

康爲人廉潔，口不言財。初，光立神道碑，帝遣使賜白金二千兩，康以費皆官給，辭不受。不聽。遣家吏如京師納之，乃止。

論曰：熙寧新法病民，海內騷動，忠言讜論，沮抑不行；正人端士，擯棄不用。聚斂之臣日進，民被其虐者將二十年。方是時，光退居於洛，若將終身焉。而世之賢人君子，以及庸夫愚婦，日夕引領望其爲相，至或號呼道路，願其毋去朝廷，是豈以區區材智所能得此於人人哉？德之盛而誠之著也。

一旦起而爲政，毅然以天下自任，開言路，進賢才。凡新法之爲民害者，次第取而更張之，不數月之間，剗革略盡。海內之民，如寒極而春，旱極而雨，如解倒懸，如脫桎梏，如出

之水火之中也。相與咨嗟歎息，驩欣鼓舞，甚若更生，一變而爲嘉祐、治平之治。君子稱其有旋乾轉坤之功，而光於是亦老且病矣。天若祐宋，愍遺一老，則姦邪之勢未遽張，紹述之說未遽行，元祐之臣固無恙也。人衆能勝天，靖康之變，或者其可少緩乎？借曰有之，當不至如是其酷也。詩曰：「哲人云亡，邦國殄瘁。」嗚呼悲夫！

康濟美象賢，不幸短命而死，世尤惜之。然康不死，亦將不免於紹聖之禍矣。

呂公著字晦叔，幼嗜學，至忘寢食。父夷簡器異之，曰：「他日必爲公輔。」恩補奉禮郎，登進士第，召試館職，不就。通判潁州，郡守歐陽脩與爲講學之友。後脩使契丹，契丹主問中國學行之士，首以公著對。判吏部南曹，仁宗獎其恬退，賜五品服。除崇文院檢討、同判太常寺。壽星觀營眞宗神御殿，公著言：「先帝已有三神御，而建立不已，殆非祀無豐昵之義。」進知制誥，三辭不拜。改天章閣待制兼侍讀。

英宗親政，加龍圖閣直學士。方議追崇濮王，或欲稱皇伯考，公著曰：「此眞宗所以稱太祖，豈可施於王。」及下詔稱親，且班諱，又言：「稱親則有二父之嫌，王諱但可避於上前，不應與七廟同諱。」呂誨等坐論濮王去，公著言：「陛下卽位以來，納諫之風未彰，而屢紕言

者，何以風示天下？」不聽。遂乞補外，帝曰：「學士朕所重，其可以去朝廷？」請不已，出知蔡州。

神宗立，召爲翰林學士、知通進銀臺司。司馬光以論事罷中丞，還經幄。公著封還其命曰：「光以舉職賜罷，是爲有言責者不得盡其言也。」詔以告直付閣門。公著又言：「制命不由門下，則封駁之職，因臣而廢。願理臣之罪，以正紀綱。」帝諭之曰：「所以徙光者，賴其勸學耳，非以言事故也。」公著請不已，竟解銀臺司。

熙寧初，知開封府。時夏秋淫雨，京師地震。公著上疏曰：「自昔人君遇災者，或恐懼以致福，或簡誣以致禍。上以至誠待下，則下思盡誠以應之，上下至誠而變異不消者，未之有也。惟君人者去偏聽獨任之弊，而不主先入之語，則不爲邪說所亂。顏淵問爲邦，孔子以遠佞人爲戒。蓋佞人惟恐不合於君，則其勢易親；正人惟恐不合於義，則其勢易疎。惟先格王正厥事，未有事正而世不治者也。」禮官用唐故事，請以五月御大慶殿受朝，因上尊號。公著曰：「陛下方度越漢、唐，追復三代，何必於陰長之日，爲非禮之會，受無益之名？」從之。二年，爲御史中丞。時王安石方行青苗法，公著極言曰：「自古有爲之君，未有失人心而能圖治，亦未有能脅之以威，勝之以辯而能得人心者也。昔日之所謂賢者，今皆以此舉爲非，而生議者一切詆爲流俗浮論，豈昔皆賢而今皆不肖乎？」安石怒其深切。帝使舉呂

惠卿爲御史，公著曰：「惠卿固有才，然姦邪不可用。」帝以語安石，安石益怒，誣以惡語，出知潁州。

八年，彗星見，詔求直言。公著上疏曰：「陛下臨朝願治，爲日已久，而左右前後，莫敢正言。使陛下有欲治之心，而無致治之實，此任事之臣負陛下也。夫士之邪正、賢不肖，既素定矣。今則不然，前日所舉，以爲天下之至賢；而後日逐之，以爲天下至不肖。其於人材既反覆不常，則於政事亦乖戾不審矣。古之爲政，初不信於民者有之，若子產治鄭，一年而人怨之，三年而人歌之。陛下垂拱仰成，七年于此，然輿人之誦，亦未有異於前日，陛下獨不察乎？」

起知河陽，召還，提舉中太一宮，遷翰林學士承旨，改端明殿學士、知審官院。帝從容與論治道，遂及釋、老，公著問曰：「堯、舜知此道乎？」帝曰：「堯、舜豈不知？」公著曰：「堯、舜雖知此，而惟以知人安民爲難，所以爲堯、舜也。」帝又言唐太宗能以權智御臣下。對曰：「太宗之德，以能屈己從諫爾。」帝善其言。

未幾，同知樞密院事。有欲復肉刑者，議取死囚試劓、刖，公著曰：「試之不死，則肉刑遂行矣。」乃止。夏人幽其主，將大舉討之。公著曰：「問罪之師，當先擇帥，苟未得人，不如勿舉。」及兵興，秦、晉民力大困，大臣不敢言，公著數白其害。



元豐五年，以疾丐去位，除資政殿學士、定州安撫使。俄永樂城陷，帝臨朝嘆曰：「邊民疲弊如此，獨呂公著爲朕言之耳。」徙揚州，加大學士。將立太子，帝謂輔臣，當以呂公著、司馬光爲師傅。

哲宗卽位，以侍讀還朝。太皇太后遣使迎，問所欲言，公著曰：「先帝本意，以寬省民力爲先。而建議者以變法侵民爲務，與己異者一切斥去，故日久而弊愈深，法行而民愈困。誠得中正之士，講求天下利病，協力而爲之，宜不難矣。」至則上言曰：「人君初卽位，當正始以示天下，修德以安百姓。修德之要，莫先於學。學有緝熙於光明，則日新以底至治者，學之力也。謹昧死陳十事，曰畏天、愛民、修身、講學、任賢、納諫、薄斂、省刑、去奢、無逸。」又乞備置諫員，以開言路。拜尙書左丞、門下侍郎。

元祐元年，拜尙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。三省並建，中書獨爲取旨之地。乃請事于三省者，與執政同進呈，取旨而各行之。又執政官率數日一聚政事堂，事多決於其長，同列莫得預。至是，始命日集，遂爲定制。與司馬光同心輔政，推本先帝之志，凡欲革而未暇與革而未定者，一一舉行之。民謹呼鼓舞，咸以爲便。光薨，獨當國，除吏皆一時之選。時科舉罷詞賦〔四〕，專用王安石經義，且雜以釋氏之說。凡士子自一語上，非新義不得用，學者至不誦正經，唯竊安石之書以干進，精熟者轉上第，故科舉益弊。公著始令禁主司不得出題老、

莊書，舉子不得以申、韓、佛書爲學，經義參用古今諸儒說，毋得專取王氏。復賢良方正科。  
右司諫賈易以言事訐直詆大臣，將峻責，公著以爲言，止罷知懷州。退謂同列曰：「諫官所論，得失未足言。顧主上春秋方盛，慮異時有進諛說惑亂者，正賴左右爭臣耳，不可豫使人主輕厭言者也。」衆莫不歎服。

吐蕃首領鬼章青宜結久爲洮、河患，聞朝廷弭兵省戍，陰與夏人合謀復取熙、岷。公著白遣軍器丞游師雄以便宜諭諸將，不逾月，生致於闕下。

帝宴近臣於資善堂，出所書唐人詩分賜。公著乃集所講書要語明白、切於治道者，凡百篇進之，以備游意翰墨，爲聖學之助。

三年四月，懇辭位，拜司空、同平章軍國事。宋興以來，宰相以三公平章重事者四人，而公著與父居其二，士豔其榮。詔建第於東府之南，啓北扉，以便執政會議。凡三省、樞密院之職，皆得總理。間日一朝，因至都堂，其出不以時，蓋異禮也。

明年二月薨，年七十二。太皇太后見輔臣泣曰：「邦國不幸，司馬相公既亡，呂司空復逝。」痛閔久之。帝亦悲感，卽詣其家臨奠，賜金帛萬。贈太師、申國公，諡曰正獻，御書碑首曰純誠厚德。

公著自少講學，卽以治心養性爲本，平居無疾言遽色，於聲利紛華，泊然無所好。暑不

揮扇，寒不親火，簡重清靜，蓋天稟然。其識慮深敏，量閎而學粹，遇事善決，苟便於國，不以私利害動其心。與人交，出於至誠，好德樂善，見士大夫以人物爲意者，必問其所知與其所聞，參互考實，以達于上。每議政事，博取衆善以爲善，至所當守，則毅然不回奪。神宗嘗言其於人材不欺，如權衡之稱物。尤能避遠聲跡，不以知人自處。

始與王安石善，安石兄事之，安石博辯騁辭，人莫敢與亢，公著獨以精識約言服之。安石嘗曰：「疵吝每不自勝，一詣長者，卽廢然而反，所謂使人之意消者，於晦叔見之。」又謂人曰：「晦叔爲相，吾輩可以言仕矣。」後安石得志，意其必助己，而數用公議，列其過失，以故交情不終。於講說尤精，語約而理盡。司馬光曰：「每聞晦叔講，便覺己語爲煩。」其爲名流所敬如此。

紹聖元年，章惇爲相，以翟思、張商英、周秩居言路，論公著更熙、豐法度，削贈諡，毀所賜碑，再貶建武軍節度副使、昌化軍司戶參軍。徽宗立，追復太子太保。蔡京擅政，復降左光祿大夫，入黨籍，尋復銀青光祿大夫。紹興初，悉還贈諡。子希哲、希純。

希哲字原明，少從焦千之、孫復、石介、胡瑗學，復從程顥、程頤、張載游，聞見由是益廣。以蔭入官，父友王安石勸其勿事科舉，以僥倖利祿，遂絕意進取。安石爲政，將寘其子

雋於講官，以希哲有賢名，欲先用之。希哲辭曰：「辱公相知久，萬一從仕，將不免異同，則疇昔相與之意盡矣。」安石乃止。

公著作相，二弟已官省寺，希哲獨滯管庫，久乃判登聞鼓院，力辭。公著歎曰：「當世善士，吾收拾略盡，爾獨以吾故置不試，命也夫！」希哲母賢明有法度，聞公著言，笑曰：「是亦未知其子矣。」

終公著喪，始爲兵部員外郎。范祖禹，其妹壻也，言於哲宗曰：「希哲經術操行，宜備勸講，其父常稱爲不欺暗室。臣以婦兄之故，不敢稱薦，今方將引去，竊謂無嫌。」詔以爲崇政殿說書。其勸導人主以修身爲本，修身以正心誠意爲主。其言曰：「心正意誠，則身修而天下化。若身不能修，雖左右之人且不能諭，況天下乎？」

擢右司諫，辭，未聽，私語祖禹曰：「若不得請，當以楊畏、來之邵爲首。」既而不拜。會紹聖黨論起，御史劉拯論其進不由科第，以祕閣校理知懷州。中書舍人林希又言：「呂大防由公著援引，故進希哲以酬私恩。凡大防輩欺君賣國，皆公著爲之唱；而公著之惡，則希哲導成之，豈宜污華職。」於是但守本秩，俄分司南京，居和州。

徽宗初，召爲祕書少監，或以爲太峻，改光祿少卿。希哲力請外，以直祕閣知曹州。旋遭崇寧黨禍，奪職知相州，徙邢州，罷爲宮祠。羈寓淮、泗間，十餘年卒。

希哲樂易簡儉，有至行，晚年名益重，遠近皆師尊之。子好問，有傳。

希純字子進，登第，爲太常博士。元祐祀明堂，將用皇祐故事，並饗天地百神，皆以祖宗配。希純言：「皇祐之禮，事不經見，嘉祐旣已釐正。至元豐中，但以英宗配上帝，悉罷從祀羣神，得嚴父之義，請循其式。」從之。

歷宗正、太常、祕書丞。哲宗議納后，希純請考三代昏禮，參祖宗之制，博訪令族，參求德配。凡世俗所謂勘婚之書，淺陋不經，且一切屏絕，以防附會。遷著作郎，以父諱不拜。擢起居舍人，權太常少卿。

宣仁太后崩，希純慮姦人乘間進說搖主聽，卽上疏曰：「自元祐初年，太皇聽斷，所用之人皆宿有時望，所行之事皆人所願行。唯是過惡得罪之徒，日伺變故，捭闔規利，今必以更改神宗法度爲說。臣以爲先帝之功烈，萬世莫掩。間有數事，爲小人所誤，勢雖頗有損益，在於聖德，固無所虧。且英宗、神宗何嘗不改眞宗、仁宗之政，亦豈盡用太祖、太宗之法乎？小人旣誤先帝，復欲誤陛下，不可不察。」未幾，拜中書舍人、同修國史。

內侍梁從政、劉惟簡除內省押班，希純以親政之始，首錄二人，無以示天下，持不行。由是闔寺側目，或於庭中指以相示曰：「此繳還二押班詞頭者也。」

章惇既相，出爲寶文閣待制、知亳州。諫官張商英憾希純，攻之力。又以外親嫌，連徙睦州、歸州。自京東而之浙西，自浙西而上三峽，名爲易地，實困之也。公著追貶，希純亦以屯田員外郎分司南京，居金州。又責舒州團練副使，道州安置。建中靖國元年，還爲待制、知瀛州。徽宗聞其名，數稱之。曾布忌希純，因其請覲，未及見，亟以邊，遽趣遣之。俄改潁州，入崇寧黨籍。卒，年六十。

論曰：公著父子俱位至宰相，俱以司空平章軍國事，雖漢之韋平，唐之蘇李，榮盛孰加焉。夷簡多智數，公著則一切持正，以應天下之務，嗚呼賢哉。其論人才，如權衡之稱物，故一時賢士，收拾略盡。司馬光疾甚，諄諄焉以國事爲託，當時廷臣，莫公著若也審矣。追考其平生事業，蓋守成之良相也。然知子之賢而不能薦，殆猶未免於避嫌，而有愧於從祖云。希哲、希純世濟其美，然皆陷於崇寧黨禍，何君子之不幸歟！

### 校勘記

〔二〕珪卽命吏以其手稿爲按「以其」原作「其以」。蘇軾東坡七集正集卷三六司馬光行狀作：「珪卽敕吏以公手稿爲案。」東都事略卷八七上司馬光傳作：「珪卽敕吏以光手稿爲案。」「其以」當倒，

今乙正。

〔三〕因論「因」原作「國」，據東坡七集正集卷三六司馬光行狀、東都事略卷八七上本傳改。

〔三〕六十萬東坡七集正集卷三六司馬光行狀、東都事略卷八七上本傳都作「六十萬萬」。疑此處當脫一「萬」字。

〔四〕時科舉罷詞賦「時」字原脫，據琬琰集下編卷一○呂正獻公公著傳、東都事略卷九○本傳補。





# 宋史卷三百三十七

## 列傳第九十六

范鎮

從子百祿 從孫祖禹

范鎮字景仁，成都華陽人。薛奎守蜀，一見愛之，館於府舍，俾與子弟講學。鎮益自謙退，每步行趨府門，踰年，人不知其爲帥客也。及還朝，載以俱。有問奎入蜀何所得，曰：「得一偉人，當以文學名世。」宋庠兄弟見其文，自謂弗及，與爲布衣交。

舉進士，禮部奏名第一。故事，殿廷唱第過三人，則首禮部選者，必越次抗聲自陳，率得置上列。吳育、歐陽脩號稱耿介，亦從衆。鎮獨不然，同列屢趣之，不爲動。至第七十九人，乃隨呼出應，退就列，無一言，廷中皆異之。自是舊風遂革。

調新安主簿，西京留守宋綬延置國子監，薦爲東監直講。召試學士院，當得館閣校理，主司妄以爲失韻，補校勘。人爲忿鬱，而鎮處之晏如。經四年，當遷，宰相龐籍言：「鎮有異

材，不汲汲於進取。」超授直祕閣，判吏部南曹、開封府推官。擢起居舍人、知諫院。上疏論：「民力困敝」，請約祖宗以來官吏兵數，酌取其中爲定制，以今賦入之數什七爲經費，儲其三以備水旱非常。」又言：「周以冢宰制國用，唐以宰相判鹽鐵、度支。今中書主民，樞密主兵，三司主財，各不相知。財已匱，樞密益兵無窮；民已困，三司取財不已。請使二府通知兵民大計，與三司同制國用。」

契丹使至，虛聲示疆，大臣益募兵以塞責，歲費百千萬。鎮言：「備契丹莫若寬三晉之民，備靈夏莫若寬秦民，備西南莫若寬越、蜀之民，備天下莫若寬天下之民。夫兵所以衛民而反殘民，臣恐異日之憂不在四夷，而在冗兵與窮民也。」

商人輸粟河北，取償京師，而榷貨不卽予鈔，久而鬻之，十才得其六。或建議出內帑錢，稍增價與市，歲可得羨息五十萬。鎮謂：「外府內帑，均爲有司。今使外府滯商人，而內帑乘急以牟利，至傷國體。」仁宗遽止之。

葬溫成后，太常議禮，前謂之園，後謂之陵，宰相劉沆前爲監護使，後爲園陵使。鎮曰：「嘗聞法吏舞法矣，未聞禮官舞禮也。請詰前後議禮異同狀。」集賢校理刁約論壙中物侈麗，吳充、鞠眞卿爭論禮，並補外，皆上章留之。石全斌護葬，轉觀察使，他吏悉優遷兩官。鎮言：「章獻、章懿、章惠三后之葬，推恩皆無此比。乞追還全斌等告敕。」副都知任守

忠、鄧保吉同日除官，內臣無故改官者又五六人。時有敕，凡內降非準律令者，並許執奏。曾未一月，大臣輒廢不行。鎮乞正中書、樞密之罪，以示天下。

帝天性寬仁，言事者競爲激訐，至汚人以帷箔不可明之事。鎮獨務引大體，非關朝廷安危，生民利疚，則闊略不言。陳執中爲相，鎮論其無學術，非宰相器。及嬖妾笞殺婢，御史劾奏，欲逐去之。鎮言：「今陰陽不和，財匱民困，盜賊滋熾，獄犴充斥，執中當任其咎。御史捨大責細，暴揚燕私，若用此爲進退，是因一婢逐宰相，非所以明等級，辨堂陛。」識者韙之。文彥博、富弼入相，詔百官郊迎。鎮曰：「隆之以虛禮，不若推之以至誠。陛下用兩人爲相，舉朝皆謂得人。然近制，兩制不得詣宰相居第，百官不得間見，是不推之以誠也。願罷郊迎，除謁禁，則於御臣之術爲兩得矣。」議減任子及每歲取士，皆自鎮發之。又乞令宗室疎屬補外官，帝曰：「卿言是也。顧恐天下謂朕不能睦族耳。」鎮曰：「陛下甄別其賢者用之，不沒其能，乃所以睦族也。」雖不行，至熙寧初，卒如其言。

帝在位三十五年，未有繼嗣。嘉祐初，暴得疾，中外大小之臣，無不寒心，莫敢先言者。鎮獨奮曰：「天下事尙有大於此者乎？」卽拜疏曰：「置諫官者，爲宗廟社稷計。諫官而不以宗廟社稷計事陛下，是愛死嗜利之人，臣不爲也。方陛下不豫，海內皇皇莫知所爲，陛下獨以祖宗後裔爲念，是爲宗廟之慮，至深且明也。昔太祖舍其子而立太宗，天下之大公也。」

眞宗以周王薨，養宗子於宮中，天下之大慮也。願以太祖之心，行眞宗故事，拔近屬之尤賢者，優其禮秩，置之左右，與圖天下事，以繫億兆人心。」

疏奏，文彥博使客問何所言，以實告，客曰：「如是，何不與執政謀？」鎮曰：「自分必死，故敢言。若謀於執政，或以爲不可，豈得中輟乎？」章累上，不報。執政諭之曰：「奈何效希名干進之人？」鎮貽以書曰：「比天象見變，當有急兵，鎮義當死職，不可死亂兵之下。此乃鎮擇死之時，尙何顧希名干進之嫌哉？」又言：「陛下得臣疏，不以留中而付中書，是欲使大臣奉行也。臣兩至中書，大臣皆設辭拒臣，是陛下欲爲宗廟社稷計，而大臣不欲也。臣竊原大臣畏避之意，恐行之而陛下中變耳。中變之禍，不過一死。國本不立，萬一有如天象所告急兵之變，死且有罪，其爲計亦已疎矣。願以臣章示大臣，使其自擇死所。」聞者股栗。

除兼侍御史知雜事，鎮以言不從，固辭。執政諭鎮曰：「今間言已入，爲之甚難。」鎮復書執政曰：「事當論其是非，不當問其難易。諸公謂今日難於前日，安知異日不難於今日乎？」凡見上面陳者三，言益懇切。鎮泣，帝亦泣，曰：「朕知卿忠，卿言是也，當更俟三二年。」章十九上，待命百餘日，鬚髮爲白。朝廷知不能奪，乃罷知諫院，改集賢殿修撰，糾察在京刑獄，同修起居注，遂知制誥。鎮雖解言職，無歲不申前議。見帝春秋益高，每因事及之，冀以感動帝意。至是，因入謝，首言：「陛下許臣，今復三年矣，願早定大計。」又因祫享，

獻賦以諷。其後韓琦遂定策立英宗。

遷翰林學士。中書議追尊濮王，兩制、臺諫與之異，詔禮官檢詳典禮。鎮判太常寺，率其屬言：「漢宣帝於昭帝爲孫，光武於平帝爲祖，其父容可稱皇考，議者猶非之，謂其以小宗合大宗之統也。今陛下既以仁宗爲考，又加於濮王，則其失非特漢二帝比。凡稱帝若考，若寢廟，皆非是。」執政怒，召鎮責曰：「方令檢詳，何遽列上！」鎮曰：「有司得詔，不敢稽留，卽以聞，乃其職也。奈何更以爲罪乎？」會草制，誤遷宰相官，改侍讀學士。

明年，還翰林，出知陳州。陳方饑，視事三日，擅發錢粟以貸。監司繩之急，卽自劾，詔原之。是歲大熟，所貸悉還。神宗卽位，復爲翰林學士兼侍讀、知通進銀臺司。故事，門下封駁制旨，省審章奏，糾擿違滯，皆著所授敕，後乃刊去。鎮始請復之，使知所守。

王安石改常平爲青苗，鎮言：「常平之法，起於漢盛時，視穀貴賤發斂，以便農末，最爲近古，不可改。而青苗行於唐之衰世，不足法。且陛下疾富民之多取而少取之，此正百步、五十步之間耳。今有兩人坐市貿易，一人故下其直以相傾，則人皆知惡之，可以朝廷而行市道之所惡乎？」呂惠卿在邇英言：「今預買紬絹，亦青苗之比。」鎮曰：「預買，亦敝法也。若府庫有餘，當并去之，豈應援以爲比。」韓琦極論新法之害，送條例司疏駁，李常乞罷青苗錢，詔令分析，鎮皆封還。詔五下，鎮執如初。

司馬光辭樞密副使，詔許之，鎮再封還。帝以詔直付光，不由門下。鎮奏曰：「由臣不才，使陛下廢法，有司失職，乞解銀臺司。」

舉蘇軾諫官，御史謝景溫奏罷之；舉孔文仲制科，文仲對策，論新法不便，罷歸故官。鎮皆力爭之，不報。卽上疏曰：「臣言不行，無顏復立於朝，請謝事。臣言青苗不見聽，一宜去；薦蘇軾、孔文仲不見用，二宜去。李定避持服，遂不認母，壞人倫，逆天理，而欲以爲御史，御史臺爲之罷陳薦，舍人院爲之罷宋敏求、呂大臨、蘇頌，諫院爲之罷胡宗愈。王韶上書肆意欺罔，以興造邊事，事敗，則置而不問，反爲之罪帥臣李師中。及御史一言蘇軾，則下七路掎摭其過；孔文仲則遣之歸任。以此二人況彼二人，事理孰是孰非，孰得孰失，其能逃聖鑒乎？言青苗有見効者，不過歲得什百萬緡錢，緡錢什百萬，非出於天，非出於地，非出於建議者之家，蓋一出於民耳。民猶魚也，財猶水也，養民而盡其財，譬猶養魚而竭其水也。」

疏五上，其後指安石用喜怒爲賞罰，曰：「陛下有納諫之資，大臣進拒諫之計；陛下有愛民之性，大臣用殘民之術。臣知言入觸大臣之怒，罪且不測。然臣職獻替而無一言，則負陛下矣。」疏入，安石大怒，持其疏至手顫，自草制極詆之。以戶部侍郎致仕，凡所得恩典，悉不與。鎮表謝，略曰：「願陛下集羣議爲耳目，以除壅蔽之姦；任老成爲腹心，以養和

平之福。」天下聞而壯之。安石雖詆之深切，人更以爲榮。既退，蘇軾往賀曰：「公雖退，而名益重矣！」鎮愀然曰：「君子言聽計從，消患於未萌，使天下陰受其賜，無智名，無勇功；吾獨不得爲此，使天下受其害而吾享其名，吾何心哉！」日與賓客賦詩飲酒，或勸使稱疾杜門，鎮曰：「死生禍福，天也，吾其如天何！」同天節乞隨班上壽，許之，遂爲令。軾得罪，下臺獄，索與鎮往來書文甚急，猶上書論救。久之，徙居許。

哲宗立，韓維言：「鎮在仁宗時，首啓建儲之議，未嘗以語人，人亦莫爲言者。」具以十九疏上之。拜端明殿學士，起提舉中太一宮兼侍讀，且欲以爲門下侍郎。鎮雅不欲起，從孫祖禹亦勸止之，遂固辭，改提舉崇福宮。祖禹謁告歸省，詔賜以龍茶，存勞甚渥。復告老，以銀青光祿大夫再致仕，累封蜀郡公。

鎮於樂尤注意，自謂得古法，獨主房庶以律生尺之說。司馬光謂不然，往復論難，凡數萬言。初，仁宗命李照改定大樂，下王朴樂三律。皇祐中，又詔胡瑗等考正。神宗時詔鎮與劉几定之。鎮曰：「定樂當先正律。」神宗曰：「然，雖有師曠之聰，不以六律不能正五音。」鎮作律尺、龠合、升斗、豆區、鬴斛，欲圖上之，又乞訪求眞黍，以定黃鍾。而劉几即用李照樂，加用四清聲而奏樂成。詔罷局，賜賚有加。鎮曰：「此劉几樂也，臣何與焉。」至是，乃請太府銅爲之，逾年而成，比李照樂下一律有奇。帝及太皇太后御延和殿，召執政同

閱視，賜詔嘉獎。下之太常，詔三省、侍從、臺閣之臣，皆往觀焉。鎮時已屬疾，樂奏三日而薨，年八十一。贈金紫光祿大夫，諡曰忠文。

鎮平生與司馬光相得甚驩，議論如出一口，且約生則互爲傳，死則作銘。光生爲鎮傳，服其勇決；鎮復銘光墓云：「熙寧姦朋淫縱，險詖儉狷，賴神宗洞察于中。」其辭峭峻。光子康屬蘇軾書之，軾曰：「軾不辭書，懼非三家福。」乃易他銘。

鎮清白坦夷，遇人必以誠，恭儉慎默，口不言人過。臨大節，決大議，色和而語壯，常欲繼之以死，雖在萬乘前，無所屈。篤於行義，奏補先族人而後子孫，鄉人有不克婚葬者，輒爲主之。兄鎡，卒于隴城，無子，聞其有遺腹子在外，鎮時未仕，徒步求之兩蜀間，二年乃得之，曰：「吾兄異於人，體有四乳，是兒亦必然。」已而果然，名曰百常。少受學於鄉先生龐直溫，直溫子昉卒于京師，鎮娶其女爲孫婦，養其妻子終身。

其學本六經，口不道佛、老、申、韓之說。契丹、高麗皆傳誦其文。少時賦長嘯，却胡騎，晚使遼，人相目曰：「此「長嘯公」也。」兄子百祿亦使遼，遼人首問鎮安否。

百祿字子功，鎮兄鎡之子也。第進士，又舉才識兼茂科。時治平水災，大臣方議濮禮，百祿對策曰：「簡宗廟、廢祭祀，則水不潤下。昔漢哀尊共皇，河南、潁川大水；孝安尊德皇，



京師、郡國二十九大水。蓋太宗隆，小宗殺，宗廟重，私祀輕。今宜殺而隆，宜輕而重，是悖先王之禮。禮一悖，則人心失而天意睽，變異所由起也。」對入三等。

熙寧中，鄧綰舉爲御史，辭不就。提點江東、利、梓路刑獄，加直集賢院。利州武守周永懿以賄敗，百祿請復至道故事，用文吏領兵，以轄邊界，從之。熊本治瀘蠻事，有夷酋力屈請降，裨將賈昌言欲殺以爲功，百祿諭之不聽，往謂本曰：「殺降不祥，活千人者封子孫。奈何容驕將橫境內乎？」本矍然，卽檄止之。

七年，召知諫院。屬歲旱，請講求急務，收還法令之未便者，以救將死之民。論手實法曰：「造簿手實，許令告匿。戶令雖有手實之文，而未嘗行。蓋謂使人自占，必不以實告，而明許告訐，人將爲仇。然則禮、義、廉、恥之風衰矣。」五路置三十七將，專督所部兵，至許辟置布衣參軍謀。百祿察其中，或以恩澤市，或以瘕敗收，或未歷邊方，或起於羣盜，疏列其亡狀者十四人，請仍舊制，將佐顓敎閱，餘付之州縣，事多施行。

與徐禧治李士寧獄，奏士寧熒惑童婦，致不軌生心，罪死不赦。禧右士寧，以爲無罪。執政主禧，貶百祿監宿州酒。元豐末，入爲司門吏部郎中、起居郎。

哲宗立，遷中書舍人。司馬光復差役法，患吏受賕，欲加流配。百祿固爭曰：「民今日執事，受謝於人，明日罷役，則以財賂人。苟繩以重典，黥面赭衣，必將充塞道路。」光悟曰：

「微君言，吾不悉也。」遂已。

元祐元年，爲刑部侍郎。諸郡以故鬥殺情可矜者請讞，法官曰：「宜貸。」光曰：「殺人，不死，法廢矣。」百祿曰：「謂之殺人，則可；若制刑以爲無足疑，原情以爲無足憫，則不可。今概之死，則二殺之科，自是遂無足疑憫者矣。」時又詔天下獄不當讞而輒讞者抵罪。有司重於請，至枉情以求合法。百祿曰：「熙寧之法，非可疑可憫而讞者免駁勘，元豐則刊之，近則有奏劾之詔，故官吏畏避，不憚論殺。」因條五年死貸之數以聞。門下省猶駁正當貸者，又例在有司者還中書，百祿又爭之，後悉從其請。

改吏部侍郎。議者欲汰胥吏，呂大防趣廢其半，百祿曰：「不可。廢半則失職者衆，不若以漸消之，自今闕吏勿補，不數歲，減斯過半矣。」不聽。

都水王孝先議回河故道，大防意向之，命百祿行視。百祿以東流高仰，而河勢順下，不可回，卽馳奏所以然之狀，且取神宗詔令勿塞故道者併上之。大防猶謂：「大河東流，中國之險限。今塘灤旣壞，界河淤淺，河且北注矣。」百祿言：「塘灤有限寇之名，無禦寇之實。借使河徙而北，敵始有下流之憂，乃吾之利也。先帝明詔具在，奈何妄動搖之。」乃止。

俄兼侍讀，進翰林學士。爲帝言分別邪正之目，凡導人主以某事者爲公正，某事者爲姦邪，以類相反，凡二十餘條。願概斯事以觀其情，則邪正分矣。

以龍圖閣學士知開封府。勤於民事，獄無繫囚。僚吏欲以園空聞，百祿曰：「千里之畿，無一人之獄，此至尊之仁，非尹功也。」不許。經數月，復爲翰林學士，拜中書侍郎。是歲郊祀，議合祭天地，禮官以「昊天有成命」爲言。百祿曰：「此三代之禮，奈何復欲合祭乎？」『成命』之頌，祀天祭地，均歌此詩，亦如春夏祈穀而歌『噫嘻』，亦豈爲一祭哉？」爭久不決，質於帝前。宰相曰：「百祿之言，禮經也；今日之用，權制也。」陛下始郊見，宜以並事天地爲恭。」於是合祭。

熙河范育言：「阿里骨酷暴且病，溫溪心八族皆思內附，可以計納。」百祿曰：「中國以信撫四夷，阿里骨未有過，溪心虛實未可知，無釁而動，非策也。」又請進築納迷等三城。百祿曰：「是皆良田，爲必爭之地，我旣城之，若賊騎時出，我何以耕？後雖欲棄之，爲費已甚，亦不能矣。」帝皆從之。右僕射蘇頌坐稽留除書免，百祿以同省罷爲資政殿學士、知河中，徙河陽、河南。薨，年六十五，贈銀青光祿大夫。

子祖述，監潁州酒稅，攝獄掾，閱具獄，活兩死囚，州人以爲神。知鞏縣，鑿南山導水入洛，縣無水患，文彥博稱其能。以父墮黨籍，監中岳廟。久之，通判涇州。知台州，奏罷黃甘、葛藟之貢。主管西京御史臺。靖康多難，避地至汝州。汝守趙子櫟邀與共守，於是旁郡盡陷，汝獨全。累官朝議大夫，卒。從弟祖禹。

祖禹字淳甫，一字夢得。其生也，母夢一偉丈夫被金甲入寢室，曰：「吾漢將軍鄧禹。」既寤，猶見之，遂以爲名。幼孤，叔祖鎮撫育如己子。祖禹自以既孤，每歲時親賓慶集，慘怛若無所容，閉門讀書，未嘗預人事。既至京師，所與交游，皆一時聞人。鎮器之曰：「此兒，天下士也。」

進士甲科。從司馬光編修資治通鑑，在洛十五年，不事進取。書成，光薦爲祕書省正字。時王安石當國，尤愛重之。王安國與祖禹友善，嘗諭安石意，竟不往謁。富弼致仕居洛，素嚴毅，杜門罕與人接，待祖禹獨厚；疾篤，召授以密疏，大抵論安石誤國及新法之害，言極憤切。弼薨，人皆以爲不可奏，祖禹卒上之。

神宗崩，祖禹上疏論喪服之制曰：「先王制禮，君服同於父，皆斬衰三年，蓋恐爲人臣者不以父事其君。自漢以來，不惟人臣無服，人君遂不爲三年之喪。國朝自祖宗以來，外廷雖用易月之制，宮中實行三年服。君服如古典，而臣下猶依漢制，故十二日而小祥，期而又小祥，二十四日而大祥，再期而又大祥。既以日爲之，又以月爲之，此禮之無據者也。古者再期而大祥，中月而禫。禫，祭之名，非服之色。今乃爲之慘服三日然後禫，此禮之不經者也。服既除，至葬又服之，祔廟後卽吉，纔八月而遽純吉，無所不佩，此又禮之無漸者也。」

朔望，羣臣朝服以造殯宮，是以吉服臨喪；人主衰服在上，是以先帝之服爲人主之私喪，此二者皆禮之所不安也。」

哲宗立，擢右正言。呂公著執政，祖禹以婿嫌辭，改祠部員外郎，又辭。除著作佐郎、修神宗實錄檢討，遷著作郎兼侍講。

神宗既祥，祖禹上疏宣仁后曰：「今卽吉方始，服御一新，奢儉之端，皆由此起。凡可以蕩心悅目者，不宜有加於舊。皇帝聖性未定，覩儉則儉，覩奢則奢，所以訓導成德者，動宜有法。今聞奉宸庫取珠，戶部用金，其數至多，恐增加無已，願止於未然。崇儉敦朴，輔養聖性，使目不視靡曼之色，耳不聽淫哇之聲，非禮勿言，非禮勿動，則學問日益，聖德日隆，此宗社無疆之福。」故事，服除當開樂置宴，祖禹以爲因除服而開樂設宴，則似除服而慶賀，非君子不得已而除之之意，不可。

夏暑權罷講，祖禹言：「陛下今日之學與不學，係他日治亂。如好學，則天下君子欣慕，願立於朝，以直道事陛下，輔佐德業，而致太平；不學，則小人皆動其心，務爲邪諂，以竊富貴。且凡人之進學，莫不於少時，今聖質日長，數年之後，恐不得如今日之專，竊爲陛下惜也。」遷起居郎，又召試中書舍人，皆不拜。呂公著薨，召拜右諫議大夫。首上疏論人主正心修身之要，乞太皇太后日以天下之勤勞、萬民之疾苦、羣臣之邪正、政事之得失，開導上

心，驍然存之於中，使異日衆說不能惑，小人不能進。

蔡確既得罪，祖禹言：「自乾興以來，不竄逐大臣六十餘年，一旦行之，流傳四方，無不震聳。確去相已久，朝廷多非其黨，間有偏見異論者，若一切以爲黨確去之，懼刑罰失中，而人情不安也。」

蔡京鎮蜀，祖禹言：「京小有才，非端良之士。如使守成都，其還，當使執政，不宜崇長。」時大臣欲於新舊法中有所創立。祖禹以爲朝廷既察王安石之法爲非，但當復祖宗之舊，若出於新舊之間，兩用而兼存之，紀綱壞矣。遷給事中。

吳中大水，詔出米百萬斛、緡錢二十萬振救。諫官謂訴災者爲妄，乞加驗考。祖禹封還其章，云：「國家根本，仰給東南。今一方赤子，呼天赴愬，開口仰哺，以脫朝夕之急。奏災雖小過實，正當略而不問。若稍施懲譴，恐後無復敢言者矣。」

兼國史院修撰，爲禮部侍郎。論擇監司守令曰：「祖宗分天下爲十八路，置轉運使、提點刑獄，收鄉長、鎮將之權悉歸於縣，收縣之權歸於州，州之權歸於監司，監司之權歸於朝廷。上下相維，輕重相制，建置之道，最爲合宜。監司付以一路，守臣付以一州，令宰付以一縣，皆與天子分土而治，其可不擇乎？祖宗嘗有考課之法，專察諸路監司，置簿於中書，以稽其要。今宜委吏部尙書，取當爲州者，條別功狀以上三省，三省召而察之，苟其人可

任，則以次表用之。至官，則令監司考其課績，終歲之後，可以校優劣而施黜陟焉。如此則得人必多，監司、郡守得人，縣令不才，非所患也。」

聞禁中覓乳媪，祖禹以帝年十四，非近女色之時，上疏勸進德愛身，又乞宣仁后保護上躬，言甚切至。既而宣仁諭祖禹，以外議皆虛傳，祖禹復上疏曰：「臣言皇帝進德愛身，宜常以爲戒。太皇太后保護上躬，亦願因而勿忘。今外議雖虛，亦足爲先事之戒。臣侍經左右，有聞於道路，實懷私憂，是以不敢避妄言之罪。凡事言於未然，則誠爲過；及其已然，則又無所及，言之何益？陛下寧受未然之言，勿使臣等有無及之悔。」拜翰林學士，以叔百祿在中書，改侍講學士。百祿去，復爲之。范氏自鎮至祖禹，比三世居禁林，士論榮慕。

宣仁太后崩，中外議論洶洶，人懷顧望，在位者畏懼，莫敢發言。祖禹慮小人乘間害政，乃奏曰：「陛下方攬庶政，延見羣臣，此國家隆替之本，社稷安危之機，生民休戚之端，君子小人進退消長之際，天命人心去就離合之時也，可不畏哉？先后有大功於宗社，有大德於生靈，九年之間，始終如一。然羣小怨恨，亦爲不少，必將以改先帝之政、逐先帝之臣爲言，以事離間，不可不察也。先后因天下人心，變而更化。既改其法，則作法之人有罪當退，亦順衆言而逐之。是皆上負先帝，下負萬民，天下之所讎疾而欲去之者也，豈有憎惡於其間哉？惟辨析是非，深拒邪說，有以姦言惑聽者，付之典刑，痛懲一人，以警羣慝，則帖然

無事矣。此等既誤先帝，又欲誤陛下，天下之事，豈堪小人再破壞邪？」初，蘇軾約俱上章論列，諫草已具，見祖禹疏，遂附名同奏，曰：「公之文，經世之文也。」竟不復出其稿。

祖禹又言：「陛下承六世之遺烈，當思天下者祖宗之天下，人民者祖宗之人民，百官者祖宗之百官，府庫者祖宗之府庫。一言一動，如臨之在上，質之在傍，則可以長享天下之奉。先后以大公至正爲心，罷安石、惠卿所造新法，而行祖宗舊政。故社稷危而復安，人心離而復合，乃至遼主亦戒其臣勿生事曰：『南朝專行仁宗之政矣。』外夷之情如此，中國之心可知。先后日夜苦心勞力，爲陛下立太平之基。願守之以靜，恭己以臨之，虛心以處之，則羣臣邪正，萬事是非，皆了然於聖心矣。小人之情專爲私，故不便於公；專爲邪，故不便於正；專好動，故不便於靜。惟陛下痛心疾首，以爲刻骨之戒。」章累上，不報。

忽有旨召內臣十餘人，祖禹言：「陛下親政以來，四海傾耳，未聞訪一賢臣，而所召者乃先內侍，必謂陛下私於近習，望即賜追改。」因請對，曰：「熙寧之初，王安石、呂惠卿造立新法，悉變祖宗之政，多引小人以誤國，勳舊之臣屏棄不用，忠正之士相繼遠引。又用兵開邊，結怨外夷，天下愁苦，百姓流徙。賴先帝覺悟，罷逐兩人，而所引羣小，已布滿中外，不可復去。蔡確連起大獄，王韶創取熙河，章惇開五溪，沈起擾交管，沈括、徐禧、俞充、種諤興造西事，兵民死傷皆不下二十萬。先帝臨朝悼悔，以謂朝廷不得不任其咎。以至吳居



厚行鐵冶之法於京東，王子京行茶法於福建，蹇周輔行鹽法於江西，李稷、陸師閔行茶法、市易於西川，劉定教保甲於河北，民皆愁痛嗟怨，比屋思亂。賴陛下與先后起而救之，天下之民，如解倒縣。惟是向來所斥逐之人，窺伺事變，妄意陛下不以修改法度爲是，如得至左右，必進姦言。萬一過聽而復用之，臣恐國家自此陵遲，不復振矣。」又論：「漢、唐之亡，皆由宦官。自熙寧、元豐間，李憲、王中正、宋用臣輩用事總兵，權勢震灼。中正兼幹四路，口敕募兵，州郡不敢違，師徒凍餒，死亡最多；憲陳再舉之策，致永樂摧陷；用臣興土木之工，無時休息，罔市井之微利，爲國斂怨。此三人者，雖加誅戮，未足以謝百姓。憲雖已亡，而中正、用臣尚在，今召內臣十人，而憲、中正之子皆在其中。二人既入，則中正、用臣必將復用，願陛下念之。」

時紹述之論已興，有相章惇意。祖禹力言惇不可用，不見從，遂請外。上且欲大用，而內外梗之者甚衆，乃以龍圖閣學士知陝州。言者論祖禹修實錄詆誣，又摭其諫禁中雇乳媪事，連貶武安軍節度副使、昭州別駕，安置永州、賀州，又徙賓、化而卒，年五十八。

祖禹平居恂恂，口不言人過。至遇事，則別白是非，不少借隱。在邇英守經據正，獻納尤多。嘗講尚書至「內作色荒，外作禽荒」六語，拱手再誦，却立云：「願陛下留聽。」帝首肯再三，乃退。每當講前夕，必正衣冠，儼如在上側，命子弟侍，先按講其說。開列古義，參之

時事，言簡而當，無一長語，義理明白，粲然成文。蘇軾稱爲講官第一。

祖禹嘗進唐鑑十二卷，帝學八卷，仁皇政典六卷。而唐鑑深明唐三百年治亂，學者尊之，目爲「唐鑑公」云。建炎二年，追復龍圖閣學士。子冲，紹興中仕至翰林侍讀學士，儒林有傳。

論曰：「熙寧、元豐之際，天下賢士大夫望以爲相者，鎮與司馬光二人，至稱之曰君實、景仁，不敢有所軒輊。光思濟斯民，卒任天下之重；鎮嶷然如山，確乎其不可拔。君子之道，或出或處，易地則皆然，未易以功名優劣論也。百祿受學於鎮，故其議論操修，粹然一出於正。祖禹長於勸講，平生論諫，不啻數十萬言。其開陳治道，區別邪正，辨釋事宜，平易明白，洞見底蘊，雖賈誼、陸贄不是過云。

### 校勘記

〔二〕民力困敝 原作「民田困敝」，據蘇軾東坡七集正集卷三九范景仁墓誌銘改。

〔三〕石全斌 「斌」原作「贊」，據東坡七集正集卷三九范景仁墓誌銘、長編卷一七七改。下同。

# 宋史卷三百三十八

## 列傳第九十七

蘇軾 子過

蘇軾字子瞻，眉州眉山人。生十年，父洵游學四方，母程氏親授以書，聞古今成敗，輒能語其要。程氏讀東漢范滂傳，慨然太息，軾請曰：「軾若爲滂，母許之否乎？」程氏曰：「汝能爲滂，吾顧不能爲滂母邪？」

比冠，博通經史，屬文日數千言，好賈誼、陸贄書。既而讀莊子，歎曰：「吾昔有見，口未能言，今見是書，得吾心矣。」嘉祐二年，試禮部。方時文磔裂詭異之弊勝，主司歐陽脩思有以救之，得軾刑賞忠厚論，驚喜，欲擢冠多士，猶疑其客曾鞏所爲，但置第二；復以春秋對義居第一，殿試中乙科。後以書見脩，脩語梅聖俞曰：「吾當避此人出一頭地。」聞者始譁不厭，久乃信服。

丁母憂。五年，調福昌主簿。歐陽脩以才識兼茂，薦之祕閣。試六論，舊不起草，以故文多不工。軾始具草，文義粲然。復對制策，入三等。自宋初以來，制策入三等，惟吳育與軾而已。

除大理評事、簽書鳳翔府判官。關中自元昊叛，民貧役重，岐下歲輸南山木棧，自渭入河，經砥柱之險，衙吏踵破家。軾訪其利害，爲修衙規，使自擇水工以時進止，自是害減半。

治平二年，入判登聞鼓院。英宗自藩邸聞其名，欲以唐故事召入翰林，知制誥。宰相韓琦曰：「軾之才，遠大器也，他日自當爲天下用。要在朝廷培養之，使天下之士莫不畏慕降伏，皆欲朝廷進用，然後取而用之，則人人無復異辭矣。今驟用之，則天下之士未必以爲然，適足以累之也。」英宗曰：「且與修注如何？」琦曰：「記注與制誥爲隣，未可遽授。不若於館閣中近上帖職與之，且請召試。」英宗曰：「試之未知其能否，如軾有不能邪？」琦猶不可，及試二論，復入三等，得直史館。軾聞琦語，曰：「公可謂愛人以德矣。」

會洵卒，賻以金帛，辭之，求贈一官，於是贈光祿丞。洵將終，以兄太白早亡，子孫未立，妹嫁杜氏，卒未葬，屬軾。軾既除喪，卽葬姑。後官可蔭，推與太白曾孫彭。

熙寧二年，還朝。王安石執政，素惡其議論異己，以判官告院。四年，安石欲變科舉，興學校，詔兩制、三館議。軾上議曰：

得人之道，在於知人；知人之法，在於責實。使君相有知人之明，朝廷有責實之政，則胥史皂隸未嘗無人，而況於學校貢舉乎？雖因今之法，臣以爲有餘。使君相不知人，朝廷不責實，則公卿侍從常患無人，而況學校貢舉乎？雖復古之制，臣以爲不足。夫時有可否，物有廢興，方其所安，雖暴君不能廢，及其既厭，雖聖人不能復。故風俗之變，法制隨之，譬如江河之徙移，疆而復之，則難爲力。

慶曆固嘗立學矣，至于今日，惟有空名僅存。今將變今之禮，易今之俗，又當發民力以治官室，斂民財以食游士。百里之內，置官立師，獄訟聽于是，軍旅謀于是，又簡不率教者屏之遠方，則無乃徒爲紛亂，以患苦天下邪？若乃無大更革，而望有益於時，則與慶曆之際何異？故臣謂今之學校，特可因仍舊制，使先王之舊物，不廢於吾世足矣。至於貢舉之法，行之百年，治亂盛衰，初不由此。陛下視祖宗之世，貢舉之法，與今爲孰精？言語文章，與今爲孰優？所得人才，與今爲孰多？天下之事，與今爲孰辦？較此四者之長短，其議決矣。

今所欲變改不過數端：或曰鄉舉德行而略文詞，或曰專取策論而罷詩賦，或欲兼采譽望而罷封彌，或欲經生不帖墨而考大義，此皆知其一，不知其二者也。願陛下留意於遠者、大者，區區之法何預焉。臣又切有私憂過計者。夫性命之說，自子貢不得聞，

而今之學者，恥不言性命，讀其文，浩然無當而不可窮；觀其貌，超然無著而不可挹，此豈真能然哉！蓋中人之性，安於放而樂於誕耳。陛下亦安用之？

議上，神宗悟曰：「吾固疑此，得軾議，意釋然矣。」即日召見，問：「方今政令得失安在？雖朕過失，指陳可也。」對曰：「陛下生知之性，天縱文武，不患不明，不患不勤，不患不斷，但患求治太急，聽言太廣，進人太銳。願鎮以安靜，待物之來，然後應之。」神宗悚然曰：「卿三言，朕當熟思之。」凡在館閣，皆當爲朕深思治亂，無有所隱。」軾退，言於同列。安石不悅，命權開封府推官，將困之以事。軾決斷精敏，聲聞益遠。會上元敕府市浙燈，且令損價。軾疏言：「陛下豈以燈爲悅？此不過以奉二宮之歡耳。然百姓不可戶曉，皆謂以耳目不急之玩，奪其口體必用之資。此事至小，體則甚大，願追還前命。」即詔罷之。

時安石創行新法，軾上書論其不便，曰：

臣之所欲言者，三言而已。願陛下結人心，厚風俗，存紀綱。人主之所恃者人心而已，如木之有根，燈之有膏，魚之有水，農夫之有田，商賈之有財。失之則亡，此理之必然也。自古及今，未有和易同衆而不安，剛果自用而不危者。陛下亦知人心之不一悅矣。

祖宗以來，治財用者不過三司。今陛下不以財用付三司，無故又創制置三司條例

一司，使六七少年，日夜講求於內，使者四十餘輩，分行營幹於外。夫制置三司條例，求利之名也；六七少年與使者四十餘輩，求利之器也。造端宏大，民實驚疑；創法新奇，吏皆惶惑。以萬乘之主而言利，以天子之宰而治財，論說百端，喧傳萬口，然而莫之顧者，徒曰：「我無其事，何恤於人言。」操罔罟而入江湖，語人曰「我非漁也」，不如捐罔罟而人自信。驅鷹犬而赴林藪，語人曰「我非獵也」，不如放鷹犬而獸自馴。故臣以爲欲消讒慝而召和氣，則莫若罷條例司。

今君臣宵旰，幾一年矣，而富國之功，茫如捕風，徒聞內帑出數百萬緡，祠部度五千餘人耳。以此爲術，其誰不能？而所行之事，道路皆知其難。汴水濁流，自生民以來，不以種稻。今欲陂而清之，萬頃之稻，必用千頃之陂，一歲一淤，三歲而滿矣。陛下遂信其說，即使相視地形，所在鑿空，訪尋水利，妄庸輕剽，率意爭言。官司雖知其疎，不敢便行抑退，追集老少，相視可否。若非灼然難行，必須且爲興役。官吏苟且順從，眞謂陛下有意興作，上靡帑廩，下奪農時。隄防一開，水失故道，雖食議者之肉，何補於民！臣不知朝廷何苦而爲此哉？

自古役人，必用鄉戶。今者徒聞江、浙之間，數郡顧役，而欲措之天下。單丁、女戶，蓋天民之窮者也，而陛下首欲役之，富有四海，忍不加恤！自楊炎爲兩稅，租調與

庸既兼之矣，奈何復欲取庸？萬一後世不幸有聚斂之臣，庸錢不除，差役仍舊，推所從來，則必有任其咎者矣。青苗放錢，自昔有禁。今陛下始立成法，每歲常行。雖云不許抑配，而數世之後，暴君汙吏，陛下能保之與？計願請之戶，必皆孤貧不濟之人，鞭撻已急，則繼之逃亡，不還，則均及鄰保，勢有必至，異日天下恨之，國史記之，曰「青苗錢自陛下始」，豈不惜哉！且常平之法，可謂至矣。今欲變爲青苗，壞彼成此，所喪逾多，虧官害民，雖悔何及！

昔漢武帝以財力匱竭，用賈人桑羊之說，買賤賣貴，謂之均輸。于時商賈不行，盜賊滋熾，幾至於亂。孝昭既立，霍光順民所欲而予之，天下歸心，遂以無事。不意今日此論復興。立法之初，其費已厚，縱使薄有所獲，而征商之額，所損必多。譬之有人爲其主畜牧，以一牛易五羊。一牛之失，則隱而不言；五羊之獲，則指爲勞績。今壞常平而言青苗之功，虧商稅而取均輸之利，何以異此？臣竊以爲過矣。議者必謂：「民可與樂成，難與慮始。」故陛下堅執不顧，期於必行。此乃戰國貪功之人，行險僥倖之說，未及樂成，而怨已起矣。臣之所願陛下結人心者，此也。

國家之所以存亡者，在道德之淺深，不在乎強與弱；曆數之所以長短者，在風俗之薄厚，不在乎富與貧。人主知此，則知所輕重矣。故臣願陛下務崇道德而厚風俗，



不願陛下急於有功而貪富強。愛惜風俗，如護元氣。聖人非不知深刻之法可以齊衆，勇悍之夫可以集事，忠厚近於迂闊，老成初若遲鈍。然終不肯以彼易此者，知其所得小，而所喪大也。仁祖持法至寬，用人有敘，專務掩覆過失，未嘗輕改舊章。考其成功，則曰未至。以言乎用兵，則十出而九敗；以言乎府庫，則僅足而無餘。徒以德澤在人，風俗知義，故升遐之日，天下歸仁焉。議者見其末年吏多因循，事不振舉，乃欲矯之以苛察，齊之以智能，招來新進勇銳之人，以圖一切速成之效。未享其利，澆風已成。多開驟進之門，使有意外之得，公卿侍從跬步可圖，俾常調之人舉生非望，欲望風俗之厚，豈可得哉？近歲樸拙之人愈少，巧進之士益多。惟陛下哀之救之，以簡易爲法，以清淨爲心，而民德歸厚。臣之所願陛下厚風俗者，此也。

祖宗委任臺諫，未嘗罪一言者。縱有薄責，旋即超升，許以風聞，而無官長。言及乘輿，則天子改容；事關廊廟，則宰相待罪。臺諫固未必皆賢，所言亦未必皆是。然須養其銳氣，而借之重權者，豈徒然哉？將以折姦臣之萌也。今法令嚴密，朝廷清明，所謂姦臣，萬無此理。然養猫以去鼠，不可以無鼠而養不捕之猫；畜狗以防盜，不可以無盜而畜不吠之狗。陛下得不上念祖宗設此官之意，下爲子孫萬世之防？臣聞長老之談，皆謂臺諫所言，常隨天下公議。公議所與，臺諫亦與之；公議所擊，臺諫亦擊

之。今者物論沸騰，怨讟交至，公議所在，亦知之矣。臣恐自茲以往，習慣成風，盡爲執政私人，以致人主孤立，紀綱一廢，何事不生！臣之所願陛下存紀綱者，此也。

軾見安石贊神宗以獨斷專任，因試進士發策，以「晉武平吳以獨斷而克，苻堅伐晉以獨斷而亡，齊桓專任管仲而霸，燕噲專任子之而敗，事同而功異」爲問。安石滋怒，使御史謝景溫論奏其過，窮治無所得，軾遂請外，通判杭州。高麗入貢，使者發幣於官吏，書稱甲子。軾却之曰：「高麗於本朝稱臣，而不稟正朔，吾安敢受！」使者易書稱熙寧，然後受之。

時新政日下，軾於其間，每因法以便民，民賴以安。徙知密州。司農行手實法，不時施行者以違制論。軾謂提舉官曰：「違制之坐，若自朝廷，誰敢不從？今出於司農，是擅造律也。」提舉官驚曰：「公姑徐之。」未幾，朝廷知法害民，罷之。

有盜竊發，安撫司遣三班使臣領悍卒來捕，卒凶暴恣行，至以禁物誣民，入其家爭鬥殺人，且畏罪驚潰，將爲亂。民奔訴軾，軾投其書不視，曰：「必不至此。」散卒聞之，少安，徐使人招出戮之。

徙知徐州。河決曹村，泛于梁山泊，溢于南清河，匯于城下，漲不時洩，城將敗，富民爭出避水。軾曰：「富民出，民皆動搖，吾誰與守？吾在是，水決不能敗城。」驅使復入。軾詣武衛營，呼卒長曰：「河將害城，事急矣，雖禁軍且爲我盡力。」卒長曰：「太守猶不避塗潦，

吾儕小人，當效命。」率其徒持畚鍤以出，築東南長堤，首起戲馬臺，尾屬於城。雨日夜不止，城不沈者三版。軾廬於其上，過家不入，使官吏分堵以守，卒全其城。復請調來歲夫增築故城，爲木岸，以虞水之再至。朝廷從之。

徙知湖州，上表以謝。又以事不便民者不敢言，以詩託諷，庶有補於國。御史李定、舒亶、何正臣等，摭其表語，並媒孽所爲詩以爲訕謗，逮赴臺獄，欲置之死，鍛鍊久之不決。神宗獨憐之，以黃州團練副使安置。軾與田父野老，相從溪山間，築室於東坡，自號「東坡居士」。

三年，神宗數有意復用，輒爲當路者沮之。神宗嘗語宰相王珪、蔡確曰：「國史至重，可命蘇軾成之。」珪有難色。神宗曰：「軾不可，姑用曾鞏。」鞏進太祖總論，神宗意不允，遂手扎移軾汝州，有曰：「蘇軾黜居思咎，閱歲滋深，人材實難，不忍終棄。」軾未至汝，上書自言飢寒，有田在常，願得居之。朝奏，夕報可。

道過金陵，見王安石，曰：「大兵大獄，漢、唐滅亡之兆。祖宗以仁厚治天下，正欲革此。今西方用兵，連年不解，東南數起大獄，公獨無一言以救之乎？」安石曰：「二事皆惠卿啓之，安石在外，安敢言？」軾曰：「在朝則言，在外則不言，事君之常禮耳。上所以待公者非常禮，公所以待上者，豈可以常禮乎？」安石厲聲曰：「安石須說。」又曰：「出在安石口，入在

子瞻耳。」又曰：「人須是知行一不義，殺一不辜，得天下弗爲，乃可。」軾戲曰：「今之君子，爭減半年磨勘，雖殺人亦爲之。」安石笑而不言。

至常，神宗崩，哲宗立，復朝奉郎、知登州，召爲禮部郎中。軾舊善司馬光、章惇。時光爲門下侍郎，惇知樞密院，二人不相合，惇每以譴侮困光，光苦之。軾謂惇曰：「司馬君實時望甚重。昔許靖以虛名無實，見鄙於蜀先主，法正曰：『靖之浮譽，播流四海，若不加禮，必以賤賢爲累。』先主納之，乃以靖爲司徒。許靖且不可慢，況君實乎？」惇以爲然，光賴以少安。

遷起居舍人。軾起於憂患，不欲驟履要地，辭於宰相蔡確。確曰：「公徊翔久矣，朝中無出公右者。」軾曰：「昔林希同在館中，年且長。」確曰：「希固當先公耶？」卒不許。元祐元年，軾以七品服入侍延和，卽賜銀緋，遷中書舍人。

初，祖宗時，差役行久生弊，編戶充役者不習其役，又虐使之，多致破產，狹鄉民至有終歲不得息者。王安石相神宗，改爲免役，使戶差高下出錢雇役，行法者過取，以爲民病。司馬光爲相，知免役之害，不知其利，欲復差役，差官置局，軾與其選。軾曰：「差役、免役，各有利害。免役之害，掊斂民財，十室九空，斂聚於上而下有錢荒之患。差役之害，民常在官，不得專力於農，而貪吏猾胥得緣爲姦。此二害輕重，蓋略等矣。」光曰：「於君何如？」軾

曰：「法相因則事易成，事有漸則民不驚。三代之法，兵農爲一，至秦始皇分爲二，及唐中葉，盡變府兵爲長征之卒。自爾以來，民不知兵，兵不知農，農出穀帛以養兵，兵出性命以衛農，天下便之。雖聖人復起，不能易也。今免役之法，實大類此。公欲驟罷免役而行差役，正如罷長征而復民兵，蓋未易也。」光不以爲然。軾又陳於政事堂，光忿然。軾曰：「昔韓魏公刺陝西義勇，公爲諫官，爭之甚力，韓公不樂，公亦不顧。軾昔聞公道其詳，豈今日作相，不許軾盡言耶？」光笑之。尋除翰林學士。

二年，兼侍讀。每進讀至治亂興衰、邪正得失之際，未嘗不反覆開導，覲有所啓悟。哲宗雖恭默不言，輒首肯之。嘗讀祖宗寶訓，因及時事，軾歷言：「今賞罰不明，善惡無所勸沮；又黃河勢方北流，而疆之使東；夏人入鎮戎，殺掠數萬人，帥臣不以聞。每事如此，恐寢成衰亂之漸。」

軾嘗鎖宿禁中，召入對便殿，宣仁后問曰：「卿前年爲何官？」曰：「臣爲常州團練副使。」曰：「今爲何官？」曰：「臣今待罪翰林學士。」曰：「何以遽至此？」曰：「遭遇太皇太后、皇帝陛下。」曰：「非也。」曰：「豈大臣論薦乎？」曰：「亦非也。」軾驚曰：「臣雖無狀，不敢自他途以進。」曰：「此先帝意也。先帝每誦卿文章，必嘆曰『奇才，奇才！』但未及進用卿耳。」軾不覺哭失聲，宣仁后與哲宗亦泣，左右皆感涕。已而命坐賜茶，徹御前金蓮燭送歸院。

三年，權知禮部貢舉。會大雪苦寒，士坐庭中，噤未能言。軾寬其禁約，使得盡技。巡鋪內侍每擢辱舉子，且持曖昧單詞，誣以爲罪，軾盡奏逐之。

四年，積以論事，爲當軸者所恨。軾恐不見容，請外拜龍圖閣學士、知杭州。未行，諫官言前相蔡確知安州，作詩借郝處俊事以譏太皇太后。大臣議遷之嶺南。軾密疏：「朝廷若薄確之罪，則於皇帝孝治爲不足；若深罪確，則於太皇太后仁政爲小累。謂宜皇帝敕置獄逮治，太皇太后出手詔赦之，則於仁孝兩得矣。」宣仁后心善軾言而不能用。軾出郊，用前執政恩例，遣內侍賜龍茶、銀合，慰勞甚厚。

既至杭，大旱，饑疫並作。軾請於朝，免本路上供米三之一，復得賜度僧牒，易米以救飢者。明年春，又減價糶常平米，多作餠粥藥劑，遣使挾醫分坊治病，活者甚衆。軾曰：「杭，水陸之會，疫死比他處常多。」乃哀羨緡得二千，復發橐中黃金五十兩，以作病坊，稍畜錢糧待之。

杭本近海，地泉鹹苦，居民稀少。唐刺史李泌始引西湖水作六井，民足於水。白居易又浚西湖水入漕河，自河入田，所溉至千頃，民以殷富。湖水多葑，自唐及錢氏，歲輒浚治，宋興，廢之，葑積爲田，水無幾矣。漕河失利，取給江湖，舟行市中，潮又多淤，三年一淘，爲民大患，六井亦幾於廢。軾見茅山一河專受江湖，鹽橋一河專受湖水，遂浚二河以通漕。

復造堰牘，以爲湖水畜洩之限，江潮不復入市。以餘力復完六井，又取葑田積湖中，南北徑三十里，爲長堤以通行者。吳人種菱，春輒芟除，不遺寸草。且募人種菱湖中，葑不復生。收其利以備修湖，取救荒餘錢萬緡、糧萬石，及請得百僧度牒以募役者。堤成，植芙蓉、楊柳其上，望之如畫圖，杭人名爲蘇公堤。

杭僧淨源，舊居海濱，與舶客交通，舶至高麗，交譽之。元豐末，其王子義天來朝，因往拜焉。至是，淨源死，其徒竊持其像，附舶往告。義天亦使其徒來祭，因持其國母二金塔，云祝兩宮壽。軾不納，奏之曰：「高麗久不入貢，失賜予厚利，意欲求朝，未測吾所以待之厚薄，故因祭亡僧而行祝壽之禮。若受而不答，將生怨心；受而厚賜之，正墮其計。今宜勿與知，從州郡自以理却之。彼庸僧猾商，爲國生事，漸不可長，宜痛加懲創。」朝廷皆從之。未幾，貢使果至，舊例使所至吳越七州，費二萬四千餘緡。軾乃令諸州量事裁損，民獲交易之利，無復侵撓之害矣。

浙江潮自海門東來，勢如雷霆，而浮山峙於江中，與漁浦諸山犬牙相錯，洄洑激射，歲敗公私船不可勝計。軾議自浙江上流地名石門，並山而東，鑿爲漕河，引浙江及谿谷諸水二十餘里以達于江。又並山爲岸，不能十里以達龍山大慈浦，自浦北折抵小嶺，鑿嶺六十五丈以達嶺東古河，浚古河數里達于龍山漕河，以避浮山之險，人以爲便。奏聞，有惡軾

者，力沮之，功以故不成。

軾復言：「三吳之水，瀦爲太湖，太湖之水，溢爲松江以入海。海日兩潮，潮濁而江清，潮水常欲淤塞江路，而江水清駛，隨輒滌去，海口常通，則吳中少水患。昔蘇州以東，公私船皆以篙行，無陸挽者。自慶曆以來，松江大築挽路，建長橋以扼塞江路，故今三吳多水，欲鑿挽路，爲千橋，以迅江勢<sup>〔三〕</sup>。」亦不果用，人皆以爲恨。軾二十年間再蒞杭，有德於民，家有畫像，飲食必祝。又作生祠以報<sup>〔四〕</sup>。

六年，召爲吏部尙書，未至。以弟轍除右丞，改翰林承旨。轍辭右丞，欲與兄同備從官，不聽。軾在翰林數月，復以讒請外，乃以龍圖閣學士出知潁州。先是，開封諸縣多水患，吏不究本末，決其陂澤，注之惠民河，河不能勝，致陳亦多水。又將鑿鄧艾溝與潁河並，且鑿黃堆欲注之於淮。軾始至潁，遣吏以水平準之，淮之漲水高於新溝幾一丈，若鑿黃堆，淮水顧流潁地爲患。軾言於朝，從之。

郡有宿賊尹遇等，數劫殺人，又殺捕盜吏兵。朝廷以名捕不獲，被殺家復懼其害，匿不敢言。軾召汝陰尉李直方曰：「君能禽此，當力言於朝，乞行優賞；不獲，亦以不職奏免君矣。」直方有母且老，與母訣而後行。乃緝知盜所，分捕其黨與，手戟刺遇，獲之。朝廷以小不應格，推賞不及。軾請以己之年勞，當改朝散郎階，爲直方賞，不從。其後吏部爲軾當



遷，以符會其考，軾謂已許直方，又不報。

七年，徙揚州。舊發運司主東南漕法，聽操舟者私載物貨，征商不得留難。故操舟者輒富厚，以官舟爲家，補其弊漏，且周船夫之乏，故所載率皆速達無虞。近歲一切禁而不許，故舟弊人困，多盜所載以濟飢寒，公私皆病。軾請復舊，從之。未閱歲，以兵部尙書召兼侍讀。

是歲，哲宗親祀南郊，軾爲鹵簿使，導駕入太廟。有赭繖犢車并青蓋犢車十餘爭道，不避儀仗。軾使御營巡檢使問之，乃皇后及大長公主。時御史中丞李之純爲儀仗使，軾曰：「中丞職當肅政，不可不以聞之。」純不敢言，軾於車中奏之。哲宗遣使齎疏馳白太皇太后，明日，詔整肅儀衛，自皇后而下皆毋得迎謁。尋遷禮部兼端明殿、翰林侍讀兩學士，爲禮部尙書。高麗遣使請書，朝廷以故事盡許之。軾曰：「漢東平王請諸子及太史公書，猶不肯予。今高麗所請，有甚於此，其可予乎？」不聽。

八年，宣仁后崩，哲宗親政。軾乞補外，以兩學士出知定州。時國是將變，軾不得入辭。旣行，上書言：「天下治亂，出於下情之通塞。至治之極，小民皆能自通；迨於大亂，雖近臣不能自達。陛下臨御九年，除執政、臺諫外，未嘗與羣臣接。今聽政之初，當以通下情、除壅蔽爲急務。臣日侍帷幄，方當戍邊，顧不得一見而行，況疎遠小臣欲求自通，難矣。」

然臣不敢以不得對之故，不效愚忠。古之聖人將有爲也，必先處晦而觀明，處靜而觀動，則萬物之情，畢陳于前。陛下聖智絕人，春秋鼎盛。臣願虛心循理，一切未有所爲，默觀庶事之利害，與羣臣之邪正。以三年爲期，俟得其實，然後應物而作。使既作之後，天下無恨，陛下亦無悔。由此觀之，陛下之有爲，惟憂太蚤，不患稍遲，亦已明矣。臣恐急進好利之臣，輒勸陛下輕有改變，故進此說，敢望陛下留神，社稷宗廟之福，天下幸甚。」

定州軍政壞弛，諸衛卒驕惰不教，軍校蠹食其廩賜，前守不敢誰何。軾取貪汙者配隸遠惡，繕修營房，禁止飲博，軍中衣食稍足，乃部勒戰法，衆皆畏伏。然諸校業業不安，有卒史以賊訴其長，軾曰：「此事吾自治則可，聽汝告，軍中亂矣。」立決配之，衆乃定。

會春大閱，將吏久廢上下之分，軾命舉舊典，帥常服出帳中，將吏戎服執事。副總管王光祖自謂老將，恥之，稱疾不至。軾召書吏使爲奏，光祖懼而出，訖事，無一慢者。定人言：「自韓琦去後，不見此禮至今矣。」契丹久和，邊兵不可用，惟沿邊弓箭社與寇爲隣，以戰射自衛，猶號精銳。故相龐籍守邊，因俗立法。歲久法弛，又爲保甲所撓。軾奏免保甲及兩稅折變科配，不報。

紹聖初，御史論軾掌內外制日，所作詞命，以爲譏斥先朝。遂以本官知英州，尋降一官，未至，貶寧遠軍節度副使，惠州安置。居三年，泊然無所蒂芥，人無賢愚，皆得其歡心。

又貶瓊州別駕，居昌化。昌化，故儋耳地，非人所居，藥餌皆無有。初僦官屋以居，有司猶謂不可，軾遂買地築室，僦人運甕畚土以助之。獨與幼子過處，著書以爲樂，時時從其父老游，若將終身。

徽宗立，移廉州，改舒州團練副使，徙永州。更三大赦，遂提舉玉局觀，復朝奉郎。軾自元祐以來，未嘗以歲課乞遷，故官止於此。建中靖國元年，卒于常州，年六十六。

軾與弟轍，師父洵爲文，既而得之於天。嘗自謂：「作文如行雲流水，初無定質，但常行於所當行，止於所不可不止。」雖嬉笑怒罵之辭，皆可書而誦之。其體渾涵光芒，雄視百代，有文章以來，蓋亦鮮矣。洵晚讀易，作易傳未究，命軾述其志。軾成易傳，復作論語說；後居海南，作書傳；又有東坡集四十卷、後集二十卷、奏議十五卷、內制十卷、外制三卷、和陶詩四卷。一時文人如黃庭堅、晁補之、秦觀、張耒、陳師道，舉世未之識，軾待之如朋儔，未嘗以師資自予也。

自爲舉子至出入侍從，必以愛君爲本，忠規讜論，挺挺大節，羣臣無出其右。但爲小人不惡擠排，不使安於朝廷之上。

高宗卽位，贈資政殿學士，以其孫符爲禮部尙書。又以其文實左右，讀之終日忘倦，謂爲文章之宗，親製集贊，賜其曾孫嶠。遂崇贈太師，諡文忠。軾三子：邁、迨、過，俱善爲文。

邁，駕部員外郎。迨，承務郎。

過字叔黨。軾知杭州，過年十九，以詩賦解兩浙路，禮部試下。及軾爲兵部尙書，任右承務郎。軾帥定武，謫知英州，貶惠州，遷儋耳，漸徙廉、永，獨過侍之。凡生理晝夜寒暑所須者，一身百爲，不知其難。初至海上，爲文曰志隱，軾覽之曰：「吾可以安於島夷矣。」因命作孔子弟子別傳。軾卒於常州，過葬軾汝州郟城小峨眉山，遂家潁昌，營湖陰水竹數畝，名曰小斜川，自號斜川居士。卒，年五十二。

初監太原府稅，次知潁昌府郟城縣，皆以法令罷。晚權通判中山府。有斜川集二十卷。其思子臺賦、颺風賦早行於世。時稱爲「小坡」，蓋以軾爲「大坡」也。其叔轍每稱過孝，以訓宗族。且言：「吾兄遠居海上，惟成就此兒能文也。」七子：籥、籍、節、笈、筆、篴、簡。

論曰：蘇軾自爲童子時，士有傳石介慶曆聖德詩至蜀中者，軾歷舉詩中所言韓、富、杜、范諸賢以問其師。師怪而語之，則曰：「正欲識是諸人耳。」蓋已有頡頏當世賢哲之意。弱冠，父子兄弟至京師，一日而聲名赫然，動於四方。旣而登上第，擢詞科，入掌書命，出典方州。器識之閎偉，議論之卓犖，文章之雄雋，政事之精明，四者皆能以特立之志爲之主，而

以邁往之氣輔之。故意之所向，言足以達其有猷，行足以遂其有爲。至於禍患之來，節義足以固其有守，皆志與氣所爲也。仁宗初讀軾、轍制策，退而喜曰：「朕今日爲子孫得兩宰相矣。」神宗尤愛其文，宮中讀之，膳進忘食，稱爲天下奇才。二君皆有以知軾，而軾卒不得大用。一歐陽脩先識之，其名遂與之齊，豈非軾之所長不可掩抑者，天下之至公也，相不相有命焉，嗚呼！軾不得相，又豈非幸歟？或謂：「軾稍自韜戢，雖不獲柄用，亦當免禍。」雖然，假令軾以是而易其所爲，尙得爲軾哉？

## 校勘記

〔二〕下爲子孫萬世之防 蘇軾東坡七集奏議集卷一上皇帝書作「下爲子孫立萬一之防」。

〔三〕何正臣 原作「何正言」。本書卷三二九何正臣傳說：「爲御史裏行，遂與李定、舒亶論蘇軾。」可見何正臣與舒同論蘇軾的當是何正臣。孔平仲孔氏談苑卷一也作何正臣。據改。

〔三〕欲鑿挽路爲千橋以迅江勢 「千橋」，原作「十橋」。據蘇轍欒城集後集卷二二亡兄弟瞻端明墓誌銘、東坡七集奏議集卷九進單鏐吳中水利書狀改。

〔四〕又作生祠以報 「作生」二字原倒，據欒城集後集卷二二亡兄弟瞻端明墓誌銘乙正。



# 宋史卷三百三十九

## 列傳第九十八

蘇轍 族孫元老

蘇轍字子由，年十九，與兄軾同登進士科，又同策制舉。仁宗春秋高，轍慮或倦於勤，因極言得失，而於禁廷之事，尤爲切至。曰：

陛下卽位三十餘年矣，平居靜慮，亦嘗有憂於此乎？無憂於此乎？臣伏讀制策，陛下既有憂懼之言矣。然臣愚不敏，竊意陛下有其言耳，未有其實也。往者寶元、慶曆之間，西夏作難，陛下晝不安坐，夜不安席，天下皆謂陛下憂懼小心，如周文王。然自西方解兵，陛下棄置憂懼之心，二十年矣。古之聖人，無事則深憂，有事則不懼。夫無事而深憂者，所以爲有事之不懼也。今陛下無事則不憂，有事則大懼，臣以爲憂樂之節易矣。臣疎遠小臣，聞之道路，不知信否？

近歲以來，宮中貴姬至以千數，歌舞飲酒，優笑無度，坐朝不聞咨謨，便殿無所顧問。三代之衰，漢、唐之季，女寵之害，陛下亦知之矣。久而不止，百蠱將由之而出。內則蠱惑之所污，以傷和伐性；外則私謁之所亂，以敗政害事。陛下無謂好色於內，不害外事也。今海內窮困，生民愁苦，而宮中好賜不爲限極，所欲則給，不問有無。司會不敢爭，大臣不敢諫，執契持敕，迅若兵火。國家內有養士、養兵之費，外有契丹、西夏之奉，陛下又自爲一阱以耗其遺餘，臣恐陛下以此得謗，而民心不歸也。

策入，轍自謂必見黜。考官司馬光第以三等，范鎮難之。蔡襄曰：「吾三司使也。司會之言，吾愧之而不敢怨。」惟考官胡宿以爲不遜，請黜之。仁宗曰：「以直言召人，而以直言棄之，天下其謂我何？」宰相不得已，寘之下等，授商州軍事推官。時父洵被命修禮書，兄軾簽書鳳翔判官。轍乞養親京師。三年，軾還，轍爲大名推官。逾年，丁父憂。服除，神宗立已二年，轍上書言事，召對延和殿。

時王安石以執政與陳升之領三司條例，命轍爲之屬。呂惠卿附安石，轍與論多相牾。安石出青苗書使轍熟議，曰：「有不便，以告勿疑。」轍曰：「以錢貸民，使出息二分，本以救民，非爲利也。然出納之際，吏緣爲姦，雖有法不能禁，錢入民手，雖良民不免妄用；及其納錢，雖富民不免踰限。如此，則恐鞭箠必用，州縣之事不勝煩矣。」唐劉晏掌國計，未嘗有所



假貸。有尤之者，晏曰：「使民僥倖得錢，非國之福；使吏倚法督責，非民之便。吾雖未嘗假貸，而四方豐凶貴賤，知之未嘗逾時。有賤必糴，有貴必糶，以此四方無甚貴、甚賤之病，安用貸爲？」晏之所言，則常平法耳。今此法見在而患不修，公誠能有意於民，舉而行之，則晏之功可立俟也。」安石曰：「君言誠有理，當徐思之。」自此逾月不言青苗。

會河北轉運判官王廣廉〔一〕奏乞度僧牒數千爲本錢，於陝西漕司私行青苗法，春散秋斂，與安石意合，於是青苗法遂行。安石因遣八使之四方，訪求遺利。中外知其必迎合生事，皆莫敢言。轍往見陳升之曰：「昔嘉祐末，遣使寬恤諸路，各務生事，還奏多不可行，爲天下笑。今何以異此？」又以書抵安石，力陳其不可。安石怒，將加以罪，升之止之，以爲河南推官。會張方平知陳州，辟爲教授。三年，授齊州掌書記。又三年，改著作佐郎。復從方平簽書南京判官。居二年，坐兄軾以詩得罪，謫監筠州鹽酒稅，五年不得調。移知績溪縣。

哲宗立，以祕書省校書郎召。元祐元年，爲右司諫。宣仁后臨朝，用司馬光、呂公著，欲革弊事，而舊相蔡確、韓縝、樞密使章惇皆在位，窺伺得失，轍皆論去之。呂惠卿始諂事王安石，倡行虐政以害天下。及勢鈞力敵，則傾陷安石，甚於仇讎，世尤惡之。至是，自知不免，乞宮觀以避貶竄。轍具疏其姦，以散官安置建州。

司馬光以王安石雇役之害，欲復差役，不知其害相半於雇役。轍言：「自罷差役僅二十年，吏民皆未習慣。況役法關涉衆事，根芽盤錯，行之徐緩，乃得審詳。若不窮究首尾，忽遽便行，恐既行之後，別生諸弊。今州縣役錢，例有積年寬剩，大約足支數年，且依舊雇役，盡今年而止。催督有司審議差役，趁今冬成法，來年役使鄉戶。但使既行之後，無復人言，則進退皆便。」

光又以安石私設詩、書新義考試天下士，欲改科舉，別爲新格。轍言：「進士來年秋試，日月無幾，而議不時決。詩賦雖小技，比次聲律，用功不淺。至於治經，誦讀講解，尤不輕易。要之，來年皆未可施行。乞來年科場，一切如舊，惟經義兼取注疏及諸家論議，或出己見，不專用王氏學。仍罷律義，令舉人知有定論，一意爲學，以待選試，然後徐議元祐五年以後科舉格式，未爲晚也。」光皆不能從。

初，神宗以夏國內亂，用兵攻討，乃於熙河增蘭州，於延安增安疆、米脂等五砦。二年，夏遣使賀登位，使還，未出境，又遣使入境。朝廷知其有請蘭州、五砦地意，大臣議棄守未決。轍言曰：「頃者西人雖至，疆場之事，初不自言。度其狡心，蓋知朝廷厭兵，確然不請，欲使此議發自朝廷，得以爲重。朝廷深覺其意，忍而不予，情得勢窮，始來請命，一失此機，必爲後悔。彼若點集兵馬，屯聚境上，許之則畏兵而予，不復爲恩；不予則邊釁一開，禍難

無已。間不容髮，正在此時，不可失也。況今日之事，主上妙年，母后聽斷，將帥吏士，恩情未接，兵交之日，誰使效命？若其羽書沓至，勝負紛然，臨機決斷，誰任其責？惟乞聖心以此反覆思慮，早賜裁斷，無使西人別致猖狂。」於是朝廷許還五砦，夏人遂服。遷起居郎、中書舍人。

朝廷議回河故道，轍爲公著言：「河決而北，自先帝不能回。今不因其舊而修其未至，乃欲取而回之，其爲力也難，而爲責也重，是謂智勇勢力過先帝也。」公著悟，竟未能用。進戶部侍郎。轍因轉對，言曰：「財賦之原，出於四方，而委於中都。故善爲國者，藏之於民，其次藏之州郡。州郡有餘，則轉運司常足；轉運司既足，則戶部不困。唐制，天下賦稅，其一上供，其一送使，其一留州。比之於今，上供之數可謂少矣。然每有緩急，王命一出，舟車相銜，大事以濟。祖宗以來，法制雖殊，而諸道蓄藏之計，猶極豐厚。是以斂散及時，縱捨由己，利柄所在，所爲必成。自熙寧以來，言利之臣，不知本末之術，欲求富國，而先困轉運司。轉運司既困，則上供不繼；上供不繼，而戶部亦憊矣。兩司既困，故內帑別藏，雖積如丘山，而委爲朽壤，無益於算也。」

尋又言：

臣以祖宗故事考之，今日本部所行，體例不同，利害相遠，宜隨事措置，以塞弊

原。謹具三弊以聞：其一曰分河渠案以爲都水監，其二曰分胄案以爲軍器監，其三曰分修造案以爲將作監。三監皆隸工部，則本部所專，其餘無幾，出納損益，制在他司。頃者，司馬光秉政，知其爲害，嘗使本部收攬諸司利權。當時所收，不得其要，至今三案猶爲他司所擅，深可惜也。

蓋國之有財，猶人之有飲食。飲食之道，當使口司出納，而腹制多寡。然後分布氣血，以養百骸，耳目賴之以爲聰明，手足賴之以爲力。若不專任口腹，而使手足、耳目得分治之，則雖欲求一飽不可得矣，而況於安且壽乎！今戶部之在朝廷，猶口腹也，而使他司分治其事，何以異此？自數十年以來，羣臣每因一事不舉，輒入建他司。利權一分，用財無藝。他司以辦事爲效，則不恤財之有無；戶部以給財爲功，則不問事之當否。彼此各營一職，其勢不復相知，雖使戶部得材智之臣，終亦無益，能否同病，府庫卒空。今不早救，後患必甚。

昔嘉祐中，京師頻歲大水，大臣始取河渠案置都水監。置監以來，比之舊案，所補何事？而大不便者，河北有外監丞，侵奪轉運司職事。轉運司之領河事也，郡之諸埽，埽之吏兵、儲蓄，無事則分，有事則合。水之所向，諸埽趨之，吏兵得以併功，儲蓄得以併用。故事作之日，無暴斂傷財之患，事定之後，徐補其闕，兩無所妨。自有監丞，據

法責成，緩急之際，諸埽不相爲用，而轉運司不勝其弊矣。此工部都水監爲戶部之害，一也。

先帝一新官制，並建六曹，隨曹付事，故三司故事多隸工曹，名雖近正而實非利。昔胄案所掌，今內爲軍器監而上隸工部，外爲都作院而上隸提刑司，欲有興作，戶部不得與議。訪聞河北道近歲爲羊渾脫，動以千計。渾脫之用，必軍行乏水<sup>〔三〕</sup>，過渡無船，然後須之。而其爲物，稍經歲月，必至蠹敗。朝廷無出兵之計，而有司營戢，不顧利害，至使公私應副，虧財害物。若專在轉運司，必不至此。此工部都作院爲戶部之害，二也。

昔修造案掌百工之事，事有緩急，物有利害，皆得專之。今工部以辦職爲事，則緩急利害，誰當議之？朝廷近以涪場竹箔，積久損爛，創令出賣，上下皆以爲當。指揮未幾，復以諸處營造，歲有科制，遂令般運堆積，以破出賣之計。臣不知將作見工幾何，一歲所用幾何？取此積彼，未用之間，有無損敗，而遂爲此計。本部雖知不便，而以工部之事，不敢復言。此工部將作監爲戶部之害，三也。

凡事之類此者多矣，臣不能遍舉也。故願明詔有司，罷外水監丞，舉河北河事及諸路都作院皆歸轉運司<sup>〔四〕</sup>，至於都水、軍器、將作三監，皆兼隸戶部，使定其事之可

否，裁其費之多少，而工部任其功之良苦，程其作之遲速。苟可否、多少在戶部，則傷財害民，戶部無所逃其責矣。苟良苦、遲速在工部，則敗事乏用，工部無所辭其譴矣。制出于一，而後天下貧富，可責之戶部矣。

哲宗從之，惟都水仍舊。

朝廷以吏部元豐所定吏額，比舊額數倍，命轍量事裁減。吏有白中孚曰：「吏額不難定也。昔之流內銓，今侍郎左選也，事之煩劇，莫過此矣。昔銓吏止十數，而今左選吏至數十，事不加舊而用吏至數倍，何也？昔無重法、重祿，吏通賕賂，則不欲人多以分所得。今行重法，給重祿，賕賂比舊爲少，則不忌人多而幸於少事。此吏額多少之大情也。舊法，日生事以難易分七等，重者至一分，輕者至一釐以下，積若干分而爲一人。今若取逐司兩月事定其分數，則吏額多少之限，無所逃矣。」轍曰：「此羣吏身計所係也。若以分數爲人數，必大有所損，將大致紛訴，雖朝廷亦不能守。」乃具以白宰執，請據實立額，俟吏之年滿轉出，或事故死亡者勿補，及額而止。不過十年，羨額當盡。功雖稍緩，而見吏知非身患，不復怨矣。呂大防命諸司吏任永壽與省吏數人典之，遂背轍議以立額，日裁損吏員，復以好惡改易諸局次。永壽復以臧刺配，大防略依轍議行之。代軾爲翰林學士，尋權吏部尙書。使契丹，館客者侍讀學士王師儒能誦洵、軾之文及轍扶苓賦，恨不得見全集。使還，爲御史

中丞。

自元祐初，一新庶政，至是五年矣。人心已定，惟元豐舊黨分布中外，多起邪說以搖撼在位，呂大防、劉摯患之，欲稍引用，以平夙怨，謂之「調停」。宣仁后疑不決，轍面斥其非，復上疏曰：

臣近面論，君子小人不可並處，聖意似不以臣言爲非者。然天威咫尺，言詞迫遽，有所不盡，臣而不言，誰當救其失者！親君子，遠小人，則主尊國安；疎君子，任小人，則主憂國殆。此理之必然。未聞以小人在外，憂其不悅而引之於內，以自遺患也。故臣謂小人雖不可任以腹心，至於牧守四方，奔走庶務，無所偏廢可也。若遂引之於內，是猶患盜賊之欲得財，而導之於寢室，知虎豹之欲食肉，而開之以圉牧，無是理也。且君子小人，勢同冰炭，同處必爭。一爭之後，小人必勝，君子必敗。何者？小人貪利忍恥，擊之則難去，君子潔身重義，沮之則引退。古語曰：「一薰一蕕，十年尚猶有臭。」蓋謂此矣。

先帝聰明聖智，疾頹靡之俗，將以綱紀四方，比隆三代。而臣下不能將順，造作諸法，上逆天意，下失民心。二聖因民所願，取而更之，上下忻慰。則前者用事之臣，今朝廷雖不加斥逐，其勢亦不能復留矣。尙賴二聖慈仁，宥之於外，蓋已厚矣。而議者

惑於說，乃欲招而納之，與之共事，謂之「調停」。此輩若返，豈肯但已哉？必將戕害正人，漸復舊事，以快私忿。人臣被禍，蓋不足言，臣所惜者，祖宗朝廷也。惟陛下斷自聖心，勿爲流言所惑，勿使小人一進，後有噬臍之悔，則天下幸甚。

疏入，宣仁后命宰執讀於簾前，曰：「轍疑吾君臣兼用邪正，其言極中理。」諸臣從而和之，「調停」之說遂已。

轍又奏曰：

竊見方今天下雖未大治，而祖宗綱紀具在，州郡民物粗安。若大臣正己平心，無生事要功之意，因弊修法，爲安民靖國之術，則人心自定，雖有異黨，誰不歸心？向者異同反覆之心，蓋亦不足慮矣。但患朝廷舉事，類不審詳。曩者，黃河北流，正得水性，而水官穿鑿，欲導之使東，移下就高，汨五行之理。及陛下遣使按視，知不可爲，猶或固執不從。經今累歲，回河雖罷，減水尙存，遂使河朔生靈，財力俱困。今者西夏、青唐，外皆臣順，朝廷招來之厚，惟恐失之。而熙河將吏創築二堡，以侵其膏腴，議納醇忠，以奪其節鉞，功未可覲，爭已先形。朝廷雖知其非，終不明白處置，若遂養成邊釁，關陝豈復安居？如此二事，則臣所謂宜正己平心，無生事要功者也。

昔嘉祐以前，鄉差衙前，民間常有破產之患。熙寧以後，出賣坊場以雇衙前，民間



不復知有衙前之苦。及元祐之初，務於復舊，一例復差。官收坊場之錢，民出衙前之費，四方驚顧，衆議沸騰。尋知不可，旋又復雇。去年之秋，又復差法。又熙寧雇役之法，三等入戶，並出役錢，上戶以家產高強，出錢無藝，下戶昔不充役，亦遣出錢。故此二等入戶，不免咨怨。至於中等，昔既已自差役，今又出錢不多，雇法之行，最爲其便。罷行雇法，上下二等，欣躍可知，唯是中等則反爲害。且如畿縣中等之家，例出役錢三貫，若經十年，爲錢三十貫而已。今差役既行，諸縣手力，最爲輕役〔五〕；農民在官，日使百錢，最爲輕費。然一歲之用，已爲三十六貫，二年役滿，爲費七十餘貫〔六〕。罷役而歸，寬鄉得閑三年，狹鄉不及一歲。以此較之，則差役五年之費，倍於雇役十年。賦役所出，多在中等。如此條目，不便非一，故天下皆思雇役而厭差役，今五年矣。如此二事，則臣所謂宜因弊修法，爲安民靖國之術者也。

臣以聞見淺狹，不能盡知當今得失。然四事不去，如臣等輩猶知其非，而況於心懷異同，志在反覆，幸國之失，有以藉口者乎？臣恐如此四事，彼已默識於心，多造謗議，待時而發，以搖撼衆聽矣。伏乞宣諭宰執，事有失當，改之勿疑，法或未完，修之無倦。苟民心旣得，則異議自消。陛下端拱以享承平，大臣逡巡以安富貴，海內蒙福，上下攸同，豈不休哉！

大臣恥過，終莫肯改。

六年，拜尙書右丞，進門下侍郎。初，夏人來賀登極，相繼求和，且議地界。朝廷許約，地界已定，付以歲賜。久之，議不決。明年，夏人以兵襲涇原，殺掠弓箭手數千人，朝廷忍之不問，遣使往賜策命。夏人受禮倨慢，以地界爲辭，不復入謝，再犯涇原。四年，來賀坤成節，且議地界。朝廷先以歲賜予之，地界又未決。夏人乃於疆事多方侵求，熙河將佐范育、种誼等，遂背約侵築質孤、勝如二堡〔七〕，夏人卽平盪之。育等又欲以兵納趙醇忠，及擅招其部人千餘，朝廷却而不受，西邊騷然。轍乞罷育、誼，別擇老將以守熙河。宣仁后以爲然，大臣竟主育、誼，不從。

轍又面奏：「人君與人臣，事體不同。人臣雖明見是非，而力所不加，須至且止；人君於事，不知則已，知而不能行，則事權去矣。臣今言此，蓋欲陛下收攬威柄，以正君臣之分而已。若專聽所謂，不以漸制之，及其太甚，必加之罪，不免逐去。事至如此，豈朝廷美事？故臣欲保全大臣，非欲害之也。」

六年，熙河奏：「夏人十萬騎壓通遠軍境，挑掘所爭崖巘，殺人三日而退。乞因其退，急移近裏堡砦於界，乘利而往，不須復守誠信。」下大臣會議。轍曰：「當先定議欲用兵耶，不用耶？」呂大防曰：「如合用兵，亦不得不用。」轍曰：「凡用兵，先論理之曲直。我若不直，兵

決不當用。朝廷須與夏人議地界，欲用慶曆舊例，以彼此見今住處當中爲直，此理最簡直。夏人不從，朝廷遂不固執。蓋朝廷臨事，常患先易後難，此所謂先易者也。既而許於非所賜城砦，依綏州例，以二十里爲界，十里爲堡鋪，十里爲草地。要約纔定，朝廷又要兩砦界首侵夏地，一抹取直，夏人見從。又要夏界更留草地十里，夏人亦許。凡此所謂後難者也。今欲於定西城與隴諾堡一抹取直，所侵夏地凡百數十里。隴諾祖宗舊疆，豈所謂非所賜城砦耶？此則不直，致寇之大者也。」劉摯曰：「不用兵雖美，然事有須用兵者，亦不可不用也。」轍奏曰：「夏兵十萬壓熙河境上，不於他處，專於所爭處殺人、掘崖巉，此意可見，此非西人之罪，皆朝廷不直之故。熙河輒敢生事，不守誠信，臣欲詰責帥臣耳。」後屢因邊兵深入夏地，宣仁后遂從轍議。

時三省除李清臣吏部尙書，給事中范祖禹封還詔書，且言姚勔亦言之。三省復除蒲宗孟兵部尙書。轍奏：「前除清臣，給諫紛然，爭之未定。今又用宗孟，恐不便。」宣仁后曰：「奈闕官何？」轍曰：「尙書闕官已數年，何嘗闕事？今日用此二人，正與去年用鄧溫伯無異。此三人者，非有大惡，但昔與王珪、蔡確輩並進，意思與今日聖政不合。見今尙書共闕四人，若並用似此四人，使黨類互進，恐朝廷自是不安靜矣。」議遂止。

紹聖初，哲宗起李清臣爲中書舍人，鄧潤甫爲尙書左丞。二人久在外，不得志，稍復言

熙豐事以激怒哲宗意。會廷試進士，清臣撰策題，卽爲邪說。轍諫曰：

伏見御試策題，歷詆近歲行事，有紹復熙寧、元豐之意。臣謂先帝以天縱之才，行大有爲之志，其所設施，度越前古，蓋有百世不可改者。在位近二十年，而終身不受尊號。裁損宗室，恩止袒免，減朝廷無窮之費。出賣坊場，顧募衙前，免民間破家之患。黜罷諸科誦數之學，訓練諸將慵惰之兵。置寄祿之官，復六曹之舊，嚴重祿之法，禁交謁之私。行淺攻之策以制西夏，收六色之錢以寬雜役。凡如此類，皆先帝之睿算，有利無害，而元祐以來，上下奉行，未嘗失墜也。至於其他，事有失當，何世無之。父作之於前，子救之於後，前後相濟，此則聖人之孝也。

漢武帝外事四夷，內興宮室，財用匱竭，於是修鹽鐵、榷酤、均輸之政，民不堪命，幾至大亂。昭帝委任霍光，罷去煩苛，漢室乃定。光武、顯宗以察爲明，以讖決事，上下恐懼，人懷不安。章帝卽位，深鑒其失，代之以寬厚、愷悌之政，後世稱焉。本朝眞宗右文偃武，號稱太平，而羣臣因其極盛，爲天書之說。章獻臨御，攬大臣之議，藏書梓宮，以泯其迹；及仁宗聽政，絕口不言。英宗自藩邸入繼，大臣創濮廟之議。及先帝嗣位，或請復舉其事，寢而不答，遂以安靜。夫以漢昭、章之賢，與吾仁宗、神宗之聖，豈其薄於孝敬而輕事變易也哉？臣不勝區區，願陛下反覆臣言，慎勿輕事改易。

若輕變九年已行之事，擢任累歲不用之人，人懷私忿，而以先帝爲辭，大事去矣。

哲宗覽奏，以爲引漢武方先朝，不悅。落職知汝州。居數月，元豐諸臣皆會於朝，再責知袁州。未至，降朝議大夫、試少府監，分司南京，筠州居住。三年，又責化州別駕，雷州安置，移循州。徽宗卽位，徙永州、岳州，已而復太中大夫，提舉鳳翔上清太平宮。崇寧中，蔡京當國，又降朝請大夫，罷祠，居許州，再復太中大夫致仕。築室于許，號潁濱遺老，自作傳萬餘言，不復與人相見。終日默坐，如是者幾十年。政和二年，卒，年七十四。追復端明殿學士。淳熙中，謚文定。

轍性沉靜簡潔，爲文汪洋澹泊，似其爲人，不願人知之，而秀傑之氣終不可掩，其高處殆與兄軾相迫。所著詩傳、春秋傳、古史、老子解、欒城文集並行於世。三子：遲、适、遜。族孫元老。

元老字子廷。幼孤力學，長於春秋，善屬文。軾謫居海上，數以書往來。軾喜其爲學有功，轍亦愛獎之。黃庭堅見而奇之，曰：「此蘇氏之秀也。」舉進士，調廣都簿，歷漢州教授、西京國子博士、通判彭州。

政和間，宰相喜開邊西南，帥臣多啖誘近界諸族使納土，分置郡縣以爲功，致茂州蠻

叛，帥司遽下令招降。元老嘆曰：「威不足以服，則恩不足以懷。」乃移書成都帥周燾曰：「此蠻跳梁山谷間，伺間竊發。彼之所長，我之所短，惟施、黔兩州兵可與爲敵。若檄數千人，使倍道往赴，賢於官軍十萬也。其次以爲夔、陝兵大集，先以夔兵誘其前，陝兵從其後，不十日，賊必破。彼降而我受焉，則威懷之道得。今不討賊，既招而還，必復叛，不免重用兵矣。」燾得書，卽召與計事。元老又策：「茂有兩道，正道自濕山趨長平，絕嶺而上，其路險以高；間道自青崖關趨刁溪，循江而行，其路夷以徑。當使正兵陣濕山，而陰出奇兵擣刁溪，與石泉并力合攻，賊腹背受敵，擒之必矣。」燾皆不能用，竟得罪。後帥至，如元老策，蠻勢蹙，乃降。

除國子博士，歷祕書正字、將作少監、比部考功員外郎，尋除成都路轉運副使，爲軍器監、司農、衛尉、太常少卿。

元老外和內勁，不妄與人交。梁師成方用事，自言爲軾外子，因緣欲見之，且求其文，拒不答。言者遂論元老蘇軾從孫，且爲元祐邪說，其學術議論，頗倣軾、轍，不宜在中朝。罷爲提點明道宮。元老歎曰：「昔顏子附驥尾而名顯，吾今以家世坐累，榮矣。」未幾卒，年四十七。有詩文行于時。

論曰：蘇轍論事精確，修辭簡嚴，未必劣於其兄。王安石初議青苗，轍數語柅之，安石自是不復及此，後非王廣廉傳會，則此議息矣。轍寡言鮮慾，素有以得安石之敬心，故能爾也。若是者，軾宜若不及，然至論軾英邁之氣，閎肆之文，轍爲軾弟，可謂難矣。元祐秉政，力斥章、蔡，不主調停；及議回河、雇役，與文彥博、司馬光異同，西邊之謀，又與呂大防、劉摯不合。君子不黨，於轍見之。轍與兄進退出處，無不相同，患難之中，友愛彌篤，無少怨尤，近古罕見。獨其齒爵皆優於兄，意者造物之所賦與，亦有乘除於其間哉！

### 校勘記

〔一〕王廣廉 原作「王廣兼」，據本書卷一七六食貨志、東都事略卷九三下蘇轍傳、蘇轍欒城集後集卷一二頴濱遺老傳上改。

〔三〕縱捨由己 「捨」原作「合」，據欒城集後集卷一二頴濱遺老傳上、欒城集卷四〇轉對狀改。

〔三〕必軍行乏水 「乏」原作「之」，據欒城集後集卷一二頴濱遺老傳上、欒城集卷四〇請戶部復三司諸案劄子改。

〔四〕舉河北河事及諸路都作院皆歸轉運司 「河北」的「河」字原舛「都作院」下，據同上書同卷同篇改。

〔五〕諸縣手力最爲輕役「縣」原作「役」，欒城集後集卷一三潁濱遺老傳下、長編卷四四三都作「縣」字，於義爲長，據改。

〔六〕爲費七十餘貫「七十」原作「七千」，與上文「一歲之用，已爲三十六貫」之數不合。據欒城集後集卷一三潁濱遺老傳下、欒城集卷四三三論分別邪正筭子改。

〔七〕質孤勝如二堡「質孤」原作「賈孤」，據欒城集後集卷一三潁濱遺老傳下、欒城集卷四六論西邊商量地界筭子改。長編卷四四二作「智固」，音同。

〔八〕朝廷須與夏人議地界「須」，長編卷五六〇作「頃」，於義較長。

〔九〕姚勔原作「姚覲」，據欒城集後集卷一三潁濱遺老傳下、長編卷四六五改。

〔一〇〕四夷原作「四征」，據綱目卷二四、東都事略卷九三下本傳改。



# 宋史卷三百四十

## 列傳第九十九

呂大防

兄大忠 弟大鈞 大臨

劉摯 蘇頌

呂大防字微仲，其先汲郡人。祖通，太常博士。父贇，比部郎中。通葬京兆藍田，遂家焉。大防進士及第，調馮翊主簿、永壽令。縣無井，遠汲於澗，大防行近境，得二泉，欲導而入縣，地勢高下，衆疑無成理。大防用考工水地置泉之法以準之，不旬日，果疏爲渠，民賴之，號曰「呂公泉」。

遷著作佐郎、知青城縣。故時，圭田粟入以大斗而出以公斗，獲利三倍，民雖病不敢訴。大防始均出納以平其直，事轉聞，詔立法禁，命一路悉輸租于官，概給之。青城外控汶川，與敵相接。大防據要置邏，密爲之防，禁山之樵采，以嚴障蔽。韓絳鎮蜀，稱其有王佐才。入權鹽鐵判官。

英宗卽位，改太常博士。御史闕，內出大防與范純仁姓名，命爲監察御史裏行。首言：「紀綱賞罰，未厭四方之望者有五：進用大臣而權不歸上；大臣疲老而不得時退；外國驕蹇而不擇將帥；議論之臣裨益闕失，而大臣沮之；疆場左右之臣，有敗事而被賞、舉職而獲罪者。」又言：「富弼病足請解機務，章十餘上而不納；張昇年幾八十，聰明已耗，哀乞骸骨而不從；吳奎有三年之喪，以其子召之者再，遣使召之者又再；程戡辭老不能守邊，恐死塞上，免以尸柩還家爲請，亦不許。陛下欲盡君臣之分，使病者得休，喪者得終，老者得盡其餘年，則進退盡禮，亦何必過爲虛飾，使四人之誠，不得自達邪？」

是歲，京師大水，大防曰：「雨水之患，至入宮城廬舍，殺人害物，此陰陽之沴也。」卽陳八事，曰：主威不立，臣權太盛，邪議干正，私恩害公，遼、夏連謀，盜賊恣行，羣情失職，刑罰失平。會執政議濮王稱考，大防上言：「先帝起陛下爲皇子，館於宮中，憑几之命，緒言在耳，皇天后土，實知所託。設使先帝萬壽，陛下猶爲皇子，則安懿之稱伯，於理不疑。豈可生以爲子，沒而背之哉？夫人君臨御之始，宜有至公大義厭服天下，以結其心。今大臣首欲加王以非正之號，使陛下顧私恩而違公義，非所以結天下之心也。」章累十數上，出知休寧縣。

神宗立，通判淄州。熙寧元年，知泗州，爲河北轉運副使。召直舍人院。韓絳宣撫陝

西，命爲判官，又兼河東宣撫判官，除知制誥。四年，知延州。大防防欲城河外荒堆砦，衆謂不可守，大防留戍兵修堡障，有不從者斬以徇。會環慶兵亂，絳坐黜，大防亦落知制誥，以太常博士知臨江軍。

數月，徙知華州。華嶽摧，自山屬渭河，被害者衆。大防奏疏，援經質史，以驗時事。其略曰：「畏天之威，于時保之」，先王所以興也；「我生不有命在天」，後王所以壞也。書云：「惟先格王，正厥事。」願仰承天威，俯酌時變，爲社稷至計。」除龍圖閣待制、知秦州。

元豐初，徙永興。神宗以彗星求言，大防陳三說九宜：曰治本，曰緩末，曰納言。養民、教士、重穀，治本之宜三也；治邊、治兵，緩末之宜二也；廣受言之路，寬侵官之罰，恕誹謗之罪，容異同之論，此納言之宜四也。累數千言。時用兵西夏，調度百出，有不便者輒上聞，務在寬民。及兵罷，民力比他路爲饒，供億軍須亦無乏絕。進直學士。居數年，知咸都府。

哲宗卽位，召爲翰林學士、權開封府。有僧誑民取財，因訟至廷下。驗治得情，命抱具獄，卽其所杖之，他挾姦者皆遁去。館伴契丹使。其使黠，語頗及朝廷，大防密擿其隱事，詰之曰：「北朝試進士至心獨運賦」，不知此題於書何出？「使錯還不能對，自是不敢復出嫚詞。

遷吏部尙書。夏使來，詔訪以待遇之計，且曰：「向者所得邊地，雖建立城堡，終慮孤絕難保。棄之則弱國，守之又有後悔，爲當奈何？」大防言：「夏本無能爲，然屢遣使而不布誠款者，蓋料我急於議和耳。今使者到闕，宜令押伴臣僚，扣其不賀登極，以觀厥意，足以測情僞矣。新收疆土，議者多言可棄，此慮之不熟也。至於守禦之策，惟擇將帥爲先。太祖用姚內斌、董遵誨守環、慶，西人不敢入侵。昔以二州之力，禦敵而有餘，今以九州之大，奉邊而不足。由是言之，在於得人而已。」

元祐元年，拜尙書右丞，進中書侍郎，封汲郡公。西方息兵，青唐羌以爲中國怯，使大將鬼章青宜結犯邊。大防命洮州諸將乘間致討，生擒之。

三年，呂公著告老，宣仁后欲留之京師。手札密訪至于四五，超拜大防尙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，提舉修神宗實錄。大防見哲宗年益壯，日以進學爲急，請敕講讀官取仁宗邇英御書解釋上之，寘于坐右。又撫乾興以來四十一事足以爲勸戒者，分上下篇，標曰仁祖聖學，使人主有欣慕不足之意。

哲宗御邇英閣，召宰執、講讀官讀寶訓，至「漢武帝籍南山提封爲上林苑」，仁宗曰：「山澤之利當與衆共之，何用此也。」丁度曰：「臣事陛下二十年，每奉德音，未始不及於憂勤，此蓋祖宗家法爾。」大防因推廣祖宗家法以進，曰：「自三代以後，唯本朝百二十年中外無事，

蓋由祖宗所立家法最善，臣請舉其略。自古人主事母后，朝見有時，如漢武帝五日一朝長樂宮。祖宗以來事母后，皆朝夕見，此事親之法也。前代大長公主用臣妾之禮。本朝必先致恭，仁宗以姊事姑之禮見獻穆大長公主，此事長之法也。前代宮闈多不肅，宮人或與廷臣相見，唐入閣圖有昭容位。本朝宮禁嚴密，內外整肅，此治內之法也。前代外戚多預政事，常致敗亂。本朝母后之族皆不預，此待外戚之法也。前代宮室多尚華侈。本朝宮殿止用赤白，此尚儉之法也。前代人君雖在宮禁，出輿入輦。祖宗皆步自內庭，出御後殿。豈乏人力哉，亦欲涉歷廣庭，稍冒寒暑，此勤身之法也。前代人主，在禁中冠服苟簡。祖宗以來，燕居必以禮。竊聞陛下昨郊禮畢，具禮謝太皇太后，此尚禮之法也。前代多深於用刑，大者誅戮，小者遠竄。惟本朝用法最輕，臣下有罪，止於罷黜，此寬仁之法也。至於虛己納諫，不好畋獵，不尚翫好，不用玉器，不貴異味，此皆祖宗家法，所以致太平者。陛下不須遠法前代，但盡行家法，足以爲天下。」哲宗甚然之。

大防朴厚憊直，不植黨朋，與范純仁並位，同心戮力，以相王室。立朝挺挺，進退百官，不可干以私，不市恩嫁怨，以邀聲譽，凡八年，始終如一。

懇乞避位，宣仁后曰：「上方富於春秋，公未可卽去，少須歲月，吾亦就東朝矣。」未果而後崩。爲山陵使，復命以觀文殿大學士、左光祿大夫知潁昌府。尋改永興軍，使便其鄉社。

入辭，哲宗勞慰甚渥，曰：「卿暫歸故鄉，行卽召矣。」未幾，左正言上官均論其隳壞役法，右正言張商英、御史周秩、劉拯相繼攻之，奪學士，知隨州，貶秘書監，分司南京，居郢州。言者又以修神宗實錄直書其事爲誣詆，徙安州。

兄大忠自渭入對，哲宗詢大防安否，且曰：「執政欲遷諸嶺南，朕獨令處安陸，爲朕寄聲問之。」大防朴直爲人所賣，三二年可復相見也。」大忠泄其語於章惇，惇懼，繩之愈力。紹聖四年，遂貶舒州團練副使，安置循州。至虔州信豐而病，語其子景山曰：「吾不復南矣！吾死汝歸，呂氏尙有遺種。」遂薨，年七十一。大忠請歸葬，許之。

大防身長七尺，眉目秀發，聲音如鐘。自少持重，無嗜好，過市不左右游目，燕居如對賓客。每朝會，威儀翼如，神宗常目送之。與大忠及弟大臨同居，相切磋論道考禮，冠昏喪祭一本於古，關中言禮學者推呂氏。嘗爲鄉約曰：「凡同約者，德業相勸，過失相規，禮俗相交，患難相卹，有善則書于籍，有過若違約者亦書之，三犯而行罰，不悛者絕之。」

徽宗卽位，復其官。高宗紹興初，又復大學士，贈太師、宣國公，諡曰正愍。

大忠字進伯。登第，爲華陰尉、晉城令。韓絳宣撫陝西，以大忠提舉永興路義勇。改秘書丞，檢詳樞密院吏、兵房文字。令條義勇利害。大忠言：「養兵猥衆，國用日屈，漢之屯

田，唐之府兵，善法也。弓箭手近於屯田，義勇近於府兵，擇用一焉，兵屯可省矣。」爲簽書定國軍判官。

熙寧中，王安石議遣使諸道，立緣邊封溝，大忠與范育被命，俱辭行。大忠陳五不可，以爲懷撫外國，恩信不洽，必致生患。罷不遣。令與劉忱使契丹，議代北地，會遭父喪，起復，知代州。契丹使蕭素、梁穎至代，設次，據主席，大忠與之爭，乃移次於長城北。換西上閣門使、知石州。

大忠數與素、穎會，凡議，屢以理折之，素、穎稍屈。已而復使蕭禧來求代北地，神宗召執政與大忠、忱議，將從其請。大忠曰：「彼遣一使來，卽與地五百里，若使魏王英弼來求關南，則何如？」神宗曰：「卿是何言也？」對曰：「陛下旣以臣言爲不然，恐不可啓其漸。」忱曰：「大忠之言，社稷大計，願陛下熟思之。」執政知不可奪，議卒不決，罷忱還三司，大忠亦終喪制。其後竟以分水嶺爲界焉。

元豐中，爲河北轉運判官，言：「古者理財，視天下猶一家。朝廷者家，外計者兄弟，居雖異而財無不同。今有司惟知出納之名，有餘不足，未嘗以實告上。故有餘則取之，不足莫之與，甚大患也。」乃上生財、養民十二事。徙提點淮西刑獄。時河決，飛蝗爲災，大忠入對，極論之，詔歸故官。

元祐初，歷工部郎中、陝西轉運副使、知陝州，以直龍圖閣知秦州，進寶文閣待制。夏人自犯麟府、環慶後，遂絕歲賜，欲遣使謝罪，神宗將許之。大忠言：「夏人疆則縱，困則服，今陽爲恭順，實懼討伐。宜且命邊臣詰其所以來之辭，若惟請是從，彼將有以窺我矣。」

時郡糴民粟，豪家因之制操縱之柄。大忠選僚案自旦入倉，雖斗升亦受，不使有所壅闕。民喜，爭運粟于倉，負錢而去，得百餘萬斛。

馬涓以進士舉首入幕府，自稱狀元。大忠謂曰：「狀元云者，及第未除官之稱也，旣爲判官則不可。今科舉之習旣無用，修身爲己之學，不可不勉。」又教以臨政治民之要，涓自以爲得師焉。謝良佐教授州學，大忠每過之，聽講論語，必正襟斂容曰：「聖人言行在焉，吾不敢不肅。」

嘗獻言：「夏人戍守之外，戰士不過十萬，吾三路之衆，足以當之矣。彼屢犯王略，一不與校，臣竊羞之。」紹聖二年，加寶文閣直學士、知渭州，付以秦、渭之事，奏言：「關、陝民力未裕，士氣沮喪，非假之歲月，未易枝梧。」因請以職事對。大忠欲以計徐取橫山，自汝遮殘井迤邐進築，不求近功。

旣而鍾傳城安西，王文郁亦用事，章惇、曾布主之，大忠議不合，又乞以所進職爲大防量移，惇、布陳其所言與元祐時異，徙知同州，旋降待制致仕。卒，詔復學士官，佐其葬。



大鈞字和叔。父蕢，六子，其五登科，大鈞第三子也。中乙科，調秦州右司理參軍，監延州折博務。改光祿寺丞、知三原縣。請代蕢入蜀，移巴西縣。蕢致仕，大鈞亦移疾不行。韓絳宣撫陝西、河東，辟書寫機密文字。府罷，移知候官縣，故相曾公亮鎮京兆，薦知涇陽縣，皆不赴。丁外艱，家居講道。數年，起爲諸王宮教授。求監鳳翔船務，制改宣義郎。

會伐西夏，鄜延轉運司檄爲從事。既出塞，轉運使李稷餽餉不繼，欲還安定取糧，使大鈞請於种諤。諤曰：「吾受命將兵，安知糧道！萬一不繼，召稷來，與一劍耳。」大鈞性剛直，卽曰：「朝廷出師，去塞未遠，遂斬轉運使，無君父乎？」諤意折，彊謂大鈞曰：「君欲以此報稷，先稷受禍矣！」大鈞怒曰：「公將以此言見恐邪？吾委身事主，死無所辭，正恐公過耳。」諤見其直，乃好謂曰：「子乃爾邪？今聽汝矣！」始許稷還。是時，微大鈞盛氣諍諤，稷且不免。未幾，道得疾，卒，年五十二。

大鈞從張載學，能守其師說而踐履之。居父喪，衰麻葬祭，一本於禮。後乃行於冠昏、膳飲、慶弔之間，節文粲然可觀，關中化之。尤喜講明井田兵制，謂治道必自此始，悉撰次爲圖籍，可見於用。雖皆本於載，而能自信力行，載每歎其勇爲不可及。

大臨字與叔。學于程頤，與謝良佐、游酢、楊時在程門，號「四先生」。通六經，尤邃於禮。每欲掇習三代遺文舊制，令可行，不爲空言以拂世駭俗。

其論選舉曰：「古之長育人才者，以士衆多爲樂；今之主選舉者，以多爲患。古以禮聘士，常恐士之不至；今以法待士，常恐士之競進。古今豈有異哉，蓋未之思爾。夫爲國之要，不過得人以治其事，如爲治必欲得人，惟恐人才之不足，而何患於多。如治事皆任其責，惟恐士之不至，不憂其競進也。今取人而用，不問其可任何事；任人以事，不問其才之所堪。故入流之路不勝其多，然爲官擇士則常患乏才；待次之吏歷歲不調，然考其職事則常患不治。是所謂名實不稱，本末交戾。如此而欲得人而事治，未之有也。今欲立士規以養德厲行，更學制以量才進藝，定試法以區別能否，修辟法以興能備用，嚴舉法以覈實得人，制考法以責任考功，庶幾可以漸復古矣。」

富弼致政于家，爲佛氏之學。大臨與之書曰：「古者三公無職事，惟有德者居之，內則論道于朝，外則主教于鄉。古之大人當是任者，必將以斯道覺斯民，成己以成物，豈以爵位進退、體力盛衰爲之變哉？今大道未明，人趨異學，不入于莊，則入于釋。疑聖人爲未盡善，輕禮義爲不足學，人倫不明，萬物憔悴，此老成大人惻隱存心之時。以道自任，振起壞俗，

在公之力，宜無難矣。若夫移精變氣，務求長年，此山谷避世之士獨善其身者之所好，豈世之所以望於公者哉？」弼謝之。

元祐中，爲太學博士，遷秘書省正字。范祖禹薦其好學修身如古人，可備勸學，未及用而卒。

劉摯字莘老，永靜東光人。兒時，父居正課以書，朝夕不少間。或謂：「君止一子，獨不可少寬邪？」居正曰：「正以一子，不可縱也。」十歲而孤，鞠於外氏，就學東平，因家焉。

嘉祐中，擢甲科，歷冀州南宮令。縣比不得人，俗化凋敝，其賦甚重，輸絹匹折稅錢五百，綿兩折錢三十，民多破產。摯援例旁郡，條請裁以中價。轉運使怒，將劾之。摯固請曰：「獨一州六邑被此苦，決非法意，但朝廷不知耳。」遂告於朝。三司使包拯奏從其議，自是絹爲錢千三百，綿七十有六。民歡呼至泣下，曰：「劉長官活我！」是時，摯與信都令李冲、清河令黃莘皆以治行聞，人稱爲「河朔三令」。

徙江陵觀察推官，用韓琦薦，得館閣校勘。王安石一見器異之，擢檢正中書禮房，默默非所好也。才月餘，爲監察御史裏行，欣然就職，歸語家人曰：「趣裝，毋爲安居計。」未及

陛對，卽奏論：「亳州獄起不止，小人意在傾富弼以市進，今弼已得罪，願少寬之。」又言：「程昉開漳河，調發猝迫，人不堪命。趙子幾擅升畿縣等，使納役錢，縣民日數千人遮訴宰相，京師喧然，何以示四方？」張覲、王廷老擅增兩浙役錢，督賦嚴急，人情嗟怨。此皆欲以羨餘希賞，願行顯責，明朝廷本無聚斂之意。」

及入見，神宗面賜褒諭。因問：「卿從學王安石邪？」安石極稱卿器識。」對曰：「臣東北人，少孤獨學，不識安石也。」退而上疏曰：「君子小人之分，在義利而已。小人才非不足用，特心之所向，不在乎義。故希賞之志，每在事先；奉公之心，每在私後。陛下有勸農之意，今變而爲煩擾；陛下有均役之意，今倚以爲聚斂。其有愛君之心，憂國之言者，皆無以容於其間。今天下有喜於敢爲，有樂於無事。彼以此爲流俗，此以彼爲亂常。畏義者以進取爲可恥，嗜利者以守道爲無能。此風浸成，漢、唐黨禍必起矣。惟君子爲能通天下之志。臣願陛下虛心平聽，審察好惡，前日意以爲是者，今更察其非；前日意以爲短者，今更用其長。稍抑虛譁輕僞、志近忘遠、幸於苟合之人，漸察忠厚慎重、難進易退、可與有爲之士。收過與不及之俗，使會於大中之道，則施設變化，惟陛下號令之而已。」

又論率錢助役、官自雇人有十害，其略曰：「天下州縣戶役，虛實重輕不同。今等以爲率，則非一法所能齊；隨其所宜，各自立法，則紛擾散殊，何以統率？一也。新法謂版籍不

實，故令別立等第。且舊籍既不可信，今何以得其無失？不獨搔擾生事患，將使富輸少，貧輸多，二也。天下上戶少，中戶多。上戶役數而重，故以助錢爲幸。中戶役簡而輕，下戶役所不及。今概使輸錢，則爲不幸，三也。有司欲多得雇錢，而患上戶之寡，故不用舊籍，臨時升降，使民何以堪命？四也。歲有豐凶，而役人有定數，助錢不可闕。非若稅賦有倚閣、減放之期，五也。穀、麥、布、帛，歲有所出，而助法必輸見錢，六也。二稅科買，色目已多，又概率錢以竭其所有，斯民無有悅而願爲農者，戶口當日耗失，七也。僥倖者又將緣法生姦，如近日兩浙倍科錢數，自以爲功，八也。差法近者十餘年，遠或二十年，乃一充役，民安習之久矣。今官自雇人，直重則民不堪，輕則人不願，不免以力馭之就役，九也。且役人必用鄉戶，家有常產，則必知自愛；性既愚實，則罕有盜欺。今一切雇募，但得輕猾浮僞之人，巧詐相資，何所不至？十也。」

會御史中丞楊繪亦言其非，安石使張琥作十難以詰之，琥辭不爲，司農曾布請爲之。既作十難，且劾摯、繪欺誕懷向背。詔問狀，繪懼謝罪。摯奮曰：「爲人臣豈可壓於權勢，使天子不知利害之實！」卽條對所難，以伸其說。且曰：「臣待罪言責，采士民之說以聞於上，職也。今有司遽令分析，是使之較是非，爭勝負，交口相直，無乃辱陛下耳目之任哉！所謂向背，則臣所向者義，所背者利；所向者君父，所背者權臣。願以臣章并司農奏宣示百官，

考定當否。如臣言有取，幸早施行，若稍涉欺罔，甘就竄逐。」不報。

摯明日復上疏曰：「陛下起居言動，躬蹈德禮，夙夜厲精，以親庶政。天下未至於安且治者，誰致之耶？陛下注意以望太平，而自以太平爲己任，得君專政者是也。一二年間，開闢動搖，舉天下無一物得安其所者。蓋自青苗之議起，而天下始有聚斂之疑；青苗之議未允，而均輸之法行；均輸之法方擾，而邊鄙之謀動；邊鄙之禍未艾，而助役之事興。至於求水利，行淤田，併州縣，興事起新，難以徧舉。其議財，則市井屠販之人，皆召至政事堂。其征利，則下至歷日，而官自鬻之。推此而往，不可究言。輕用名器，淆混賢否；忠厚老成者，擯之爲無能；狹少儇辯者，取之爲可用；守道憂國者，謂之流俗；敗常害民者，謂之通變。凡政府謀議經畫，除用進退，獨與一掾屬決之，然後落筆。同列預聞，反在其後。故奔走乞丐之人，其門如市。今西夏之款未入，反側之兵未安，三邊瘡痍，流潰未定。河北大旱，諸路大水，民勞財乏，縣官減耗。聖上憂勤念治之時，而政事如此，皆大臣誤陛下，而大臣所用者，誤大臣也。」疏奏，安石欲竄之嶺外，神宗不聽，但謫監衡州鹽倉。繪出知鄭州，琥亦落職。摯乞詣鄆遷葬，然後奔赴貶所，許之。

先是，倉吏與綱兵姦利相市，鹽中雜以僞惡，遠人未嘗食善鹽。摯悉意核視，且儲其羨以爲賞，弊減什七。父老目爲「學士鹽」。久之，簽書南京判官。會司農新令，盡斥賣天

下祠廟，依坊場河渡法收淨利。南京闕伯廟歲錢四十六貫，微子廟十三貫。摯歎曰：「一至於此！」往見留守張方平曰：「獨不能爲朝廷言之耶？」方平瞿然，托摯爲奏曰：「闕伯遷商丘，主祀大火，火爲國家盛德所乘，歷世尊爲大祀。微子，宋始封之君，開國此地，本朝受命，建號所因。又有雙廟者，唐張巡、許遠孤城死賊，能捍大患。今若令承買小人規利，冗褻瀆慢，何所不爲，歲收微細，實損大體。欲望留此三廟，以慰邦人崇奉之意。」從之。又見方平傳。

入同知太常禮院。元豐初，改集賢校理、知大宗正寺丞，爲開封府推官。神宗開天章閣，議新官制，除至禮部郎中，曰：「此南宮舍人，非他曹比，無出劉摯者。」卽命之。俄遷右司郎中。

初，宰掾每於執政分廳時，請問白事，多持兩端伺意指。摯始請以公禮聚見，共決可否。或不便摯所請，坐以開封不置曆事罷歸。明年，起知滑州。哲宗卽位，宣仁后同聽政，召爲吏部郎中，改祕書少監，擢侍御史。上疏曰：「昔者周成王幼沖踐祚，師保之臣，周公、太公其人也。仁宗皇帝盛年嗣服，用李維、晏殊爲侍讀，孫奭、馮元爲侍講，聽斷之暇，召使入侍。陛下春秋鼎盛，在所資養。願選忠信孝悌、惇茂老成之人，以充勸講進讀之任，便殿燕坐，時賜延對，執經誦說，以廣睿智，仰副善繼求治之志。」

他日講筵進讀，至仁宗不避庚戌臨奠張士遜，侍讀曰：「國朝故事，多避國音。國朝角音，木也，故畏庚辛。」哲宗問：「果當避否？」摯進曰：「陰陽拘忌，聖人不取，如正月祈穀必用上辛，此豈可改也？」漢章帝以反支日受章奏，唐太宗以辰日哭張公謹，仁宗不避庚戌日，皆陛下所宜取法。」哲宗然之。

摯又言：「諫官御史員缺未補，監察雖滿六員，專以察治官司公事，而不預言責。臣請增補臺諫，並許言事。」時蔡確、章惇在政地，與司馬光不相能。摯因久早上言：「洪範：『庶徵肅，時雨若。』五行傳：『政緩則冬旱。』今廟堂大臣，情志乖睽，議政之際，依違排狠，語播於外，可謂不肅。政令二三，舒緩不振。比日日青無光，風霾昏噎，上天警告，皆非小變。願進忠良，通壅塞，以答天戒。」

蔡確爲山陵使，神宗靈駕發引前夕不入宿，摯劾之，不報。及使回，既朝卽視事，摯又奏確不引咎自劾。無何，確上表自陳，嘗請收拔當世之耆艾，以陪輔王室，蠲省有司之煩碎，以慰安民心。摯謂：「使確誠有是請，不言於先朝，爲不忠之罪；言於今日，爲取容之計。誠無是請，則欺君莫大於此。」又疏確過惡大略有十，論章惇凶悍輕佻，無大臣體，皆罷去。

初，神宗更新學制，養士以千數，有司立爲約束，過於煩密。摯上疏曰：「學校爲育材首



善之地，教化所從出，非行法之所。雖羣居衆聚，帥而齊之，不可無法，亦有禮義存焉。先帝體道制法，超漢軼唐，養士之盛，比隆三代。然而比以太學屢起獄訟，有司緣此造爲法禁，煩苛愈於治獄，條目多於防盜，上下疑貳，以求苟免。甚可怪者，博士、諸生禁不相見，教諭無所施，質問無所從，月巡所隸之齋而已。齋舍既不一，隨經分隸，則又易博士兼巡禮齋，詩博士兼巡書齋，所至備禮請問，相與揖諾，亦或不交一言而退，以防私請，以杜賄賂。學校如此，豈先帝所以造士之意哉？治天下者，遇人以君子、長者之道，則下必有君子、長者之行而應乎上。若以小人、犬彘遇之，彼將以小人、犬彘自爲，而況以此行於學校之間乎？願罷其制。」

又請雜用經義、詩賦取士，復賢良方正科，罷常平、免役，引朱光庭、王巖叟爲言官。執憲數月，正色彈劾，多所貶黜，百僚敬憚，時人以比包拯、呂晦。

元祐元年，擢御史中丞。摯上疏曰：「上之所好，下必有甚。朝廷意在總覈，下必有刻薄之行；朝廷務在寬大，下必有苟簡之事。習俗懷利，迎意趨和，所爲近似，而非上之意本然也。今因革之政本殊，而觀望之俗故在。昨差役初行，監司已有迎合爭先，不校利害，一概定差，一路爲之騷動者。朝廷察其如此，固已黜之矣。以是觀之，大約類此。向來黜責數人者，皆以非法培克，市進害民，然非欲使之漫不省事。昧者不達，矯枉過正，顧可不爲

之禁哉？請立監司考績之制。」

拜尚書右丞，連進左丞、中書侍郎，遷門下侍郎。胡宗愈除右丞，諫議大夫王覲疏其非是，宣仁后怒，將加深譴。摯開救甚力，簾中厲聲曰：「若有人以門下侍郎爲姦邪，甘受之否？」摯曰：「陛下審察毀譽每如此，天下幸甚！然願顧大體，宗愈進用，自有公議，必致貶諫官而後進，恐宗愈亦所未安。」宣仁后意解，覲得補郡去。

摯與同列奏事論人才，摯曰：「人才難得，能否不一。性忠實而才識有餘，上也；才識不逮而忠實有餘，次也；有才而難保，可藉以集事，又其次也。懷邪觀望，隨時勢改變，此小人也，終不可用。」哲宗及宣仁后曰：「卿常能如此用人，國家何憂！」六年，拜尚書右僕射。

摯性峭直，有氣節，通達明銳，觸機輒發，不爲利怵威誘。自初輔政至爲相，修嚴憲法，辨白邪正，專以人物處心，孤立一意，不受謁請。子弟親戚入官，皆令赴銓部以格調選，未嘗以干朝廷。與呂大防同位，國家大事，多決於大防，惟進退士大夫，實執其柄。然持心少恕，勇於去惡，竟爲朋讒奇中。

先是，邢恕謫官永州，以書抵摯。摯故與恕善，答其書，有「永州佳處，第往以俟休復」之語。排岸官茹東濟，傾險人也，有求於摯，不得，見其書，陰錄以示御史中丞鄭雍、侍

御史楊畏。二人方交章擊摯，遂箋釋其語上之，曰：「『休復』者，語出周易，『以俟休復』者，俟他日太皇太后復子明辟也。」又章惇諸子故與摯之子游，摯亦間與之接。雍、畏謂延見接納，爲牢籠之計，以冀後福。宣仁后於是面喻摯曰：「言者謂卿交通匪人，爲異日地，卿當一心王室。若章惇者，雖以宰相處之，未必樂也。」摯皇懼退，上章自辨，執政亦爲之言。宣仁后曰：「垂簾之初，摯排斥姦邪，實爲忠直。但此二事，非所當爲也。」以觀文殿學士罷知鄆州。給事中朱光庭駁云：「摯忠義自奮，朝廷擢之大位，一旦以疑而罷，天下不見其過。」光庭亦罷。七年，徙大名，又爲雍等所遏，徙知青州。

紹聖初，來之邵、周秩論摯變法、棄地罪，奪職知黃州，再貶光祿卿，分司南京，蘄州居住。將行，語諸子曰：「上用章惇，吾且得罪。若惇顧國事，不遷怒百姓，但責吾曹，死無所恨。正慮意在報復，法令益峻，奈天下何！」憂形於色，無一言及遷謫意。四年，陷邢恕之謗，貶鼎州團練副使，新州安置。惟一子從。家人涕泣願侍，皆不聽。至數月，以疾卒，年六十八。

初，摯與呂大防爲相，文及甫居喪，在洛怨望，服除，恐不得京官，抵書邢恕曰：「改月遂除，入朝之計未可必。當塗猜怨於鷹揚者益深，其徒實繁。司馬昭之心，路人所知也，濟之以『粉昆』，必欲以眇躬爲甘心快意之地，可爲寒心。」其謂司馬昭者，指呂大防獨當國久

「粉昆」者，世以駙馬都尉爲「粉侯」，韓嘉彥尙主，以兄忠彥爲「粉昆」也。恕以書示蔡碩、蔡渭，渭上書訟摯及大防等十餘人陷其父確，謀危宗社，引及甫書爲證。時章惇、蔡卞誣造元祐諸人事不已，因是欲殺摯及梁燾、王巖叟等。以爲摯有廢立之意，遂起同文館獄，用蔡京、安惇雜治，逮問及甫。及甫元祐末大防除權侍郎，又忠彥雖罷，哲宗眷之未衰，乃託其亡父嘗說司馬昭指劉摯，「粉」謂王巖叟面白如粉，「昆」謂梁燾字況之，「況」猶「兄」也。又問實狀，但云：「疑其事勢如此。」會摯卒，京奏不及考驗，遂免其子官，與家屬徙英州，凡三年，死於瘴者十人。

徽宗立，詔反其家屬，用子跂請，得歸葬。跂又伏闕訴及甫之誣，遂貶及甫并渭於湖外，復摯中大夫。蔡京爲相，降朝散大夫。後又復觀文殿大學士、太中大夫。紹興初，贈少師，諡曰忠肅。

摯嗜書，自幼至老，未嘗釋卷。家藏書多自讎校，得善本或手抄錄，孜孜無倦。少好禮學，其究三禮，視諸經尤粹。晚好春秋，考諸儒異同，辨其得失，通聖人經意爲多。其教子孫，先行實，後文藝。每曰：「士當以器識爲先，一號爲文人，無足觀矣。」

跂能爲文章，遭黨事，爲官拓落，家居避禍，以壽終。

蘇頌字子容，泉州南安人。父紳，葬潤州丹陽，因徙居之。第進士，歷宿州觀察推官、江寧縣。時建業承李氏後，稅賦圖籍，一皆無藝，每發斂，高下出吏手。頌因治訊他事，互問民鄰里丁產，識其詳。及定戶籍，民或自占不悉，頌警之曰：「汝有某丁某產，何不言？」民駭懼，皆不敢隱。遂剗剔夙蠹，成賦一邑，簡而易行，諸令視以爲法，至領其民拜庭下以謝。凡民有忿爭，頌喻以鄉黨宜相親善，若以小忿而失歡心，一旦緩急，將何賴焉。民往往謝去，或半途思其言而止。時監司王鼎、王綽、楊紘於部吏少許可，及觀頌施設，則曰：「非吾所及也。」

調南京留守推官，留守歐陽脩委以政，曰：「子容處事精審，一經閱覽，則脩不復省矣。」時杜衍老居睢陽，見頌，深器之，曰：「如君，眞所謂不可得而親疏者。」衍又自謂平生人罕見其用心處，遂自小官以至爲侍從、宰相所以施設出處，悉以語頌，曰：「以子相知，且知子異日必爲此官，老夫非以自矜也。」故頌後歷政，略似衍云。

皇祐五年，召試館閣校勘，同知太常禮院。至和中，文彥博爲相，請建家廟，事下太常。頌議以爲：「禮，大夫士有田則祭，無田則薦，是有土者乃爲廟祭也。有田則有爵，無土無爵，則子孫無以繼承宗祀，是有廟者止於其躬，子孫無爵，祭乃廢也。若參合古今之制，依

約封爵之令，爲之等差，錫以土田，然後廟制可議。若猶未也，卽請考案唐賢寢堂祠饗儀，止用燕器常食而已。」

嘉祐中，詔禮院議立故郭皇后神御殿于景靈宮，頌謂：「敕書云：『向因忿鬱，偶失謙恭。』此則無可廢之事。又云：『朕念其自歷長秋，僅周一紀，逮事先后，祇奉寢園。』此則有不當廢之悔。又云：『可追復皇后，其祔廟謚冊並停。』此則有合祔廟及謚冊之義。請祔郭皇后於后廟，以成追復之道。」衆論未定，宰相曾公亮問曰：「郭后，上元妃，若祔廟，則事體重矣。」頌曰：「國朝三聖，賀、尹、潘皆元妃，事體正相類。今止祔后廟，則豈得有同異之言。」公亮曰：「議者以謂陰逼母后，是恐萬歲後配祔之意。」頌曰：「若加一『懷』、『哀』、『愍』之謚，則不爲逼矣。」公亮歎重。

遷集賢校理，編定書籍。頌在館下九年，奉祖母及母，養姑姊妹與外族數十人，甘旨融怡，昏嫁以時。妻子衣食常不給，而處之晏如。富弼嘗稱頌爲古君子，及與韓琦爲相，同表其廉退，以知潁州。通判趙至忠本邊徼降者，所至與守競，頌待之以禮，具盡誠意。至忠感泣曰：「身雖夷人，然見義則服，平生誠服者，唯公與韓魏公耳。」

仁宗崩，建山陵，有司以不時難得之物厲諸郡。頌曰：「遺詔務從儉約，豈有土不產而可強賦乎？量其有無，事亦隨集。」英宗卽位，召提點開封府界諸縣鎮公事。頌言：「周制

六軍出於六鄉，在三畿四郊之地；唐設十二衛，亦散布畿內郡縣，又以關內諸府分隸之，皆所以臨制四方，爲國藩衛。國朝禁兵，多屯京師及畿內東南諸縣，雖饋運爲便<sup>(五)</sup>，而西邊武備殊闕。今中牟、長垣都門要衝，二鄙驛置皆由此，而舊不屯兵，閔無防守，請置營益兵，以備非常。」明年，飢民果乘虛犯長垣，戕官吏，如頌慮。頌又請以獲盜多寡爲縣令殿最法，以謂：「巡檢、縣尉，但能捕盜，而不能使人不爲盜，能使其不爲盜者，縣令也。且民罹剽劫之害，而長官不任其責，可乎？」

遷度支判官。送契丹使，宿恩州，驛舍火，左右請出避，頌不動。州兵欲入救，閉門不納，徐使防卒撲滅之。初火時，郡人洵，唱使者有變，救兵亦欲因而生事，賴頌安靜而止。遂聞京師，神宗疑焉，頌使還，入奏，稱善久之。命爲淮南轉運使。召修起居注<sup>(六)</sup>，擢知制誥、知通進銀臺司、知審刑院。

時知金州張仲宣坐枉法贓罪至死，法官援李希輔例，杖脊黥配海島。頌奏曰：「希輔、仲宣均爲枉法，情有輕重。希輔知台，受賕數百千，額外度僧。仲宣所部金坑，發檄巡檢體究，其利甚微，土人憚興作，以金八兩屬仲宣，<sup>(七)</sup>不差官比較，止係違令，可比恐喝條，視希輔有間矣。」神宗曰：「免杖而黥之，可乎？」頌曰：「古者刑不上大夫，仲宣官五品，今貸死而黥之，使與徒隸爲伍，雖其人無可矜，所重者，污辱衣冠耳。」遂免杖黥，流海外，遂爲定法。

又言：「提舉青苗官不能體朝廷之意，邀功爭利，務爲煩擾。且與諸司不相臨統，文移同異，州縣莫知適從。乞與常平、衆役一切付之監司，改提舉爲之屬，則事有統一，而於更張之政無所損也。」不從。

大臣薦秀州判官李定，召見，擢太子中允，除監察御史裏行。宋敏求知制誥，封還詞頭。復下，頌當制，頌奏：「祖宗朝，天下初定，故不起孤遠而登顯要者。眞宗以來，雖有幽人異行，亦不至超越資品。今定不由銓考，擢授朝列，不緣御史，薦寘憲臺。雖朝廷急於用才，度越常格，然隳紊法制，所益者小，所損者大，未敢具草。」次至李大臨，亦封還。神宗曰：「去年詔，臺官有闕，委御史臺奏舉，不拘官職高下。」頌與大臨對曰：「從前臺官，於太常博士以上、中行員外郎以下舉充。後爲難得資敘相當，故朝廷特開此制。止不限博士、員郎，非謂選人亦許奏舉。若不拘官職高下，并選人在其間，則是秀州判官亦可爲裏行，不必更改中允也。今定改京官，已是優恩，更處之憲臺，先朝以來，未有此比。倖門一啓，則士塗奔競之人，希望不次之擢，朝廷名器有限，焉得人人滿其意哉！」執奏不已，於是並落知制誥，歸工部郎中班上，天下謂頌及敏求、大臨爲「三舍人」。

歲餘，知婺州。方泝桐廬，江水暴迅，舟橫欲覆，母在舟中幾溺矣，頌哀號赴水救之，舟忽自正。母甫及岸，舟乃覆，人以爲純孝所感。徙亳州，有豪婦罪當杖而病，每旬檢之，未



愈，譙簿鄧元孚謂頌子曰：「尊公高明以政稱，豈可爲一婦所紿。但諭醫如法檢，自不誣矣。」頌曰：「萬事付公議，何容心焉。若言語輕重，則人有觀望，或致有悔。」既而婦死，元孚慙曰：「我輩狹小，豈可測公之用心也。」

加集賢院學士、知應天府。呂惠卿嘗語人曰：「子容，吾鄉里先進，苟一詣我，執政可得也。」頌聞之，笑而不應。凡更三赦，大臨還侍從，頌纔授秘書監、知通進銀臺司。吳越饑，選知杭州。一日，出遇百餘人，哀訴曰：「某以轉運司責逋市易緡錢，夜囚晝繫，雖死無以償。」頌曰：「吾釋汝，使汝營生，奉衣食之餘，悉以償官，期以歲月而足，可乎？」皆謝不敢負，果如期而足。

頌宴客有美堂，或告將兵欲亂，頌密使捕渠領十輩，荷校付獄中，迨夕會散，坐客不知也。及修兩朝正史，轉右諫議大夫。使契丹，遇冬至，其國曆後宋曆一日。北人問孰爲是，頌曰：「曆家算術小異，遲速不同，如亥時節氣交，猶是今夕；若踰數刻，則屬子時，爲明日矣。或先或後，各從其曆可也。」北人以爲然。使還以奏，神宗嘉曰：「朕嘗思之，此最難處，卿所對殊善。」因問其山川、人情向背，對曰：「彼講和日久，頗竊中國典章禮義，以維持其政，上下相安，未有離貳之意。昔漢武帝自謂：『高皇帝遺朕平城之憂，雖久勤征討，而匈奴終不服。』至宣帝，呼韓單于稽首稱藩。唐自中葉以後，河湟陷于吐蕃，憲宗每讀貞觀政

要，慨然有收復意。至宣宗時，乃以三關、七州歸于有司。由此觀之，外國之叛服不常，不繫中國之盛衰也。」頌意蓋有所諷，神宗然之。

元豐初，權知開封府，頗嚴鞭朴。謂京師浩穰，須彈壓，當以柱後惠文治之，非毫、穎臥治之比。有僧犯法，事連祥符令李純，頌置不治。御史舒亶糾其故縱，貶秘書監、知濠州。

初，頌在開封，國子博士陳世儒妻李惡世儒庶母，欲其死，語羣婢曰：「博士一日持喪，當厚餉汝輩。」既而母爲婢所殺，開封治獄，法吏謂李不明言使殺姑，法不至死。或譖頌欲寬世儒夫婦，帝召頌曰：「此人倫大惡，當窮竟。」對曰：「事在有司，臣固不敢言寬，亦不敢諭之使重。」獄久不決。至是，移之大理。意頌前次請求，移御史臺逮頌對。御史曰：「公速自言，毋重困辱。」頌曰：「誣人死，不可爲已，若自誣以獲罪，何傷乎？」卽手書數百言伏其咎。帝覽奏牘，以爲疑，反覆究實，乃大理丞賈種民增減其文傳致也，由是事得白。同列猶以嘗因人語及世儒帷薄事，頌應曰：「然。」以是爲泄獄情，罷郡。

未幾，知河陽，改知滄州。入辭，帝曰：「朕知卿久，然每欲用，輒爲事奪，命也夫！卿直道，久而自明。」頌頓首謝。召判尙書吏部兼詳定官制。唐制，吏部主文選，兵部主武選；神宗謂三代、兩漢本無文武之別，議者不知所處。頌言：「唐制吏部有三銓之法，分品秩而

掌選事。今欲文武一歸吏部，則宜分左右曹掌之，每選更以品秩分治。」於是吏部始有四選法。

因陞對，神宗謂頌曰：「欲修一書，非卿不可。」契丹通好八十餘年，盟誓、聘使、禮幣、儀式，皆無所考據，但患修書者遷延不早成耳。然以卿度，此書何時可就？」頌曰：「須一二年。」曰：「果然，非卿不能如是之敏也。」及書成，帝讀序引，喜曰：「正類序卦之文。」賜名魯衛信錄。

帝嘗問宗子主祭、承重之義，頌對曰：「古者貴賤不同禮，諸侯、大夫世有爵祿，故有大宗、小宗、主祭、承重之義，則喪服從而異制，匹士庶人亦何預焉。近代不世爵，宗廟因而不立，尊卑亦無所統，其長子孫與衆子孫無以異也。今五服敕，嫡孫爲祖、父爲長子猶斬衰三年，生而情禮則一，死而喪服獨異，恐非先王制禮之本意。世俗之論，乃以三年之喪爲承重，不知爲承大宗之重也。臣聞慶曆中，朝廷議百僚應任子者，長子與長孫差優與官，餘皆降殺，亦近古立宗之法。乞詔禮官、博士參議禮律，合承重者，酌古今收族主祭之禮，立爲宗子繼祖者，以異於衆子孫之法。士庶人不當同用一律，使人知尊祖，不違禮教也。」除吏部侍郎，遷光祿大夫。遭母喪，帝遣中貴人唁勞，賜白金千兩。

元祐初，拜刑部尙書，遷吏部兼侍讀。奏：「國朝典章，沿襲唐舊，乞詔史官采新、舊唐書

中君臣所行，日進數事，以備聖覽。」遂詔經筵官遇非講讀日，進漢、唐故事二條。頌每進可爲規戒、有補時事者，必述己意，反復言之。又謂：「人主聰明，不可有所嚮，有則偏，偏則爲患大矣。今守成之際，應之以無心，則無不治。」每進讀至弭兵息民，必援引古今，以動人主之意。

既又請別製渾儀，因命頌提舉。頌既邃於律曆，以吏部令史韓公廉曉算術，有巧思，奏用之。授以古法，爲臺三層，上設渾儀，中設渾象，下設司辰，貫以一機，激水轉輪，不假人力。時至刻臨，則司辰出告。星辰躔度所次，占候則驗，不差晷刻，晝夜晦明，皆可推見，前此未有也。

頌前後掌四選五年，每選人改官，吏求垢瑕，故爲稽滯。頌敕吏曰：「某官緣某事當會某處，仍引合用條格，具委無漏落狀同上。自是吏不得逞。每訴者至，必取按牘使自省閱，訴者服，乃退；其不服，頌必往復詰難，度可行行之，苟有疑，則爲奏請，或建白都堂。故選官多感德，其不得所欲者，亦心服而去。」

遷翰林學士承旨。五年，擢尙書左丞。嘗行樞密事。邊帥遣種朴入奏：「得諜言，阿里骨已死，國人未知所立。契丹官趙純忠者，謹信可任，願乘其未定，以勁兵數千，擁純忠入其國立之。」衆議如其請。頌曰：「事未可知，其越境立君，使彼拒而不納，得無損威重乎？」

徐觀其變，俟其定而撫輯之，未晚也。」已而阿里骨果無恙。

七年，拜右僕射兼中書門下侍郎。頌爲相，務在奉行故事，使百官守法遵職。量能授任，杜絕僥倖之原，深戒疆場之臣邀功生事。論議有未安者，毅然力爭之。賈易除蘇州，頌言：「易在御史名敢言，既爲監司矣，今因赦令，反下遷爲州，不可。」爭論未決。諫官楊畏、來之邵謂稽留詔命，頌遂上章辭位，罷爲觀文殿大學士、集禧觀使，繼出知揚州。徙河南，辭不行，告老，以中太一宮使居京口。紹聖四年，拜太子少師致仕。

方頌執政時，見哲宗年幼，諸臣太紛紜，常曰：「君長，誰任其咎耶？」每大臣奏事，但取決於宣仁后，哲宗有言，或無對者。惟頌奏宣仁后，必再稟哲宗；有宣諭，必告諸臣以聽聖語。及貶元祐故臣，御史周秩劾頌。哲宗曰：「頌知君臣之義，無輕議此老。」徽宗立，進太子太保，爵累趙郡公。建中靖國元年夏至，自草遺表，明日卒，年八十二。詔輟視朝二日，贈司空。

頌器局閎遠，不與人校短長，以禮法自持。雖貴，奉養如寒士。自書契以來，經史、九流、百家之說，至於圖緯、律呂、星官、算法、山經、本草，無所不通。尤明典故，喜爲人言，亶亶不絕。朝廷有所制作，必就而正焉。

嘗議學校，欲博士分經；課試諸生，以行藝爲升俊之路。議貢舉，欲先行實而後文藝，

去封彌、謄錄之法，使有司參考其素，行之自州縣始，庶幾復鄉貢里選之遺範。論者韙之。

論曰：大防重厚，摯骨鯁，頌有德量。三人者，皆相於母后垂簾聽政之秋，而能使元祐之治，比隆嘉祐，其功豈易致哉！大防疏宋家法八事，言非溢美，是爲萬世矜式。摯正邪之辨甚嚴，終以直道愠於羣小，遂與大防並死於貶，士論冤之。頌獨巋然高年，未嘗爲姦邪所污，世稱其明哲保身。然觀其論知州張仲宣受金事，犯顏辨其情罪重輕，又陳刑不上大夫之義，卒免仲宣於黥。自是宋世命官犯賊抵死者，例不加刑，豈非所爲多雅德君子之事，造物者自有以相之歟？

### 校勘記

〔二〕張昇 原作「張昇」，參考本書卷三一八校勘記〔二〕。

〔三〕至心獨運賦 琬琰集下編卷一六呂汲公大防傳作「聖心獨悟賦」。

〔三〕亳州獄起不止 「不」字原脫，「止」原作正。按劉摯忠肅集卷三乞結絕亳州獄奏，有「遂成大獄，……而起獄不止」句；劉安世忠肅集序也說：「卽上疏論亳州獄起不止，小臣意在傾故相

富弼以市進。」今補改。

〔四〕以書抵摯「摯」原作「處」，據本書卷三四二鄭雍傳、琬琰集下編卷一三劉右丞摯傳改。

〔五〕雖饋運爲便「便」原作「使」，據文義和東都事略卷八九本傳改。

〔六〕召修起居注「修」字原脫，據同上書同卷同篇補。

〔七〕仲宣原作「仲容」，此處所記係張仲宣事，則受金者當即仲宣；「容」字當爲「宣」字之訛。同上書同卷同篇正作「仲宣」，據改。

〔八〕拜右僕射兼中書門下侍郎按宋大詔令集卷五七右丞蘇頌拜右僕射制：蘇頌「可特授右光祿大夫、守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」。宋會要職官七八之二七：「八年三月七日，光祿大夫、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蘇頌罷。」本書卷二一二宰輔表、宋宰輔編年錄卷一〇亦都無「門下」二字。疑「門下」二字衍。





# 宋史卷三百四十一

## 列傳第一百

王存 孫固 趙瞻 傅堯俞

王存字正仲，潤州丹陽人。幼善讀書，年十二，辭親從師于江西，五年始歸。時學者方尙雕篆，獨爲古文數十篇，鄉老先生見之，自以爲不及。

慶曆六年，登進士第，調嘉興主簿，擢上虞令。豪姓殺人，久莫敢問，存至，按以州吏受賕，豪賂他官變其獄，存反爲罷去。久之，除密州推官。修潔自重，爲歐陽脩、呂公著、趙槩所知。治平中，入爲國子監直講，遷祕書省著作佐郎，歷館閣校勘、集賢校理、史館檢討、知太常禮院。存故與王安石厚，安石執政，數引與論事，不合，卽謝不往。存在三館歷年，不少貶以干進。嘗召見便殿，累上書陳時政，因及大臣，無所附麗，皆時人難言者。

元豐元年，神宗察其忠實無黨，以爲國史編修官、修起居注。時起居注雖日侍，而奏事

必稟中書俟旨。存乞復唐貞觀左右史執筆隨宰相入殿故事，神宗聽其言，聽直前奏事，自存始也。

明年，以右正言、知制誥、同修國史兼判太常寺。論園丘合祭天地爲非古，當親祠北郊如周禮。官制行，神宗切於用人，存請自熙寧以來羣臣緣論事得罪，或詿誤被斥而情實納忠非大過者，隨材召擢，以備官使。語合神宗意，收拔者甚衆。又言：「赦令出上恩，而比歲議法治獄者，多乞不以赦降原減。官司謁禁，本防請託，而弔死問疾，一切杜絕，皆非便也。執政不悅。」

五年，遷龍圖閣直學士、知開封府。京師並河居人，盜鑿汴隄以自廣，或請令培築復故，又按民廬侵官道者使撤之。二謀出自中人，既有詔矣。存曰：「此吾職也。」入言之。即日弛其役，都人驩呼相慶。進樞密直學士，改兵部尙書，轉戶部。神宗崩，哲宗立，永裕陵財費，不踰時告備，宰相乘間復徙之兵部。太僕寺請內外馬事得專達，毋隸駕部。存言：「如此，官制壞矣。」先帝正省、臺、寺、監之職，使相臨制，不可徇有司自便，而隳已成之法。」元祐初，還戶部，固辭不受。二年，拜中大夫、尙書右丞。三年，遷左丞。

有建議罷教畿內保甲者，存言：「今京師兵籍益削，又廢保甲不教，非國家根本久長之計。且先帝不憚艱難而爲之，既已就緒，無故而廢之，不可。」門下侍郎韓維罷，存言：「去

一正人；天下失望，忠黨沮氣，讒邪之人爭進矣。」又論杜純不當罷侍御史，王覲不當罷諫官。

四方奏讞大辟，刑部援比請貸，都省屢以無可矜恕却之。存曰：「此祖宗制也。有司欲生之，而朝廷破例殺之，可乎？」又言：「比廢進士專經一科，參以詩賦，失先帝黜詞律、崇經術之意。」河決而北幾十年，水官議還故道，存爭之曰：「故道已高，水性趨下，徒費財力，恐無成功。」卒輟其役。蔡確以詩怨訕，存與范純仁欲薄其罪，確再貶新州，存亦罷，以端明殿學士知蔡州。始，存之徙兵部，確力也。至是，爲確罷，士大夫善其能損怨。歲餘，加資政殿學士、知揚州。揚、潤相去一水，用故相例，得歲時過家上冢，出賜錢給鄰里，又具酒食召會父老，親與酬酢，鄉黨傳爲美談。

召爲吏部尙書。時，在廷朋黨之論寢熾，存爲哲宗言：「人臣朋黨，誠不可長，然或不察，則濫及善人。慶曆中，或指韓琦、富弼、范仲淹、歐陽脩爲黨，賴仁宗聖明，不爲所惑。今日果有進此說者，願陛下察之。」由是復與任事者戾，除知大名府，改知杭州。

紹聖初，請老，提舉崇禧觀，遷右正議大夫致仕。舊制，當得東宮保傅，議者指存嘗議還西夏侵地，故殺其恩典，旣而降通議大夫。存嘗悼近世學士貴爲公卿，而祭祀其先，但循庶人之制。及歸老築居，首營家廟。建中靖國元年，卒，年七十九。贈左銀青光祿大夫。

存性寬厚，平居恂恂，不爲詭激之行，至其所守，確不可奪。司馬光嘗曰：「並馳萬馬中能駐足者，其王存乎！」

孫固字和父，鄭州管城人。幼有立志，九歲讀論語，曰：「吾能行此。」徂徠石介一見，以公輔期之。擢進士第，調磁州司戶參軍。從平貝州，爲文彥博言脅從罔治之義，與彥博意協，故但誅首惡，餘無所及。轉霍邑令，遷祕書丞，爲審刑詳議官。宰相韓琦知其賢，諭使來見，固不肯往。琦益器重之，引爲編修中書諸房文字。

治平中，神宗爲穎王，以固侍講；及爲皇太子，又爲侍讀。至卽位，擢工部郎中、天章閣待制、知通進銀臺司。种諤取綏州，固知神宗志欲經略西夏，欲先事以戒，卽上言：「待遠人宜示之信，今無名舉兵，非計之得。願以漢韓安國、魏相、唐魏徵論兵之略，參校同異，則是非炳然矣。兵，凶器也，動不可妄，妄動將有悔。」大臣惡其說，出知澶州。

還知審刑院，復領銀臺、封駁兼侍讀，判少府監。神宗問：「王安石可相否？」對曰：「安石文行甚高，處侍從獻納之職，可矣。宰相自有其度，安石狷狹少容。必欲求賢相，呂公著、司馬光、韓維其人也。」凡四問，皆以此對。及安石當國，更法度，固數議事不合；青苗

法出，又極陳其不便。及韓琦疏至，神宗感動，謂固曰：「朕熟計之，誠不便。」固出語執政曰：「及上有意，宜亟圖之，以福天下。」既而竟從安石。固復領銀臺司。

孔文仲對制策忤時政，報罷。固言：「陛下以名求士，而士以實應，今反過之，何哉？今謂文仲之言以惑天下，臣恐天下不惑文仲之言，以文仲之黜爲惑也。」胡宗愈坐言事逐，蘇頌、陳薦以論李定罷，固皆引誼爭之。

時議尊僖祖爲始祖，固議曰：「漢高以得天下與商、周異，故太上皇不得爲始封；光武中興，不敢祖春陵而祖高帝。宋有天下，傳之萬世，太祖功也，不當替其祀；請以爲始祖，而爲僖祖別立廟。禘祫之日，奉其祧主東向以伸其尊，合所謂祖以孫尊、孫以祖屈之意。」韓琦見而歎曰：「孫公此議，足以不朽矣。」

加龍圖閣直學士、知眞定府。遼人盜耕解子平地，歲且久，吏爭弗能還。固微得其要領，折愧之，正疆地二百里。熙寧末，以樞密直學士知開封府。元豐初，同知樞密院事。時征安南，建順州，其地瘴癘不堪守，固請棄之，內徙者二萬戶。

謀者告夏人幽其主，神宗欲西討，固數言舉兵易，解禍難。神宗曰：「夏有釁不取，則爲遼人所有，不可失也。」固曰：「必不得已，請聲其罪薄伐之，分裂其地，使其酋長自守焉。」神宗笑曰：「此眞酈生之說爾。」時執政有言便當直度河，不可留行。固曰：「然則孰爲陛下

任此者？」神宗曰：「朕已屬李憲。」固曰：「伐國，大事也，豈可使宦官爲之！今陛下任李憲，則士大夫孰肯爲用乎？」神宗不悅。他日，固又曰：「今五路進師而無大帥，就使成功，兵必爲亂。」神宗曰：「大帥誠難其人。」呂公著曰：「既無其人，曷若已之。」固曰：「公著言是也。」

初議五路入討，會于靈州，李憲由熙河入，輒不赴靈州，乃自開蘭會，欲以弭責。固曰：「兵法期而後至者斬。今諸路皆進，而憲獨不行，雖得蘭會，罪不可赦。」神宗不聽，其後師果無功。神宗曰：「朕始以孫固言爲迂，今悔無及矣。」

改太中大夫、樞密副使，進知院事，以疾避位，拜觀文殿學士、知河陽，尋提舉嵩山崇福宮。哲宗卽位，以正議大夫知河南府，徙鄭州。元祐二年，召除侍讀、提舉中太一宮，遂拜門下侍郎。哲宗與太皇太后矜其年高，每朝會豫節拜儀，聽休於幄次。固數乞骸骨，太皇太后曰：「卿，先帝在東宮時舊臣。今帝新聽政，勉留輔導；或體中未安，取文書於家治之可也。」固感激，強起視事，復知樞密院事，累官右光祿大夫。五年，卒，年七十五。哲宗、太皇太后皆出聲泣。時文彥博致仕歸洛，將宴餞崇政殿，以固在殯，罷之。輟視朝二日，贈開府儀同三司，諡曰溫靖。

固宅心誠粹，不喜矯亢，與人居久而益信，故更歷夷險，而不爲人所疾害。嘗曰：「人當以聖賢爲師，一節之士，不足學也。」又曰：「以愛親之心愛其君，則無不盡矣。」司馬光退處，

固每勸神宗召歸；及光爲陳州，過鄭，固與論天下大事至數十，曰：「公行且相，宜視先後緩急審處之。」傳堯俞銘其墓曰：「司馬公之清節，孫公之淳德，蓋所謂不言而信者也。」世以爲確論。紹聖時奪遺澤，元符二年，奪所贈官，列元祐黨籍。政和中，徽宗以固嘗爲神宗宮僚，特出籍，悉還所奪。

趙瞻字大觀，其先亳州永城人。父剛，太子賓客，徙鳳翔之整屋。瞻舉進士第，調孟州司戶參軍，移萬泉令。捐圭田修學宮，士自遠而至。改知夏縣，作八監堂，書古賢令長治迹以自監。又以祕書丞知永昌縣，築六堰灌田，歲省科斂數十萬，水訟咸息，民以比召、杜。

升太常博士，知威州。瞻以威、茂雜羣獠，險而難守，不若合之而建郡於汶川<sup>（二）</sup>，條著其詳，爲西山別錄。後熙寧中，朝廷經理西南，就瞻取其書考焉。

遷尙書屯田員外郎。英宗治平初，自都官員外郎除侍御史。上疏曰：「英斷獨化，人主至權也。審至權者，當主以天下之大公，揆以天下之正論，如是而後權可一也。若夫積久之敝，陛下其思焉。刑賞施設之失，可革則革；號令言動之過，可止則止。輔相賴其用，宜責其効；臺諫知其才，宜信其說。兵柄宜削諸宦官，邊議宜付諸宿將。蓋權不可矯而爲

也，以從天下之望耳。」英宗稱善。

久之，詔遣內侍王昭明等四人爲陝西諸路鈐轄，招撫諸部。瞻以唐用宦者爲觀軍容、宣慰等使，後世以爲至戒，宜追還內侍，責成守臣，章三上，言甚激切。會文彥博、孫沔經略西夏，別遣馮京安撫諸路，瞻又請罷京使，專委宿將。夏人入侵王官，慶帥孫長卿不能禦，加長卿集賢院學士，瞻言長卿當黜不宜賞，賞罰倒置。京東盜賊數起，瞻請易置曹、濮守臣之不才者，未報。乃求退，力言追還昭明等，英宗改容，納其言。

二年秋，京師大水，詔百官言事，多留中，瞻請「悉出章疏，付兩省詳擇以聞」，從之。時議追崇濮安懿王，瞻引漢師丹、董宏事，謂其屬薛溫其曰：「事將類此，吾必以死爭，固吾所也。」中書請安懿王稱親，瞻爭曰：「仁宗既下明詔子陛下，議者顧惑禮律所生所養之名，妄相訾難，彼明知禮無兩父貳斬之義，敢裂一字之詞，以亂厥眞。且文有去婦出母者，去已非婦，出不爲母，辭窮直書，豈足援以斷大議哉？臣請與之庭辨，以定邪正。」已而皇太后手書尊王爲皇，瞻歎曰：「向者太后切責大臣，議乃得罷。今邪臣與中官交締，歸過至尊而自爲之地，吾與首議之臣，不並生矣！」因復力陳。

會假太常少卿契丹賀正使，入對，英宗問前事，對曰：「陛下爲仁宗子，而濮王又稱皇考，則是二父，二父非禮。」英宗曰：「御史嘗見朕欲皇考濮王乎？」瞻曰：「此乃大臣之議，陛



下未嘗自言。英宗曰：「是中書過耳，朕自數歲時，先帝養爲子，豈敢稱濮考？」瞻曰：「臣請退諭中書，作詔以曉天下。」時連日晦冥，英宗指天示瞻曰：「天道如此，安敢妄爲褒尊。朕意已決，無庸宣告。」瞻曰：「陛下祇畏天戒，不以私妨公，甚盛德也。」及使還，聞呂誨等諫濮議皆罷去，乞與同貶，不報。趣入對，英宗曰：「卿欲就龍逢、比干之名，孰若効伊尹、傅說哉？」瞻皇懼，言：「臣不敢奉詔，使朝廷有同罪異罰之譏。」遂通判汾州。

神宗卽位，遷司封員外郎、知商州，又除提點陝西刑獄。熙寧三年，爲開封府判官。神宗問：「卿知青苗法便乎？」對曰：「青苗法，唐行之於季世，擾攘中，培民財誠便。今欲爲長久計，愛養百姓，誠不便。」

初，王安石欲瞻助己，使其黨餌以知雜御史。瞻不應，由是不得留京師，出爲陝西轉運副使，改永興軍轉運使。以親老，請知同州。七年，朝廷患錢重，議以交子權之，命瞻制置。瞻曰：「有本錢足恃，法乃可行，如多出空券，是罔民也。」議不合，移京西轉運使；又以親老不行，徙陝州，請還鄉里，除提舉鳳翔太平宮。丁外艱，服除，易朝請大夫、知滄州。

哲宗立，轉朝議大夫，召爲太常少卿，遷戶部侍郎。元祐三年，擢樞密直學士、簽書樞密院事。明年，以中大夫同知院事。因進對言：「機政所急，人才而已。今臣選武臣難遽盡知，請詔諸路安撫、轉運使舉使臣，科別其才，第爲三等，籍之以備選注。」

初，元豐中，河決小吳，北注界河，東入于海。神宗詔，東流故道淤高，理不可回，其勿復塞。乃開大吳以護北都。至是，都水王令圖請還河故道，下執政議。瞻曰：「自河決已八年，未有定論。今遽興大役，役夫三十萬，用木二千萬，臣竊憂焉。朝廷方遣使相視，若以東流未便，宜亟從之；若以爲可回，宜爲數歲之計，以緩民力。」議者又謂河入界河而北，則失中國之險，昔澶淵之役，非河爲限，則北兵不止。瞻曰：「王者恃德不恃險。昔堯舜都蒲冀，周漢都咸鎬，皆歷年數百，不聞以河障外國。澶淵之役，蓋廟社之靈，章聖之德，將相之智勇，故敵帥授首，豈獨河之力哉？」後使者以東流非便，水官復請塞北流，瞻固爭之，卒詔罷役，如瞻所議。

洮河諸族以青唐首領寢弱可制，欲倚中國兵威以廢之，邊臣亟請興師。瞻曰：「不可。御外國以大信爲本，且既爵命之，彼雖失衆心，無犯王略之罪，何辭而伐之？若其不克，則兵端自此復起矣。」乃止。瞻又奏廢渠陽軍，以紓荆湖之力；乞詔諭西夏使歸永樂遺民，夏人聽命。

五年，卒，年七十二。太皇太后語輔臣曰：「惜哉，忠厚君子也。」車駕親臨，輟視朝二日。贈銀青光祿大夫，諡曰懿簡。紹聖中，言者以傳會元祐諸臣，追奪所贈官，列于黨籍。

瞻著春秋論三十卷，史記牴牾論五卷，唐春秋五十卷，奏議十卷，文集二十卷，西山別

錄一卷。四子：孝謹，瀛州錄事參軍；獻誠，唐城令；某，蚤卒；彥詒，太康主簿。

傳堯俞字欽之，本鄆州須城人，徙孟州濟源。十歲能爲文，及登第，猶未冠。石介每過之，堯俞未嘗不在，介曰：「君少年決科，不以游戲爲娛，何也？」堯俞曰：「性不喜囂雜，非有他爾。」介歎息奇之。嘗監西京稅院事，留守晏殊、夏竦皆謂曰：「子有清識雅度，文約而理盡，卿相才也。」

知新息縣，累遷太常博士。嘉祐末，爲監察御史。堯國公主下嫁李瑋，爲家監梁懷吉、張承照所間，與夫不相中。仁宗斥二人於外，未幾，復還主家，出瑋知衛州。堯俞言：「主持愛薄其夫，陛下爲逐瑋而還隸臣，甚悖禮，爲四方笑，後何以誨諸女乎？」

皇城邏卒吳清誣奏富民殺人，鞠治無狀，有司須清辨，內侍主者不遣。堯俞言：「陛下惜清，恐不復聞外事矣。臣以爲不若使付外，暴其是非而行賞罰焉，則事之上聞者皆實，乃所以廣視聽也。縱而不問，則讒者肆行，民無所措手足，尙欲求治，得乎？」

內侍李允恭、朱晦屈法任其子，趙繼寵越次管當天章閣，蔡世寧掌內藏，而以珠私示內人。堯俞以爲嬖寵恩倖過失，當防之於漸，悉劾之。

時乏國用，言利者爭獻富國計。堯俞奏曰：「今度支歲用不足，誠不可忽，然欲救其弊，在陛下宜自儉刻，身先天下，無奪農時，勿害商旅，如是可矣。不然，徒欲紛更，爲之無益，聚斂者用，則天下殆矣。」

仁宗春秋高，皇嗣未立，堯俞請建宗室之賢，以慰天下望。及英宗爲皇子，有司闕供餽，仁宗未知。堯俞言：「陛下既以宗社之重建皇嗣，宜以家人禮，使皇子朝夕侍膳左右，以通慈孝之誠。今禮遇有闕，非所以隆親親、重國本也。」於是詔有司供具甚厚。

英宗卽位，轉殿中侍御史，遷起居舍人。皇太后與英宗同聽政，英宗有疾，旣平，堯俞上書皇太后，請還政。久之，聞內侍任守忠有讒間語，堯俞諫皇太后曰：「外間物論紛惑，兩宮之情未通。臣謂天下之可信者，無大於以天下與人，亦無大於受天下以公，況皇帝以明睿之資，貫通古今，而受人之天下乎？如誅竄讒人，則慈孝之聲並隆矣。」於是皇太后還政，遂守忠。堯俞言於英宗曰：「皇太后給事左右之人，宜頗錄其勤勞，少加恩惠，上慰母后，下安反側。且守忠已去，其餘不問可也。」

遷右司諫、同知諫院。英宗眷遇堯俞，嘗雪中賜對，堯俞自東廡升，英宗傾身東向以待，每奏事退，多目送之。嘗問曰：「多士盈庭，孰忠孰邪？」堯俞曰：「大忠大佞，固不可移；中人之性，繫上所化。」英宗納其言。

時英宗初躬庶政，猶謙讓任大臣，堯俞言：「大臣之言非是，陛下偶以爲然而行之可也；審其非矣，從而徇之，則人主之柄安在？願君臣之際，是是非非，毋相面從。總覽衆議，無所適莫，則威柄歸陛下矣。」嘗因論事，英宗曰：「卿何不言蔡襄？」對曰：「若襄有罪，陛下何不自正典刑，安用臣言？」英宗曰：「欲使臺諫言，以公議出之。」對曰：「若付之公議，臣但見襄辦山陵事有功，不見其罪。臣身爲諫官，使臣受旨言事，臣不敢。」

陝西言，近邊熟戶頗逃失。詔以內侍李若愚等爲陝西四路鈐轄，專使招納，歲一入奏事。堯俞言：「此安撫、經略使職也。且若愚等，陛下不信其言，則如不用；言必見從，則邊帥之權，移於四人矣。」尋罷之。

大臣建言濮安懿王宜稱皇考，堯俞曰：「此於人情禮文，皆大謬戾。」與侍御史呂誨同上十餘疏，其言極切。主議者知恟恟不可遏，遂易「考」稱「親」。堯俞又言：「『親』，非父母而何？亦不可也。夫恩義存亡一也，先帝旣以陛下爲子，當是時，設濮王尙無恙，陛下得以父名之乎？」又因水災言：「簡宗廟，則水不潤下。今以濮王爲皇考，於仁宗之廟，簡孰甚焉。」俄命堯俞與趙瞻使契丹，比還，呂誨、呂大防、范純仁皆以諫濮議罷，復除堯俞侍御史知雜事。堯俞拜疏必求罷去，英宗面留之。堯俞言：「誨等已逐，臣義不當止。」因再拜辭，英宗愕然，曰：「是果不可留也。」遂出知和州。通判楊洙乘間問曰：「公以直言斥居此，何爲

未嘗言及御史時事？」堯俞曰：「前日言職也，豈得已哉？今日爲郡守，當宣朝廷美意，而反咕咕追言前日之闕政，與誹謗何異？」

神宗卽位，徙知廬州。熙寧三年，至京師。王安石素與之善，方行新法，謂之曰：「舉朝紛紛，俟君來久矣，將以待制、諫院處君。」堯俞曰：「新法世以爲不便，誠如是，當極論之。平生未嘗好欺，敢以爲告。」安石愠之，但授直昭文館、權鹽鐵副使，俄出爲河北轉運使，改知江寧府。堯俞言：「仁廟一室，與藝祖、太宗並爲百代不遷之主。」

徙許州、河陽、徐州，再歲六移官，困於道路，知不爲時所容，請提舉崇福宮。先是，徐人告有談天文休咎者，堯俞以事未白，不受辭。談者後伏誅，堯俞坐不卽捕，削官職。稍起，監黎陽縣倉草場，郡掾行縣，堯俞從衆出迎盡禮。守爲遣他吏代主出納，堯俞不可，曰：「居其官安得曠其職。」雖寒暑，必日至庾中治事，凡十年。

哲宗立，自知明州召爲祕書少監兼侍講，擢給事中、吏部侍郎、御史中丞。奏言：「人才有能有不能，如使臣補闕拾遺以輔盛德，明善正失以平庶政，舉直措枉以正大臣，臣雖不才，敢不盡力。若使窺人陰私，扶人細故，則非臣所能，亦非臣之志也。」御史張舜民以言事罷，詔堯俞更舉御史，堯俞封還詔書，請留舜民。不聽，卽以堯俞爲吏部侍郎，堯俞不可，遂以龍圖閣待制知陳州。未幾，復爲吏部侍郎、御史中丞。

前宰相蔡確坐詩誹謗，貶新州，宰執、侍從以下，罷者七八人，御史府爲之一空。堯俞曰：「確之黨，其尤者固宜逐，其餘可以一切置之。」且言：「以陛下盛德，而乃於此不能平？願聽之如蚊虻之過耳，無使有纖微之忤，以奸太和之氣。事至，以無心應之，聖人所以養至誠而御遐福也。」

水官李偉議大河可從孫村導之還故道。堯俞言：「河事雖不可踰度，然比遣使按之，皆言非便。而偉又繆悠不肯任責，豈可以遽興大役。」朝廷遂置偉議。進吏部尚書兼侍讀。元祐四年，拜中書侍郎。六年，卒，年六十八。哲宗「言與太皇太后哭臨之，太皇太后語輔臣曰：『傳侍郎清直一節，終始不變，金玉君子也。方倚以相，遽至是乎！』贈銀青光祿大夫，諡曰獻簡。紹聖中，以元祐黨人，奪贈諡，著名黨籍。後黨錮解，下詔褒贈，錄其後。

堯俞厚重寡言，遇人不設城府，人自不忍欺。論事君前，略無回隱，退與人言，不復有矜異色。初，自諫官補郡，衆疑法令有未安者，必有所不從，堯俞一切遵之，曰：「君子素其位而行，諫官有言責也，爲郡知守法而已。」徐前守使用公錢，堯俞至，爲償之，未足而去。後守移文堯俞使償，久之，攷實非堯俞所用，卒不辯。司馬光嘗謂河南邵雍曰：「清、直、勇三德，人所難兼，吾於欽之畏焉。」雍曰：「欽之清而不耀，直而不激，勇而能溫，是爲難爾。」從孫察，見忠義傳。

論曰：存、固、瞻、堯俞，初皆善王安石；及其秉政，未嘗受所誘餌，與論新法，終不詭隨。及元祐區別正邪，其論蔡確詩謗之罪恐爲已甚，將啓朋黨之禍，豈非先知之明乎？他有更張，隨事諫止，不少循默。然無矯枉過中之失，故能不亟不徐，進退有道，在元祐諸臣中，身名俱全，亦難矣哉。

### 校勘記

〔二〕汝川 原作「文川」，據范祖禹范太史集卷四一趙瞻神道碑銘、本書卷八九地理志改。

〔三〕乃求退 按范太史集卷四一趙瞻神道碑銘作「乃求對」；長編卷二〇三則作：「瞻又因入對，力請追還昭明等。」可見趙瞻未曾求退，「求退」乃「求對」之譌。

〔三〕哲宗 原作「神宗」，據上文傅堯俞死於元祐六年，元祐是哲宗的年號，當以作「哲宗」爲是，據改。



# 宋史卷三百四十二

## 列傳第一百一

梁燾 王巖叟 鄭雍 孫永

梁燾字況之，鄆州須城人。父蓐，兵部員外郎、直史館。燾以蓐任，爲太廟齋郎。舉進士中第，編校祕閣書籍，遷集賢校理、通判明州，檢詳樞密五房文字。

元豐時久旱，上書論時政曰：

陛下日者閔雨，靖惟政事之闕，惕然自責。丁卯發詔，癸酉而雨，是上天顧聽陛下之德言，而喜其有及民之意也。當四方仰雨十月之久，民刻於新法，嗷嗷如焦，而京師尤甚，闐闐細民，罔不失職，智愚相視，日有大變之憂。陛下旣惠以詔音，又施之行事，講除刻文，蠲損緡算，一日之間，歡聲四起。距誕節三日而膏澤降，是天以雨壽陛下之萬年，感聖心於大寤，有以還其仁政也。

然法令乖戾，爲毒於民者，所變纔能萬一。人心之不解，故天意亦未釋，而雨不再施。陛下亦以此爲戒，而夙夜慮之乎？今陛下之所知者，市易事耳。法之爲害，豈特此耶？曰青苗錢也，助役錢也，方田也，保甲也，淤田也。兼是數者，而天下之民被其害。青苗之錢未及償，而責以免役；免役之錢未暇入，而重以淤田；淤田方下，而復有方田；方田未息，而迫以保甲。是徒擾百姓，使不得少休於聖澤。其爲害之實，雖一有言之者，必以下主吏，主吏妄報以無是，則從而信之，恬不復問，而反坐言者。雖間遣使循行，而苟且寵祿，巧爲妄誕，成就其事，至請遍行其法，上下相隱，習以成風。臣謂天下之患，不患禍亂之不可去，患朋黨蔽蒙之俗成，使上不得聞所當聞，故政日以敝，而禍亂卒至也。陛下可不深思其故乎？

疏入，不省。

內侍王中正將兵出疆，干賞不以法。熹爭之不得，請外，出知宣州。入辭，神宗曰：「樞臣云卿不肯安職，何也？」對曰：「臣居官五年，非敢不安職，恐不勝任使，故去耳。」神宗曰：「王中正功賞文書，何爲獨不可？」曰：「中正罔冒僥覲，臣不敢屈法以負陛下。」未幾，提點京西刑獄。哲宗立，召爲工部郎中，遷太常少卿、右諫議大夫。有請宣仁后御文德殿服袞冕受冊者，熹率同列諫，引薛奎諫章獻明肅皇后不當以王服見太廟事，宣仁后欣納。又論

市易已廢，乞蠲中下戶逋負；又乞欠青苗下戶，不得令保人備償。

文彥博議遣劉奉世使夏國，御史張舜民論其不當遣，降通判虢州。熹言：「御史持紀綱之官，得以犯顏正論，況臣下過失，安得畏忌不言哉？今御史敢言大臣者，天下之公議；大臣不快御史者，一夫之私心。罪天下敢言之公議，便一夫不快之私心，非公朝盛事也。」時同論者傅堯俞、王巖叟、朱光庭、王覲、孫升、韓川，凡七人，悉召至都堂，勅諭以「事當權其輕重，故不惜一新進御史，以慰老臣」。熹又言：「若論年齡爵祿，則老臣爲重；若論法度綱紀，則老臣爲輕。御史者，天子之法官也，不可以大臣鞅鞅而斥去。願還舜民，以正國體。」章十上，不聽。

熹又面責給事中張問不能駁還舜民制命，以爲失職。坐詬同列，出爲集賢殿修撰、知潞州，辭不拜，曰：「臣本論張舜民不當罷，如以爲非，卽應用此受斥。今乃得以微罪冒美職，守劇郡，如此則朝廷命令，不能明辨曲直，以好惡示天下矣。」不報。至潞，值歲饑，不待命發常平粟振民。流人聞之，來者不絕，熹處之有條，人不告病。

明年，以左諫議大夫召。甫就道，民攀轅不得行，踰太行，抵河內乃已。既對，上書言：「帝富於春秋，未專宸斷；太皇保佑聖主，制政策帷，姦人易爲欺蔽。願正綱紀，明法度，采  
用忠言，講求仁術。」兩宮嘉納焉。

前宰相蔡確作詩怨謗，熹與劉安世交攻之。熹又言：「方今忠於確者，多於忠朝廷之士；敢爲姦言者，多於敢正論之人。以此見確之氣焰凶赫，根株牽連，賊化害政，爲患滋大。」確卒竄新州。熹進御史中丞。鄧潤甫除吏部尚書，熹論潤甫柔佞不立，巧爲進取。不聽。改權戶部尚書，不拜，以龍圖閣直學士知鄭州。旬日，入權禮部尚書，爲翰林學士。元祐七年，拜尚書右丞，轉左丞。蔡京帥蜀，熹曰：「元豐侍從，可用者多；惟京輕險貪愎，不可用。」又與同列議夏國地界，不能合，遂丐去。哲宗遣近臣問所以去意，且令密訪人才。熹曰：「信任不篤，言不見聽，而詢問人才，非臣所敢當也。」使者再至，乃言：「人才可大任者，陛下自知之。但須識別邪正，公天下之善惡，圖任舊人中堅正純厚有人望者，不牽左右好惡之言以移聖意，天下幸甚。」

以疾，罷爲資政殿學士、同醴泉觀使。故事，非宰相不除使，遂置同使以寵之。力辭，改知潁昌府。既出京，哲宗遣中貴諭以復用之旨。紹聖元年，知鄆州。朋黨論起，哲宗曰：「梁燾每起中正之論，其開陳排擊，盡出公議，朕皆記之。」以故最後責，竟以司馬光黨黜知鄂州。三年，再貶少府監，分司南京。明年，三貶雷州別駕，化州安置。三年卒，年六十四。徙其子於昭州。徽宗立，始得歸。

熹自立朝，一以引援人物爲意。在鄂作薦士錄，具載姓名。客或見其書，曰：「公所植桃

李，乘時而發，但不向人開耳。」熹笑曰：「熹出入侍從，至位執政，八年之間所薦，用之不盡，負愧多矣。」其好賢樂善如此。

王巖叟字彥霖，大名清平人。幼時，語未正已知文字。仁宗患詞賦致經術不明，初置明經科，巖叟年十八，鄉舉，省試，廷對皆第一。調欒城簿，涇州推官，甫兩月，聞弟喪，棄官歸養。

熙寧中，韓琦留守北京，以爲賢，辟管勾國子監，又辟管勾安撫司機宜文字，監晉州折博、煉鹽務。韓絳代琦，復欲留用。巖叟謝曰：「巖叟，魏公之客，不願出他門也。」士君子稱之。後知定州安喜縣，有法吏罷居鄉里，導人爲訟，巖叟捕撻於市，衆皆竦然。定守呂公著歎曰：「此古良吏也。」有詔近臣舉御史，舉者意屬巖叟而未及識，或謂可一往見。巖叟笑曰：「是所謂呈身御史也。」卒不見。

哲宗卽位，用劉摯薦，爲監察御史。時六察尙未言事，巖叟入臺之明日，卽上書論社稷安危之計，在從諫用賢，不可以小利失民心。遂言役錢斂法太重，民力不勝，願復差法如嘉祐時。又言河北權鹽法尙行，民受其弊，貧者不復食。錄大名刻石仁宗詔書以進上，以河

北天下根本，自祖宗以來，推此爲惠，願復其舊。

江西鹽害民，詔遣使者往視。嚴叟言：「一方病矣，必待使還而後改爲，恐有不及被德澤而死者。願亟罷之。」又極陳時事，以爲「不絕害本，百姓無由樂生；不屏羣邪，太平終是難致」。時下詔求民疾苦，四方爭以其情赴愬，所司憚於省錄，頗成壅滯。嚴叟言：「不問則已，言則必行之。不然，天下之人必謂陛下以空言說之，後有詔令，孰肯取信？」李定不持所生母仇氏服，嚴叟論其不孝，定遂分司。

宰相蔡確爲裕陵復土使，還朝，以定策自居。嚴叟言：「陛下之立，以子繼父，百王不易之道。且太皇太后先定於中，而確敢貪天自伐。章惇讒賊狼戾，罔上蔽明，不忠之罪，蓋與確等。近簾前爭役法，詞氣不遜，無事上之禮。今聖政不出房闥，豈宜容此大姦猶在廊廟！」於是二人相繼退斥。

遷左司諫兼權給事中。時並命執政，其間有不協時望者，嚴叟卽繳錄黃，上疏諫。既而命不由門下省以出，嚴叟請對，言之益切。退就閣門上疏曰：「臣爲諫官既當言，承乏給事又當駁，非臣好爲高論，喜忤大臣，恐命令斜出，尤損紀綱。」疏凡八上，命竟寢。又言：「三省胥吏，月饗厚奉，歲累優秩。而朝廷每舉一事，輒計功論賞，不知平日祿賜，將焉用之？姑息相承，流弊已極。望飭厲大臣，事爲之制。」卽詔裁抑僥倖，定爲十七條。

遷侍御史。兩省正言久闕，嚴叟上疏曰：「國朝倣近古之制，諫臣纔至六員，方之先王，已爲至少。今復虛而不除，臣所未諭。豈以爲治道已清，而無事於言邪？人材難稱，不若虛其位邪？二者，皆非臣所望於今日也。願趣補其闕，多進正人以壯本朝，正人進，則小人自消矣。」

諸路水災，朝廷行振貸，戶部限以災傷過七分、民戶降四等，始許之。嚴叟言：「中戶以上，蓋亦艱食。乞毋問分數、等級，皆得貸，庶幾王澤無間，以召至和矣。」坐張舜民事，改起居舍人，不拜，以直集賢院知齊州。請河北所言鹽法，行之京東。明年，復以起居舍人召。嘗侍邇英講，進讀寶訓，至節費，嚴叟曰：「凡言節用，非偶節一事，便能有濟。當每事以節儉爲意，則積久累日，國用自饒。」讀仁宗知人事，嚴叟曰：「人主常欲虛心平意，無所偏係，觀事以理，則事之是非，人之邪正，自然可見。」

司馬康講洪範，至「又用三德」，哲宗曰：「止此三德，爲更有德。」蓋哲宗自臨御，淵默不言，嚴叟喜聞之，因欲風諫，退而上疏曰：「三德者，人君之大本，得之則治，失之則亂，不可須臾去者也。臣請別而言之。夫明是非於朝廷之上，判忠邪於多士之間，不以順己而忘其惡，不以逆己而遺其善，私求不徇於所愛，公議不遷於所憎。竭誠盡節者，任之當勿貳；罔上盜寵者，棄之當勿疑。惜紀綱，謹法度，重典刑，戒姑息，此人主之正直也。遠聲色之好，

絕盤遊之樂，勇於救天下之弊，果於斷天下之疑，邪說不能移，非道不能說，此人主之毳德也。居萬乘之尊而不驕，享四海之富而不溢，聰明有餘而處之若不足，俊傑並用而求之如不及，虛心以訪道，屈己以從諫，懼若臨淵，怯若履薄，此人主之柔德也。三者足以盡天下之要，在陛下力行何如耳。」

嚴叟因侍講，奏曰：「陛下退朝無事，不知何以消日？」哲宗曰：「看文字。」對曰：「陛下以讀書爲樂，天下幸甚。聖賢之學，非造次可成，須在積累。積累之要，在專與勤。屏絕它好，始可謂之專；久而不倦，始可謂之勤。願陛下特留聖意。」哲宗然之。

嚴叟館伴遼賀正，旦使耶律寬，寬求觀元會儀，嚴叟曰：「此非外國所宜知。」止錄笏記與之，寬不敢求。進權吏部侍郎、天章閣待制、樞密都承旨。湖北諸蠻互出擾邊，無有寧歲，嚴叟請專以疆事委荆南唐義問。遂自草檄文，喻義問以朝廷方敦尙恩信，勿爲徼倖功賞之意，後遂安輯。

初，夏人遣使入貢，及爲境上之議，故爲此去彼來，牽致勞苦，每違期日。嚴叟請預戒邊臣，夏違期，一不至則勿復應，自後不復敢違。質孤、勝如二堡，漢趙充國留屯之所，自元祐講和，在蘭州界內，夏以爲形勝膏腴之地，力爭之。二堡若失，則蘭州、熙河遂危。延帥欲以二堡與夏，蘇轍主其議。及熙河、延安二捷同報，轍奏曰：「近邊奏稍頻，西人意在得二



堡。今盛夏猶如此，入秋可虞，不若早定議。」意在與之也。嚴叟曰：「形勢之地，豈可輕棄，不知既與，還不更求否？」太皇太后曰：「然。」議遂止。

夏人數萬侵定西之東、通遠之北，壞七厓、巖堡，掠居人，轉侵涇原及河外、鄜州，衆遂至十萬。熙帥范育、偵伺夏右廂種落大抵趣河外，三疏請乘此進堡砦，築龕谷、勝如、相照、定西而東徑隴、諾城。朝議未一，或欲以七巖經毀之地，皆以與夏。嚴叟力言不可與，彼計得行，後患未已。因請遣官諭熙帥，卽以戶部員外郎穆衍行視，築定遠以據要害。其調兵貲費，一從便宜，不必中覆。定遠遂城，皆嚴叟之力。

拜中書舍人。滕甫帥太原，爲走馬承受所撼，徙潁昌。嚴叟封還詞頭，言：「進退帥臣，理宜重慎。今以小臣一言易之，使後人畏憚不自保，此風浸長，非委任安邊之福。」乃止。

復爲樞密都承旨、權知開封府。舊以推、判官二人分左右廳，共治一事，多爲異同，或累日不竟，吏疲於咨稟。嚴叟創立逐官分治之法，自是署爲令。都城羣偷所聚，謂之「大房」，每區容數十百人，淵藪詭僻，不可勝究。嚴叟令掩捕撤毀，隨輕重決之，根株一空。供備庫使曹續以產貿萬緡，市僧逾年負其半，續盡力不可取。一日啓戶，則所負皆在焉。驚扣其故，僧曰：「王公今日知府矣。」初，曹氏之隸韓絢與同隸訟，事連其主，就逮之。曹氏者，慈聖后之族也。嚴叟言：「部曲相訟，不當論其主。今不惟長告訐之風，且傷孝治。」慈

聖仙遊未遠，一旦因廝役之過，使其子孫對吏，殆聖情有所不忍。」詔竄絢而絕其獄。嚴叟常謂：「天下積欠多名，催免不一，公私費擾，乞隨等第立多寡爲催法。」朝廷乃定五年十科之令。

元祐六年，拜樞密直學士、簽書院事。入謝，太皇太后曰：「知卿才望，不次超用。」嚴叟又再拜謝，進曰：「太后聽政以來，納諫從善，務合人心，所以朝廷清明，天下安靜。願信之勿疑，守之勿失。」復少進而西，奏哲宗曰：「陛下今日聖學，當深辨邪正。正人在朝，則朝廷安，邪人一進，便有不安之象。非謂一夫能然，蓋其類應之者衆，上下蔽蒙，不覺養成禍胎爾。」又進曰：「或聞有以君子小人參用之說告陛下者，不知果有之否？此乃深誤陛下也。自古君子小人，無參用之理。聖人但云：『君子在內，小人在外則泰，小人在內，君子在外則否。』小人既進，君子必引類而去。若君子與小人競進，則危亡之基也。此際不可不察。」兩宮深然之。

上清儲祥宮成，太皇太后謂輔臣曰：「此與皇帝皆出閣中物營之，以成先帝之志。」嚴叟曰：「陛下不煩公，不勞民，眞盛德事。然願自今以土木爲戒。」又以宮成將肆赦，嚴叟曰：「昔天禧中，祥源成，治平中，醴泉成，皆未嘗赦。古人有垂死諫君無赦者，此可見赦無益於聖治也。」

哲宗方選后，太皇太后曰：「今得狄諮女，年命似便，然爲是庶出過房，事須評議。」嚴叟進曰：「按禮經問名篇，女家答曰：『臣女，夫婦所生。』及外氏官諱，不識今者狄氏將何辭以進？」議遂寢。哲宗選后既定，太皇太后曰：「帝得賢后，有內助功，不是小事。」嚴叟對曰：「內助雖后事，其正家須在皇帝。聖人言：『正家而天下定。』當慎之於始。」太皇太后以是語哲宗者再。嚴叟退取歷代后事可爲法者，類爲中宮懿範上之。

宰相劉摯、右丞蘇轍以人言求避位，嚴叟曰：「元祐之初，排斥姦邪，緝熙聖治，摯與轍之功居多。願深察讒毀之意，重惜腹心之人，無輕其去就。」兩宮然之。後摯竟爲御史鄭雍所擊，嚴叟連上疏論救。摯去位，御史遂指爲黨，罷爲端明殿學士、知鄭州。言者猶未厭，太皇太后曰：「嚴叟有大功，今日之命，出不獲已耳。」

明年，徙河陽，數月卒，年五十一。贈左正議大夫。紹聖初，追貶雷州別駕。司馬光以其進諫無隱，稱之曰：「吾寒心栗齒，憂在不測，公處之自如，至于再三，或累十數章，必行其言而後已。」爲文語省理該，深得制誥體。有易、詩、春秋傳行于世。

鄭雍字公肅，襄邑人。進士甲科，調兗州推官。韓琦上其文，召試祕閣校理、知太常禮

院。英宗之喪，論宗室不當嫁娶，與時相忤，通判峽州，知池州，復還太常禮院，歷開封府判官。

熙寧、元豐間，更制變令，士大夫多違己以求合，雍獨靜默自守。改嘉王、岐王府記室參軍。神宗末年，二王既長，猶居禁中，雍獻四箴規戒，且諷使求出外邸。凡在邸七年，用久次，以轉運使秩留。宣仁后知其賢，及臨政，擢爲起居郎，進中書舍人。

鄧潤甫除翰林承旨，雍當制。制未出，言事者五人交章攻之，換爲侍讀學士。雍言：「二職皆天下精選，以潤甫之過薄，不當革前命；以爲姦邪，不當在經幄。今中外咸謂朝廷姑以是塞言者，如此則邪正何由可辨，善惡何由可明？若每事必待人言，是賞罰之柄，不得已而行，非所以示信天下也。」潤甫仍爲承旨。周穉乞以王安石配享神宗廟，雍言：「安石持國政，不能上副屬任，非先帝神明，遠而弗用，則其所敗壞，可勝言哉！今穉以小臣輒肆橫議，願正其罪。」從之。

使契丹還，徙左諫議大夫，言：「朝廷重內輕外，選用牧伯，罕輟從班，以閱閱輕淺者充員，不復爲來日慮。願自今稍積資望，以漸試之。」吳中大饑，方議振恤，以民習欺誑，敕本部料檢，家至戶到。雍言：「此令一布，吏專料民而不救災，民皆死於飢。今富有四海，奈何謹主撮之濫，而輕比屋之死乎？」哲宗悟，追止之。

侍御史賈易沾激自喜，中丞趙彥若懦不自立，雍并論之，遂罷易，左轉彥若，以雍爲中丞。雍辭曰：「中丞以臣言去而身承其乏，非所以厚風俗也。」不許。時二府禁謁加嚴，雍歎曰：「旁招俊乂，列于庶位，宅百揆職也。彼有足不及公卿之門者，猶當物色致之，奈何設禁若是！且二府皆天子所改容而體貌之者，乃復防閑其私如此乎？」於是援賈誼廉恥節行之說以諫，詔弛其禁。

刑部讞囚，宰執論殺之，有司以爲可生，不奉詔，得罪。雍言：「是固可罪，然究其用心，在於廣好生之德耳，若遽以爲罪，臣恐鄰於嗜殺。今使有司欲殺而朝廷生之，猶恐仁恩德意不白於天下，而況反是者哉！」哲宗嘉納，囚遂得生。

初，邢恕以書抵宰相劉摯，摯答之，有「自愛以俟休復」之語，排岸司茹東濟錄書示雍與殿中侍御史楊畏，雍、畏釋其語曰：「『俟休復』者，俟他日太后復辟也。」遂並以此事論摯威福自恣，乞罷之以收主柄。又論王巖叟、朱光庭、梁燾等三十人皆爲摯黨，以閉其援。及摯出知鄆州，光庭方爲給事中，繳還摯麻詞，巖叟、燾力救之，哲宗以先入之言，不納。雍之攻摯，人以爲附左相呂大防也。又有請暴摯陰事者，雍曰：「吾爲國擊宰相，非仇摯也。彼之陰事，何有於國哉？」置不以聞。

拜尙書右丞，改左丞。雍在政地，哲宗稱其事上有禮。紹聖初，治元祐衆臣，雍頓首自

列，哲宗明其亡他心，諭使勿去。周秩乘隙抵之，謂雍初爲侍從時，因徐王私於權臣以進。哲宗怒曰：「此是何言也！」使徐王聞之，豈能自安？黜秩知廣德軍，敕銀臺毋受雍辭去奏章，東府吏毋聽雍妻子輒出，且令學士錢勰善爲留詔。二年，始以資政殿學士知陳州，徙北京留守。

初，章惇以白帖貶謫元祐臣僚，安燾爭論不已，哲宗疑之。雍欲爲自安計，謂惇曰：「熙寧初，王安石作相，常用白帖行事。」惇大喜，取其案牘懷之，以白哲宗，遂其姦。雍雖以此結惇，然卒罷政，坐元祐黨，奪職知鄭州。數日，改成都府。元符元年，提舉崇福宮，歸，未至而卒，年六十八。政和中，復資政殿學士。

孫永字曼叔，世爲趙人，徙長社。年十歲而孤，祖給事中冲，列爲子行，蔭將作監主簿，肄業西學，羣試常第一。冲戒之曰：「洛陽英雋所萃，汝年少，不宜多上人。」自是不復試。冲卒，喪除，復列爲孫，換試銜，擢進士第，調襄城尉、宜城令，至太常博士。御史中丞賈黯薦爲御史，以母老不就。韓琦讀其詩，歎譽之，引爲諸王府侍讀。神宗爲潁王，出新錄韓非子、昇宮僚讎定，永曰：「非險薄刻核，其書背六經之旨，願毋留意。」王曰：「廣藏書之數耳，非所

好也。」及爲皇太子，進舍人；卽位，擢天章閣待制，安撫陝西。民景詢外叛，詔捕送其孥，勿以赦原。永言：「陛下新御極，曠澤流行，惡逆者猶得虧除。今緣坐者弗宥，非所以示信也。」

歷河北、陝西都轉運使。時邊用不足，以解鹽、市馬別爲一司，外臺不得與。永奏曰：「鹽、馬，國之大計，使主者專其柄，既無以統隸，苟爲非法，孰從而制之？」

加龍圖閣直學士、知秦州。王韶以布衣入幕府，建取熙河策，永折之曰：「邊陲方安靜，無故騷動，恐變生不測。」會新築劉家堡失利，衆請戮偏裨以塞責。永曰：「居敵必爭之地，軍孤援絕，兵法所謂不得而守者也。尤人以自免，於我安乎？」竟用是降天章閣待制、知和州。以詳定編敕知審官東院召還，神宗問：「青苗、助役之法，於民便否？」對曰：「法誠善，然疆民出息輸錢代徭，不能無重斂之患。若用以資經費，非臣所知也。」時倉法峻密，庾吏受百錢，則黥爲卒，府史亦如之。神宗又問：「此法既下，吏尙爲姦乎？」對曰：「強盜罪死，犯者猶衆，況配隸邪？使人畏法而不革心，雖在府史，臣亦不敢必其無犯也。」議復肉刑，事下永。永奏曰：「刻人肌膚，深害仁政，漢文帝所不忍，陛下忍之乎？」神宗曰：「事固未決，待卿始定耳。」不果行。

復學士，知瀛州。河決，于貝、瀛、冀尤甚，民租以災免者，州縣懼常平法，徵催如故。永連章論止，神宗從之，仍命發廩粟以振。白溝巡檢趙用以遼人漁界河，擅引兵北度，蕩其

族帳，遼持此兆釁，數暴邊上。神宗遣使問故，永請正用罪以謝，未報。遼屯兵連營瓦四十二里，永好諭之曰：「疆吏冒禁，已寘之獄矣，今何爲者？」敵意解，但求膠糒犒師而旋。

進樞密直學士、知開封府。呂嘉問言，吏欲使都人列肆輸錢以免直。下府詢究，曹椽以爲便。永占書紙尾，不暇省。既乃行市易抵當法，貸民錢而爲之期，有不能償而死者。神宗頗知之，嘉問妄變其名以罔聽。神宗慮立法未盡，詔永及韓維究實。永奏言：「市算下逮錐刀，爲人患苦。」御史張琥劾永棄同卽異，罷爲提舉中太一宮。

元豐中，判軍器監。有司病皮革不給，嚴隱匿之科，亡賴輩肆情爲訐，至婦人冠飾亦不免。永請聽人以所藏之善者售于官，得貨其餘，訐訟既息，國用亦濟。

出知太原，且行，神宗訪以時務，永言：「近者造戎器倍常，外間謂將有事於征討。兵非輕用之物，願軫不戢自焚之戒。」神宗曰：「此猶豫不虞，若四方安平，豈有輕動之理？卿言是也。」忻、代產鹽，苦惡不堪食，轉運使必欲理之，以盜販闌越之罪罪兵吏。永言：「鹽，民食也，不可禁；兵，武備也，不可闕。顧以惡鹽累防兵，非計也。」詔弛其禁。

入判將作，進端明殿學士。病不能朝，神宗遣上醫調視，六命近侍問安否，至虛樞密位以待。辭去益力，提舉崇福宮。踰年，起知陳州，徙潁昌。永裕起陵，許、汝當運粟數十萬斛於陵下，調民牛數萬，永請而免。哲宗召拜工部尙書。太皇太后下詔求言，永陳保馬、保



甲、免役三事最敝，願一切罷去，復修監牧、保伍、差徭之法。太皇太后皆納之。元祐元年，遷吏部，又屬疾，改資政殿學士兼侍讀，提舉中太一宮，未拜而卒，年六十八。贈銀青光祿大夫，賻金帛二千，謚曰康簡。

永外和內勁，論議常持平，不求詭異。事或悖于理，雖逼以勢，亦不爲屈。未嘗以矯亢形于色辭，與人交，終身無怨仇。范純仁、蘇頌皆稱之爲國器。

論曰：宋之衰也，人才尙多。梁燾、王巖叟盡忠事上，凡有過舉，知無不言，雖或從或違，而隱然有虎豹在山之勢矣。第以新州之舉，於是爲過。故他日紹聖復以藉口，使元祐衆賢皆罹其禍，由是再變而爲宣、政之姦臣，國日危矣。鄭雍易其所守，肆擊劉摯，波及者三十人，欲結章惇以取容，然而終亦不免。小人反覆，專務自全，竟何益哉？孫永之爲人，庶得其中焉。

## 校勘記

〔二〕三年卒 按宋會要職官六七之一五，梁燾責授雷州別駕、化州安置，事在紹聖四年二月；東都

事略卷九〇本傳，熹於紹聖三年，責少府監，分司。明年，遂貶雷州別駕，化州安置，卒於貶所；長編紀事本末卷一〇七、編年綱目卷二四都繫熹死於紹聖四年十一月。疑此處有誤，或「三年」當爲「是年」。

# 宋史卷三百四十三

## 列傳第一百二

元絳 許將 鄧潤甫 林希 弟旦 蔣之奇 陸佃 吳居厚  
溫益

元絳字厚之，其先臨川危氏。唐末，曾祖仔倡聚衆保鄉里，進據信州，爲楊氏所敗，奔杭州，易姓曰元。祖德昭，仕吳越至丞相，遂爲錢塘人。絳生而敏悟，五歲能作詩，九歲謁荆南太守，試以三題，上諸朝，貧不能行。長，舉進士，以廷試誤賦韻，得學究出身。再舉登第，調江寧推官，攝上元令。

民有號王豹子者，豪占人田，略男女爲僕妾，有欲告者，則殺以滅口。絳捕寘于法。甲與乙被酒相毆擊，甲歸臥，夜爲盜斷足，妻稱乙，告里長，執乙詣縣，而甲已死。絳敕其妻曰：「歸治而夫喪，乙已伏矣。」陰使信謹吏迹其後，望一僧迎笑，切切私語。絳命取僧繫廡

下，詰妻姦狀，卽吐實。人問其故，絳曰：「吾見妻哭不哀，且與傷者共席而襦，無血汚，是以知之。」

安撫使范仲淹表其材，知永新縣。豪子龍聿誘少年周整飲博，以技勝之，計其貲折取上腴田，立券。久而整母始知之，訟于縣，縣索券爲證，則母手印存，弗受。又訟于州，于使者，擊登聞鼓，皆不得直。絳至，母又來訴，絳視券，呼謂聿曰：「券年月居印上，是必得周母他牘尾印，而撰僞券續之耳。」聿駭謝，卽日歸整田。

知通州海門縣。淮民多盜販鹽，制置使建言，滿二十斤者皆坐徒。絳曰：「海濱之人，恃鹽以爲命，非羣販比也。」笞而縱之。擢江西轉運判官、知台州。州大水冒城，民廬蕩析。絳出庫錢，卽其處作室數千區，命人自占，與期三歲償費，流移者皆復業。又甃其城，因門爲牐，以禦湍漲，後人守其法。入爲度支判官。

儂智高叛嶺南，宿軍邕州而歲漕不足。絳以直集賢院爲廣東轉運使，建潞江水砦數十，以待逋寇；繕治十五城，樓堞械器皆備，軍食有餘。以功遷工部郎中，歷兩浙、河北轉運使，召拜鹽鐵副使，擢天章閣待制、知福州，進龍圖閣直學士，徙廣、越、荆南，爲翰林學士、知開封府，拜三司使、參知政事。數請老，神宗命其子耆寧校書崇文院，慰留之。

會太學虞蕃訟博士受賄，事連耆寧，當下獄。絳請上還職祿，而容耆寧卽訊於外，從

之。於是御史至第薄責絳，絳一不自辨，罷知亳州。入辭，帝謂曰：「朕知卿，一歲卽召矣。卿意欲陳訴乎？」絳謝罪，願得穎，卽以爲穎州。明年，加資政殿學士、知青州，過都，留提舉中太一宮，力疾入謁，曰：「臣疾憊子弱，儻一旦不幸死，則遺骸不得近先人丘墓。」帝惻然曰：「朕爲卿辨護，雖百子何以加。」詔毋多拜，乘輿行幸勿扈從。又明年，以太子少保致仕。

絳所至有威名，而無特操，少儀矩。仕已顯，猶謂遲晚。在翰林，諂事王安石及其子弟，時論鄙之。然工於文辭，爲流輩推許。景靈宮作神御十一殿，夜傳詔草上梁文，遲明，上之。雖在中書，而蕃夷書詔，猶多出其手。旣得謝，帝眷眷命之曰：「卿可營居京師，朕當資金幣，且便耆寧仕進。」絳曰：「臣有田廬在吳，乞歸鬻之，卽築室都城，得望屬車之塵，幸矣。敢冀賜邪。」旣行，追賚白金千兩，敕以蚤還。絳至吳踰歲，以老病奏，恐不能奉詔。三年而薨，年七十六。贈太子少師，諡曰章簡。

許將字冲元，福州閩人。舉進士第一。歐陽脩讀其賦，謂曰：「君辭氣似沂公，未可量也。」簽書昭慶軍判官，代還，當試館職，辭曰：「起家爲官，本代耕爾，願以守選餘日，讀所未

見書。」宰相善其志，以通判明州。神宗召對，除集賢校理、同知禮院，編修中書條例。自太常丞當轉博士，超改右正言；明日，直舍人院；又明日，判流內銓；皆神宗特命，舉朝榮之。

初，選人調擬，先南曹，次考功。綜核無法，吏得緣文爲姦，選者又不得訴長吏。將奏罷南曹，關公舍以待來訴者，士無留難。進知制誥，特敕不試而命之。

契丹以兵二十萬壓代州境，遣使請代地，歲聘之使不敢行，以命將。將入對曰：「臣備位侍從，朝廷大議不容不知。萬一北人言及代州事，不有以折之，則傷國體。」遂命將詣樞密院閱文書。及至北境，居人跨屋棟聚觀，曰：「看南朝狀元。」及肆射，將先破的。契丹使蕭禧館客，禧果以代州爲問，將隨問隨答。禧又曰：「界渠未定，願和好體重，吾且往大國分畫矣。」將曰：「此事，申飭邊臣豈不可，何以使爲？」禧慙不能對。歸報，神宗善之，以將知審官西院、直學士院、判尙書兵部。

時河北保甲、陝西河東弓箭社、閩楚槍仗手雖有名籍，其多少與年月不均，以致閱按無法，將一切整攝之。進翰林學士、權知開封府，爲同進所忌。會治太學，虞蕃訟，釋諸生無罪者，蔡確、舒亶因陷之，逮其父子入御史府，踰月得解，黜知蘄州。

明年，以龍圖閣待制起知秦州，改揚州，又改鄆州。上元張燈，吏籍爲盜者繫獄，將曰：

「是絕其自新之路也。」悉縱遣之，自是民無一人犯法，三閭皆空。父老歎曰：「自王沂公後五十六年，始再見獄空耳。」鄆俗士子喜聚肆以謗官政，將雖弗禁，其俗自息。

召爲兵部侍郎。上疏言：「兵措於形勢之內，最彰而易知；隱於權用之表，最微而難能。此天下之至機也。是以治兵有制，名雖不同，從而橫之，方而圓之，使萬衆猶一人；車馬有數，用雖不同，合而分之，散而斂之，取四方猶跬步；制器有度，工雖不同，左而右之，近而遠之，運衆算猶掌握。非天下之至神，孰能與此？」又條奏八事，以爲「兵之事有三：曰禁兵，曰廂兵，曰民兵。馬之事有三：曰養馬，曰市馬，曰牧馬。兵器之事有二：曰繕作，曰給用。」及西方用兵，神宗遣近侍問兵馬之數，將立具上之；明日，訪樞臣，不能對也。

以龍圖閣直學士知成都府。元祐三年，再爲翰林學士。四年，拜尙書右丞。將自以在先朝爲侍從，每討熙、豐舊章以聞。中旨用王文郁、姚兕領軍，執政復議用張利一、張守約。將始與執政同議，復密疏利一不可用。言者論其窺伺主意，銜直賣友。罷爲資政殿學士、知定州，移揚州，又移大名府。

會黃河東、北二議未決，將曰：「度今之利，謂宜因梁村之口以行東，因內黃之口以行北，而盡閉諸口，以絕大名諸州之患。俟水大至，觀故道足以受之，則內黃之口可塞；不足以受之，則梁村之口可以止；兩不能相奪，則各因其自流以待之。」

紹聖初，入爲吏部尙書，上疏乞依元豐詔，定北郊夏至親祀。拜尙書左丞、中書侍郎。章惇爲相，與蔡卞同肆羅織，貶謫元祐諸臣，奏發司馬光墓。哲宗以問將，對曰：「發人之墓，非盛德事。」方黨禍作，或舉漢、唐誅戮故事，帝復問將，對曰：「二代固有之，但祖宗以來未之有，本朝治道所以遠過漢、唐者，以未嘗輒戮大臣也。」哲宗皆納之。

將嘗議正夏人罪，以涇原近夏而地廣，謀帥尤難，乞用章惇，惇果有功。崇寧元年，進門下侍郎，累官金紫光祿大夫，撫定鄆、鄆州。邊臣欲舉師渡河，朝議難之，將獨謂：「外國不可以爽信，而兵機有不可失，既已戒期，願遂從之。」未幾，捷書至，將以復河、湟功轉特進，凡居政地十年。

御史中丞朱諤取將舊謝章表，析文句以爲謗，且謂：「將左顧右視，見利則回，幡然改圖，初無定論。元祐間嘗爲丞轄，則盡更元豐之所守。紹聖初復秉鈞軸，則陰匿元祐之所爲。逮至建中，尙此冒居，則紹聖之所爲已皆非矣。強顏今日，亦復偷安，則建中之所爲亦隨改焉。」遂以資政殿大學士知河南府。言者不已，降資政殿學士、知潁昌府，移大名，加觀文殿學士、奉國軍節度使。在大名六年，數告老，召爲佑神觀使。政和初，卒，年七十五。贈開府儀同三司，謚曰文定。

子份，龍圖閣學士。



鄧潤甫字溫伯，建昌人。嘗避高魯王諱，以字爲名，別字聖求，後皆復之。第進士，爲上饒尉、武昌令。舉賢良方正，召試不應。熙寧中，王安石以潤甫爲編修中書條例、檢正中書戶房事。神宗覽其文，除集賢校理、直舍人院，改知諫院、知制誥。同鄧綰、張琥治鄭俠獄，深致其文，入馮京、王安國、丁諷、王堯臣於罪。

擢御史中丞。上疏曰：「向者陛下登用雋賢，更易百度，士狃於見聞，蔽於俗學，競起而萃非之，故陛下排斥異論，以圖治功。然言責之路，反爲壅抑；非徒抑之，又或疑之。論卹民力，則疑其違道干譽；論補法度，則疑其同乎流俗；論斥人物，則疑其訐以爲直。故敢言之氣日以折，而天下事變，有不得盡聞。曩變法之初，勢自當爾。今法度已就緒，宜有以來天下論議。至於淫辭詖行，有挾而發，自當屏棄。如此，則善言不伏，而眞大治也。」

李憲措置熙河邊事，潤甫率其屬周尹、蔡承禧、彭汝礪上書切諫，其略云：「自唐開元以來，用楊思勗、魚朝恩、程元振、吐突承璀爲將。有功，則負勢驕恣，陵轢公卿；無功，則挫損國威，爲四國笑。今陛下使憲將兵，功之成否，非臣等所能預料。然以往事監之，其有害必矣。陛下仁聖神武，駕御豪桀，雖憲百輩，顧何能爲，獨不長念卻慮，爲萬世之計乎？豈

可使國史所書，以中人將兵，自陛下始？後世沿襲故迹，視以爲常，進用其徒握兵柄，則天下之患，將有不可勝言者矣！」不聽。

又言：「興利之臣，議前代帝王陵寢，許民請射耕墾，而司農可之。唐之諸陵，因此悉見芟剝，昭陵喬木，翦伐無遺。熙寧著令，本禁樵采，遇郊祀則敕吏致祭，德意可謂遠矣。小人培克，不顧大體。願紂創議之人，而一切如令。」從之。

遷翰林學士。因論奏相州獄，爲蔡確所陷，落職知撫州。移杭州，以龍圖閣直學士知成都府。召復翰林學士兼掌皇子閣，記，一時制作，獨倚潤甫焉。哲宗立，惟潤甫在院，一夕草制二十有二。進承旨，修撰神宗實錄。以母喪去，終制，爲吏部尚書。梁燾論其草蔡確制，妄稱有定策功，乃以龍圖閣學士知亳州。閱歲，復以承旨召。數月，除端明殿學士、禮部尚書。請郡，得知蔡州，移永興軍。

元祐末，以兵部尚書召。紹聖初，哲宗親政，潤甫首陳武王能廣文王之聲，成王能嗣文、武之道，以開紹述。遂拜尚書左丞。章惇議重謫呂大防、劉摯，潤甫不以爲然，曰：「俟見上，當力爭。」無何，暴卒，年六十八。輟視朝二日。以嘗掌均邸，賤奏，優贈開府儀同三司，諡曰安惠。

林希字子中，福州人。舉進士，調涇縣主簿，爲館閣校勘、集賢校理。神宗朝，同知太常禮院。皇后父喪，太常議服淺素，希奏：「禮，后爲父降服期。今服淺素，不經。」及遣使高麗，希聞命，懼形於色，辭行。神宗怒，責監杭州樓店務。歲餘，通判秀州，復知太常禮院，遷著作佐郎、禮部郎中。元豐六年，詔修兩朝寶訓，上之。元祐初，歷祕書少監、起居舍人、起居郎，進中書舍人。言者疏其行誼浮僞，士論羞薄，不足以玷從列。以集賢殿修撰知蘇州，更宣湖、潤、杭、亳五州，加天章閣待制。

紹聖初，進寶文閣直學士、知成都府。道闕下，會哲宗親政，章惇用事，嘗曰：「元祐初，司馬光作相，用蘇軾掌制，所以能鼓動四方，安得斯人而用之。」或曰：「希可。」惇欲使希典書命，逞毒於元祐諸臣，且許以爲執政。希亦以久不得志，將甘心焉，遂留行。復爲中書舍人，修神宗實錄兼侍讀。

哲宗問：「神宗殿曰宣光，前代有此名乎？」希對曰：「此石勒殿名也。」乃更爲顯承。時方推明紹述，盡黜元祐羣臣，希皆密豫其議。自司馬光、呂公著、大防、劉摯、蘇軾、轍等數十人之制，皆希爲之，詞極其醜詆，至以「老姦擅國」之語陰斥宣仁，讀者無不憤歎。一日，希草制罷，擲筆于地曰：「壞了名節矣。」

遷禮部吏部尙書、翰林學士，擢同知樞密院。始，惇疑曾布在樞府間已，使希爲貳，以相同察。希日爲布所誘，且怨惇不引爲執政，遂叛惇。會邢恕論希罪，惇因并去之，罷知亳州，移杭州，布不能救也。旋以端明殿學士知太原府。

徽宗立，徙大名。上河東邊計三策，朝廷以其詞命醜正之罪，奪職知揚州，徙舒州。未幾卒，年六十七。追贈資政殿學士，謚曰文節。弟旦。

旦，第進士，熙寧中，由著作佐郎主管淮南常平，擢太子中允、監察御史裏行。居臺五月，以論李定事罷守故官。久之，幹當奏院，陳繹領門下封駁，又撫其前論罷之。累年，乃簽書淮南判官。入爲太常博士，工部、考功員外郎。

元祐元年，拜殿中侍御史。甫蒞職，卽上疏曰：「廣言路然後知得失，達民情然後知利病。竊見去歲五月，詔求讜言，士民爭欲自獻。及詳觀詔語，名雖求諫，實欲拒言，約束丁寧，使不得觀望迎合，犯令干譽，終之，以必行黜罰以恐懼之。於是人人相戒，言將出而復止；至於再申諭告，方達天聰。聞初詔乃蔡確、章惇造端，其詞盡出於惇。今二人既去，其餘黨常懷醜正惡直之心，願深留宸慮，以折邪謀。」遂論呂惠卿、鄧綰，謂「綰雖罷揚州，猶蒞小郡，小郡之民奚罪焉？乞授之散地，以謝天下」。又言：「近彈王中正、石得一等，雖已薄

責，得一所任肘腋小人，如翟勅之徒，亦宜編削。」詔並降支郡營校。又論崔台符、賈種民舞文深酷之罪，皆逐之。出爲淮南轉運副使，歷右司郎中、祕書少監、太僕卿，終河東轉運使。子廬，坐元符上書，陷於黨籍。

蔣之奇字穎叔，常州宜興人。以伯父樞密直學士堂蔭得官。擢進士第，中春秋三傳科，至太常博士；又舉賢良方正，試六論中選，及對策，失書問目，報罷。英宗覽而善之，擢監察御史。

神宗立，轉殿中侍御史，上謹始五事：一曰進忠賢，二曰退姦邪，三曰納諫諍，四曰遠近習，五曰閉女謁。神宗顧之曰：「斜封、墨敕必無有，至於近習之戒，孟子所謂『觀遠臣以其所主』者也。」之奇對曰：「陛下之言及此，天下何憂不治。」

初，之奇爲歐陽脩所厚，制科既黜，乃詣脩盛言濮議之善，以得御史。復懼不爲衆所容，因脩妻弟薛良孺得罪怨脩，誣脩及婦吳氏事，遂劾脩。神宗批付中書，問狀無實，貶監道州酒稅，仍榜朝堂。至州，上表哀謝，神宗憐其有母，改監宣州稅。

新法行，爲福建轉運判官。時諸道免役推行失平，之奇約僦庸費，隨算錢高下均取之，

民以爲便。遷淮東轉運副使。歲惡民流，之奇募使修水利以食流者。如揚之天長三十六陂，宿之臨渙橫斜三溝，尤其大也，用工至百萬，溉田九千頃，活民八萬四千。

歷江西、河北、陝西副使。之奇在陝西，經賦入以給用度，公私用足。比其去，庫緡八十餘萬，邊粟皆支二年。移淮南，擢江、淮、荆、浙發運副使。元豐六年，漕粟至京，比常歲溢六百二十萬石，錫服三品。請鑿龜山左肘至洪澤爲新河，以避淮險，自是無覆溺之患。詔增二秩，加直龍圖閣，升發運使。凡六年，其所經度，皆爲一司故事。

元祐初，進天章閣待制、知潭州。御史韓川、孫升、諫官朱光庭皆言之奇小人，不足當斯選。改集賢殿修撰、知廣州。妖人岑探善幻，聚黨二千人，謀取新興，略番禺，包據嶺表，羣不逞借之爲虐，其勢張甚。之奇遣鈐轄楊從先致討，生擒之。加寶文閣待制。南海饒寶貨，爲吏者多貪聲，之奇取前世牧守有清節者吳隱之、宋璟、盧奐、李勉等，繪其象，建十賢堂以祀，冀變其習。

徙河北都轉運使、知瀛州。遼使耶律迪道死，所過郡守皆再拜致祭。之奇曰：「天子方伯，奈何爲之屈膝邪！」奠而不拜。入爲戶部侍郎。未幾，復出知熙州。夏人論和，請畫封境。之奇揣其非誠心，務修守備，謹斥候，常若敵至。終之奇去，夏人不敢犯塞。

紹聖中，召爲中書舍人，改知開封府，進龍圖閣直學士，拜翰林學士兼侍讀。元符末，

鄒浩以言事得罪，之奇折簡別之，責守汝州。閱月，徙慶州。

徽宗立，復爲翰林學士，拜同知樞密院。明年，知院事。沅州蠻擾邊，之奇請遣將討之，以其地爲徽、靖二州。崇寧元年，除觀文殿學士、知杭州。以棄河、湟事奪職，由正議大夫降中大夫。以疾告歸，提舉靈仙觀。三年，卒，年七十四。後錄其嘗陳紹述之言，盡復官職。

之奇爲部使者十二任，六典會府，以治辦稱。且孜孜以人物爲己任，在閩薦處士陳烈，在淮南薦孝子徐積，每行部至，必造之。特以畔歐陽脩之故，爲清議所薄。

子璿至侍從，曾孫芾別有傳。

陸佃字農師，越州山陰人。居貧苦學，夜無燈，映月光讀書。躡屨從師，不遠千里。過金陵，受經於王安石。熙寧三年，應舉入京。適安石當國，首問新政，佃曰：「法非不善，但推行不能如初意，還爲擾民，如青苗是也。」安石驚曰：「何爲乃爾？吾與呂惠卿議之，又訪外議。」佃曰：「公樂聞善，古所未有，然外間頗以爲拒諫。」安石笑曰：「吾豈拒諫者？但邪說營營，顧無足聽。」佃曰：「是乃所以致人言也。」明日，安石召謂之曰：「惠卿云：『私家

取債，亦須一雞半豚。」已遣李承之使淮南質究矣。」既而承之還，詭言於民無不便，佃說不行。

禮部奏名爲舉首。方廷試賦，遽發策題，士皆愕然；佃從容條對，擢甲科。授蔡州推官。初置五路學，選爲鄆州教授，召補國子監直講。安石以佃不附己，專付之經術，不復咨以政。安石子雱用事，好進者全其門，至崇以師禮，佃待之如常。

同王子韶修定說文。入見，神宗問大裘襲袞〔一〕，佃考禮以對。神宗悅，用爲詳定郊廟禮文官。時同列皆侍從，佃獨以光祿丞居其間。每有所議，神宗輒曰：「自王、鄭以來，言禮未有如佃者。」加集賢校理、崇政殿說書，進講周官，神宗稱善，始命先一夕進稿。同修起居注。元豐定官制，擢中書舍人、給事中。哲宗立，太常請復太廟牙盤食。博士呂希純、少卿趙令鑠皆以爲當復。佃言：「太廟，用先王之禮，於用俎豆爲稱；景靈宮、原廟，用時王之禮，於用牙盤爲稱，不可易也。」卒從佃議。

是時，更先朝法度，去安石之黨，士多諱變所從。安石卒，佃率諸生供佛，哭而祭之，識者嘉其無向背。遷吏部侍郎，以修撰神宗實錄徙禮部。數與史官范祖禹、黃庭堅爭辨，大要多是安石，爲之晦隱。庭堅曰：「如公言，蓋佞史也。」佃曰：「盡用君意，豈非謗書乎！」

進權禮部尙書。鄭雍論其穿鑿附會，改龍圖閣待制、知潁州。佃以歐陽脩守潁有遺



愛，爲建祠宇。實錄成，加直學士，又爲韓川、朱光庭所議，詔止增秩，徙知鄧州。未幾，知江寧府。甫至，祭安石墓。句容人盜嫂害其兄，別誣三人同謀。既皆訊服，一囚父以冤訴，通判以下皆曰：「彼怖死耳，獄已成，不可變。」佃爲閱實，三人皆得生。紹聖初，治實錄罪，坐落職，知泰州，改海州。朝論灼其情，復集賢殿修撰，移之蔡。

徽宗卽位，召爲禮部侍郎。上疏曰：「人君踐祚，要在正始，正始之道，本於朝廷。近時學士大夫相傾競進，以善求事爲精神，以能訐人爲風采，以忠厚爲重遲，以靜退爲卑弱。相師成風，莫之或止，正而救之，實在今日。神宗延登眞儒，立法制治，而元祐之際，悉肆紛更。紹聖以來，又皆稱頌。夫善續前人者，不必因所爲，否者賡之，善者揚焉。元祐紛更，是知賡之而不知揚之之罪也；紹聖稱頌，是知揚之而不知賡之之過也。願咨謀人賢，詢考政事，惟其當之爲貴，大中之期，亦在今日也。」徽宗遂命修哲宗實錄。

遷吏部尙書，報聘于遼，歸，半道聞遼主洪基喪，送伴者赴臨而返，謂佃曰：「國哀如是，漢使殊無弔唁之儀，何也？」佃徐應曰：「始意君匍匐哭踊而相見，卽行弔禮；今偃然如常時，尙何所弔？」伴者不能答。

佃拜尙書右丞。將祀南郊，有司欲飾大裘匣，度用黃金多，佃請易以銀。徽宗曰：「匣必用飾邪？」對曰：「大裘尙質，後世加飾焉，非禮也。」徽宗曰：「然則罷之可乎？」數日來，豐稷

屢言之矣。」佃因贊曰：「陛下及此，盛德之舉也。」徽宗欲親祀北郊，大臣以爲盛暑不可，徽宗意甚確。朝退，皆曰：「上不以爲勞，當遂行之。」李清臣不以爲然。佃曰：「元豐非合祭而是北郊，公之議也。今反以爲不可，何耶？」清臣乃止。

御史中丞趙挺之以論事不當，罰金。佃曰：「中丞不可罰，罰則不可爲中丞。」諫官陳瓘上書，曾布怒其尊私史而壓宗廟。佃曰：「瓘上書雖無取，不必深怒，若不能容，是成其名也。」佃執政與曾布比，而持論多近恕。每欲參用元祐人才，尤惡奔競。嘗曰：「天下多事，須不次用人；苟安寧時，人之才無大相遠，當以資歷序進。少緩之，則士知自重矣。」又曰：「今天下之勢，如人大病向愈，當以藥餌輔養之，須其安平；苟爲輕事改作，是使之騎射也。」

轉左丞。御史論呂希純、劉安世復職太驟，請加鐫抑，且欲更懲元祐餘黨。佃爲徽宗言不宜窮治，乃下詔申諭，揭之朝堂。讒者用是詆佃，曰：「佃名在黨籍，不欲窮治，正恐自及耳。」遂罷爲中大夫、知亳州，數月卒，年六十一。追復資政殿學士。

佃著書二百四十二卷，於禮家、名數之說尤精，如埤雅、禮象、春秋後傳皆傳於世。

吳居厚字敦老，洪州人。第嘉祐進士，熙寧初，爲武安節度推官。奉行新法，盡力核開田，以均給梅山徭，計勞，得大理丞，轉補司農屬。元豐間，提舉河北常平，增損役法五十一條，賜銀緋，爲京東轉運判官，升副使。

天子方興鹽、鐵，居厚精心計，籠絡鉤稽，收羨息錢數百萬。卽萊蕪、利國二冶官自鑄錢，歲得十萬緡。詔褒揭其能。擢天章閣待制、都轉運使。前使者皆以不任職蒙譴，居厚與河北蹇周輔、李南公會境上，議鹽法，搜剔無遺。居厚起州縣凡流，無閥閱勳庸，徒以言利得幸，不數歲，至侍從，嗜進之士從風羨美。又請以鹽息買絹，資河東馬直，發大鐵錢二十萬貫，佐陝西軍興；且募民養保馬。當時商功利之臣，所在成聚，居厚最爲培克。

劇盜王冲因民不忍，聚衆數千，欲乘其行部至徐，篡取投諸冶。居厚聞知，間道遁去。元祐治其罪，責成州團練副使，安置黃州。章惇用事，起爲江、淮發運使。疏支家河通漕，楚、海之間賴其利。召拜戶部侍郎、尙書，以龍圖閣學士知開封府，爲永泰陵橋道頓遞使。坐積雨留滯，罷知和州。

崇寧初，復尹開封，拜尙書右丞，進中書門下侍郎。以老避位，爲資政殿學士、東太一宮使，恩許仍服方團金毬文帶。自是，前執政在京師者視此。出爲亳州、洪州，徙太原，都門，留使佑神觀，復還政府，遷知樞密院。政和三年，以武康軍三節度使知洪州，卒，年七

十九。贈開府儀同三司。

居厚在政地久，以周謹自媚，無赫顯惡，唯一時聚斂，推爲稱首。

溫益字禹弼，泉州人。第進士，歷太宗正丞、利州路湖南轉運判官、工部員外郎。紹聖中，由諸王府記室出知福州，徙潭州。鄒浩南遷過潭，暮投宿村寺，益卽遣州都監將數卒夜出城，逼使登舟，竟凌風絕江而去。他逐臣在其境內，若范純仁、劉奉世、韓川、呂希純、呂陶，率爲所侵困，用事者悅之。未及用，而徽宗以藩邸恩，召爲太常少卿，遷給事中兼侍讀。陳瓘指言其過，謂不宜列侍從、處經帷，不報。改龍圖閣待制、知開封府，猶兼侍讀。時執政倡言，帝當爲哲宗服兄弟之服。曾肇在邇英讀史記舜紀，因言：「昔堯、舜同出黃帝，世數已遠，然舜爲堯喪三年者，以嘗臣堯故也。」益意附執政，進曰：「史記世次不足信，堯、舜非同出。」遷吏部尙書。

建中靖國元年，拜尙書右丞。鄧洵武獻愛莫助之圖，帝初付曾布，布辭。改付益，益得藉手以爲宜相蔡京，天下之善士，一切指爲異論，時人惡之。布與京爭事帝前，辭頗厲，益叱曰：「曾布安得無禮！」帝不樂，布由是得罪，而京遂爲相。進益中書侍郎。

益仕宦從微至著，無片善可紀，至其狡譎傳合，蓋天稟然。及是，乃時有立異。京一日除監司、郡守十人，益稍不謂然。京知中書舍人鄭居中與益厚，使居中自從其所問之，居中以告。益曰：「君在西掖，每見所論事，舍人得舉職，侍郎顧不許耶？今丞相所擬錢餼而下十人，皆其姻黨耳，欲不逆其意得乎？」京聞而頗憚焉。踰年，卒，年六十六。

子萬石至尙書。

論曰：王安石爲政，一時士大夫之素知名者，變其所守而從之，比比皆然；元絳所泣，咸有異政，亦諂事之，陋矣。許將嘗力止發司馬光墓，此爲可稱；而言者謂其仕於元祐、紹聖以至建中，左右視利，幡然改圖，初無定論。鄧潤甫初掌牋記，盛有文名，而首贊紹述之謀，又表章蔡確定策之功，雖有他長，無足觀矣。林希草制，務醜詆正人，自知墮壞名節，擲筆而悔，又何晚也；弟旦反其所爲，糾劾巨姦，善惡豈相掩哉！蔣之奇始慫慂濮議，晚撫飛語，擊舉主以自文，小人之魁傑者也。吳居厚奉行新法，剝下媚上，溫益阿附二蔡，物議不容。陸佃雖受經安石，而不主新法，元祐黨人之罪，請一施薄罰而已，猶差賢於衆人焉。

校勘記

- 〔二〕大裘襲袞 「大裘」原作「大喪」，據本書卷一五一興服志、陸佃陶山集卷五元豐大裘議改。
- 〔三〕武康軍 原作「武寧軍」，據本書卷二一二宰輔表、葛勝仲丹陽集卷一二吳居厚墓誌銘改。

# 宋史卷三百四十四

## 列傳第一百三

孫覺

弟覽

李常

孔文仲

弟武仲 平仲

李周

鮮于侁

顧臨

李之純

從弟之儀

王覲

子俊義

馬默

孫覺字莘老，高郵人。甫冠，從胡瑗受學。瑗之弟子千數，別其老成者爲經社，覺年最少，儼然居其間，衆皆推服。登進士第，調合肥主簿。歲旱，州課民捕蝗輸之官，覺言：「民方艱食，難督以威。若以米易之，必盡力，是爲除害而享利也。」守悅，推其說下之他縣。嘉祐中，擇名士編校昭文書籍，覺首預選，進館閣校勘。神宗卽位，直集賢院，爲昌王記室，王問終身之戒，爲陳諸侯之孝，作富貴二箴。擢右正言。

神宗將大革積弊，覺言：「弊政固不可不革，革而當，其悔乃亡。」神宗稱其知理。嘗從容語及知人之難，覺曰：「堯以知人爲難，終享其易。蓋知人之要，在於知言。人主用臣之

道，任賢使能而已。賢能之分既殊，任使之方亦異。至於所知有限量，所能有彼此，是功用之士也，可以處外而不可以處內，可以責之事而不可責之言。陛下欲興太平之治，而所擢數十人者，多有口才，而無實行。臣恐日浸月長，彙征牆進，充滿朝廷之上，則賢人日遠，其爲患禍，尙可以一二言之哉。願觀詩、書之所任使，無速於小利近功，則王道可成矣。」

邵亢在樞府，無所建明，神宗語覺，欲出之，用陳升之以代。覺退，卽奏疏如所言，神宗以爲希旨，奪官兩級。執政曰：「諫官有出外，無降官之理。」神宗曰：「但降官，自不能住。」覺連章丐去云：「去歲有罰金御史，今茲有貶秩諫官，未聞罰金貶秩，而猶可居位者。」乃通判越州，復右正言，徙知通州。熙寧二年，詔知諫院，同修起居注，知審官院。

王安石早與覺善，驟引用之，將援以爲助。時呂惠卿用事，神宗詢於覺，對曰：「惠卿卽辯而有才，過於人數等，特以爲利之故，屈身於安石，安石不悟，臣竊以爲憂。」神宗曰：「朕亦疑之。」其後王、呂果交惡。

青苗法行，首議者謂：「周官泉府，民之貸者，至輸息二十而五，國事之財用取具焉。」覺奏條其妄，曰：「成周賒貸，特以備民之緩急，不可徒與也，故以國服爲之息。然國服之息，說者不明。鄭康成釋經，乃引王莽計贏受息，無過歲什一爲據，不應周公取息，重於莽時。況載師所任地，漆林之征特重，所以抑末作也。今以農民乏絕，將補耕助斂，顧比末作而征



之，可乎？國事取具，蓋謂泉府所領，若市之不售，貨之滯於民用，有買有予，并賒貸之法而舉之。儻專取具於泉府，則冢宰九賦，將安用邪？聖世宜講求先王之法，不當取疑文虛說以圖治。今老臣疎外而不見聽，輔臣遷延而不就職，門下執正而不行，諫官請罪而求去。臣誠恐姦邪之人，結黨連伍，乘衆情之洶洶，動搖朝廷，釣直干譽，非國家之福也。」

安石覽之，怒，覺適以事詣中書，安石以語動之曰：「不意學士亦如此！」始有逐覺意。會曾公亮言畿縣散常平錢，有追呼抑配之擾，安石因請遣覺行視虛實。覺既受命，復奏疏辭行，且言：「如陳留一縣，前後曉示，情願請錢，卒無一人至者，故陳留不散一錢。以此見民實不願與官中相交。所有體量，望賜寢罷。」遂以覺爲反覆，出知廣德軍，徙湖州。松江隄沒，水爲民患。覺易以石，高丈餘，長百里，隄下化爲良田。

徙廬州，改右司諫。以祖母喪求解官，下太常議，不可。詔知潤州，覺已持喪矣。服除，知蘇州，徙福州。閩俗厚於婚喪，其費無藝。覺裁爲中法，使資裝無得過百千。令下，嫁娶以百數，葬埋之費亦率減什伍。連徙亳、揚、徐州。徐多盜，捕得殺人者五，其一僅勝衣，疑而訊之，曰：「我耕於野，與甲遇，彊以挺與我，半夜挾我東，使候諸門，不知其他也。」問吏：「法何如？」曰：「死。」覺止誅其首，後遂爲例。

知應天府，入爲太常少卿，易祕書少監。哲宗卽位，兼侍講，遷右諫議大夫。時諫官、

御史論事有限，毋得越職。覺請申唐六典及天禧詔書，凡發令造事之未便，皆得奏陳。論宰相蔡確、韓縝進不以德，確自訟有功無罪，覺隨所言折之，確竟去。縝白遷覺給事中，辭曰：「間者，執政畏人議已，則遷官以餌之，願與縝俱罷。」踰月，縝去。

進吏部侍郎，領右選，在選萬五千員，闕纔五之二，至有三年不得調者。覺請自軍功、保甲進者補指使，宗室祖免從員外置，一日得闕數千。改主左選，請磨勘歲以百人爲限。擢御史中丞，數月，以疾請罷，除龍圖閣學士兼侍講，提舉醴泉觀，求舒州靈仙觀以歸。哲宗遣使存勞，賜白金五百兩。卒，年六十三。

覺有德量，爲王安石所逐。安石退居鍾山，覺枉駕道舊，爲從容累夕；迨其死，又作文以誄，談者稱之。紹聖中，以覺爲元祐黨，奪職追兩官。徽宗卽位，復官職。有文集、奏議六十卷，春秋傳十五卷。弟覽。

覽字傳師。擢第，知尉氏縣。有屯將遇下虐，士卒謀因大閱殺之以叛。覽聞之，馳往，士猶羣語不顧，覽呼諭之曰：「將誠無狀，然天子何負汝輩，乃欲致族滅邪？」皆感謝去就列。屯將徐至，覽命吏趣具奏，衆意遂安。神宗壯其材，以爲司農主簿。舒亶判寺且兼諫院，欲引覽自助，覽拒不答。亶怒，用帳籍違事劾之。出提舉利州、湖南常平，改京西轉運判官，

入爲右司員外郎。荆湖開疆，命往相其便。覽言：「沅州所招溪洞百三十，宜從本郡隨事要束，勿建官置戍以爲民困。自誠州至融江口，可通西廣鹽，以省北道餉餽。」悉從之。

使還，爲河東、河北轉運副使，加直龍圖閣，歷知河中、應天府、江淮發運使。進寶文閣待制，由桂徙廣，又改渭州。夏人入邊，檄大將苗履禦之，履稱疾移告，立按正其罪，竄諸房陵，轅門肅然。召知開封府，至則拜戶部侍郎。與蔡京論役法不合，以龍圖閣直學士知太原。夏人據橫山，並河爲寨，秦、晉之路皆塞。覽謀復取葭蘆戍，阻險不得前。夏人數萬屯境上，覽下令吾兵少，須滿五萬。及西夏人聞而濟師，覽不爲動，相持益久，忽令具糗糧，嚴兵械，曰：「敵至矣！」居數日，果大入，覽奮擊敗之，遂城葭蘆而還。策勳，加樞密直學士。

覽雖立邊功，議論多觸執政，屢遭絀削，歷知河南、永興，徙成都。辭不行，降爲寶文閣待制。卒，年五十九。

李常字公擇，南康建昌人。少讀書廬山白石僧舍。既擢第，留所抄書九千卷，名舍曰李氏山房。調江州判官、宣州觀察推官。發運使楊佐將薦改秩，常推其友劉琦，佐曰：「世無

此風久矣。」并薦之。

熙寧初，爲祕閣校理。王安石與之善，以爲三司條例檢詳官，改右正言、知諫院。安石立新法，常預議，不欲青苗收息。至是，疏言：「條例司始建，已致中外之議。至於均輸、青苗，斂散取息，傳會經義，人且大駭，何異王莽猥析周官片言，以流毒天下！」安石見之，遣所親密諭意，常不爲止。又言：「州縣散常平錢，實不出本，勒民出息。」神宗詰安石，安石請令常具官吏主名，常以非諫官體，落校理，通判滑州。歲餘復職，知鄂州，徙湖、齊二州。齊多盜，論報無虛日。常得黠盜，刺爲兵，使在麾下，盡知囊括處，悉發屋破柱，拔其根株，半歲間，誅七百人，姦無所匿。徙淮南西路提點刑獄。元豐六年，召爲太常少卿，遷禮部侍郎。

哲宗立，改吏部，進戶部尙書。或疑其少幹局，慮不勝任，質於司馬光。光曰：「用常主邦計，則人知朝廷不急於征利，聚斂少息矣。」常轉對，上七事，曰：「崇廉恥，存鄉舉，別守宰，廢貪賊，審疑獄，擇儒師，修役法。」時役法差，免二科未定，常謂：「法無新陳，便民者良，論無彼己，可久者確。」今使民俱出貲，則貧者難辦，俱出力則富者難堪，各從其願，則可久爾。」乃折衷條上之。赦恩，蠲市易逋負不滿二百緡者，常請息過其數亦勿取。

拜御史中丞，兼侍讀，加龍圖閣直學士。論取士，請分詩賦、經義爲兩科，以盡所長。初，

河決小吳，議者欲自孫村口導還故處，及是，役興，常言：「京東、河北饑困，不宜導河。」詔罷之。諫官劉安世以吳處厚繳蔡確詩爲謗訕，因力攻確。常上疏論以詩罪確，非所以厚風俗。安世併劾常，徙兵部尙書，辭不拜，出知鄧州。徙成都，行次陝，暴卒，年六十四。有文集、奏議六十卷，詩傳十卷，元祐會計錄三十卷。

常長孫覺一歲，始與覺齊名，俱受知於呂公著。其論議趣舍，大略多同；所終官職又同；其死，先後一夕云。

孔文仲字經父，臨江新喻人。性狷直，寡言笑，少刻苦問學，號博洽。舉進士，南省考官呂夏卿，稱其詞賦瞻麗，策論深博，文勢似荀卿、楊雄，白主司，擢第一。調餘杭尉。恬介自守，不事請謁。轉運使在杭，召與議事，事已，馳歸，不詣府。人問之，曰：「吾於府無事也。」再轉台州推官。

熙寧初，翰林學士范鎮以制舉薦，對策九千餘言，力論王安石所建理財、訓兵之法爲非是，宋敏求第爲異等。安石怒，啓神宗，御批罷歸故官。齊恢、孫固封還御批，韓維、陳薦、孫永皆力言文仲不當黜，五上章，不聽。范鎮又言：「文仲草茅疎遠，不識忌諱。且以直

言求之，而又罪之，恐爲聖明之累。」亦不聽。蘇頌歎曰：「方朝廷求賢如飢渴，有如此人而不見錄，豈其論太高而難合邪，言太激而取怨邪？」

吳充爲相，欲寬之館閣，又有忌之者，僅得國子直講。學者方用王氏經義進取，文仲不習其書，換爲三班主簿，出通判保德軍。時征西夏，衆數十萬皆道境上，久不解，邊人厭苦。文仲陳三不便曰：「大兵未出，而丁夫預集；河東顧夫，勞民而損費；諸路出兵，首尾不相應。虞、夏、商、周之盛，未嘗無外侮，然懷柔制禦之要，不在彼而在此也。」

元祐初，哲宗召爲祕書省校書郎，進禮部員外郎。有言：「皇族唯楊、荆二王得稱皇叔，餘宜各系其祖，若唐人稱諸王孫之比。」文仲曰：「上新卽位，宜廣敦睦之義，不應疎間骨肉。」議遂寢。遷起居舍人，擢左諫議大夫。日食七月朔，上疏條五事，曰邪說亂正道，小人乘君子，遠服侮中國，斜封奪公論，人臣輕國命，宜察此以消厭兆祥。論青苗、免役，首困天下，保甲、保馬、茶鹽之法，爲遺釐留蠹。改中書舍人。

三年，同知貢舉。文仲先有寒疾，及是，晝夜不廢職。同院以其形瘵，勸之先出，或居別寢。謝曰：「居官則任其責，敢以疾自便乎！」於是疾益甚，還家而卒，年五十一。士大夫哭之皆失聲。蘇軾拊其柩曰：「世方嘉軟熟而惡崢嶸，求勁直如吾經父者，今無有矣！」詔厚恤其家，命弟平仲爲江東轉運判官，視其葬。

初，文仲與弟武仲、平仲皆以文聲起江西，時號「三孔」。後追貶梅州別駕。元符末，復其官。有文集五十卷。

武仲字常父。幼力學，舉進士，中甲科。調穀城主簿，選教授齊州，爲國子直講。喪二親，毀瘠特甚，右肱爲不舉。元祐初，歷祕書省正字、校書，集賢校理，著作郎，國子司業。嘗論科舉之弊，詆王氏學，請復詩賦取士。又欲罷大義，而益以諸經策，御試仍用三題。進起居郎兼侍講邇英殿，除起居舍人，數月，拜中書舍人，直學士院。

初，罷侍從轉對，專責以論思。武仲言：「苟不持之以法，則言與不言，將各從其意。願輪二人次對。」時議祠北郊，久不決。武仲建用純陰之月親祠，如神州地祇。擢給事中，遷禮部侍郎，以寶文閣待制知洪州。請：「從臣爲州者，杖以下公坐止劾官屬，俟獄成，聽大理約法，庶幾刑不逮貴近，又全朝廷體貌之意。」遂著爲令。

徙宣州，坐元祐黨奪職，居池州。卒，年五十七。元符末，追復之。所著詩書論語說（三）  
金華講義、內外制、雜文共百餘卷。

平仲字義甫。登進士第，又應制科。用呂公著薦，爲祕書丞、集賢校理。文仲卒，歸葬。

南康。詔以平仲爲江東轉運判官護葬事，提點江淞鑄錢、京西刑獄。紹聖中，言者詆其元祐時附會當路，譏毀先烈，削校理，知衡州。提舉董必劾其不推行常平法，陷失官米之直六十萬，置獄潭州。平仲疏言：「米貯倉五年半，陳不堪食，若非乘民闕食，隨宜泄之，將成棄物矣。儻以爲非，臣不敢逃罪。」乃徙韶州。又坐前上書之故，責惠州別駕，安置英州。徽宗立，復朝散大夫，召爲戶部、金部郎中，出提舉永興路刑獄，帥鄜延、環慶。黨論再起，罷，主管兗州景靈宮，卒。平仲長史學，工文詞，著續世說、釋稗、詩戲諸書傳於世。

李周字純之，馮翊人。登進士第，調長安尉。歲饑，官爲粥以食餓者，民仝集不可禁，縣以屬周，周設榼桓，間老少男女，無一亂者。都巡檢趙瑜詰盜南山，諸尉皆屬焉，瑜悍急，多行無禮，獨於周不敢肆。

轉洪洞令。民有世絕而官錄其產者，其族晚得遺券，周取以還之。郡吏咎周，周曰：「利民，所以利國也。」縣之南有澗，支流溢入，歲賦菑楫，調徒遏之。周始築新隄，民不告病。改知雲安縣，蠲鹽井之征且百萬。通判施州。州介羣獠，不習服牛之利，爲辟田數千畝，選謫戍知田者，市牛使耕，軍食賴以足。



司馬光將薦爲御史，欲使來見，周曰：「司馬公之賢，吾固願見，但聞薦而往，所謂『呈身御史』也。」卒不往。神宗詔近臣舉士，孫固以周聞。神宗召對，謂曰：「知卿不游權門，識今執政乎？」對曰：「不識也。」識司馬光乎？」曰：「不識也。」訪禦邊之術，曰：「四邊，手足爾。若疲中國以勤遠略，致百姓窮困，聚爲盜賊，懼成腹心之憂。」神宗領之，翼日，語固曰：「李周，樸忠之士也。朕且以爲御史。」執政意其異己，請試以事。除提點京西刑獄。

時方興水利，或請釃湍河爲六渠，以益鉗盧陂水，度用工八十萬。周曰：「湍河原高委下，捍以隄，猶患決溢，若又導之，必致爲害。」乃疏言：「渠成未可必，而費已不貲。盍姑鑿其一而試之，儻可以足用，行之。」渠卒無功。明年，河溢，鄧城幾沒，始思其議。竟以直道罷，判西京國子監。慈聖后復土，庀職陵下，中貴人至者旁午，次舍帟幕，競爲華麗。周曰：「臣子執喪，不能寢苦枕塊，奈何又從而侈乎？」訖役，山陵使第功載，人人自言，周獨否。

哲宗立，召爲職方郎中。朝廷議和西夏，畀以侵地，至欲棄蘭州。周曰：「隴右故爲幄氏所有，常爲吾藩籬。今幄氏破滅，若棄之，必歸夏人。彼以區區河南，百年爲勍敵，苟益以河湟，是盡得吐蕃之地，非秦、蜀之利也。」遂不果棄。遷太常少卿、祕書少監，以直龍圖閣爲陝西轉運使，復入爲太常少卿，進權工部侍郎，旋以集賢院學士知邠州，恩禮如待制。徙鳳翔府、河中府、陝州，提舉崇福宮，改集賢殿修撰。卒，年八十。紹聖中，追貶賀州別

駕，後復舊職。

周自爲小官，沉晦自匿，未嘗私謁執政，有公事，公詣中書白之。薛向使三司，欲辟爲屬，及相見，卒不敢言，退而歎曰：「若人未易屈也。」以是不偶於世。

鮮于侁字子駿，閬州人。唐劍南節度使叔明裔孫也。性莊重，力學。舉進士，爲江陵右司理參軍。慶曆中，天下旱，詔求言，侁推災變所由興，又條當世之失有四，其語剴切。唐介與同鄉里，稱其名於上官，交章論薦。侁盛言左參軍李景陽、枝江令高汝士之美，乞移與之，介益以爲賢。調黔令，攝治婺源。姦民汪氏富而狠，橫里中，因事抵法，羣吏羅拜曰：「汪族敗前令不少，今不舍，後當貽患。」侁怒，立杖之，惡類屏跡。

通判綿州。綿處蜀左，吏狃貪成風，至課卒伍供薪炭、芻豆，鬻果蔬多取贏直。侁一切弗取，郡守以下效之。趙抃使蜀，薦於朝，未及用。從何郯辟，簽書永興軍判官。萬年令不任職，繫囚累百，府使往治，數日，空其獄。神宗詔求直言，侁爲蔡河撥發，應詔陳十六事，神宗愛其文。詔近臣舉所知，范鎮以侁應選，除利州路轉運判官。

初，王安石居金陵，有重名，士大夫期以爲相。侁惡其沽激要君，語人曰：「是人若用，

必壞亂天下。」至是，乃上書論時政，曰：「可爲憂患者一，可爲太息者二，其他逆治體而召民怨者，不可概舉。」其意專指安石。安石怒，毀短之。神宗曰：「侂有文學，可用。」安石曰：「陛下何以知之？」神宗曰：「有章奏在。」安石乃不敢言。

初，助役法行，詔諸路各定所役緡錢。利州轉運使李瑜定四十萬，侂爭之曰：「利州民貧地瘠，半此可矣。」瑜不從，各以其事聞。時諸路役書皆未就，神宗是侂議，諭司農曾布使頒以爲式。因黜瑜，而升侂副使，仍兼提舉常平。部民不請青苗錢，安石遣吏廉按，且詰侂不散之故。侂曰：「青苗之法，願取則與，民自不願，豈能彊之哉！」

左藏庫使周永懿守利州，貪虐不法，前使者畏其兇，莫敢問。侂捕械于獄，流之衡湘，因請更以文臣爲守，併易班行領縣事。凡居部九年，治所去閬中近，姻戚旁午，待之無所私，各得其歡心。蘇軾稱侂上不害法，中不廢親，下不傷民，以爲「三難」。二稅輸絹綿，侂奏聽民以畸零納直。其後有李元輔者，輒變而多取之，父老流涕曰：「老運使之法，何可改？」蓋侂之姪師中亦居是職，故稱「老」以別之。

徙京東西路。河決澶淵，議欲勿塞，侂言：「東州匯澤惟兩灤，夏秋雨淫，猶溢而害，若縱大河注其中，民爲魚矣。」作議河書上之，神宗嘉納。後兩路合爲一，以侂爲轉運使。

時王安石、呂惠卿當路，正人多不容。侂曰：「吾有薦舉之權，而所列非賢，恥也。」故凡

所薦如劉摯、李常、蘇軾、蘇轍、劉攽、范祖禹，皆守道背時之士。元豐二年召對，命知揚州。神宗曰：「廣陵重鎮，久不得人，今朕自選卿往，宜善治之。」蘇軾自湖州赴獄，親朋皆絕交。道場，侂往見，臺吏不許通。或曰：「公與軾相知久，其所往來書文，宜焚之勿留，不然，且獲罪。」侂曰：「欺君負友，吾不忍爲，以忠義分譴，則所願也。」爲舉吏所累，罷主管西京御史臺。

哲宗立，念東國困於役，吳居厚掊斂虐害，竄之，復以侂使京東。司馬光言於朝曰：「以侂之賢，不宜使居外。顧齊魯之區，凋敝已甚，須侂往救之，安得如侂百輩，布列天下乎？」士民聞其重臨，如見慈父母。召爲太常少卿。侍從議神宗廟配享，有欲用王安石、吳充者，侂曰：「先朝宰相之賢，誰出富弼右？」乃用弼。拜左諫議大夫。

侂見哲宗幼冲，首言君子小人消長之理甚備。又言：「制舉，誠取士之要，國朝尤爲得人。王安石用事，諱人詆訾新政，遂廢其科。今方搜羅俊賢，廓通言路，宜復六科之舊。」又乞罷大理獄，許兩省、諫官相往來，減特奏名舉人<sup>〔四〕</sup>，嚴出官之法，京東鹽得通商，復三路義勇以寬保甲，罷戎、瀘保甲以寬民力，事多施行。在職三月，以疾求去。除集賢殿修撰、知陳州。詔滿歲進待制。居無何，卒，年六十九。

侂刻意經術，著詩傳、易斷，爲范鎮、孫甫推許。孫復與論春秋，謂今學者不能如之。

作詩平澹淵粹，尤長於楚辭，蘇軾讀九誦，謂近屈原、宋玉，自以爲不可及也。

顧臨字子敦，會稽人。通經學，長於訓詁。皇祐中，舉說書科，爲國子監直講，遷館閣校勘、同知禮院。熙寧初，神宗以臨喜論兵，詔編武經要略。初命都副承旨提舉，神宗謂臨館職，改提舉曰館幹。且召臨問兵，對曰：「兵以仁義爲本，動靜之機，安危所繫，不可輕也。」因條十事以獻。出權湖南轉運判官，提舉常平。議事戾執政意，罷歸。改同判武學，進集賢校理、開封府推官，請知潁州。入爲吏部郎中、祕書少監，以直龍圖閣爲河東轉運使。

元祐二年，擢給事中。朝廷方事回河，拜臨天章閣待制、河北都轉運使。於是翰林學士蘇軾與李常、王古、鄧溫伯、孫覺、胡宗愈言：「臨資性方正，學有根本，慷慨中立，無所回撓。自處東省，封駁論議，凜然有古人之風。僥倖之流，側目畏憚。忽去朝廷，衆所嗟惜，宜留實左右，以補闕遺，別選深知河事者往使河北。」諫議大夫梁燾亦言：「都漕之職，在外豈無其人，在朝求如臨者，恐不易得。」皆不報。臨至部，請因河勢回使東流。復以給事中召還。歷刑、兵、吏三部侍郎兼侍讀，爲翰林學士。

紹聖初，以龍圖閣學士知定州，徙應天、河南府。中人梁惟簡坐嘗事宣仁太后得罪，過洛，轉運使郭茂恂徇時宰意，劾臨與之宴集，奪職知歙州，又以附會黨人，斥饒州居住。卒，年七十二。徽宗立，追復之。

李之純字端伯，滄州無棣人。登進士第。熙寧中，爲度支判官、江西轉運副使。御史周尹劾廣西提點刑獄許彥先受鬪吏金，命之純往究其端，乃起於出婢之口。之純以爲蕪俚之言，不治，彥先得免。

徙成都路轉運使。成都歲發官米六千石，損直與民，言者謂惠民損上，詔下其議。之純曰：「蜀郡人恃此爲生百年，奈何一旦奪之。」事遂已。秩滿復留，凡數歲，始還朝。神宗勞之曰：「遐方不欲數易大吏，使劍外安靖，年穀屢豐，以彰朝廷綏遠之意，汝知之乎？」以爲右司郎中，轉太僕卿。

元祐初，加直龍圖閣、知滄州，召爲戶部侍郎。未至，改集賢殿修撰、河北都轉運使，進寶文閣待制、知瀛州。俄以直學士知成都府，還爲戶部，三遷御史中丞。建言：「朝廷事下六部，但隨省吏視其前後批，以制緩急之序，是爲胥吏顓處命令也。若大臣不暇省，宜令列

曹長貳隨其所承，當行卽行，當止卽止，必稟而後決，毋拘於文，則吏不得舞權，而下情達矣。」又言：「衆賢和於朝，則萬物和於野。變理陰陽，輔相之職。間者，國論稍虧雍睦，語言播傳，動係觀望，不可以不謹。」

董敦逸、黃慶基論蘇軾託詞命以毀先帝，蘇轍以名器私所親，皆以監司罷，之純疏其誣罔，乃更黜之。以疾，改工部尙書。紹聖中，劉拯劾其阿附轍，出知單州。卒，年七十五。從弟之儀。

之儀字端叔。登第幾三十年，乃從蘇軾於定州幕府。歷樞密院編修官，通判原州。元符中，監內香藥庫。御史石豫言其嘗從蘇軾辟，不可以任京官，詔勒停。徽宗初，提舉河東常平。坐爲范純仁遺表，作行狀，編管太平，遂居姑熟，久之，徙唐州，終朝請大夫。

之儀能爲文，尤工尺牘，軾謂入刀筆三昧。

王觀字明叟，泰州如皋人。第進士。熙寧中，爲編修三司令式刪定官。不樂久居職，求潤州推官。二浙旱，郡遣吏視苗傷，承監司風旨，不敢多除稅。觀受檄覆按，嘆曰：「旱勢

如是，民食已絕，倒廩贍之，猶懼不克濟，尙可責以賦邪？」行數日，盡除之。監司怒，摺摭百出。會朝廷遣使振貸，覲請見，爲言民間利病。使者喜，歸薦之，除司農寺主簿，轉爲丞。司農時爲要官，進用者多由此選。覲拜命一日，卽求外，韓絳高其節，留檢詳三司會計。絳出頴昌，辟簽書判官。坐在潤公免，屏居累年，起爲太僕丞，徙太常。

哲宗立，呂公著、范純仁薦其可大任，擢右正言，進司諫。上疏言：「國家安危治亂，係於大臣。今執政八人，而姦邪居半，使一二元老，何以行其志哉？」因極論蔡確、章惇、韓縝、張璪朋邪害正。章數十上，相繼斥去。又劾竄呂惠卿。朝論以大姦旣黜，慮人情不安，將下詔慰釋之，且戒止言者。覲言：「誠出於此，恐海內有識之士，得以輕議朝廷。舜罪四凶而天下服，孔子誅少正卯而魯國治。當是之時，不聞人情不安，亦不聞出命令以悅其黨也。蓋人君之所以御下者，黜陟二柄而已。陟一善而天下之爲善者勸，黜一惡而天下之爲惡者懼。豈以爲惡者懼而朝廷亦爲之懼哉？誠爲陛下惜之。」覲言雖切，然不能止也。

夏主新立，有輕中國心。覲曰：「小羌窺我厭兵，故桀驚若是。然所當憂者，不在今秋而在異日，所當謹者，不在邊備而在廟謨。翁張取予之權，必持重而後可。」洮東擒鬼章，檻至闕下，覲曰：「老羌雖就擒，其子統衆如故，疆土種落未減於前，安可遽戮以賈怨。宜處之洮、岷、秦、雍間，以示含容好生之德，離其石交而壞其死黨。」又言：「今民力凋瘵，邊費亡



極，不可不深爲之計。」於是疏將帥非其人者請易之，茶鹽之害民者請革之，至逮債、振贍、賦斂、科須，皆指陳其故。

差役法復行，觀以爲朝廷意在便民，而議者遂謂免役法無一事可用。夫法無新舊，惟善之從。因采掇數十事於差法有助可以通行者上之。遂論青苗之害，乞盡罷新令，而復常平舊法，曰：「聚斂之臣，惟知罔利自媒，不顧後害。以國家之尊，而與民爭錐刀之利，何以示天下？」又言：「刑罰世輕世重。熙寧大臣，謂刑罰不重，則人無所憚。今法令已行，可以適輕之時，願擇質厚通練之士，載加芟正。」於是置局編彙，俾觀預焉。大抵皆用中典，元祐敕是也。

神宗復唐制，諫官分列兩省。至是，大臣議徙之外門，而以其直舍爲制敕院，名防漏泄，實不欲使與給舍相通。觀爭之曰：「制敕院，吏舍也。奪諫省以廣吏舍，信胥吏而疑諍臣，何示不廣也。」乃不果徙。

觀在言路，欲深破朋黨之說。朱光庭訐蘇軾試館職策問，呂陶辯其不然，遂起洛、蜀二黨之說。觀言：「軾之辭，不過失輕重之體爾。若悉攷同異，深究嫌疑，則兩歧遂分，黨論滋熾。夫學士命詞失指，其事尙小；使士大夫有朋黨之名，大患也。」帝深然之，置不問。

尋改右司員外郎，未幾，拜侍御史、右諫議大夫。坐論尙書右丞胡宗愈，出知潤州，加

直龍圖閣、知蘇州。州有狡吏，善刺守將意以撓權，前守用是得譏議。觀窮其姦狀，寘于法，一郡肅然。民歌詠其政，有「吏行水上，人在鏡心」之語。徙江、淮發運使，入拜刑、戶二部侍郎，與豐稷偕使遼，爲遼人禮重。

紹聖初，以寶文閣直學士知成都府。蜀地膏腴，畝千金，無閑田以葬，觀索侵耕官地，表爲墓田。江水貫城中爲渠，歲久湮塞，積苦霖潦而多水災，觀疏治復故，民德之，號「王公渠」。徙河陽，貶少府少監，分司南京，又貶鼎州團練副使。

徽宗卽位，還故職，知永興軍。過闕，留爲工部侍郎，遷御史中丞。改元詔下，觀言：「『建中』之名，雖取皇極。然重襲前代紀號，非是，宜以德宗爲戒。」時任事者多乖異不同，觀言：「堯、舜、禹相授一道，堯不去四凶而舜去之，堯不舉元凱而舜舉之，事未必盡同；文王作邑于豐而武王治鎬，文王關市不征，澤梁無禁，周公征而禁之，不害其爲善繼、善述。神宗作法于前，子孫當守于後。至於時異事殊，須損益者損益之，於理固未爲有失也。」當國者忿其言，遂改爲翰林學士。

日食四月朔，帝下詔責躬，觀當制，有「惟德弗類，未足以當天心」之語，宰相去之，乃力請外。以龍圖閣學士知潤州，徙海州，罷主管太平觀，遂安置臨江軍。

觀清修簡澹，人莫見其喜愠。持正論始終，再罹譴逐，不少變。無疾而卒，年六十八。

紹興初，追復龍圖閣學士。從子俊義。

俊義字堯明。游學京師，資用乏，或薦之童貫，欲厚聘之，拒不答。林靈素設講席寶籙宮，詔兩學選士問道。車駕將臨視推恩，司成以俊義及曹偉應詔，俊義辭焉。人曰：「此顯仕捷徑也，不可失。」俊義曰：「使辭不獲命，至彼亦不拜。倘見困辱，則以死繼之。」逮至講所，去御幄跬步，內侍呼姓名至再，俊義但望幄致敬，不肯出；次呼曹偉，偉回首，俊義目之，亦不出。既罷，皆爲之懼，俊義處之恬然。

以太學上舍選，奏名列其下，徽宗親程其文，擢爲第一。及賜第，望見容貌甚偉，大說，顧侍臣曰：「此朕所親擢也，眞所謂『俊義』矣。自古未有人主自爲主司者，宜卽超用。」蔡京邀使來見，曰：「一見我，左右史可立得。」俊義不往，僅拜國子博士。居二年，乃得改太學博士。

鄆王謁先聖，有司議諸生門迎。俊義曰：「此豈可施於人臣哉？禮如見宰相足矣。」乃序立敦化堂下，及王至，猶辭不敢當。進吏部員外郎。嘗入對，帝問：「卿知前所以親擢乎？蓋主司之意不一，是以天子自提文衡也。衛膚敏、吳安國今安在？」具以對，卽召爲館職，而遷俊義右司員外郎。爲王黼所惡，以直祕閣知岳州。卒，年四十七。

俊義與李祁友善，首建正論於宣和間。當是時，諸公卿稍知分別善惡邪正，兩人力也。祁字肅遠，亦知名士，官不顯。

馬默字處厚，單州武人。家貧，徒步詣徂徠從石介學。諸生時以百數，一旦出其上。既而將歸，介語諸生曰：「馬君他日必爲名臣，宜送之山下。」

登進士第，調臨濮尉，知須城縣。縣爲鄆治所，鄆吏犯法不可捕，默趨府，取而杖之。客次，闔府皆驚。曹侂守鄆，心不善也，默亦不爲屈。後守張方平素貴，掾屬來前，多閉目不與語。見默白事，忽開目熟視久之，盡行其言，自是諉以事。治平中，方平還翰林，薦爲監察御史裏行，遇事輒言無顧。方平間遣所親傲之曰：「言太直，得無累舉者乎？」默謝曰：「辱知之深，不敢爲身謀，所以報也。」

時議尊崇濮安懿王，臺諫呂誨等力爭以爲不可，悉出補外。默請還之，不報。遂上言：「濮王生育聖躬，人誰不知。若稱之爲親，義無可據，名之不正，失莫大焉。願蔽自宸心，明詔寢罷，以感召和氣，安士廟之神靈，是一舉而衆善隨之也。」又言：「致治之要，求賢爲本。仁宗以官人之權，盡委輔相，數十年間，賢而公者無幾。官之進也，不由實績，不自實聲，但

趨權門，必得顯仕。今待制以上，數倍祖宗之時，至謀一帥臣，則協於公議者十無三四。庶僚之衆，不知幾人，一有難事，則曰無人可使。豈非不才者在上，而賢不肖混淆乎？願陛下明目達聰，務既其實，歷試而超升之，以幸天下。」

刑部郎中張師顏提舉諸司庫務，繩治不法，衆吏懼搖，飛語讒去之。默力陳其故，以爲：「惡直醜正，實繁有徒。今將去積年之弊，以興太平，必先官舉其職。宜崇獎師顏，厲以忠勤，則尸素括囊之徒，知所勸矣。」

西京會聖宮將創仁宗神御殿，默言：「事不師古，前典所戒。漢以諸帝所幸郡國立廟，知禮者非之。況先帝未嘗幸洛，而創建廟祀，實乖典則。願以禮爲之節，義爲之制，亟止此役，以章清靜奉先之意。」會地震河東、陝西郡，默以爲陰盛，慮爲邊患，宜備之。後數月，西夏果來侵。

神宗卽位，以論歐陽脩事，通判懷州。上疏陳十事：一曰攬威權，二曰察姦佞，三曰近正人，四曰明功罪，五曰息大費，六曰備凶年，七曰崇儉素，八曰久任使，九曰擇守宰，十曰禦邊患。攬威權，則天子勢重，而大臣安矣；察姦佞，則忠臣用，而小人不能幸進矣；近正人，則諫諍日聞，而聖性開明矣；明功罪，則朝廷無私，而天下服矣；息大費，則公私富，而軍旅有積矣；備凶年，則大恩常施，而禍亂不起矣；崇儉素，則自上化下，而民樸素矣；久

任使，則官不虛授，而職事舉矣；擇守宰，則庶績有成，而民受賜矣；禦邊患，則四遠畏服，而中國疆矣。

除知登州。沙門島囚衆，官給糧者纔三百人，每益數，則投諸海。砦主李慶以二年殺七百人，默責之曰：「人命至重，恩既貸其生，又從而殺之，不若卽時死鄉里也。汝胡不以乏糧告，而顓殺之如此？」欲按其罪，慶懼，自縊死。默爲奏請，更定配島法凡二十條，盜數而年深無過者移登州，自是多全活者。其後蘇軾知登州，父老迎於路曰：「公爲政愛民，得如馬使君乎？」

徙知曹州，召爲三司鹽鐵判官。以默與富弼善，且論新法不便，出知濟、兗二州。還，提舉三司帳司。爲神宗言用兵形勢，及指畫河北山川道里，應對如流。神宗喜，將用之，大臣滋不悅，以提點京東刑獄。

默性剛嚴疾惡，部吏有望風投檄去者。金鄉令以賄著，其父方執政，詒書曰：「馬公素剛，汝有過，將不免。」令懼，悉取不義之物焚撤之。改廣西轉運使，會安化等蠻歲饑內寇，默上平蠻方略，以爲「勝負不在兵而在將。富良宵遁，郭達怯懦；邕城陷沒，蘇緘老謬；歸仁鋪覆軍，陳曙先走；崑崙關喪師，張守節不戰；儂智高破亡，因狄青之智勇；歐希範之誅滅，乃杜杞之方略，此足驗矣。」

以疾求歸，知徐州。屬城利國監苦吳居厚之虐，默皆革之。召爲司農少卿。司馬光爲相，欲盡修祖宗法，問默以復鄉差衙前法如何？默曰：「不可。如常平，自漢爲良法，豈宜盡廢？去其害民者可也。」其後役人立爲一州一縣法，常平提舉官省歸提刑司，頗自默發之。除河東轉運使。時議棄葭蘆、吳堡二砦，默奏控扼險阻，敵不可攻，棄之不便。由是二砦得不棄。移兗州，請褒錄石介後，詔官其孫。東州荐饑，流民大集，所振活數萬計。入拜衛尉卿，權工部侍郎，轉戶部。告老，以寶文閣待制復知徐州，改河北都轉運使。

初，元豐間，河決小吳，因不復塞，縱之北流。元祐議臣以爲東流便，水官遂與之合。默與同時監司上議，以北流爲便。御史郭知章復請從東流，於是作東西馬頭，約水復故道，爲長堤壅河之北流者，勞費甚大。明年，復決而北，竟不能使之東。

久之，告老，提舉鴻慶宮。紹聖時，坐附司馬光，落待制致仕。元符三年，復之。卒，年八十。紹興中，以其子純請，贈開府儀同三司，加贈太保。

論曰：詩云：「時靡有爭，王心載寧。」王安石之爲相，可謂致天下之爭，而君心不寧矣。孫覺、李常力諍新法，寧失故人之意，毅然去之而無悔，賢哉。孔文仲之策制科，以微官懷

慨論事，言雖不聽，而名徹上聰。安石既斥其人，又廢其科，何遷怒之甚耶！鮮于侁早識安石敗事，與呂誨同見幾先。馬默用張方平薦爲御史，至於盡言而不諱，方平止之而不聽，斯爲不負知己矣。李周之耿介，顧臨之用兵，李之純、王覲再黜而不改其正，亦足以見一時之多賢焉。

### 校勘記

〔二〕齊恢 原作「齊愔」，據本書卷二〇一刑法志、長編卷二一五改。齊恢，本書卷三二二有傳。

〔三〕詩書論語說 「說」字原脫，據本書卷二〇二藝文志、東都事略卷九四本傳補。

〔三〕釋稗 原作「釋解稗」。按現存諸家書目無此書名；本書卷二〇六藝文志小說類有孔平仲釋稗一卷，遂初堂書目小說類有釋稗一書。據刪。

〔四〕減特奏名舉人 「名」原作「言」，據秦觀淮海集卷三六鮮于子駿行狀、宋會要選舉一三之二至三改。宋史卷一五五選舉志：「凡士貢于鄉而屢絀于禮部，或廷試所不錄者，積前後舉數，參其年而差等之。遇親策士，則別籍其名以奏，徑許附試，故曰特奏名。」



# 宋史卷三百四十五

## 列傳第一百四

劉安世

鄒浩

田晝

王回

曾誕附

陳瓘

任伯雨

劉安世字器之，魏人。父航，第進士，歷知虞城、犀浦縣。虞城多姦猾，喜寇盜；犀浦民弱而馴。航爲政，寬猛急緩不同，兩縣皆治。知宿州。押伴夏使，使者多所要請，執禮不遜，且欲服毬文金帶入見，航皆折正之。以羣牧判官爲河南監牧使。持節冊夏主秉常，凡例所遺寶帶、名馬，却弗受。還，上禦戎書，大略云：「辨士好爲可喜之說，武夫徼冀不貲之寵，或爲所誤，不可不戒。」爲河北西路轉運使。熙寧大旱求言，航論新政不便者五，又上書言：「人主不可輕失天下心，宜乘時有所改爲，則人心悅而天意得矣。」不報。乃請提舉崇福宮，起知涇、相二州。王師西征，徙知陝府。時倉卒軍興，餽餉切急，縣令佐至荷校督民，民多棄田廬，或至自盡。航獨期會如平日，事更以辦。終太僕卿。

安世少時持論已有識。航使監牧時，文彥博在樞府，有所聞，每呼安世告之。安世從容言：「王介甫求去，外議謂公且代其任。」彥博曰：「安石壞天下至此，後之人何可爲？」安世拱手曰：「安世雖晚進，竊以爲未然。今日新政，果順人所欲而爲人利乎？若不然，公當去所害，興所利，反掌間耳。」彥博默不應，他日見航，嘆獎其堅正。

登進士第，不就選。從學於司馬光，咨盡心行己之要，光教之以誠，且令自不妄語始。調洛州司法參軍，司戶以貪聞，轉運使吳守禮將按之，問於安世，安世云：「無之。」守禮爲止。然安世心常不自安，曰：「司戶實貪而吾不以誠對，吾其違司馬公教乎！」後讀揚雄法言「君子避礙則通諸理」，意乃釋。

光入相，薦爲祕書省正字。光薨，宣仁太后問可爲臺諫于呂公著，公著以安世對。擢右正言。時執政頗與親戚官，安世言：「祖宗以來，大臣子弟不敢受內外華要之職。自王安石秉政，務快私意，累聖之制，掃地不存。今廟堂之上，猶習故態。」因歷疏文彥博以下七人，皆耆德魁舊，不少假借。

章惇以強市崑山民田罰金，安世言：「惇與蔡確、黃履、邢恕素相交結，自謂社稷之臣，貪天之功，徼幸異日，天下之人指爲『四凶』。今惇父尙在，而別籍異財，絕滅義理，止從薄罰，何以示懲？」會吳處厚解釋確安州詩以進，安世謂其指斥乘輿，犯大不敬，與梁燾等極論

之，竄之新州。宰相范純仁至于御史十人，皆緣是去。

遷起居舍人兼左司諫，進左諫議大夫。有旨暫罷講筵，民間驢傳宮中求乳婢，安世上疏諫曰：「陛下富於春秋，未納后而親女色。願太皇太后保佑聖躬，爲宗廟社稷大計，清閒之燕，頻御經帷，仍引近臣與論前古治亂之要，以益聖學，無溺於所愛而忘其可戒。」哲宗俛首不語。后曰：「無此事，卿誤聽爾。」明日，后留呂大防告之故。大防退，召給事中范祖禹使達旨。祖禹固嘗以諫，於是兩人合辭申言之甚切。

鄧溫伯爲翰林承旨，安世言其「出入王、呂黨中，始終反覆。今之進用，實係君子小人消長之機。乞行免黜」。不報。遂請外，改中書舍人，辭不就。以集賢殿修撰提舉崇福宮，才六月，召爲寶文閣待制、樞密都承旨。

范純仁復相，呂大防白后欲令安世少避。后曰：「今既不居言職，自無所嫌。」又語韓忠彥曰：「如此正人，宜且留朝廷。」乃止。呂惠卿復光祿卿，分司，安世爭以爲不可，不聽。出知成德軍。章惇用事，尤忌惡之。初黜知南安軍，再貶少府少監，三貶新州別駕，安置英州。

同文館獄起，蔡京乞誅滅安世等家，讒雖不行，猶徙梅州。惇與蔡卞將必寘之死，因使者入海島誅陳衍，諷使者過安世，脅使自裁。又擢一土豪爲轉運判官，使殺之。判官疾馳

將至梅，梅守遣客來勸安世自爲計。安世色不動，對客飲酒談笑，徐書數紙付其僕曰：「我卽死，依此行之。」顧客曰：「死不難矣。」客密從僕所視，皆經紀同貶當死者之家事甚悉。判官未至二十里，嘔血而斃，危得免。

昭懷后正位中宮，惇、卞發前諫乳婢事，以爲爲后設。時鄒浩既貶，詔應天少尹孫礪以檻車收二人赴京師。行數驛而徽宗卽位赦至，礪乃還。凡投荒七年，甲令所載遠惡地無不歷之。移衡及鼎，然後以集賢殿修撰知鄆州、真定府，曾布又忌之，不使入朝。蔡京既相，連七謫至峽州羈管。稍復承議郎，卜居宋都。宣和六年，復待制，中書舍人沈思封還之。明年卒，年七十八。

安世儀狀魁碩，音吐如鐘。初除諫官，未拜命，入白母曰：「朝廷不以安世不肖，使在言路。倘居其官，須明目張膽，以身任責，脫有觸忤，禍譴立至。主上方以孝治天下，若以老母辭，當可免。」母曰：「不然，吾聞諫官爲天子諍臣，汝父平生欲爲之而弗得，汝幸居此地，當捐身以報國恩。正得罪流放，無問遠近，吾當從汝所之。」於是受命。在職累歲，正色立朝，扶持公道。其面折廷爭，或帝盛怒，則執簡卻立，伺怒稍解，復前抗辭。旁侍者遠觀，蓄縮悚汗，目之曰「殿上虎」，一時無不敬懾。

家居未嘗有惰容，久坐身不傾倚，作字不草書，不好聲色貨利。其忠孝正直，皆則象

司馬光。年既老，羣賢凋喪略盡，巋然獨存，而名望益重。梁師成用事，能生死人，心服其賢，求得小吏吳默，趨走前後者，使持書來，啖以卽大用，默因勸爲子孫計，安世笑謝曰：「吾若爲子孫計，不至是矣。吾欲爲元祐全人，見司馬光于地下。」還其書不答。死葬祥符縣。後二年，金人發其冢，貌如生，相驚語曰：「異人也！」爲之蓋棺乃去。

鄒浩字志完，常州晉陵人。第進士，調揚州、潁昌府教授。呂公著、范純仁爲守，皆禮遇之。純仁屬撰樂語，浩辭。純仁曰：「翰林學士亦爲之。」浩曰：「翰林學士則可，祭酒、司業則不可。」純仁敬謝。

元祐中，上疏論事，其略曰：「人材不振，無以成天下之務。陛下視今日人材，果有餘邪？果不足邪？以爲不足，則中外之百執事未嘗不備。以爲有餘，則自任以天下之重者幾人？正色昌言不承望風旨者幾人？持刺舉之權以肅清所部者幾人？承流宣化而使民安田里者幾人？民貧所當富也，則曰水旱如之何；官冗所當澄也，則曰民情不可擾；人物所當求也，則曰從古不乏材；風俗所當厚也，則曰不切於時變，是皆不明義理之過也。」

蘇頌用爲太常博士，來之邵論罷之。後累歲，哲宗親擢爲右正言。有請以王安石三經義

發題試舉人者，浩論其不可而止。陝西奏邊功，中外皆賀，浩言：「先帝之志而陛下成之，善矣。然兵家之事，未戰則以決勝爲難，既勝則以持勝爲難，惟其時而已。苟爲不然，將棄前功而招後患。」願申敕將帥，毋狃屢勝，圖惟厥終。」

京東大水，浩言：「頻年水異繼作，雖盈虛之數所不可逃，而消復之方尤宜致謹。」書曰：「惟先格王正厥事。」不以爲數之當然，此消復之實也。」

蹇序辰看詳元祐章奏，公肆詆欺，輕重不平。浩言：「初旨但分兩等，謂語及先帝并語言過差而已；而今所施行，混然莫辨。以其近似難分之迹，而典刑輕重隨以上下，是乃陛下之威福操柄下移於近臣。願加省察，以爲來事之監。」

章惇獨相用事，威虐震赫，浩所言每觸惇忌，仍上章露劾，數其不忠慢上之罪，未報。而賢妃劉氏立，浩言：

立后以配天子，安得不審。今爲天下擇母，而所立乃賢妃，一時公議，莫不疑惑，誠以國家自有仁祖故事，不可不遵用之爾。蓋郭后與尙美人爭寵，仁祖既廢后，并斥美人，所以示公也。及立后，則不選于妃嬪而卜于貴族，所以遠嫌，所以爲天下萬世法也。陛下之廢孟氏，與郭后無以異。果與賢妃爭寵而致罪乎，抑其不然也？二者必居一於此矣。孟氏罪廢之初，天下孰不疑立賢妃爲后。及讀詔書，有「別選賢族」之

語；又聞陛下臨朝慨嘆，以爲國家不幸；至於宗景立妾，怒而罪之，於是天下始釋然不疑。今竟立之，豈不上累聖德？

臣觀白麻所言，不過稱其有子，及引永平、祥符事以爲證。臣請論其所以然：若曰有子可以爲后，則永平貴人未嘗有子也，所以立者，以德冠後宮故也。祥符德妃亦未嘗有子，所以立者，以鍾英甲族故也。又況貴人實馬援之女，德妃無廢后之嫌，迴與今日事體不同。頃年冬，妃從享景靈宮，是日雷變甚異。今宣制之後，霖雨飛雹，自奏告天地宗廟以來，陰淫不止。上天之意，豈不昭然！考之人事既如彼，求之天意又如此，望不以一時改命爲難，而以萬世公議爲可畏，追停冊禮，如初詔行之。

帝謂：「此亦祖宗故事，豈獨朕邪？」對曰：「祖宗大德可法者多矣，陛下不之取，而効其小疵，臣恐後世之責人無已者紛紛也。」帝變色，猶不怒，持其章躊躇四顧，凝然若有所思，付外。明日，章惇詆其狂妄，乃削官，羈管新州。蔡卞、安惇、左膚繼請治其祖送者王回等，語在他傳。

徽宗立，亟召還，復爲右正言，遷左司諫。上疏謂：「孟子曰：『左右諸大夫皆曰賢，未可也；國人皆曰賢，然後察之，見賢焉，然後用之。』左右諸大夫皆曰不可，勿聽；國人皆曰不可，然後察之，見不可焉，然後去之。」於是知公議不可不恤，獨斷不可不謹。蓋左右非不親

也，然不能無交結之私；諸大夫非不貴也，然不能無恩讎之異。至於國人皆曰賢，皆曰不可，則所謂公議也。公議之所在，概已察之，必待見賢然後用，見不可然後去，則所謂獨斷也。惟恤公議於獨斷未形之前，謹獨斷於公議已聞之後，則人君所以致治者，又安有不善乎？伏見朝廷之事，頗異於即位之初，相去半年，遽已如是，自今以往，將如之何？願陛下深思之。」

改起居舍人，進中書舍人。又言：「陛下善繼神宗之志，善述神宗之事，孝德至矣。尙有五朝聖政盛德，願稽考而繼述之，以揚七廟之光，貽福萬世。」遷兵、吏二部侍郎，以寶文閣待制知江寧府，徙杭、越州。

初，浩還朝，帝首及諫立后事，獎嘆再三，詢諫草安在。對曰：「焚之矣。」退告陳瓘，瓘曰：「禍其在此乎。異時姦人妄出一緘，則不可辨矣。」蔡京用事，素忌浩，乃使其黨爲僞疏，言劉后殺卓氏而奪其子。遂再責衡州別駕，語在獻愍太子傳。尋竄昭州，五年始得歸。

初，浩除諫官，恐貽親憂，欲固辭。母張氏曰：「兒能報國，無愧於公論，吾顧何憂？」及浩兩謫嶺表，母不易初意。稍復直龍圖閣。瘴疾作，危甚。楊時過常，往省之。藹然僅存餘息，猶眷眷以國事爲問，語不及私。卒，年五十二。高宗即位，詔曰：「浩在元符間，任諫爭，危言讜論，朝野推仰。」復其待制，又贈寶文閣直學士，賜諡忠。



浩所與游田晝、王回、曾誕，皆良士也。

晝字承君，陽翟人。樞密使況之從子，以任爲校書郎。調磁州錄事參軍，知西河縣，有善政，民甚德之。議論慨慷，有前輩風。

與鄒浩以氣節相激勵。元符中，浩爲諫官，晝監京城門，往見浩曰：「平生與君相許者何如，今君爲何官？」浩曰：「上遇羣臣，未嘗假以辭色，獨於浩差若相喜。天下事固不勝言，意欲待深相信而後發，貴有益也。」晝然之。既而以病歸許，邸狀報立后，晝謂人曰：「志完不言，可以絕交矣。」浩得罪，晝迎諸塗。浩出涕，晝正色責曰：「使志完隱默官京師，遇寒疾不汗，五日死矣。豈獨嶺海之外能死人哉？願君毋以此舉自滿，士所當爲者，未止此也。」浩茫然自失，歎謝曰：「君之贈我厚矣。」

建中靖國初，入爲大宗正丞。曾布數羅致之，不爲屈；欲與提舉常平官，亦辭。請知淮陽軍，歲大疫，日挾醫問病者藥之，遇疾卒。淮陽人祀以爲土神云。

回字景深，仙遊人。第進士，調松滋令。荆、沔俗用人祭鬼，回捕治甚嚴，其風遂革。知鹿邑縣，入爲宗正寺簿。元符中，葉祖洽薦爲睦親宅講書。與鄒浩友善，皇后劉氏立，浩

將論之，密告回，回曰：「事寧有大於此者乎？子雖有親，然移孝爲忠，亦太夫人素志也。」

浩南遷，人莫敢顧。回斂交游錢與治裝，往來經理，且慰安其母。遷者以聞，逮詣詔獄，衆爲之懼，回居之晏然。御史詰之，對曰：「實嘗預議，不敢欺也。」因誦浩所上章，幾二千言。獄上，除名停廢。卽徒步出都門，行數十里，其子追及，問以家事，不答。祖洽亦坐黜。

徽宗立，召還舊官，擢監察御史。數日卒，年五十三。岑象求、王覲、賈易上章，乞錄其子，恤其家，以獎勸忠義。詔除子渙老郊社齋郎，蔡京爲相，奪之，仍列名黨籍。

誕，公亮從孫也。孟后之廢，誕三與浩書，勸力請復后，浩不報。及浩以言南遷，誕著玉山主人對客問以譏之，其略曰：「客問：鄒浩可以爲有道之士乎？主人曰：浩安得爲知道。雖然，予於此時議浩，是天下無全人也。言之尙足爲來世戒。易曰：『知幾其神乎？』又曰：『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，其惟聖人乎？』方孟后之廢，人莫不知劉氏之將立，至四年之後而冊命未行，是天子知清議之足畏也。使當其時，浩力言復后，能感悟天子，則無今日劉氏之事，貽朝廷於過舉，再三言而不聽，則義亦當矣。使是時得罪，必不若是酷以貽老母之憂矣。嗚呼！若浩者，雖不得爲知幾之士，然百世之下，頑夫廉，懦夫有立志，尙不失

爲聖人之清也。」其書既出，識者或以比韓愈諫臣論。誕仕亦不顯。

陳瓘字瑩中，南劍州沙縣人。少好讀書，不喜爲進取學。父母勉以門戶事，乃應舉，一出中甲科。調湖州掌書記，簽書越州判官。守蔡卞察其賢，每事加禮，而瓘測知其心術，常欲遠之，屢引疾求歸，章不得上。檄攝通判明州。卞素敬道人張懷素，謂非世間人，時且來越，卞留瓘小須之，瓘不肯止，曰：「子不語怪力亂神，斯近怪矣。州牧旣信重，民將從風而靡。不識之，未爲不幸也。」後二十年而懷素誅。明州職田之入厚，瓘不取，盡棄於官以歸。

章惇入相，瓘從衆道謁。惇聞其名，獨邀與同載，詢當世之務，瓘曰：「請以所乘舟爲喻：偏重可行乎？」移左置右，其偏一也。明此，則可行矣。天子待公爲政，敢問將何先？」惇曰：「司馬光姦邪，所當先辨，勢無急於此。」瓘曰：「公誤矣。此猶欲平舟勢而移左以置右，果然，將失天下之望。」惇厲色曰：「光不務繼述先烈，而大改成緒，誤國如此，非姦邪而何？」瓘曰：「不察其心而疑其迹，則不爲無罪；若指爲姦邪，又復改作，則誤國益甚矣。爲今之計，唯消朋黨，持中道，庶可以救弊。」意雖忤惇，然亦驚異，頗有兼收之語。

至都，用爲太學博士。會卞與惇合志，正論遂紕。卞黨薛昂、林自官學省，議毀資治通鑑，瓘因策士題引神宗所製序文以問，昂、自意沮。

遷祕書省校書郎。紹述之說盛，瓘奏哲宗言：「堯、舜、禹皆以『若稽古』爲訓。『若』者，順而行之；『稽』者，考其當否，必使合於民情，所以成帝王之治。天子之孝，與士大夫之孝不同。」帝反復究問，意感悅，約瓘再入見。執政聞而憾之，出通判滄州，知衛州。徽宗卽位，召爲右正言，遷左司諫。瓘論議持平，務存大體，不以細故藉口，未嘗及人晦昧之過。嘗云：「人主託言者以耳目，誠不當以淺近見聞，惑其聰明。」惟極論蔡卞、章惇、安惇、邢恕之罪。

御史龔夫擊蔡京，朝廷將逐夫，瓘言：「紹聖以來，七年五逐言者，常安民、孫諤、董敦逸、陳次升、鄒浩五人者，皆與京異議而去。今又罷夫，將若公道何？」遂草疏論京，未及上，時皇太后已歸政，瓘言外戚向宗良兄弟與侍從希寵之士交通，使物議籍籍，謂皇太后今猶預政。由是罷監揚州糧料院。瓘出都門，繳四章奏之，并明宣仁誣謗事。帝密遣使賜以黃金百兩，后亦命勿遽去，畀十僧牒爲行裝，改知無爲軍。

明年，還爲著作郎，遷右司員外郎兼權給事中。宰相曾布使客告以將卽眞，瓘語子正彙曰：「吾與丞相議事多不合，今若此，是欲以官爵相餌也。若受其薦進，復有異同，則公議私恩，兩有愧矣。吾有一書論其過，將投之以決去就，汝其書之。但郊祀不遠，彼不相容，

則澤不及汝矣，能不介於心乎？」正彙願得書。旦持入省，布使數人邀相見，甫就席，遽出書，布大怒。爭辨移時，至箕踞諍語，瓘色不爲動，徐起白曰：「適所論者國事，是非有公議，公未可失待士禮。」布矍然改容。信宿，出知泰州。崇寧中，除名竄袁州、廉州，移郴州，稍復宣德郎。

正彙在杭，告蔡京有動搖東宮迹。杭守蔡薺執送京師，先飛書告京俾爲計。事下開封府制獄，併逮瓘。尹李孝稱逼使證其妄，瓘曰：「正彙聞京將不利社稷，傳於道路，瓘豈得預知？以所不知，忘父子之恩而指其爲妄，則情有所不忍；挾私情以符合其說，又義所不爲。京之姦邪，必爲國禍。瓘固嘗論之於諫省，亦不待今日語言間也。」內侍黃經臣蒞鞫，聞其辭，失聲歎息，謂曰：「主上正欲得實，但如言以對可也。」獄具，正彙猶以所告失實流海上，瓘亦安置通州。

瓘嘗著尊堯集，謂紹聖史官專據王安石日錄改修神宗史，變亂是非，不可傳信；深明誣妄，以正君臣之義。張商英爲相，取其書，既上，而商英罷，瓘又徙台州。宰相徧令所過州出兵甲護送，至台，每十日一徙告，且命凶人石幟知州事，執至庭，大陳獄具，將脅以死。瓘揣知其意，大呼曰：「今日之事，豈被制旨邪！」幟失措，始告之曰：「朝廷令取尊堯集。」瓘曰：「然則何用許。使君知『尊堯』所以立名乎？蓋以神考爲堯，主上爲舜，助舜尊

堯，何得爲罪？時相學術淺短，爲人所愚。君所得幾何，乃亦不畏公議，干犯名分乎？」懾慚，揖使退。所以窘辱之百端，終不能害。宰相猶以懾爲怯而罷之。

在台五年，乃得自便。纔復承事郎，帝批進目，以爲所擬未當，令再敘一官，仍與差遣，執政持不行。卜居江州，復有譖之者，至不許輒出城。旋令居南康，纔至，又移楚。堯平生論京、卞，皆披擿其處心，發露其情慝，最所忌恨，故得禍最酷，不使一日少安。宣和六年卒，年六十五。

堯謙和不與物競，閑居矜莊自持，語不苟發。通於易，數言國家大事，後多驗。靖康初，詔贈諫議大夫，召官正彙。紹興二十六年，高宗謂輔臣曰：「陳堯昔爲諫官，甚有讜議。近覽所著尊堯集，明君臣之大分，合於易天尊地卑及春秋尊王之法。王安石號通經術，而其言乃謂『道隆德駿者，天子當北面而問焉』，其背經悖理甚矣。」堯宜特賜諡以表之。」諡曰忠肅。

任伯雨字德翁，眉州眉山人。父孜，字遵聖，以學問氣節推重鄉里，名與蘇洵埒，仕至光祿寺丞。其弟伋，字師中，亦知名，嘗通判黃州，後知瀘州。當時稱「大任」、「小任」。

伯雨自幼，已矯然不羣，邃經術，文力雄健。中進士第，調施州清江主簿。郡守檄使涖公庫，笑曰：「里名勝母，曾子不入，此職何爲至我哉？」拒不受。知雍丘縣，御史如束濕，撫民如傷。縣枕汴流，漕運不絕，舊苦多盜，然未嘗有獲者，人莫知其故。伯雨下令綱舟無得宿境內，始猶不從，則命東下者斧斷其纜，趣京師者護以出，自是外戶不閉。

使者上其狀，召爲大宗正丞，甫至，擢左正言。時徽宗初政，納用讜論，伯雨首擊章惇，曰：「惇久竊朝柄，迷國罔上，毒流搢紳，乘先帝變故倉卒，輒逞異意，睥睨萬乘，不復有臣子之恭。向使其計得行，將寘陛下與皇太后於何地！若貸而不誅，則天下大義不明，大法不立矣。臣聞北使言，去年遼主方食，聞中國黜惇，放箸而起，稱甚善者再，謂南朝錯用此人。北使又問，何爲只若是行遣？以此觀之，不獨孟子所謂『國人皆曰可殺』，雖蠻貊之邦，莫不以爲可殺也。」章八上，貶惇雷州。繼論蔡卞六大罪，語在卞傳。

建中靖國改元，當國者欲和調元祐、紹聖之人，故以「中」爲名。伯雨言：「人才固不當分黨與，然自古未有君子小人雜然並進可以致治者。蓋君子易退，小人難退，二者並用，終於君子盡去，小人獨留。」唐德宗坐此致播遷之禍，建中乃其紀號，不可以不戒。」

時議者欲西北典郡專用武臣，伯雨謂：「李林甫致祿山之亂者，此也。」又論鍾傳、王瞻生、鄴邊事，失與國心，宜棄其地，以安邊息民；張耒、黃庭堅、晁補之、歐陽棐、劉唐老等

宜在朝廷。上書皇太后，乞暴蔡京之惡，召還陳瓘，以全定策之勳。

時以正月朔旦有赤氣之異，詣火星觀以禳之，伯雨上疏言：「嘗聞修德以弭災，未有禳祈以消變。洪範以五事配五行，說者謂視之不明，則有赤眚、赤祥。乞攬權綱以信賞罰，專威福以殊功罪，使皇明赫赫，事至必斷，則乖氣異象，轉爲休祥矣。」又言：「比日內降寢多，或恐矯傳制命。漢之鴻都賣爵，唐之墨敕斜封，此近監也。」

王觀除御史中丞，仍兼史官，伯雨謂：「史院宰相監修，今中丞爲屬，非所以重風憲，遠嫌疑。」已而觀除翰林，伯雨復論曰：「學士爵秩位序，皆在中丞上。今觀爲之，是諫官論事，非特朝廷不行，適足以爲人遷官爾。」

伯雨居諫省半歲，所上一百八疏，大臣畏其多言，俾權給事中，密諭以少默卽爲眞。伯雨不聽，抗論愈力，且將劾曾布。布覺之，徙爲度支員外郎，尋知虢州。崇寧黨事作，削籍編管通州。爲蔡卞所陷，與陳瓘、龔夬、張庭堅等十三人皆南遷，獨伯雨徙昌化。姦人猶未甘心，用匿名書復逮其仲子申先赴獄，妻適死于淮，報訃俱至。伯雨處之如平常，曰：「死者已矣，生者有負于朝廷，亦當從此訣。如其不然，天豈殺無辜耶！」申先在獄，鍛鍊無所傳致，乃得釋，居海上三年而歸。宣和初，卒，年七十三。

長子象先，登世科，又中詞學兼茂舉，有司啓封，見爲黨人子，不奏名，調秦州戶曹



掾。聞父謫，棄官歸養。王安中辟燕山宣撫幕，勉應之，道引疾還，終身不復仕。申先以布衣特起至中書舍人。

紹興初，高宗詔贈伯雨直龍圖閣，又加諫議大夫，采其諫章，追貶章惇、蔡卞、邢恕、黃履，明著誣宣仁事以告天下。淳熙中，賜諡忠敏。

論曰：劉安世復文彥博之言，時年尙少，然其言卽元祐之初政，而司馬光之用心也。鄒浩諫立劉后，反復曲折，極人所難言。二人除言官，俱入白其母，母俱勉以盡忠報國，無分毫顧慮後患意。嗚呼，賢哉！陳瓘、任伯雨抗迹疎遠，立朝寡援，而力發章惇、曾布、蔡京、蔡卞羣姦之罪，無少畏忌，古所謂剛正不撓者歟！

## 校勘記

〔一〕其弟伋「伋」原作「汲」，據東都事略卷一〇〇本傳、秦觀淮海集卷三三任伋墓表改。

〔三〕左正言 原作「右正言」，東都事略卷一〇〇本傳「右」作「左」；宋會要職官六七之三三建中靖國元年二月二十六日：「武昌軍節度副使潭州安置章惇責授雷州司戶參軍員外安置，以左正言

任伯雨累章數其罪，乞行誅戮故也。」作「左」是，據改。

(三) 皇太后 「皇太」二字原倒。按此是指神宗欽聖獻肅向皇后；本書卷二四三后本傳，「哲宗立，尊爲皇太后」；卷一九徽宗紀，「徽宗卽位時，「皇太后權同處分軍國事」；下文又有「上書皇太后」語。今乙正。

# 宋史卷三百四十六

## 列傳第一百五

陳次升

陳師錫

彭汝礪

弟汝霖 汝方

呂陶

張庭堅

龔夬

孫諤

陳軒

江公望

陳祐

常安民

陳次升字當時，興化仙游人。入太學，時學官始得王安石字說，招諸生訓之，次升作而曰：「丞相豈秦學邪？美商鞅之能行仁政，而爲李斯解事，非秦學而何？」坐屏斥。既而第進士，知安丘縣。轉運使吳居厚以聚斂進，檄尉罔征稅於遠郊，得農家敗絮，捕送縣，次升縱遣之。居厚怒，將被以文法，會御史中丞黃履薦，爲監察御史。

哲宗立，使察訪江、湖。先是，蹇周輔父子經畫江右鹽法，爲民害，次升舉劾之。還言：「額外上供之數未除，異日必有非法之斂，願從熙寧以來創行封樁名錢悉賜豁免。又役法未定，人情熒惑，乞速定差顧及均數之等，先爲之節而審行之。」提點淮南、河東刑獄。

紹聖中，復爲御史，轉殿中。論章惇、蔡卞植黨爲姦，乞收還威福之柄。禁中火，彗出西方，次升請修德求言，以弭天變。掖庭鞠厭魅獄，次升言：「事關中宮，宜付外參治。今屬於闔寺之手，萬一有冤濫，貽後世譏。」濟陽郡王宗景請以妾爲妻，論其以宗藩廢禮，爲聖朝累。

初，惇、卞以次升在元祐間外遷，意其不能無怨望，卞又與同鄉里，故延賓憲府，欲使出力爲助，擠排衆賢；而一無所附。時方編元祐章疏，毒流搢紳。次升言：「陛下初卽位，首下詔令，導人使諫；親政以來，又揭敕榜，許其自新。今若考一言之失，致於譴累，則前之詔令適所以誤天下，後之敕榜適所以誑天下，非所以示大信也。」又論卞客周種貪鄙，鄭居中儉倨。由是惇、卞交惡之，使所善太府少卿林顏致己意，嘗以美官。次升曰：「吾知守官而已，君爲天子卿士，而爲宰相傳風旨邪？」惇、卞益不樂，乘間白爲河北轉運使，帝曰：「漕臣易得耳，次升敢言，不當去。」更進左司諫。

宣仁有追廢之議，次升密言：「先太后保佑聖躬，始終無間，願勿聽小人銷骨之謗。」帝曰：「卿安所聞？」對曰：「臣職許風聞，陛下毋詰其所從來可也。」呂升卿察訪廣南，次升言：「陛下無殺流人之意，而遣升卿出使。升卿資性慘刻，喜求人過，今使逞志釋憾，則亦何所不至哉？」乃止不遣。

次升累章劾章惇，皆留中。帝嘗謂曰：「章惇文字勿令絕。」次升退告王鞏，鞏曰：「君胡不云：諫臣，耳目也；帝王，心也。心所不知，則耳目爲之傳達；既知之，何以耳目爲？」居數日，復入見，帝申前旨，乃以鞏語對。帝曰：「然。顧未有代之者爾。」訖不克去。京師富家乳婢怨其主，坐兒於上而嵩呼者三。邏繫獄。次升乞戒有司無得觀望。帝問大臣何謂，蔡卞曰：「正謂觀望陛下爾。」誣其毀先烈，擬謫監全州酒稅，帝以爲遠，改南安軍。

徽宗立，召爲侍御史。極論惇、卞、曾布、蔡京之惡，竄惇於雷，居卞於池，出京於江寧。遷右諫議大夫。獻體道、稽古、修身、仁民、崇儉、節用六事，言多規切。崇寧初，以寶文閣待制知潁昌府，降集賢殿修撰，繼又落修撰，除名徙建昌，編管循州，皆以論京、卞故。政和中，用赦恩復舊職。卒，年七十六。

次升三居言責，建議不苟合，劉安世稱其有功於元祐人，謂能遏呂升卿之行也。它所言曾肇、王觀、張庭堅、賈易、李昭玘、呂希哲、范純禮、蘇軾等，公議或不謂然。

陳師錫字伯脩，建州建陽人。熙寧中，游太學，有雋聲。神宗知其材，及廷試，奏名在甲乙間，帝偶閱其文，屢讀屢歎賞，顧侍臣曰：「此必陳師錫也。」啓封果然，擢爲第三。調

昭慶軍掌書記，郡守蘇軾器之，倚以爲政。軾得罪，捕詣臺獄，親朋多畏避不相見，師錫獨出餞之，又安輯其家。

知臨安縣，爲監察御史。上言：「宋興，享國長久號稱太平者，莫如仁宗，切考致治之本，不過延直言，御羣下，進善退邪而已。明道中，親覽萬幾，見政事之多辟，輔佐之失職，自呂夷簡、張耒、夏竦、陳堯佐、范雍、晏殊等，一日罷去。寶元初，冬雷地震，用諫官韓琦之言，王隨、陳堯佐、韓億、石中立同時見黜。其後，不次擢用杜衍、范仲淹、富弼、韓琦，以成慶曆、嘉祐之治。願稽皇祖納諫、御臣之意，以興治功。」帝善其言。

時詔進士習律，師錫言：「陛下方大闡學校，用經術訓迪士類，不應以刑名之學亂之。夫道德，本也；刑名，末也。教之以本，人猶趨末，況教之以末乎？望追寢其制，使得悉意本業。」用事者謂倡爲詖說，出知宿遷縣。

元祐初，蘇軾三上章，薦其學術淵源，行已潔素，議論剛正，器識靖深，德行追蹤於古人，文章冠絕於當世。乃入爲秘書省校書郎，遷工部員外郎，加祕閣校理，提點開封縣鎮。建言：「銓法，選人用舉者遷升，而歲有定額。今請託者溢數，而寒賤有不足之患，請爲之限約。」畿內將官苛慘失士心，方大閱，羣卒譁譟，將吏莫知所爲。師錫馳至軍，推首惡者致諸法，按閱如初，而効斥其將，縣人歎服。樞密院猶以事不先白爲罪，罷知解州。歷考功員外

郎，知宣州、蘇州。

徽宗立，召拜殿中侍御史。疏言：「元豐之末，中外洶洶矣。宣仁聖后再安天下，委國而治者，司馬光、呂公著爾。章惇誣其包藏禍心，至於追貶。天相陛下，發潛繼統，而惇猶據高位，光等贈諡未還，墓碑未復。願早攄宸略，以慰中外之望。」

蔡京爲翰林學士，師錫言：「京與弟卞同惡，迷國誤朝。而京好大喜功，銳於改作，日夜交結內侍、戚里，以覬大用。若果用之，天下治亂自是而分，祖宗基業自是而隳矣。京援引死黨至數百人，鄧洵武內行污惡，搢紳不齒，豈可滓穢史筆？向宗回、宗良亦陰爲京助。是皆國之深患，爲陛下憂，爲宗廟憂，爲賢人君子憂。若出之于外，社稷之福也。」帝曰：「此於東朝有礙，卿爲我處之。」對曰：「審爾，臣當具白太后。」遂上封事言：「自昔母后臨朝，危亂天下，載在史冊，可考而知。至於手書還政，未有如聖母，退抑謙遜，眞可爲萬世法。而蔡京陰通二向，妄言宮禁預政，以誣聖德，不可不察也。」

詔索祕閣圖畫，師錫言：「六經載道，諸子言理，歷代史籍，祖宗圖畫，天人之蘊，性命之妙，治亂安危之機，善惡邪正之迹在焉。望留意於此，以唐山水圖代無逸爲監。」

俄改考功郎中，師錫抗章言曰：「臣在職數月，所言皆當今急務。若以爲非，陛下方開納褒獎；若以爲是，則不應遽解言職。如蔡京典刑未正，願受竄貶。」於是出知潁、廬、滑三

州。坐黨論，監衡州酒；又削官置郴州。卒，年六十九。師錫始與陳瓘同論京、卞，時號「二陳」。紹興〔二〕中，贈直龍圖閣。

彭汝礪字器資，饒州鄱陽人。治平二年，舉進士第一。歷保信軍推官、武安軍掌書記、潭州〔三〕軍事推官。王安石見其詩義，補國子直講，改大理寺丞，擢太子中允，既而惡之。

御史中丞鄧綰將舉爲御史，召之不往；既上章，復以失舉自列。神宗怒，逐綰，用汝礪爲監察御史裏行。首陳十事：一正己〔三〕，二任人，三守令，四理財，五養民，六振救，七興事，八變法，九青苗，十鹽事。指擿利害，多人所難言者。又論呂嘉問市易聚斂非法，當罷；俞充諂中人王中正，至使妻拜之，不當檢正中書五房事。神宗爲罷充，詰其語所從，汝礪曰：「如此，非所以廣聰明也。」卒不奉詔。及中正與李憲主西師，汝礪言不當以兵付中人，因及漢、唐禍亂之事。神宗不懌，語折之。汝礪拱立不動，伺間復言，神宗爲改容，在廷者皆歎服。宗室以女賣婚民間，有司奏罷之。汝礪言：「此雖疏屬，皆天家子孫，不可使閭閻之賤得以貨取，願更著婚法。」

元豐初，以館閣校勘爲江西轉運判官，陛辭，復言：「今不患無將順之臣，患無諫諍之



臣：不患無敢爲之臣，患無敢言之臣。」神宗嘉其忠藎。代還，提點京西刑獄。

元祐二年，召爲起居舍人。時相問新舊之政，對曰：「政無彼此，一於是而已。今所更大者，取士及差役法，行之而士民皆病，未見其可。」踰年，遷中書舍人，賜金紫。詞命雅正，有古人風。其論詩賦、回河事尤力，大臣有持平者，頗相左右，一時進取者病之，欲排去其類，未有以發。

會知漢陽軍吳處厚得蔡確安州詩上之，傳會解釋，以爲怨謗。諫官交章請治之，又造爲危言，以激怒宣仁后，欲寘之法。汝礪曰：「此羅織之漸也。」數以白執政，不能救，遂上疏論列，不聽。方居家待罪，得確謫命除目草詞，曰：「我不出，誰任其責者。」卽入省，封還除目，辨論愈切。諫官指汝礪爲朋黨，宣仁后曰：「汝礪豈黨確者，亦爲朝廷論事爾。」及確貶新州，又須汝礪草詞，遂落職知徐州。初，汝礪在臺時，論呂嘉問事，與確異趣，徙外十年，確爲有力。後治嘉問它獄，以不阿執政，坐奪二官。至是，又爲確得罪，人以此益賢之。

加集賢殿修撰，入權兵、刑二部侍郎。有獄當貸，執政以特旨殺之，汝礪持不下。執政怒，罰其屬。汝礪言：「制書有不便，許奏論，法也。屬又何罪？」遂自劾請去，章四上。詔免屬罰，徙汝礪禮部，眞拜吏部侍郎。

哲宗躬聽斷，修熙寧、元豐政事，人皆爭獻所聞，汝礪獨無建白。或問之，答曰：「在前

日則無敢言，於今則人人能言之矣。」進權吏部尙書。言者謂嘗附會劉摯，以寶文閣直學士知成都府。未行，章數上，又降待制、知江州。將行，哲宗問所欲言，對曰：「陛下今所復者，其政不能無是非，其人不能無賢否。政惟其是，則無不善；人惟其賢，則無不得矣。」

至郡數月而病卒〔四〕。其遺表略云：「土地已有餘，願撫以仁；財用非不饒，願節以禮。佞人初若可悅，而其患在後；忠言初若可惡，而其利甚博。」至於恤河北流移，察江南水旱，凡數百言。朝廷方以樞密都承旨〔五〕命之而已卒，乃以告賜其家。年五十四。

汝礪讀書爲文，志於大者，言動取舍，必合於義，與人交，必盡誠敬。兄無子，爲立後，官之。少時師事桐廬倪天隱，既死，并其母妻葬之，且衣食其女。同年生宋渙死，經理其後，不啻如子。所著易義、詩義、詩文凡五十卷。弟汝霖、汝方。

汝霖字巖老。第進士，以曾布薦，爲秘書丞，擢殿中侍御史，由是附布。時紹述之論復興，都水丞李夷行乞復詩賦，汝霖劾之。韓忠彥議權合祭，汝霖言其非禮。遷侍御史。門下侍郎李清臣與布異，布先諷江公望使擊之，將處以諫議大夫，公望弗聽。汝霖竟逐清臣，果得諫議。

鞫趙諗反獄，窮其黨與。元祐禍再興，吳材、王能甫排斥不已，汝霖言：「諸人罪狀，已

經紹聖出削，案籍具在，但可據以行，不必俟指名彈擊。」於是司馬光以下復貶。布失位，汝霖罷知泰州，又謫濮州團練副使。後以顯謨閣待制卒。

汝方字宜老。以汝礪蔭爲滎陽尉、臨城主簿。汝礪卒，棄官歸葬。豐稷留守南京，辟司錄。宣和初，通判衢州，使者疏其治狀，擢知州事。

方臘起睦之青溪，與衢接境。寇至，無兵可禦，衆望風奔潰。汝方獨與其僚段約、介守孤城，三日而陷，罵賊以死，年六十六。徽宗褒歎之，超贈龍圖閣直學士、通議大夫，諡曰忠毅，官其家七人。

呂陶字元鈞，成都人。蔣堂守蜀，延多士入學，親程其文，嘗得陶論，集諸生誦之，曰：「此賈誼之文也。」陶時年十三，一坐皆驚。由是禮諸賓筵。一日，同遊僧舍，共讀寺碑，酒闌，堂索筆書碑十紙，行斷句闕，以示陶曰：「老夫不能盡憶，子爲我足之。」陶書以獻，不繆一字。

中進士第，調銅梁令。民龐氏姊妹三人冒隱幼弟田，弟壯，慙官不得直，貧至庸奴於

人。及是又慙，陶一問，三人服罪，弟泣拜，願以田半作佛事以報。陶曉之曰：「三姊皆汝同氣，方汝幼時，適爲汝主之爾；不然，亦爲他人所欺。與其捐半供佛，曷若遺姊，復爲兄弟，顧不美乎？」弟又拜聽命。

知太原壽陽縣。府帥唐介辟簽書判官，暇日促膝晤語，告以立朝事君大節，曰：「君廊廟人也。」以介薦，應熙寧制科。時王安石從政，改新法，陶對策枚數其過，大略謂：「賢良之旨，貴犯不貴隱。臣愚，敢忘斯義。陛下初卽位，願不惑理財之說，不間老成之謀，不興疆場之事。陛下措意立法，自謂庶幾堯舜，然陛下之心如此，天下之論如彼，獨不反而思之乎？」及奏第，神宗顧安石取卷讀，讀未半，神色頗沮。神宗覺之，使馮京竟讀，謂其言有理。司馬光、范鎮見陶，皆曰：「自安石用事，吾輩言不復效，不意君及此，平生聞望，在茲一舉矣。」

安石既怒孔文仲，科亦隨罷，陶雖入等，纔通判蜀州。張商英爲御史，請廢永康軍，下旁郡議，陶以爲不可。及知彭州，威茂夷入寇，陶召大姓潛具守備，城門啓閉如平時，因以永康前議上于朝，軍遂不廢。

王中正爲將，蜀道畏事之甚謹，而其所施悉謬鑿，陶奏召還之。李杞、蒲宗閔來推茶，西州騷動。陶言：「川蜀產茶，視東南十不及一，諸路既皆通商，兩川獨蒙禁推。茶園本是

稅地，均出賦租，自來敷賣以供衣食，蓋與解鹽、晉鑿不同。今立法太嚴，取息太重，遂使良民枉陷刑辟，非陛下仁民愛物之意也。」宗閔怒，劾其沮敗新法，責監懷安商稅。或往弔之，陶曰：「吾欲假外郡之虛名，救蜀民百萬之實禍。幸而言行，所濟多矣，敢有榮辱進退之念哉。」起知廣安軍，召爲司門郎中。

元祐初，擢殿中侍御史，首獻邪正之辨曰：「君子小人之分辨，則王道可成，雜處於朝，則政體不純。今蔡確、韓縝、張璪、章惇，在先朝，則與小人表裏，爲賊民害物之政，使人主德澤不能下流；在今日，則觀望反覆，爲異時子孫之計。安燾、李清臣又依阿其間，以伺勢之所在而歸之。昔者負先帝，今日負陛下。願亟加斥逐，以清朝廷。」於是數人相繼罷去。

時議行差役，陶言：「郡縣風俗異制，民之貧富不均，當此更法之際，若不預設防禁，則民間雖無納錢之勞，反有偏頗之害。莫若以新舊二法，裁量厥中。」會陶謁告歸，詔於本道定議。陶考究精密，民以爲便。還朝，遂正兩路轉運使李琮、蒲宗閔之罪；又奏十事，皆利害切於蜀者。

蘇軾策館職，爲朱光庭所論，軾亦乞補郡，爭辨不已。陶言：「臺諫當徇至公，不可假借事權以報私隙。議者皆謂軾嘗戲薄程頤，光庭乃其門人，故爲報怨。夫欲加軾罪，何所不

可，必指其策問以爲譏謗，恐朋黨之敝，自此起矣。」由是兩置之。

陶與同列論張舜民事不合，傅堯俞、王巖叟攻之，太皇太后不納，遷陶左諫議，繼出爲梓州、淮西、成都路轉運副使。入拜右司郎中、起居舍人。大臣上殿，有乞屏左右及史官者，陶曰：「屏左右已不可，況史官乎？大臣奏事而史官不得聞，是所言私也。」詔定爲令。遷中書舍人。奉使契丹歸，乞修邊備。哲宗喜曰：「臣僚言邊事，惟及陝西，不及河北。殊不知河北有警，則十倍陝西矣！卿言甚善。」進給事中。

哲宗始親政，陶言：「太皇太后〔太〕保祐九年，陛下所深知，尊而報之，惟恐不盡。然臣猶以無可疑爲疑，不必言而言，萬一有姦邪不正之謀，上惑淵聽，謂某人宜復用，某事宜復行，此乃治亂安危之機，不可不察也。」俄以集賢院學士知陳州，徙河陽、潞州，例奪職，再貶庫部員外郎，分司。徽宗立，復集賢殿修撰、知梓州，致仕。卒，年七十七。

張庭堅字才叔，廣安軍人。進士高第，調成都觀察推官，爲太學春秋博士。紹聖經廢，通判漢州。入爲樞密院編修文字，坐折簡別鄒浩免。徽宗召對，除著作佐郎，擢右正言。帝方銳意圖治，進延忠鯁，庭堅與鄒浩、龔夬、江公望、常安民、任伯雨皆在諫列，一時翕然。

稱得人。

庭堅在職逾月，數上封事，其大要言：「世之論孝，必曰紹復神考，然後謂孝。夫前後異宜，法亦隨變，而欲纖悉必復，然則將敵於一偏，久必有不便於民而招怨者，如此而謂之孝，可乎？」司馬光因時變革，以便百姓，人心所歸，不爲無補於國家；陳瓘執義論諍，將以去小人，士論所推，不爲無益於宮禁。乞盡復光贈典以悅人心，召還瓘言職以慰士論。又士大夫多以繼志述事勸陛下者，臣恐必有營私之人，欲主其言以自售，謂復紹先烈非其徒不可，將假名繼述，而實自肆焉。今遠略之耗於內者，棄不以爲守，則兵可息；特旨之重於法者，刪不以爲例，則刑可省。近以青唐反叛，棄鄯守湟。既以鄯爲可棄，則區區之湟，亦安足守？臣謂并棄湟州便。」庭堅言論深切，退輒焚稿。

是時，議者往往指元祐舊臣在廷者太多。庭堅爲帝言司馬光、呂公著之賢，且曰：「陛下踐阼以來，合人心事甚衆，惟夫邪正殊未差別。如光、公著甄敘，但用赦恩，初未嘗別其無罪也。」又薦蘇軾、蘇轍可用，頗忤旨。曾布因稱其所論不當，帝命徙爲郎，俄出爲京東轉運判官。任伯雨言庭堅立身有本末，不應罷言職。庭堅亦辭新命，改知汝州，又送吏部。伯雨復爭之，乞以庭堅章付外，考其所言，毋使言者爲三省所脅。李清臣從而擠之，改通判陳州。

初，蔡京守蜀，庭堅在幕府與相好。及京還朝，欲引以爲己用，先令鄉人諭意，庭堅不肯往。京大恨，後遂列諸黨籍。又坐嘗談瑤華非辜事，編管虢州，再徙鼎州、象州。久之，復故官。卒，年五十七。紹興初，詔贈直徽猷閣。

龔夬字彥和，瀛州人。清介自守，有重名。進士第三，簽書河陽判官。從曾布於瀛。紹聖初，擢監察御史，以親老，求通判相州，知洛州。

徽宗立，召拜殿中侍御史。始上殿，卽抗疏請辨忠邪，曰：「好惡未明，則人迷所向；忠邪未判，則衆必疑。今聖政日新，遠近忻悅，進退人材，皆出睿斷，此甚盛之舉也。然姦黨旣破，必將早夜熟計，廣爲身謀。或遽革面以求自文，或申邪說以拒正論，或詭稱禍福以動朝廷，或託言祖宗以脅人主。巧事貴戚，陰結左右，變亂是非，姦計百出，幸其旣敗復用，已去復留。君子直道而行，則必墮其術中。然則天下治忽，未可知也。故宜洞察忠邪，行之以決。若小不忍，則害大政。臣願陛下明好惡以示之，使遠近知進賢退姦之意，太平之治，不難致也。」又言：「朝廷累下赦令，洗滌元祐愆負被坐之人，至於官職資蔭，多未給還。願申詔有司，亟爲施行，以伸先帝寬仁之意。」



時章惇、蔡卞用事，夬首論其惡，大略以爲：「昔日丁謂當國，號爲恣睢，然不過陷一寇準而已。及至於惇，而故老、元輔、侍從、臺省之臣，凡天下之所謂賢者，一日之間，布滿嶺海，自有宋以來，未之聞也。當是時，惇之威勢震於海內，此陛下所親見。蓋其立造不根之語，文致悖逆之罪，是以人人危懼，莫能自保，俾其朽骨銜冤於地下，子孫禁錮於炎荒，忠臣義士，憤悶而不敢言，海內之人，得以歸怨先帝。其罪如此，尙何俟而不正典刑哉？」卞事上不忠，懷姦深阻，凡惇所爲，皆卞發之，爲力居多。望采之至公，昭示譴黜。」

又論：「蔡京治文及甫獄，本以償報私仇，始則上誣宣仁，終則歸咎先帝，必將族滅無辜，以逞其欲。臣料當時必有案牘章疏，可以見其鍛鍊附會。如方天若之凶邪，而京收實門下，賴其傾險，以爲腹心，立起狂獄，多斥善士，天下冤之，皆京與天若爲之也。願考證其實，以正姦臣之罪。」於是三人者皆去。

又上疏乞正元祐后冊位號，及元符后不當並立，書報聞。已而元祐后冊再廢，言者論夬首尾建言，詔削籍，編管房州。繼徙象，又徙化。徒步適貶所，持扇乞錢以自給。逢赦令得歸，政和元年卒，年五十五。紹興元年，贈直龍圖閣。六年，再贈右諫議大夫，官其後二人。

弟大壯，少有重名，清介自立。從兄官河陽，曾布欲見之，不可得，乃往謁夬，邀之出，

從容竟日，題詩壁間，有「得見兩龔」之語。決爲御史，大壯勸使早去，決以爲畏友。不幸早卒。

孫諤字元忠，睢陽人。父文用，以信厚稱鄉里，死謚慈靜居士。諤少挺特不羣，爲張方平所器。登進士第，調哲信主簿，選爲國子直講。陷虞蕃獄，免。

元祐初，起爲太常博士，遷丞。哲宗卜后，太史惑陰陽拘忌之說，諤上疏太皇太后言：「家人委巷之語，不足以定大計，願斷自聖慮。」出爲利、梓路轉運判官，召拜禮部員外郎、左正言。

紹聖治元祐黨，諤言：「漢、唐朋黨之禍，其監不遠。」蹇序辰編類章疏，諤又言：「朝廷當示信，以靜安天下，請如前詔書，一切勿問。」嘗侍對，論星文變咎，願修省消復，罷幸西池及寢內降除授。帝每患臺諫乏人，諤曰：「士豈乏於世，願陛下不知爾。」立疏可用者二十二人。章惇惡其拂己，出知廣德軍，徙唐州，提點湖南刑獄。

徽宗立，復爲右司諫，首論大臣邪正、政事可廢置因革者，帝稱其鯁直。議者欲以羣臣封事付外詳定，諤言：「君不密則失臣，是將速忠臣之禍矣，不宜宣泄。」乃止。遷左司諫，俄

以疾卒。

諤與彭汝礪以氣節相尙，汝礪亡，諤語所知曰：「吾居言責，不愧器資於地下矣。」及再入諫省，不能旬月，時論惜之。

陳軒字元興，建州建陽人。進士第二，授平江軍節度推官。元祐中，爲禮部郎中、徐王翊善，再遷中書舍人。上疏言：「祖宗舊制，諸道帥守、使者辭見之日，並召對便殿，非特可以周知利害，亦可觀閱人才。今視朝數刻而退，惟執政大臣得在帝所，或經旬閱月，臺諫官乃得覲，餘皆無因而前，殆非所謂廣覽兼聽之道。願詔有司，使如故事。」又言：「所在巡檢，招惰游惡少以隸土軍，習暴橫，爲田野患，請使以廂卒代。」皆從之。高麗入貢，軒館客，其使求市歷代史、策府元龜，抄鄭、衛曲譜，皆爲上聞。禮部尙書蘇軾劾其失體，以龍圖閣待制知廬州，徙杭州、江寧、潁昌府。

徽宗立，爲兵部侍郎兼侍讀。論監司、守臣數易之弊，如江、淮發運使，十五年間至更三十二人，願稍久其任。又言：「比更定役法，欲以寬民力，而有司生事，急切苟營贏羨。散青苗以抑兼并，拯難困，不當以散多予賞。」入侍經闈，每勸帝以治貴清淨，願法文、景之恭。

儉，帝頗聽行之。加龍圖閣直學士、知成都府，不行，改杭州、福州。卒，年八十四。

江公望字民表，睦州人。舉進士。建中靖國元年，由太常博士拜左司諫。時御史中丞趙挺之與戶部尚書王古用赦恩理逋欠，古多所蠲釋，挺之劾古傾天下之財以爲私惠。公望以爲天子登極大赦，將與天下更始，故一切與民，豈容古行私惠於其間，乃上疏曰：「人君所以知時政之利病、人臣之忠邪，無若諫官、御史之爲可信。若挾情肆誣，快私忿以罔上聽，不可不察也。臣聞挺之與古論事每不相合，屢見於辭氣，懷不平之心，有待而發。俚語有之，『私事官讎』，此小人之所不爲，而挺之安爲之，豈忠臣乎？」

又上疏曰：「自哲宗有紹述之意，輔政非其人，以媚於己爲同，忠於君爲異。一語不合時學，必目爲流俗；一談不侔時事，必指爲橫議。借威柄以快私隙，必以亂君臣父子之名分感動人主，使天下騷然，泰陵不得盡繼述之美。元祐人才，皆出於熙寧、元豐培養之餘，遭紹聖竄逐之後，存者無幾矣。神考與元祐之臣，其先非有射鉤斬祛之隙也，先帝信仇人而黜之。陛下若立元祐爲名，必有元豐、紹聖爲之對，有對則爭興，爭興，則黨復立矣。陛下改元詔旨，亦稱思建皇極，蓋嘗端好惡以示人，本中和而立政，皇天后土，實聞斯言。今

若欲渝之，奈皇天后土何？」

內苑稍畜珍禽奇獸，公望力言非初政所宜。它日入對，帝曰：「已縱遣之矣，唯一白鸛畜之久，終不肯去。」先是，帝以柱杖逐鸛，鸛不去，乃刻公望姓名於杖頭，以識其諫。蔡王似府史以語言疑似成獄，公望極言論救，出知淮陽軍。未幾，召爲左司員外郎，以直龍圖閣知壽州。蔡京爲政，編管南安軍。遇赦還家，卒。建炎中，與陳瓘同贈右諫議大夫。

陳祐字純益，仙井人。第進士。元符末，以吏部員外郎拜右正言。上疏徽宗曰：「有旨令臣與任伯雨論韓忠彥援引元祐臣僚事。按賈易、岑象求、豐稷、張來（之）、黃庭堅、龔原、晁補之、劉唐老、李昭玘人才均可用，特迹近嫌疑而已。今若分別黨類，天下之人，必且妄意陛下逐去元祐之臣，復興紹聖政事。今紹聖人才比肩於朝，一切不問，元祐之人數十，輒攻擊不已，是朝廷之上，公然立黨也。」

遷右司諫。言：「林希紹聖初掌書命，草呂大防、劉摯、蘇轍、梁燾等制，皆務求合章惇之意。陛下頃用臣言褫其職，自大名移揚州，而希謝表具言皆出於先朝。大抵姦人詆毀善類，事成則據己所憤，事敗則歸過於君。至如過失未形而訓辭先具，安得爲責人之實？歷

辨詆誣而上侵聖烈，安得爲臣子之誼？不一二年，致位樞近，而希尙敢忿躁不平，謝章慢上不敬。此而可忍，孰可不忍！希再降知舒州。又論章惇、蔡京、蔡卞、郝隨、鄧洵武，忤旨，通判滁州。卞乞貶伯雨等，祐在數中，編管澧州，徙歸州。復承議郎，卒。

常安民字希古，邛州人。年十四，入太學，有俊名。熙寧以經取士，學者翕然宗王氏，安民獨不爲變。春試，考第一，主司啓封，見其年少，欲下之。判監常秩不可，曰：「糊名較藝，豈容輒易？」具以白王安石。安石稱其文，命學者視以爲準，由是名益盛。安石欲見之，不肯往。登六年進士舉，神宗愛其策，將使魁多士。執政謂其不熟經學，列之第十。

授應天府軍巡判官，選成都府教授。與安惇爲同僚，惇深刻姦詐，嘗偕謁府帥，輒毀素所厚善者。安民退謂惇曰：「若人不厚於君乎？何詆之深也。」惇曰：「吾心實惡之，姑以爲面交爾。」安民曰：「君所謂匿怨而友其人，乃李林甫也。」惇笑曰：「直道還君，富貴輸我。」安民應之曰：「處厚貴，天下事可知，我當歸山林，豈復與君校是非邪！第恐累陰德爾。」後惇貴，遂陷安民，而惇子坐法誅死，如安民言。秩滿寓京師。妻孫氏與蔡確之妻，兄弟也。確時爲相，安民惡其人，絕不相聞。確夫人使招其妻，亦不往。

調知長洲縣，以主信爲治，人不忍欺。縣故多盜，安民籍嘗有犯者，書其衣，揭其門，約能得它盜乃除，盜爲之息。追科不下吏，使民自輸，先它邑以辦。轉運使許懋、孫昌齡入境，邑民頌其政，皆稱爲古良吏。元祐初，李常、孫覺、范百祿、蘇軾、鮮于侁、連章論薦，擢大理、鴻臚丞。

是時，元豐用事之臣，雖去朝廷，然其黨分布中外，起私說以搖時政。安民竊憂之，貽書呂公著曰：「善觀天下之勢，猶良醫之視疾，方安寧無事之時，語人曰『其後必將有大憂』，則衆必駭笑。惟識微見幾之士，然後能逆知其漸。故不憂於可憂，而憂之於無足憂者，至憂也。今日天下之勢，可爲大憂。雖登進忠良，而不能搜致海內之英才，使皆萃于朝，以勝小人，恐端人正士，未得安枕而臥也。故去小人不爲難，而勝小人爲難。陳蕃、竇武協心同力，選用名賢，天下想望太平，然卒死曹節之手，遂成黨錮之禍。張柬之、五王中興唐室，以謂慶流萬世，及武三思一得志，至於竄移淪沒。凡此者皆前世已然之禍也。今用賢如倚孤棟，拔士如轉巨石，雖有奇特瓌卓之才，不得一行其志，甚可歎也。猛虎負嵎，莫之敢撓，而卒爲人所勝者，人衆而虎寡也。故以十人而制一虎則人勝，以一人而制十虎則虎勝，奈何以數十人而制千虎乎？今怨忿已積，一發其害必大，可不謂大憂乎？」及章惇作相，其言遂驗。

歷太常博士，轉爲丞。與少卿朱光庭論不合，出爲江西轉運判官，不行，改宗正丞。蘇轍薦爲御史，宰相不樂，除開封府推官。紹聖初，召對，爲哲宗言：「今日之患，莫大於士不知恥。願陛下獎進廉潔有守之士，以厲風俗。」元祐進言者，以熙、豐爲非，今之進言者反是，皆爲偏論。願公聽並觀，擇其中而歸於當。」拜監察御史。論章惇顥國植黨，乞收主柄而抑其權，反復曲折，言之不置。惇遣所親信語之曰：「君本以文學聞於時，奈何以言語自任，與人爲怨？」少安靜，當以左右相處。」安民正色斥之曰：「爾乃爲時相游說邪？」惇益怒。

中官裴彥臣建慈雲院，戶部尙書蔡京深結之，彊毀人居室。訴於朝，詔御史劾治。安民言：「事有情重而法輕者，中官豪橫，與侍從官相交結，同爲欺罔，此之姦狀，恐非法之所能盡。願重爲降責，以肅百官。」獄具，惇主之甚力，止罰金。安民因論京：「姦足以惑衆，辨足以飾非，巧足以移奪人主之視聽，力足以顛倒天下之是否。內結中官，外連朝士，一不附己，則誣以黨於元祐；非先帝法，必擠之而後已。今在朝之臣，京黨過半，陛下不可不早覺悟而逐去之。他日羽翼成就，悔無及矣。」是時，京之姦始萌芽，人多未測，獨安民首發之。

又言：「今大臣爲紹述之說，皆借此名以報復私怨，朋附之流，遂從而和之。」張商英在元祐時上呂公著詩求進，諛佞無恥，近乞毀司馬光及公著神道碑。周秩爲博士，親定光諡爲文正，近乃乞斲棺鞭尸。陛下察此輩之言，果出於公論乎？」章疏前後至數十百上，度終



不能回，遂丐外，帝慰勉而已。

大饗明堂，劉賢妃從侍齋宮。安民以爲萬衆觀瞻，虧損聖德，語頗切直，帝微怒。曾布始以安民數憾章惇，意其附己，屢稱之於朝。其後併論，曾布亦恨，於是與惇比而排之，乃取其所貽呂公著書白于帝。它日，帝謂安民曰：「卿所上宰相書，比朕爲漢靈帝，何也？」安民曰：「姦臣指撻臣言，推其世以文致臣爾，雖辨之，何益？」

董敦逸再爲御史，欲劾蘇軾兄弟，安民謂二蘇負天下文章重望，恐不當爾。至是，敦逸奏之，詔與知軍惇徑擬監滁州酒稅。至滁，日親細務。郡守曾肇約爲山林之游，曰：「謫官例不治事。」安民謝曰：「食焉而怠其事，不可。」滿三歲，通判温州。

徽宗立，朝論欲起爲諫官，曾布沮之，以提點永興軍路刑獄。蔡京用事，入黨籍，流落二十年。政和末，卒，年七十。建炎四年，贈右諫議大夫。子同，爲御史中丞，自有傳。

論曰：次升從容一言，止呂升卿之使嶺南，大有功於元祐諸臣。師錫謂蔡京若用，天下治亂自是而分，惜其言不行於當時，而徒有驗於其後。汝礪辨救蔡確，以直報怨。陶言權茶爲西南害，毅然觸蒲。李之鋒庭堅論紹復未足以盡孝道。謬言世非乏士，患上不知，乃

薦可用者二十有二人，號稱鯁直，裨益尤多。軒力陳青苗貽害，願以清淨爲治。祐擊林希，且論惇、京、卞輩，斥死弗悔。公望謂神宗於元祐諸臣非有射鉤斬祛之隙，而終不能移姦邪先入之言。夫擊逐章惇、蔡京、蔡卞于外，亦足少泄四海臣民之憤；然京、卞既仆卽起，已去復來，至於阽危不悟也。庸暗之主，可與言哉！安民人虎多少之喻，惴惴焉懼不足以勝小人。不幸而羣姦相繼用事，在廷忠直之臣，動因事而斥去之，馴致靖康之禍，其所由來遠矣。小人之得政，可畏夫！

### 校勘記

〔一〕紹興 原作「紹聖」，據宋會要儀制一一之一三、繫年要錄卷四三改。

〔二〕潭州 原作「彰州」，按宋無「彰州」，據琬琰集中編卷三一曾肇彭汝礪墓誌銘改。

〔三〕正己 疑當作「正本」，見同上書同卷同篇和東都事略卷九四本傳。

〔四〕至郡數月而病卒 「卒」原作「去」。按琬琰集彭汝礪墓誌銘，「迺以寶文閣待制知江州，……至郡數月，得疾，……公終于正寢」；東都事略本傳，此語作「知江州卒」。「去」字當爲「卒」字之誤，據改。

〔五〕樞密都承旨 「承」原作「丞」，據本書卷一六二職官志、琬琰集彭汝礪墓誌銘改。

〔六〕太皇太后 「太后」二字原脫，據編年綱目卷二三、東都事略本傳補。

〔七〕哲信 按宋代無此縣，九域志卷五、輿地廣記卷二〇泗州有招信縣，疑爲「招信」之訛。

〔八〕張來 此人身世不詳。按本書卷四四張耒傳，耒於元祐八年擢起居舍人，後坐黨籍徙宣州，與二蘇、黃庭堅、晁補之等齊名。疑陳祐所論當是其人。



# 宋史卷三百四十七

## 列傳第一百六

孫馨 吳時 李昭玘 吳師禮 王漢之弟渙之 黃廉 朱服

張舜民 盛陶 章衡 顏復 孫升 韓川 龔鼎臣 鄭穆

席旦 喬執中

孫馨字叔靜，錢塘人。父直言，徙揚之江都。馨年十五，游太學，蘇洵、滕甫稱之。用父任，調武平尉，捕獲名盜數十，謝賞不受。再調越州司法參軍，守趙抃薦其材。知偃師縣，蒲中優人詭僧服隱民間，以不語惑衆，相傳有異法，奔湊其門。馨收按姦狀，立伏辜。韓縝鎮長安，辟入府；縝去，後來者仍挽之使留，居五年，簽書西川判官。或薦於朝，召對，擢提舉廣東常平。徽宗初，徙兩浙。由福建轉運判官召爲屯田員外。

馨微時與蔡京善，常曰：「蔡子，貴人也；然才不勝德，恐貽天下憂。」至是，京還朝，遇

諸塗。既見，京逆謂曰：「我若用於天子，願助我。」馨曰：「公誠能謹守祖宗之法，以正論輔人主，示節儉以先百吏，而絕口不言兵，天下幸甚。」馨何爲者？京默然。既相，出提點江東刑獄。

未幾，入爲少府少監、戶部郎中。縣官用度無藝，馨與尙書曾孝廣、侍郎許幾謀曰：「日增一日，歲增一歲，天下之財豈能給哉？」共疏論之。當國者不樂，孝廣、幾由是罷，徙馨開封。遷太僕卿、殿中少監。

四輔建，以顯謨閣待制知曹州。論經始規畫之勞，轉太中大夫，徙鄆州。邑人子爲「草祭」之謠，指切蔡京。馨以聞，京怒，使言者誣以它謗，提舉鴻慶宮。起知單州，遂致仕。靖康二年卒，年八十六。贈銀青光祿大夫，諡曰通靖。

馨篤於行義，在廣東時，蘇軾謫居惠州，極意與周旋。二子娶晁補之、黃庭堅女，黨事起，家人危懼，馨一無所顧。時人稱之。

吳時字仲道，邛州人。初舉進士，得學究出身；再試，中甲科。知華州鄭縣，轉運使檄州，餉米五萬輸長安，鄭獨當三萬。時貽書使者曰：「會三萬斛之費，以車則千五百乘，以

卒則五萬夫，縣民可役者纔二百五十八戶耳。古者用師則贏糧以養兵，無事則移兵以就食，誠能移兵於華，則前費可免。華、雍相去百六十里，一旦欲用，朝發而夕至矣。」使者從其言。

陸師閔幹秦、蜀茶馬，辟爲屬。章奏欲以御史薦，力辭之。徽宗求言，遠臣上章，封識多不能如式，有司悉卻之，時建言，乃得達。爲陸親宅教授，提舉永興軍路學事。華州諸生有觸忌諱者，教授欲上之，曰：「是間言語，皆臣子所不忍聞。」時卽火其書，曰：「臣子不忍聞，而令君父聞乎？」

召爲工部員外郎，改禮部，兼辟雍司業。大觀興算學，議以黃帝爲先師。時言：「今祠祀聖祖，祝板書臣名，而釋奠孔子，但列中祀。數學，六藝之一耳，當以何禮事之？」乃止。遷太僕少卿。

張商英罷相，言者指時爲黨，出知耀州，又降通判鼎州，未赴，提舉河東常平。歲饑，發公粟以振民。童貫經略北方，每訪以邊事，輒不答。還爲大晟典樂，擢中書舍人，給事中。內侍何訢謫監衡州酒，猶領節度使，時奏奪之。

又因進對及取燕事，曰：「祖宗盟血未乾，渝之必速亂。」蔡攸聞之，以告王黼，黼怒，斥爲腐儒。時求去，以徽猷閣待制兼侍讀，俄提舉上清太平宮。西歸，遇其里人趙雍，爲言：

「取燕必召禍。吾老，得不遭其變，幸矣。」累歲而卒，年七十八。

時敏於爲文，未嘗屬稿，落筆已就，兩學目之曰「立地書廚」。

李昭玘字成季，濟南人。少與晁補之齊名，爲蘇軾所知。擢進士第，徐州教授。守孫覺深禮之，每從容講學及古人行己處世之要，相得驩甚。用李清臣薦，爲祕書省正字、校書郎，加祕閣校理。

通判潞州，潞民死多不葬，昭玘斥官地，畫兆窆，具棺衾，作文風曉之，俗爲一變。入爲祕書丞、開封推官，俄提點永興、京西、京東路刑獄，坐元符黨奪官。

徽宗立，召爲右司員外郎，遷太常少卿。韓忠彥欲用爲起居舍人，曾布持之，布使山陵，命始下。爲陳次升所論，出知滄州。崇寧初，詔以昭玘嘗傾搖先烈，每改元豐敕條，倡從寬之邪說，罷主管鴻慶宮，遂入黨籍中。居閑十五年，自號樂靜先生。寓意法書、圖畫，貯於十囊，命曰「燕游十友」，爲之序，以爲：「與今之人友，或趨附而陷於禍，吾寧與十者友，久益有味也。」

初，昭玘校試高密，得侯蒙。蒙執政，思顧舊恩，使人致己意，昭玘唯求祕閣法帖而已。



使陝西時，延安小將軍吉者被誣爲盜，昭玘察知無它。吉後立戰功，至皇城使，遇昭玘京師，拜于前曰：「感公生存之恩，願以名馬爲獻。」笑卻之。

晚知歙州，辭不行。靖康初，復以起居舍人召，而已卒。紹興初，追復直徽猷閣。

吳師禮字安仲，杭州錢塘人。太學上舍賜第，調涇縣主簿，知天長縣。召太學博士、祕書省正字，預餞鄒浩，免。徽宗初，爲開封府推官。蔡王似宮吏有不順語，下之府，師禮主治。獄成，不使一詞及王；吏雖有死者，亦不被以指斥罪。擢右司諫，改右司員外郎。

師禮工翰墨，帝嘗訪以字學，對曰：「陛下御極之初，當志其大者，臣不敢以末伎對。」聞者獎其得體。以直祕閣知宿州，卒。

師禮游太學時，兄師仁爲正，守春秋學。它學官有惡之者，條其疑問諸生，師禮悉以兄說對。學官怒，鳴鼓坐堂上，衆質之，師禮引据三傳，意氣自如。江公望時在旁，心竊喜。後相遇於泌陽，公望謂曰：「子異日得志，當如何？」曰：「但爲人作豐年耳。」遂定交。

師仁字坦求。篤學厲志，不事科舉。喪親，廬墓下，日倩旁寺僧造飯一鉢以充飢，不復置庖爨及蓄僮僕。郡守陳襄、鄧潤甫、蒲宗孟皆以遺逸薦于朝。元祐初，召爲太學正，遷博

士，十年無它除。後爲潁川、吳王宮教授，卒。

王漢之字彥昭，衢州常山人。父介，舉制科，以直聞，至祕閣校理。漢之進士甲科，調秀州司戶參軍，知金華、澠池二縣，爲鴻臚丞，知眞州。時詔諸道經畫財用上諸朝，漢之言：「所在無都籍，是以不能周知而校其登耗以待用。願令郡縣先置籍，總之諸道，則天下如指諸掌矣。」從之。入爲開封府推官，歷工、吏、禮三部員外郎，太常少卿。

蔡京置講議司。漢之，其客也，引爲參詳官。擢禮部侍郎，轉戶部，以顯謨閣待制知瀛州。言：「自何承矩規塘泺之地屯田，東達于海。其後又修保塞五州爲隄道，備種所宜木至三百萬本，此中國萬世之利也。今寢失其道，願講行之。」雄州歸信、容城災，兩輸戶請蠲稅，吏不聽。漢之言：「雄州規小利，失大體，萬一契丹蠲之，爲朝廷羞。」

徙江寧、河南府，不至，而爲蘇、潭、洪三州。召拜兵部侍郎，復以顯謨閣直學士知成都，又不至，連徙五州，入爲工部侍郎。奉使契丹，還，言其主不恤民政，而培克荒淫，亡可跋而待也。徽宗悅，以知定州。久之，徙江寧。

方臘之亂，錄奏報禦捕功，加龍圖閣直學士，又進延康殿學士。卒，年七十。弟渙之。

渙之字彥舟。未冠，擢上第，有司疑年未及銓格，特補武勝軍節度推官。方新置學官，以爲杭州教授，知潁上縣。元祐中，爲太學博士，校對黃本祕書。通判衛州，入編修兩朝魯衛信錄。

徽宗立，以日食求言。渙之用大臣交薦召對，因言：「求言非難，聽之難；聽之非難，察而用之難。今國家每下求言之詔，而下之報上，乃或不然，以指陳闕失爲訕上，以阿諛佞諂爲尊君，以論議趨時爲國是，以可否相濟爲邪說。志士仁人知言之無益也，不復有言，而小人肆爲詭譎可駭之論，苟容偷合。願陛下虛心公聽，言無逆遜，唯是之從，事無今昔，唯當爲貴；人無同異，唯正是用。則人心說，治道成，天意得矣。」帝欣然延納，欲任以諫官、御史。辭曰：「臣由大臣薦，不可以居是官。」乃拜吏部員外郎，遷左司員外郎，起居舍人，擢中書舍人。趨省之日，詞頭三十三，下筆卽就。

崇寧初，進給事中、吏部侍郎，以寶文閣待制知廣州。言者論渙之當元祐之末，與陳瓘、龔夫、張庭堅游，既棄於紹聖，而今復之，有害初政。解職知舒州，入黨籍。尋知福州，未至，復徙廣州。蕃客殺奴，市舶使据舊比，止送其長杖笞，渙之不可，論如法。

召詣闕，言者復拾故語以沮之，罷爲洪州。改滁州，歷潭、杭、揚三州。張商英相，爲給

事中、吏部侍郎。商英去，亦出守。越八年，知中山府，加寶文閣直學士。朝廷議北伐，渙之以疾提舉明道宮。又四年卒，年四十五〔三〕。

渙之性淡泊，恬於仕進，每云：「乘車常以顛墜處之，乘舟常以覆溺處之，仕宦常以不遇處之，則無事矣。」其歸趣如此。

黃廉字夷仲，洪州分寧人。第進士，歷州縣。熙寧初，或薦之王安石。安石與之言，問免役事，廉据舊法以對，甚悉。安石曰：「是必能辦新法。」白神宗，召訪時務，對曰：「陛下意在便民，法非不良也，而吏非其人。朝廷立法之意則一，而四方推奉，紛然不同，所以法行而民病，陛下不盡察也。河朔被水，河南、齊、晉旱，淮、浙飛蝗，江南疫癘，陛下不盡知也。」帝即命廉體量振濟東道，除司農丞。還報合旨，擢利州路轉運判官，復丞司農。

爲監察御史裏行，建言：「成天下之務，莫急於人才，願令兩制近臣及轉運使各得舉士。」詔各薦一人。繼言：「寒遠下僚，既得名聞於上，願令中書審其能而表用，則急才之詔，不虛行於天下矣。」又言：「比年水旱，民蒙支貸倚閣之恩，今幸歲豐，有司悉當舉催。久飢初稔，累給併償，是使民遇豐年而思歉歲也，請令諸道以漸督取之。」

論俞充結王中正致宰屬，并言中正任使太重。帝曰：「人才蓋無類，顧駕御之何如耳。」對曰：「雖然，臣慮漸不可長也。」

河決曹村，壞田三十萬頃、民廬舍三十八萬家。受詔安撫京東，發廩振飢，遠不能至者，分遣吏移給，擇高地作舍以居民，流民過所毋征算，轉行者賦糧，質私牛而與之錢，養男女棄于道者，丁壯則役其力，凡所活二十五萬。

相州獄起，鄧溫伯、上官均論其冤，得譴去，詔廉詰之，竟不能正。未幾獄成，始悔之。加集賢校理，提點河東刑獄。

遼人求代北地，廉言：「分水畫境，失中國險固，啓豺狼心。」其後契丹果包取兩不耕地，下臨鴈門，父老以爲恨。王中正發西兵，用一而調二，轉運使又附益之，廉曰：「民胥剝至骨，斟酌不乏興，足矣！忍自竭根本邪？」即奏云：「師必無功，盍有以善其後？」既，大軍潰歸，中正嫁罪於轉餉。廉詣上黨對理，坐貶秩。

元祐元年，召爲戶部郎中。陸師閔茶法爲川、陝害，遣廉使蜀按察，至則奏罷其泰甚者。且言：「前所爲誠病民，若悉以予之，則邊計不集，蜀貨不通，園甿將受其敝。請權熙、秦茶勿改，而許東路通商；禁南茶毋入陝西，以利蜀貨。定博馬歲額爲萬八千匹。」朝廷可其議，使以直祕閣提舉。

明年，還爲左司郎中，遷起居郎、集賢殿修撰、樞密都承旨。上官均論其往附蔡確爲獄，改陝西都轉運使。拜給事中，卒，年五十九。

朱服字行中，湖州烏程人。熙寧進士甲科，以淮南節度推官充修撰、經義局檢討，歷國子直講、祕閣校理。元豐中，擢監察御史裏行。參知政事章惇遣所善袁默、周之道見服，道薦引意以市恩，服舉劾之。惇補郡，免默、之道官。

受詔治朱明之獄。故事，制獄許上殿，非本章所云者皆取旨。服論其非是，罷之。俄知諫院，遷國子司業、起居舍人，以直龍圖閣知潤州，徙泉、婺、寧、廬、壽五州。廬人飢，守便宜振護，全活十餘萬口。明年大疫，又課醫持善藥分拯之，賴以安者甚衆。

當元祐時，未嘗一日在朝廷，不能無少望。值紹聖初政，因表賀，乃力詆變亂法度之故。召爲中書舍人。使遼，未反而母死，詔以其家貧，賜帛三百。喪除，拜禮部侍郎。湖州守馬城言其居喪疏几筵而獨處它室，謫知萊州。

徽宗卽位，加集賢殿修撰，再爲廬州；越兩月，徙廣州。哲宗旣祥，服賦詩有「孤臣正泣龍髯草」之語，爲部使者所上，黜知袁州。又坐與蘇軾游，貶海州團練副使，蘄州安置。

改興國軍，卒。

張舜民字芸叟，邠州人。中進士第，爲襄樂令。王安石倡新法，舜民上書言：「裕民所以窮民，強內所以弱內，辟國所以蹙國。以堂堂之天下，而與小民爭利，可恥也。」時人壯之。元豐中，朝廷討西夏，陳留縣五路出兵，環慶帥高遵裕辟掌機宜文字。王師無功，舜民在靈武詩有「白骨似沙沙似雪」，及官軍斫受降城柳爲薪之句，坐謫監邕州鹽米倉，又追赴鄜延詔獄，改監郴州酒稅。

會赦北還，司馬光薦其才氣秀異，剛直敢言，以館閣校勘爲監察御史。上疏論西夏疆臣爭權，不宜加以爵命，當與師問罪，因及文彥博，左遷監登聞鼓院。臺諫交章乞還職，不聽。通判虢州，提點秦鳳刑獄。召拜殿中侍御史，固辭，改金部員外郎。進祕書少監，使遼，加直祕閣、陝西轉運使，知陝、潭、青三州。元符中，罷職付東銓，以爲坊州、鳳翔，皆不赴。

徽宗立，擢右諫議大夫，居職才七日，所上事已六十章。陳陝西之弊曰：「以庸將而御老師，役饑民而爭曠土。」極論河朔之困，言多剴峭。徙吏部侍郎，旋以龍圖閣待制知定州，

改同州。坐元祐黨，謫楚州團練副使，商州安置。復集賢殿修撰，卒。

舜民慷慨喜論事，善爲文，自號浮休居士。其使遼也，見其太孫禧好音樂、美姝、名茶、古畫，以爲他日必有如唐張義潮挈十三州來歸者，不四十年當見之。後如其言。紹興中，追贈寶文閣直學士。

盛陶字仲叔，鄭州人。第進士。熙寧中，爲監察御史。神宗問河北事，對曰：「朝廷以便民省役，議廢郡縣，誠便。然沿邊地相屬，如北平至海不過五百里，其間列城十五，祖宗之意固有所在，願仍舊貫。」慶州李復圭輕敵敗國，程昉開河無功，籍水政以擾州縣，皆疏其過。二人實王安石所主，陶不少屈，出簽書隨州判官。

久之，入爲太常博士、考功員外郎、工部右司郎中，至侍御史。陳官冗之敝，謂恩澤舉人，宜取嘉祐、治平之制；選人改官，宜準熙寧、元豐之法。諫官劉安世等攻蔡確爲謗詩，陶曰：「確以弟碩有罪，但坐罷職，不應懷恨。注釋詩語，近於捃摭，不可以長告訐之風。」安世疏言：「陶居風憲地，目覩無禮於君親之人，而附會觀望，紀綱何賴！」出知汝州，徙晉州，召爲太常少卿。



議合祭天地，請從先帝北郊之旨；既而合祭，陶卽奉行，亦不復辨執也。進權禮部侍郎、中書舍人，以龍圖閣待制知應天府、順昌府、瀛州。元符中，例奪職，卒，年六十七。

論曰：王氏、章、蔡之當國也，士大夫知拂之必斥，附之必進也，而孫轡正言蔡京，不肯爲之助；吳時卻童貫，忤王黼，乃幸於罷歸；昭玘辭侯蒙之延致；朱服發章惇之薦引；舜民詆新法；而盛陶不屈於安石；其大節皆可取。獨漢之爲京客，黃廉附蔡確獄，有媿轡等多矣。易曰：「介于石，不終日，貞吉。」故君子貴乎知幾。

章衡字子平，浦城人。嘉祐二年，進士第一。通判湖州，直集賢院，改鹽鐵判官，同修起居注。物有掛空籍者，奏請蠲之。又言：「三司經費，取領而無多寡，率不預知。急則斂於民，倉卒趣迫，故苦其難供。願敕三部判官，簿正其數，卽有所賦，先期下之，使公私皆濟。」三司使忌其能，出知汝州、潁州。

熙寧初，還判太常寺。建言：「自唐開元纂禮書，以『國恤』一章爲豫凶事，刪而去之。故

不幸遇事，則拮據墜殘，茫無所据。今宜爲厚陵集禮，以貽萬世。」從之。

出知鄭州，奏罷原武監，弛牧地四千二百頃以予民。復判太常，知審官西院。使遼，燕射連發破的，遼以爲文武兼備，待之異於他使。歸復命，言遼境無備，因此時可復山後八州。不聽。

衡患學者不知古今，纂歷代帝系，名曰編年通載，神宗覽而善之，謂可冠冕諸史；且念其嘗先多士，進用獨後，面賜三品服。判吏部流內銓，嘗有員闕，旣擬注，而三班院輒用之，反訟吏部。宰相主其說，衡連奏疏與之辨。或曰宰相之勢，恐不可深校，衡不爲止，至訴於御前。神宗命內侍偕至中書，宰相見之怒，衡曰：「衡爲朝廷法耳。」以狀上請而視之，相悟曰：「若爾，吏部是矣。」乃罪三班。

未幾，知通進銀臺司、直舍人院，拜寶文閣待制、知澶州。神宗曰：「卿爲仁宗朝魁甲，寶文藏御集之處，未始除人，今以之處卿。」衡拜謝。至郡，會官立法禁民販鹽，衡言：「民恃鹽以生，生之所在，雖犯法不顧。空令犴獄日繁，請如故便。」徙知成德軍，坐事免。

元祐中，歷秀、襄、河陽、曹、蘇州，加集賢院學士，復以待制知揚、廬、宣、潁州，卒，年七十五。

顏復字長道，魯人，顏子四十八世孫也。父太初，以名儒爲國子監直講，出爲臨晉簿。嘉祐中，詔郡國敦訪遺逸，京東以復言。凡試於中書者二十有二人，考官歐陽脩奏復第一。賜進士，爲校書郎，知永寧縣。熙寧中，爲國子直講。王安石更學法，取士率以己意，使常秩等校諸直講所出題及所考卷，定其優劣，復等五人皆罷。

元祐初，召爲太常博士。建言：「士民禮制不立，下無矜式。請令禮官會萃古今典範爲五禮書。又請攷正祀典，凡干讖緯曲學、污條陋制、道流醮謝、術家厭勝之法，一切芟去。俾大小羣祀盡合聖人之經，爲後世法。」遷禮部員外郎。孔宗翰請尊奉孔子祠，復因上五議，欲專其祠饗，優其田祿，蠲其廟幹，司其法則，訓其子孫。朝廷多從之。

兼崇政殿說書，進起居舍人兼侍講，轉起居郎。請擇經行之儒，補諸縣教官；凡學者攷其志業，不由教官薦，不得與貢舉、升太學。拜中書舍人兼國子監祭酒。言：「太學諸生，有誘進之法，獨教官未嘗旌別，似非嚴師勸士之道。」未踰年，以疾改天章閣待制，未拜而卒，年五十七。王巖叟等言復學行超特，宜加優賻，詔賜錢五十萬。子岐，建炎中爲門下侍郎。

孫升字君孚，高郵人。第進士，簽書泰州判官。哲宗立，爲監察御史。朝廷更法度，逐姦邪，升多所建明。嘗上疏曰：「自二聖臨御，登用正人，天下所謂忠信端良之士，豪傑俊偉之材，俱收並用，近世得賢之盛，未有如今日者。君子日進而小人日退，正道日長而邪慝日消，在廷濟濟有成周之風，此首開言路之効也。願於耳目之臣，論議之際，置黨附之疑，杜小人之隙；疑間一開，則言者不安其職矣。言者不安其職，則循默之風熾，而壅蔽之患生，非朝廷之福也。」遷殿中侍御史。

梁燾責張問，升從而擊之，執政指爲附燾，出知濟州。踰年，提點京西刑獄，召爲金部員外郎，復拜殿中侍御史，進侍御史。時翰林承旨鄧溫伯爲臺臣所攻，升與賈易論之尤力。謂草蔡確制，稱其定策功比漢周勃，欺天負國，豈宜親承密命？不報。由起居郎擢中書舍人，直學士院，以天章閣待制知應天府。董敦逸、黃廷基撫升過，改集賢院學士。

紹聖初，翟思、張商英又劾之，削職，知房州、歸州；貶水部員外郎，分司；又貶果州團練副使，汀州安置。卒，年六十二。

升在元祐初，嘗言：「王安石擅名世之學，爲一代文宗。及進居大位，出其私智，以蓋天下之聰明，遂爲大害。今蘇軾文章學問，中外所服，然德業器識，有所不足。爲翰林學

士，已極其任矣。若使輔佐經綸，願以安石爲戒。」世譏其失言。

韓川字元伯，陝人。進士上第，歷開封府推官。元祐初，用劉摯薦，爲監察御史。極論市易之害，以爲：「雖曰平均物直，而其實不免貨交以取利，就使有獲，尙不可爲，況所獲不如所亡，果何事也？」願量留官吏，與之期，使趣罷此法。」從之。

遷殿中侍御史。疏言：「朝廷於人才，常欲推至公以博采，及其弊也，則幾於利權勢而抑孤寒；常欲收勤績以赴用，要其終也，則莫不收虛名而廢實效。近制太中大夫以上歲舉守臣，遇大州闕，則選諸所表；他雖考課上等，皆莫得預。推原旨意，固欲得人。然所謂太中大夫以上，率在京師，唯馳騫請求者，得之爲多；至於淹歷郡縣治狀應法者，顧出其下，則是謹身修潔之人，不若營求一章之速化也。」於是詔吏部更立法。

張舜民論西夏事，乞停封冊，朝廷以爲開邊隙，罷其御史。梁燾等爲舜民爭之。川與呂陶、上官均謂舜民之言，實不可行。燾等去，川亦改太常少卿，不拜，加集賢校理、知潁州。還爲侍御史、樞密都承旨，進中書舍人、吏、禮二部侍郎，以龍圖閣待制復守潁，徙虢州。與孫升同受責，由坊州、郢州貶屯田員外郎，分司，岷州團練副使，道州安置。徽宗立，得故

官，知青、襄二州，卒。

龔鼎臣字輔之，鄆之須城人。父誘衷，武陵令。鼎臣幼孤自立，景祐元年第進士，爲平陰主簿，疏泄瀦水，得良田數百千頃。調孟州司法參軍，以薦，爲泰寧軍節度掌書記。

但徠石介死，讒者謂介北走遼，詔兗州劾狀。郡守杜衍會問，掾屬莫對，鼎臣獨曰：「介寧有是，願以闔門證其死。」衍探懷出奏稿示之，曰：「吾旣保介矣，君年少見義如是，未可量也。」舉爲秘書省著作佐郎、知萊蕪縣。大臣薦試館職，坐與石介善，不召。徙知濠陽縣，轉秘書丞。丁母憂，服除，知安丘縣。以賢良方正召試秘閣，轉太常博士，賜五品服，知渠州。渠故僻陋無學者，鼎臣請于朝，建廟學，選邑子爲生，日講說，立課肄法，人大勸，始有登科者。郡人繪像事之。

召入編校史館書籍，轉都官，擢起居舍人、同知諫院。歲多旱，將錫春宴，鼎臣曰：「旱菑太甚，非君臣同樂之時，請罷宴以答天戒。」日當食，陰雲不見，鼎臣曰：「陽精旣虧，四方必見，爲異益大，願精思力行，進賢遠佞，以應皇極。」又論內侍都知鄧保信罪狀，不應出入禁中；蘇安靜年未五十，不應超押班；妃嬪贈三代，僭后禮；董淑妃賜諡，非是；凡大禮

赦，請準太平興國詔書，前期下禁約，後有犯不原，以杜指赦爲姦者，宜著爲令；開封三司於法外斷獄，朝廷多曲徇其請，願先付中書審畫。仁宗悉從之。

尋兼管勾國子監，判登聞檢院，詳定寬恤民力奏議。淮南災，以鼎臣體量安撫，蠲逋振貸，全活甚衆。爲遼正旦使，鼎臣奏：「景德中，遼犯淄青，臣祖母、兄、姊皆見略，義不忍往。」許之，仍詔後子孫並免行焉。

俄拜戶部員外郎兼侍御史知雜事，賜三品服。轉吏、禮二部郎中。論宗室宜歲試補外官，請汰濫官冗兵，蕃財用，禁奢靡。連劾薛向姦暴，鬻鹽、市馬皆罔上。英宗登位，屢乞延訪臣下，親決國事。上疏勸皇太后早還政；及卷簾而御璽未復，又極論。謂昭陵宜儉葬，景靈神御殿不宜增侈，以彰先帝恭德。鼎臣在言路累歲，闊略細故，至大事，無所顧忌。然其言優游和平，不爲峻激，使人主易聽，退亦未嘗語人，故其事多施行。

改集賢殿修撰、知應天府，徙江寧。召還，判太常寺兼禮儀事。神宗卽位，判吏部流內銓、太常寺。選人得官，待班謝辭，率皆留滯。鼎臣奏易爲門謝辭，甚便之。明堂議侑帝，或云以眞宗，或云以仁宗。鼎臣曰：「嚴父莫大於配天，未聞以祖也。」乃奉英宗配。王安石侍講，欲賜坐。事下禮官，鼎臣言不可，安石不悅。求補外，知兗州。

是時，諸道方田使者希功賞，概取稅虛額及嘗所蠲者，加舊籍以病民。鼎臣獨按籍差

次爲十等，一無所增，堯人德之。改吏部，提舉西京崇福宮。復判太常寺，留守南京。陛辭，神宗顧語移晷，喜曰：「人言卿老不任事，精明乃爾，行且用卿矣。」

時河決曹村，流殍滿野，鼎臣勞來振拊，歸者不勝計。拜諫議大夫、京東東路安撫使、知青州，改太中大夫，請老，提舉亳州太清宮。尋以正議大夫致仕，年七十七，元祐元年卒。

鄭穆字閔中，福州候官人。性醇謹好學，讀書至忘櫛沐，進退容止必以禮。門人千數，與陳襄、陳烈、周希孟友，號「四先生」。舉進士，四冠鄉書，遂登第，爲壽安主簿。召爲國子監直講，除編校集賢院書籍。歲滿，爲館閣校勘，積官太常博士。乞納一秩，先南郊追封考妣，從之。改集賢校理，求外補，通判汾州。

熙寧三年，召爲岐王侍講。嘉王出閣，改諸王侍講。府僚闕員，御史陳襄請擇人，神宗曰：「如鄭穆德行，乃宜左右王者。」凡居館閣三十年，而在王邸一紀，非公事不及執政之門。講說有法，可爲勸戒者，必反復擗誦，岐、嘉二王咸敬禮焉。

元豐三年，出知越州，加朝散大夫。先是，鑑湖旱乾，民因田其中，延袤百里，官籍而稅



之。既而連年水溢，民逋官租積萬緡，穆奏免之。未滿告老，管勾杭州洞霄宮。

元祐初，召拜國子祭酒。每講益，無間寒暑，雖童子必朝服延接，以禮送迎。諸生皆尊其經術，服其教訓。故人張景晟者死，遺白金五百兩，託其孤，穆曰：「恤孤，吾事也，金於何有？」反金而收其子，長之。三年，揚王、荆王請爲侍講，罷祭酒，除直集賢院，復入王府。荆王薨，爲揚王翊善。太學生乞爲師，復除祭酒，兼徐王翊善。四年，拜給事中兼祭酒；五年，除寶文閣待制，仍祭酒。

六年，請老，提舉洞霄宮。敕過門下，給事中范祖禹言：「穆雖年出七十，精力尙強。古者大夫七十而致仕，有不得謝，則賜之几杖。祭酒居師資之地，正宜處老成，願毋輕聽其去。」不報。太學之士數千人，以狀詣司業，又詣宰相請留，亦不從。於是公卿大夫各爲詩贈其行。空學出祖洙東門外，都人觀者如堵，歎未嘗見。明年卒，年七十五。子穆，軍事推官。

席旦字晉仲，河南人。七歲能詩，嘗登沉黎嶺，得句警拔，觀者驚異。元豐中，舉進士，禮部不奏名。時方求邊功，旦詣闕上書言：「戰勝易，守勝難，知所以得之，必知所以守之。」

神宗嘉納，令廷試賜第。歷齊州司法參軍、鄭州河陽教授、敕令所刪定官。

徽宗召對，擢右正言，遷右司諫。御史中丞錢遹率同列請廢元祐皇后而冊劉氏爲太后，且面質爲不可。遹劾旦陰佐元祐之政，左轉吏部員外郎。改太常少卿，遷中書舍人、給事中。新建殿中省，命爲監，俄拜御史中丞兼侍講。

內侍郝隨驕橫，旦劾罷之，都人誦其直。帝以其章有「媚惑先帝」之語，嫌爲指斥，旋改吏部侍郎，以顯謨閣待制知宣州。召爲戶部侍郎，還吏部。郝隨復入侍，乃以顯謨閣直學士知成都府。

自趙諗以狂謀誅後，蜀數有妖言，議者遂言蜀土習亂。或導旦治以峻猛，旦政和平，徙鄭州。入見，言：「蜀人性善柔，自古稱兵背叛，皆非其土俗，願勿爲慮。」遂言：「蜀用鐵錢，以其艱於轉移，故權以楮券，而有司冀贏羨，爲之益多，使民不敢信。」帝曰：「朕爲卿損數百萬虛券，而別給緡錢與本業，可乎？」對曰：「陛下幸加惠遠民，不愛重費以救敝法，此古聖王用心也。」自是錢引稍仍故。

坐進對淹留，黜知滁州。久之，帝思其治蜀功，復知成都。朝廷開西南夷，黎州守詣幕府白事，言雲南大理國求入朝獻，旦引唐南詔爲蜀患，拒卻之。已而威州守焦才叔言，欲誘保、霸二州內附。旦上章劾才叔爲姦利斂困諸蕃之狀，宰相不悅，代以龐恭孫，而徙旦永

興。恭孫俄罪去，加旦述古殿直學士，復知成都。時鄧永壽、湯延俊〔四〕納土，樞密院用以誅旦，旦曰：「吾以爲朝廷悔開疆之禍，今猶自若邪？」力辭之。卒于長安，年六十二，贈太中大夫。

旦立朝無所附徇，第爲中丞時，蔡王似方以疑就第，旦糾其私出府，請推治官吏，議者哂之。子益，字大光，紹興初，參知政事。

喬執中字希聖，高郵人。入太學，補五經講書，五年不謁告。王安石爲羣牧判官，見而器之，命子弟與之游。擢進士，調須城主簿。時河役大興，部役者不得人，一夕，譟而潰，因致大獄。執中往代，終帖然。富民賂吏，將創橋所居以罔市利，執中疏其害，使者入吏言使成之，執中曰：「官可去，橋不可創也。」卒不能奪。

王安石爲政，引執中編修熙寧條例，選提舉湖南常平。章惇討五溪，檄執中取大田、離子二峒。峒路險絕，期迫，執中但走一校諭其酋，卽相率歸命。錄功當遷秩，辭以及父母。

就徙轉運判官，召爲司農丞、提點開封縣鎮。諸縣牧地，民耕歲久，議者將取之，當夷

丘墓，伐桑柘，萬家相聚而泣。執中請於朝，神宗詔復予民。改提點京西北路刑獄。時河決廣武，埽危甚，相聚莫敢登。執中不顧，立其上，衆隨之如蟻附，不日埽成。

元祐初，爲吏部郎中，請選人由縣令、錄事參軍致仕者，升朝籍，得封其親。兼徐王府侍講、翊善，遷起居舍人、起居郎，權給事中。有司以天下讞獄失出入者同坐，執中駁之曰：「先王重入而輕出，恤刑之至也。今一旦均之，恐自是法吏不復肯與生比，非好生洽民之意也。」進中書舍人。邢恕遇赦甄復，執中言：「恕深結蔡確，鼓唱扇搖，今復其官，懼疑中外。」遷給事中、刑部侍郎。

紹聖初，上官均撫執中爲呂大防所用，以寶文閣待制知鄆州。執中寬厚有仁心，屢典刑獄，雪活以百數。明年，夢神人畀以騎都尉，詰旦爲客言之，少焉，談笑而逝，年六十三。

論曰：宋之人才，自祖宗涵養，至於中葉，盛矣。顏復、鄭穆醇然儒者，宜居師表。龔鼎臣、喬執中始終不渝厥守，豈易得哉。章衡欲復山後八州，爲國啓釁；孫升以蘇軾比王安石爲人；韓川詆張舜民之言不可行；席旦以蔡王見疑，因而擠之。然瑕不掩瑜，它善蓋亦有可稱者。古稱「才難不其然」者，其斯之謂歟？

## 校勘記

〔二〕校書郎「郎」原作「郎」。按宋會要職官一八之一〇、長編卷四四五都說元祐五年七月，李昭玘自祕書省正字除校書郎，據改。

〔三〕年四十五 疑當作「年六十五」。按程俱北山小集卷三〇王渙之墓誌銘作「享年六十五」，並載渙之死於宣和六年（公元一一二四年），中元豐二年（公元一一〇七九年）進士，中間相去已四十五年，渙之終年當在四十五以上。疑以墓誌銘爲是。

〔三〕鄧溫伯 原作「鄧伯溫」。按此處係指鄧潤甫，溫伯乃潤甫字，見本書卷三四三、東都事略卷九六鄧潤甫傳；「伯溫」二字倒，本卷孫升傳卽作「鄧溫伯」，今乙正。

〔四〕湯延俊 原作「陽延俊」，據本書卷八九地理志、卷四九六威茂渝州蠻傳改。

